

歐美名著節本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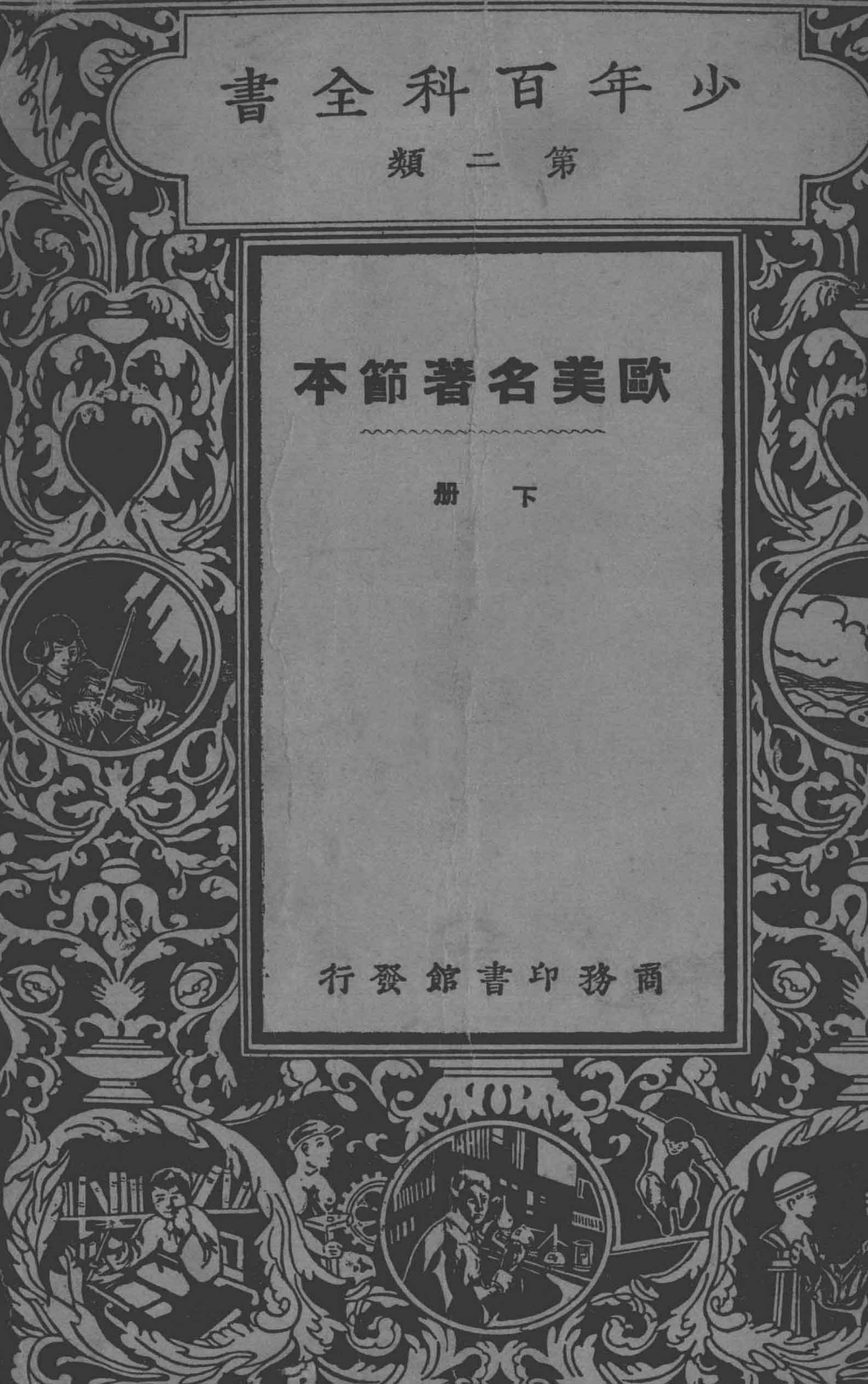
少年百年科全書

第二類

歐美著名節本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of Useful Knowledge
for Juveniles
Book of Famous Book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編校人以姓氏筆序

編譯者 王昌麟 孔祥鸞 朱厚錕

池邦鉞 余超海 沈同洽

余翔九 吳育民 吳紹棻

周傳儒 胡嗣義 俞定

施之澄 孫宗源 陳嶽生

郭崇階 徐仁銑 唐鳴時

陳開懋 陳體榮 高仕煊

陳思義 黃俊保 高爾松

景昌極 章昭煌 張忠紱

高爾柏 葛益熾 萬良濬

張企留 華桂馨 殷佩斯

萬國鼎 鄭維權 蔣綿恩

殷懋釗 蔡經緯 錢明途

蔣國鈞 蔡經緯 錢明途

錢保政 錢益新 繆鳳林

謝錫林 顧德隆 鄭仲恩

任鴻雋 沈登奎 周鯁生

乘志 段育華 胡先驥

曹蕙翠 劉樹梅

錢江春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回(少年)百科全書二十册

(每部紙面定價大洋 貳拾元)

(歐美名著節本二册)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世 界 叢 書 之 一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集

周 人 周 樹 人 合 譯 ● 全 一 冊 定 價 一 元

本書共有小說三十篇，代表作家十五人，凡日本現代著名之小說家如有島武郎、菊池寬等，皆有作品搜羅在內。日本之小說，在二十世紀後，其發達頗足驚異；不僅為彼邦國民文學之精華，且許多有名著作，實兼有世界的價值，可與歐洲現代之文藝比美。徒以文字關係，各國譯者尙鮮。周作人、周樹人兩君，為現代文壇之健將，亦譯述界有數人物，茲譯此集，可謂我國與日本文學接觸之先聲。愛好文藝之士，定必張兩臂以迎之！

短 篇 小 說 集

（分五角六冊一）

瞿秋白、耿濟之譯，內載短篇小說十篇，都是托氏最精采的作品。

現 代 小 說 譯 叢

（元一集一第）

周作人譯，內載短篇小說三十篇，作家十八人，代表八國，附有短跋，說明作者之藝術思想及生平。

愛 羅 先 珂 童 話 集

魯迅譯，有名的盲詩人曾被稱為「有童子之心」的詩人，這是他的近作童話的合集。一冊七角

劇 本

— 世界名著 —

共 學 社 譯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 名	著 作 者	定 價	內 容 述 要
俄國 戲曲集		全集十册合購四元	(一)巡按 (二)雷雨 (三)村中之月 (四)黑暗之勢力 (五)教育之果 (六)海鷗 (七)伊凡諾夫 (八)萬尼亞叔父 (九)櫻桃園 (十)六月
黑 暗 之 光	托爾斯泰著 鄭演存譯	一册三分	描寫一信仰真理者，不受習慣制度之蒙蔽，與感情權力之引誘。讀之可以悟宗教之教訓。
活 屍	托爾斯泰著 文範邨譯	一册三角	敘費紙亞結婚後，欲求靈魂的安樂，不惜犧牲性命。以玉成其妻與其友得為夫婦。
海 上 夫 人	易卜生著 楊熙初譯	一册五角	述一女子嫁一老醫生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及幸福之由來。於各幕中均暗示正當婚姻之見解。
貧非罪	阿史特洛著 鄭振鐸譯	一册三分	阿氏為俄國文豪，是為其最著名作品中之一。結構極密，又帶有自然的人道色彩。

小 說

——→世界名著←——

共 學 社 譯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 名	著 者	定 價	內 容 述 要
復 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三冊 二元五角	敘一少年貴族欲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其描寫之深切，讀之令人不忍釋卷。這書的背景是竭力描寫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的醜惡。全書情節委婉，感人極深。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契秋白譯 耿濟之譯	一冊 五角五分	共有托氏短篇小說十篇。是揀選最好的十篇，譯成一集。托氏壯年時所作與老年時作的迥不相同。讀此可以窺見作者思想演進之跡。
父與子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二元	美國批評家 L. Phelps 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前 夜	屠格涅甫著 沈頌譯	一冊 八角	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般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甲必丹之女	希普金著 安壽臨譯	一冊 五角五分	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敘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亦極深切。

上冊

第一卷 希臘羅馬名著

- (一) 失后戰爭……………一
- (二) 尤里西施歷險記……………四
- (三) 木馬取勝記……………七

第二卷 喬塞的肯脫白來故事

- (一) 極塞而德的忍耐……………一
- (二) 狐狸騙人被騙……………一五
- (三) 公主的奇異冒險……………一七
- (四) 殺死人的……………一九
- (五) 女郎愛密里的軼事……………二二
- (六) 武士同一個醜的老婦……………二七
- (七) 一個唱讚美詩的死孩……………二九

第三卷 史本沙的仙后故事……………三一

(一) 安娜和十字架武士及武士解救王和王后的故事……………三一

(二) 節制團的勇士固榮勳爵及其克服妖婦……………三五

(三) 梅林的鏡面……………三九

(四) 家里杜勳爵探尋誇獸……………四二

第四卷 莎士比亞的戲曲……………四五

(一) 夏夜夢……………四六

(二) 結果好萬事好……………四八

(三) 浪花餘韻……………五一

(四) 威內薩商人……………五四

(五) 威內薩的摩阿黑人倭德魯……………五八

(六) 第十二夜裏……………六三

(七) 羅密歐與周立葉……………六六

(八) 丹麥王太子漢姆來德……………七一

(九) 一報還一報……………七四

(十)	一個冬天的故事	七七
(十一)	徒勞無益	八〇
(十二)	隨你歡喜	八三
(十三)	錯中錯	八七
(十四)	微魯納兩少年	九一
(十五)	李爾王	九四
(十六)	馴悍	九九
第五卷	水文底士的唐開歷險記	一〇三
第六卷	培揚的天路歷程	一一九
第七卷	田福的作品	一三三
(一)	魯濱遜飄流記	一三三
(二)	染疫的家	一四四
第八卷	施惠夫脫葛立浮漫遊錄	一四九
(上)	小人國遊記	一四九
(中)	大人國遊記	一五五

(下) 歸家後的感想……………一五七

第九卷 柯伯馬希根人之結局……………一五九

第十卷 司各德的說部……………一七一

(一) 威武覽及其他說部的概要……………一七一

(二) 威武覽說部中高原地的復辟運動……………一七七

(三) 羅勃老哀說部中的維能的秘密一篇……………一八二

(四) 哥梅內林說部中的漏稅者的復讎……………一八九

(五) 劫後英雄傳和古物家……………一九六

(1) 劫後英雄傳中的勇武士……………一九七

(2) 古物家說部中葛來那來失子記……………二〇二

(六) 密突羅新的心與老人……………二〇八

(1) 密突羅新的心說部中的女英雄……………二〇八

(2) 老人說部中叛王時代之見聞錄……………二一三

第十一卷 艦長馬列的小說……………二二一

(一) 航海家婁提遇險記……………二二二

(二) 彼得與般爾海上經驗談……………二二六

(三) 孤兒錢閣般事略……………二三一

(四) 海軍學生伊紂和他民權平等的思想……………二二六

第十二卷 迭更司的小說……………二四三

(一) 迭更司的小說一覽……………二四三

(1) 滑稽外史……………二四三

(2) 亨佛婁之鐘……………二四七

(3) 陰屋……………二四七

(4) 苦窮時……………二四九

(5) 小桃栗脫……………二五〇

(6) 二城記……………二五〇

(7) 大希望……………二五一

(8) 我們交互的朋友……………二五三

(9) 愛特文突盧……………二五四

(二) 迭更司的聖誕小說……………二五五

- (1) 老人尸枯體……………二五五
- (2) 堂鐘……………二六六
- (3) 爐邊之蟋蟀……………二七〇
- (三) 崔鶴立別傳與唐倍及其子……………二七六
- (1) 餓童行述即崔鶴立傳的故事……………二七七
- (2) 唐倍與其子的命運……………二八二
- (四) 倪哥爾傳與馬丁枯士威記……………二八七
- (1) 倪哥爾傳……………二八七
- (2) 馬丁枯士威記……………二九三
- (五) 古董店與陸祺謀財記……………二九八
- (1) 古董店……………二九八
- (2) 般那提陸祺謀財記……………三〇四
- (六) 塊肉餘生述……………三〇九

下冊

-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一

(一)	亨利愛斯夢傳	一
(二)	浮吉尼亞人	一一
(三)	彭德利傳	二一
(四)	柳康氏小史	三七
	第十四卷 却爾司蘭佛的奧門婁自傳	五三
	第十五卷 嘉爾金士立的小說	六一
(一)	西征	六一
(二)	水孩子	七六
	第十六卷 默洛克女士的君子約翰哈利蘭克	九五
	第十七卷 李特的修道院與火爐	一一三
	第十八卷 湯姆休士的湯姆白郎的學校時代	一三一
	第十九卷 囂俄的小說	一四三
(一)	海出勞動者	一四三
(二)	人和大礮之戰	一五四

- (三) 拿破崙之覆亡……………一六〇
- 第二十卷 大仲馬的孟德克列思多伯爵……………一六五
- 上篇……………一六五
- 下篇……………一八一
- 第二十一卷 都德的滑稽傑作……………一九九
- (一) 泰拉斯康的韃靼……………一九九
- (二) 韃靼在阿爾泊斯山……………二一五
- 第二十二卷 海力維的僧侶君士坦丁……………二三一
- 第二十三卷 范爾納的想像作品……………二四一
- (一) 八十日環遊地球記……………二四一
- (二) 入海二萬哩隨筆……………二五六
- 第二十四卷 愛哥德女士的小婦賢妻……………二七一
- 第二十五卷 華累思的述古小說何鵬……………二七九
- 第二十六卷 近代名著選錄……………二八九

(一)	高富雷的加爾斯之女·····	二八九
(二)	霍爽的奇異的畜牧神·····	二九二
(三)	葛林的女王之死·····	三〇一
(四)	葛林的克郎威爾之死·····	三〇四
(五)	歐文的哥倫布之發現美洲·····	三〇六
(六)	開陸格的角鬪者的宣言·····	三一〇
(七)	韋爾思的彗星爲害日·····	三一三
(八)	格蓄的野蠻人的出獵·····	三一五
(九)	曹魯的華盛頓·····	三一七
(十)	潘蘭史考的印加的被擒·····	三二〇

少年百科全
書第二類 **歐美名著節本下冊**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

(一) 亨利愛斯夢傳 Henry Esmond

(安皇后時代的故事 A Romance of the Days of Queen Ann)

薩克利一生事蹟，詳見本叢書的世界名人小傳，現在不再述了。他最有名的幾部小說中的人物，我們總覺得沒有比他同時的却而司迭更司所著小說中人物的有趣和動人。但當然也有例外，因為他是個和善可愛的人，所以有時也能够給我們很和善可愛的人物。我們現在先讀一篇亨利愛斯夢傳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這一篇說他是歷史小說中古今第一部，也不為過甚。裏邊的事實，是很有趣味的。亨利愛斯夢和開斯而烏德夫人二人物，是他著作中最高尚的人物。此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六年後此書之續篇出世名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讓我們先讀正傳，後讀續篇。

威廉第三末年和安皇后時，英國有許多人要擁詹姆斯第二 James II 復辟。這是實事。至於亨利愛斯夢的誕生，是在故事內很要緊的，不可不預先說明。這時有一個人名叫湯姆斯愛斯夢 Thomas Esmond 的；

隨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 至歐洲南部征伐，在路上他和一個織工的女兒結婚，生子名亨利。不久他棄了他妻子，回到英國。於是可憐的女人，只得進寺院修行，不久即過世。

湯姆斯回到英國，即繼承他叔父開司而烏德子爵 Viscount Castlewood 的產業，與他族妹伊莎伯而 Isabel 結婚。將前次的婚姻，祕而不宣。雖則他從幾方面看起來，是一個不大道德的人。然心思還算和善；他聽見前妻死耗，即將亨利帶回，由哈爾脫神父 Father Holt 管理。

湯姆斯雖則如此，然而不承認亨利是承業的人，也不承認他是他的兒子。後來亨利漸漸長大，智識亦漸漸開通，纔知道他的姓愛斯夢，並不是湯姆斯特意的賜贈他，而自有姓這姓的權利。

愛斯夢全家雖不屬於羅馬教，但極輸忠於斯多亞王族 Stuart Kings，哈爾脫牧師現為亨利的師傅，也是個忠於茄姆斯第二的人。對於茄姆斯第二復位的事，非常出力。愛斯夢全家，幾次三番，為茄姆斯第二犧牲。在歷史上有名的茄姆斯第二與威廉第三倆的戰爭中，湯姆斯愛斯夢沒於陣上。他妻子伊莎伯而逃到他母家千而西 Chelsea 屋裏躲藏。哈爾脫亦離堡遠颺。所以堡中止有亨利和幾個僕人，非常寂寞。

不久開司而烏德子爵堡，有新主人到了。這人名陸軍大佐法郎愛斯夢 Colonel Frank Esmond，是愛斯夢家的近親，約有四十五或五十的年紀，生得粗率難看。同來的是他的妻子，止有二十歲，女兒比阿斯 Beatrice 是個很可愛的小孩子，年止四歲，一見亨利，便與他接吻。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奶娘手裏。這四個是亨利的新伴。

當法郎愛斯夢夫人問他姓名的時候，他答道：『我叫亨利愛斯夢，』說着，抬起頭來，見了夫人。他立刻表着

又驚又喜的樣子。因為這樣美麗的人，他從來沒有見過。

她頭上長着一頭黃金髮，亮得如夕照的黃金色一般。面色如一朵閃眼的鮮花；眼睛的光線，帶着和善，使亨利見了，驚奇不止。夫人身心的美麗，做了亨利一生的指導。他們初起以為二十歲的婦人，和十二歲的孩子，未必能有十分大不同的要好快樂，不意隔了一時，年齡的差別，竟完全忘掉了。

夫人對她丈夫非常忠心，而她丈夫不能說是怎樣好的好丈夫。夫人總想出種種方法，使她丈夫快樂。待她子女，極其愛惜。對於亨利，十分和善。亨利生平受這樣的和善待遇，是第一次。所以亨利現在享受新快樂的生活；然不幸偶然遇着壞運，竟將夫人的快樂生活毀壞。

有一次亨利到一個村莊上去遊玩，不知如何，染着天花。回到堡裏，才發覺，法郎愛斯夢和女兒比阿斯即往倫敦避開，以免傳染。

夫人和小法郎留在家裏，所以也染着這個毛病。病後夫人的美麗，完全失掉。法郎回來後，並不客氣，對他夫人說，他對於妻子，已失望。於是夫婦間愛情遂大減。

不久亨利被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學做牧師，假期回來，他看見堡內有一個客人，名莫很公爵 Lord Mohun，他的惡名，通國皆知。近來法郎常與莫很飲酒作樂，夫人對於他丈夫的行動，很不快樂。而法郎亦出怨言對亨利說道：『自從你帶進天花病來後，我們一直到現在，總是這樣的不快樂。』

夫人常常向丈夫勸道：『這樣的朋友，還是沒有的好。』亨利第二次回家的時候，情形更壞了，他們夫婦倆簡

直當面口角。而法郎行爲更爲放縱，竟於有一夜在夫人面前對女兒比阿斯說：她長大之後，便嫁給莫很。比阿斯以笑報之，並說前一晚他母親嘗和莫很有一很長的談話。

夫人很嚴重的說道：『我說的什麼話，可以請莫很親自來對證。』說時攜着他女兒的手走出找尋莫很去了。莫很知道這情形便對法郎說道：『你的夫人對我說的什麼，我不妨據實告訴你，她勸我不要和你再飲再賭。你想想他爲你好呢？爲你壞呢？』

法郎斜着眼珠答道：『自然你總是個好人，我的公爵啊。』

莫很答道：『尊夫人固然賢德，但我沒有什麼好處，我不拿言語和你見高低，要便交交手。』

『隨你什麼時候，』子爵說。

照這樣看起來，他們要決鬪了，夫人大驚。翌晨，莫很仍舊很客氣的告別去了。不久全堡人，又驚恐起來，不知何故，法郎不告一人，與律師商量得很忙。

一月之後，他忽然說身體不好，要到倫敦去醫病；亨利亦同去。在一個旅館裏，他和莫很等遇見。於是他們大鬪紙牌，末後莫很和法郎又爭論起來。遂決定決鬪於李散斯脫場 Leicester Fields。事前法郎將一切實事，都講給亨利聽；他說，莫很曾經寫一封侮辱他妻子的信，中途被法郎得到，所以早有和他決鬪之心。祇因法郎還欠莫很錢，所以直到現在未嘗交手。

亨利還沒有知道；決鬪已過了。法郎不幸傷中要害，不久即死。臨死時，這位被誘的好法郎拿出一張證書

來，交給亨利；上面寫著他的身世。他是開司而烏德的正當繼承人；原來這一件公案已給哈爾脫神父披露了。

亨利拿到了這張證書，大費躊躇。假使他去宣告說開司而烏德是他的產業，豈不是奪了小法郎的家私麼？夫人爲失了丈夫，已悲切不勝，假使她知道了產業又失掉了，不知要悲到怎麼樣子！最後亨利決定了，他將證書丟入火裏，燒了。

不意他這樣的大犧牲，沒有好報應。因爲他助法郎決鬪，竟被捕入獄。當夫人來看望時，又將亨利大罵一頓，責他不應該放他丈夫去決鬪。夫人因爲過於悲哀，不知不覺說出很凶的話來：她說她不願再見亨利。

亨利被釋後，他不願去做牧師；由伊莎伯而幫助，得了一個軍中的差使。他做了一年多些，很爲國家出力；接二連三的升任，做了大佐。回國後他聽說法郎夫人要嫁給一個堡內著名壞牧師，湯姆脫先 Rev. Tom Tusher 心中驚奇起來。他想這件事情他一定要設法阻擋的，便不顧不願再見的話，竟到文却斯脫 Winchester 去見夫人了。到文却斯脫後，他在教堂見了夫人，仍舊穿着寡婦衣服，在那裏唱晚禱歌。身傍立著小法郎；現已長成爲一個很好看少年。禮拜畢，法郎先看見亨利愛斯夢，立即跑過來表示歡迎。夫人也說道：『這是你的好處，仍肯回來看我們。我一還想你總要回來的。』

夫人伸出他美麗的小手給亨利握了；亨利一看，指上面止有她結婚戒指，並沒有定婚戒指，纔定了心。此後遂與夫人和好如初。傳聞之言，竟一點也不確。

這一個冬天的日子，當夕陽初下，他們款步回家的時候，夫人說了見他回去的如何歡喜，亨利也非常快樂，約

定了此後他們當永不再離。

他續道：『我們離開歐洲到新世界去，建立新生活罷。在歐洲你已有許多可悲的過去事，不如到加而司王 King Charles 特賜我們祖宗的浮吉尼亞 Virginia 去。想法郎必以爲然的。』

夫人答道：『不要說了，你年輕力壯正好向四方發展，我呢，不能再遠行了，但你如有什麼傷心的地方，仍望回到我這裏來。』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亨利忽得一新感覺。

大廳扶梯下，亨利見一極其美麗的女人，執着蠟燭，走上來。燭光映着她的頭頸，顯得又白又美麗。頸下圍着一根鮮紅緞帶，更顯白頸之白。這人就是比阿斯；聽說亨利愛斯夢來此晚飯，特意裝扮了起來。當亨利出去的時候，比阿斯止是一個小姑娘，現在長成一個女郎了。

她面色的光澤，恐怕春天的玫瑰花，也比她不過。她的眼睛，如此明澈燦爛，亨利也從沒見過。她是一個櫻色的美人，因爲她的眼睛，頭髮，眉毛，和睫毛，都是黑的。她的頭髮飄在肩上，起波動形。她的皮色，如白雪映在日光裏。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來了。對着亨利嫣然一笑，亨利看得呆了，只顧對着她眼睛望着。此時比阿斯已近亨利身傍，伸着頭好像要讓亨利和她接吻，像以前小孩子一樣。亨利便也迎了上去。

『不，』比阿斯說道：『不，我已經長大了，歡迎你，我的族兄亨利。』說着，她鞠了一躬，伸着二隻手道：『亨利你來了，我們快樂極了。』

亨利住了幾天，法郎將許多貴人，如何拜倒在他姊姊石榴裙下的情形，當故事一般講給他聽。這樣他知道她是個虛榮心很大，心思常變的人，便認非富貴兼備不能娶她。他雖深愛開司而烏德夫人，然而爲了要擁有她，禁不住幾次想宣布他是開司而烏德的繼承人，他心中大起戰爭。他想要免去這種苦惱，非離開此地不可，遂決計到德國戰場上去。

當亨利回國時，他已有小小一點產業，和伊莎伯而遺下來幾塊有價值的金剛鑽。比阿斯出落得比以前更美了。

但她這時已與海密爾登公爵 Duke of Hamilton 訂了婚。

這位公爵正在進行一個計謀，他想到法國去引茄姆斯第二的兒子查禮進來，乘安皇后近來身體不好之際，奪了帝座。比阿斯亦在此計劃中。心裏正在快樂將來能做建國功臣的夫人。

此時亨利已爲副將，他便對他說道：『你快去和我母親結婚，做那恩愛夫妻如大辨與會五 Darby and Joan 罷。你們二人最配了，我的族兄啊，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我是無望的人呢？』



比阿斯爲愛斯夢行武士授職禮

在康興東 Kensington 皇宮附近，他找到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對他說，她也知道亨利的身世了。伊莎伯而臨終前把這事告訴她。以前他父親在日，爲了棄帝茄姆斯的關係，不敢將此祕密宣布。『現在要由你自己決定了，』夫人說。

『我在法郎開司而烏德臨終的時候便決定了。』愛斯夢說。現在我做一家之長，而開司而烏德子爵仍讓法郎做下去罷。

『可愛的大量的亨利，』夫人呼着拜了下去：『不要攔我起來，讓我跪在這裏拜你。』

他的寬洪大量，雖說一部分出於愛小法郎，然大半皆由於愛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一看他是這樣一個好人，心裏暗暗歡喜。

那知這時節海密東公爵又與莫很決鬪；海密立即斃命，莫很亦中要害，不久即死。這事傳到比阿斯耳內，自然悲傷不堪，她所有的希望，都雲散煙消。且對亨利說她自己是無望的話，也驗了。

愛斯夢這時正在進行一個計劃，要私自將查禮引到英國，俟安皇后一死，即擁立爲帝。這時開司而烏德子爵（即法郎）仍在來因河 The Rhine 領兵；因爲他的面相，和查禮相同，遂請查禮扮了開司而烏德子爵，而真子爵改爲從者；回國而來，至康興東亨利家中。那裏愛斯夢全家和查禮的黨人都在，私底下都奉他爲王。

全屋的人心裏，都充滿着極大的希望；惟有查禮獨自很冷淡。他是一個女性的人，專用功於愛情一端，他和比阿斯天天混在一起，看來比他復位的計劃，還要緊。

所以他們黨人，將比阿斯貶到開司而烏德堡去；比阿斯大恨亨利愛斯夢，說是他使她太失尊嚴的。

黨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裏盼望安皇后死耗，使查禮立刻可擁戴爲王。一天消息傳來，說安皇后病勢甚重，不久即要逝世，正在歡喜的時節，忽然發覺查禮不在康興東，不知去向，都大吃一驚。他們想來，他一定到開司而烏德和比阿斯尋歡去了。

愛斯夢和開司而烏德子爵立即跨上馬，奔向開司而烏德堡來。果然他們付着的不錯查禮竟在那里。此時他們也顧不得儀文了，立刻逼他同走。愛斯夢埋怨查禮何以如此糊塗，連這樣好機會，都幾乎要錯過。此時安王后或者已死，他却在這裏寫幾首綺婉的詩，送給那美而輕佻的小女子。查禮始對亨利這種舉動，非當忿怒，但亨利忍着並不和他爭辯，惟教他到一間秘密室裏一談。這室是在火爐傍的一扇小門裏。他們坐定之後，亨利拿出一卷紙來，這紙是一選守着秘密，沒有被人知道的。

副將愛斯夢說道：『陛下請看這裏。這是侯爵的證書，是先帝在聖加門教堂 *St. Germain's* 裏賜給吾父，開司而烏德子爵的。這是我父母的婚禮。這是我自己誕生和受洗禮的證書。我受洗的教會，是陛下生平最崇拜的一個。』轉向驚呆的法郎說道：『我親愛的法郎，這些都是我的頭銜，這些紙，都是有關於我的。你看這是一張受洗禮的證書，這是婚姻的證書，這是侯爵的證書，這是皇上親筆所書的特賜恩旨以光榮我們全家的字蹟。』他一面說着，一面將這些證書，送入火裏。又向太子說道：『願陛下清聽，亦願陛下記着我講的。我們全家都爲陛下盡忠而衰敗。祖父將私產變買，幫助陛下軍糧。又爲陛下在沙場上血戰數次。他的兒子，爲陛下』

戰死疆場。而法郎子爵的祖父，也爲陛下傷命。我還有個女戚，即吾父親的續絃，將她所有的錢，全爲陛下犧牲。所得結果：就是一個現已化爲灰燼銜頭，一毫無價值的藍緞帶。我現在放在你的腳上，牢牢的縛着。我要取出我的劍來，當陛下面一折爲二，以阻止陛下不正當的行動。法郎啊，我想你一定也願意這樣做的，是麼？」

法郎正在呆看那證書，一片一片的在火裏燒着。聽了亨利的話也拔出劍來，一折爲二，並說道：『我情願追隨我族兄亨利後塵。這都是陛下自己的不是。現在安皇后一定死的了；假使陛下不離脫忠心的臣下，陛下一定已是國王無疑了。』

太子抬起頭來重重的說道：『失掉了一個王冠，失掉了這些忠臣，有什麼希奇呢？現在我給你在我的權力裏的賠償，你願和我決一戰否？』

於是愛斯夢和查禮鬪起來。法郎慌忙過去，用斷劍將他們二劍挑開。這時門外走進比阿斯。見房內情形，大變面色；臉色白了，眼也昏了。

比阿斯說道：『請萬歲吃了早飯去罷。』說着跑到亨利身傍，咬着牙齒附耳的說了幾句話。亨利對着比阿斯看看，心想我怎麼爲和這樣的女人，講愛情呢？

亨利和法郎同着皇子查禮一路向倫敦進發；只見一羣人民，立在康興登殿 Kensington Palace 前。不久門內轉出一隊樂隊，一隊傳令官；樂隊伊伊烏烏的奏着樂，傳令官四散向民間喊道：『喬奇 George 受了天帝的恩寵，天命賜爲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法蘭西 愛爾蘭的王，和天教的保護人了。』民間和聲喊道：『願天帝

保護萬歲。」

喬奇王的樂隊，這樣一吹，將查禮所有希望，完全付之東海流水。他慌忙奔回法國。

黨計失敗之後，開司而烏德子爵，往外國去了；和一德國女人結婚。不久比阿斯亦離開她母親，她家鄉，到法國居住。有一天亨利愛斯夢去望開司而烏德夫人，只見他獨自哭泣。亨利就要求做她生死的保護人，情願永遠不相離開。

於是這位真英雄和天下第一和善的女人，結成眷族。法郎將美境浮吉尼亞 Virginia 之地產，給他們夫婦倆。他們到了美洲，建設一新開司而烏德堡。

愛斯夢自己說道：『我們在太平洋彼岸國裏（指美國）有一個時節最快樂，真是天氣清明，惠風和暢的；這我們叫他西印度夏季。我常常想我們人的秋季，正和這快樂酷熱的氣候一般。我感激太陽光和別的天賜物不盡。幸喜又生了個孩子，既像父，又像母，我們都歡喜他到不得了。所有金剛鑽，現都變了耕具，工牛，和黑人。我們的快樂，可說是全國少見。所有裝飾用的鑽石，都變了有用的東西，惟一粒金紐，是當我在監牢時從臂上脫下來送給她的，她還很珍重的藏着，並說永遠不和這物離開。』

(二) 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亨利愛斯夢的子孫的故事）

愛斯夢大佐自安皇后死亡之後，不得不離開英倫。他是茄姆斯黨裏的健將，皇后一死，他和茄姆斯黨的人，要想扶助他的兒子做英王，不道失敗了；愛斯夢在英倫住不得，便離開他的祖國，到美洲去。

他到了美洲，便和開司而烏德夫人結了婚，又是一番天地；他和夫人住在浮吉尼亞，這浮吉尼亞地方，有開司而烏德子爵的產業，他娶了子爵的寡婦，子爵的兒子小子爵，是他的繼子了，這小子爵便把產業交給他。

他們仍舊用英倫府第的徽號，稱他們浮吉尼亞的住宅叫做新開司林烏德，就在新宅裏生下一個女兒，名字叫賴吉；這小姑娘生得很活潑有能力，能自表出身的高貴。她也和她母親一般，早年就嫁了人。她的丈夫是諾福克男爵的小兒子，名字叫喬奇華林登。他們結婚了不多幾時，賴吉就做了寡婦，年紀還很青呢。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叫做喬奇，一個叫做哈利，那是雙生的兄弟，喬奇出世，比哈利早了半點鐘，因此喬奇繼承了他父親的產業，哈利自小教成了敬重他的阿哥。

愛斯夢大佐自從他的夫人亡故了，便把產業都交給女兒賴吉去管理，賴吉做事的才能，和經營的能力，是浮吉尼亞有名的。她是個少年貴夫人，自信力也很強，她做了這樣貴顯的父母的女兒，更是她得意的事，因此爲她自己的權利，不是和兒子們口角，便是和鄰家尋鬧，而且她還要和英倫的親戚們通信爭論！

她丈夫也不是沒名譽的，但是她丈夫死了沒幾時，便不肯稱華林登夫人，偏要稱「愛斯夢太太」。她父親愛斯夢大佐死了，她承認喬奇去繼承她外祖父的產業，但權柄都在自己手裏，好像太后代少年皇帝攝政一般。

她的兒子們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個嫡母遺給他們幾千鎊的財產，這驕橫的愛斯夢太太又大大的鬧了起來，

因為倫敦的律師，不肯承認她的要求，去處分這筆財產。

她要把這筆財產都給哈利，因為喬奇一邊，有律師主張，要兄弟平分的，她責罵喬奇的卑賤，而且決定要把全數的錢都存儲着給哈利。

她終身是如此做法：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幸而他兄弟兩個，並不因他們母親的荒謬，牽涉到友愛上去，他們仍是互相愛好的。兄弟當中，要算哈利強壯一點，但喬奇這孩子的頑皮，正和他的阿哥不相上下，他母親替他們指定的一個教讀先生，名字叫華德，是個愚拙呆鈍的人，有一天，和喬奇爭論起來，喬奇得勝了，先生便辭了出去；愛斯夢太太從此曉得開司而烏德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權力是一般的了。

有一天，喬奇忽然要和陸軍少佐華盛頓決鬪了，因為他母親的一個閨友，叫做芒丁夫人的，傳出一種不確實的話來，說凡是到開司而烏德來的無妻的少年紳士，都為愛着愛斯夢太太來的；喬奇便疑心這陸軍少佐是向他母親來求婚了，因此要和華盛頓決鬪起來；幸而哈利是很稱讚這少年華盛頓的，這件事便排解了，喬奇也和華盛頓頌道過歉。後來喬奇也得了他母親性急脾氣的遺傳。

這時節，英國驅逐在美洲的法蘭西人的計劃已經決定實行了，派了一個伯拉陶將軍，到美洲殖民地來，組織抵抗法國人的軍隊。喬奇華林登便在伯拉陶將軍那裏做個職員，別了家人，去參預戰事。家中不斷的得了他的信，哈利便讀給他母親和芒丁夫人聽。有一天，來了一件可怕的新聞，却不是喬奇寄來的，說伯拉陶的軍隊都打敗了，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聯合軍得了暫時的勝利了。哈利得了這個信，就嚇起來，恐怕他兄弟也亡失了，便

動身到前敵去，希望得着兄弟的消息。

伯拉陶死了，他的職務是滕巴管理的，哈利就到滕巴營裏去，打聽得有一個伯拉陶的職員，犯了瘧疾，病倒在那裏，然而他一看，並不是他兄弟，却是他的朋友華盛頓，現在升了大佐了，他也沒有喬奇的消息，大家猜是喪在印第安人的手裏了。

華盛頓大佐全愈了，和哈利一同回到浮吉尼亞。他母親因為失了兒子，便無理取鬧的責備哈利，她的老牌氣又連着發作起來，責罵華盛頓大佐斷送了他兒子的生命。

因為這個緣故，浮吉尼亞住宅裏的生活，便是憂愁無歡，哈利又遇着更壞的事，被瘧疾攻倒了，幾乎喪命。後來全愈了，醫生勸他到海裏去走走，因此他想起要到本國的英倫去。他一去了，他母親棄了田莊，到一個新發達的殖民村，叫做里趨門的，一所村莊裏，就在那裏坐她的小龍廷，做她村裏殖民社會裏沒有妨害的皇后的把戲。

一七五六年夏季裏，哈利華林登到了英倫，同去的是一個黑奴，叫做岡巴的，一同坐了馬車，從勃力司討海口起程，到漢姆歇埃他外祖父的老屋開司而烏德邸裏去。這古舊的開司而烏德，如今時異勢殊，大大的改變了。哈利的叔叔弗郎已死，新的子爵沒有他祖父這麼高貴的性質，銷磨時間的方法，只有轟飲，賭博，談論是非……這等事了。

這等情形，哈利當然沒有曉得。他到邸裏去訪問，適值邸裏的主人都出去了，奴僕接見他也很冷淡。他留了一張字條在邸裏，就到村裏小客棧裏去過夜。哈利轉身沒多時，邸裏的人都回家了，唯有子爵的叔母褒斯登

男爵夫人沒有回來，直到夜裏纔到，他們起初竟沒有去歡迎他們浮吉尼亞的表兄弟，男爵夫人回來，見了這種無禮的情形，便發怒說，雖然夜深了，若是她姪兒當中沒一個人，立刻到小客棧去迎接哈利到邸裏來，她便要親自出去。他們受了這樣的警戒，方纔有子爵的小兄弟，叫做威廉，他照規矩是要喝夜酒的，喝的醉了，到客棧裏去。這時節，哈利已經睡在床裏了，威廉竟和他爭論起來，後來由從人用了一輛小車子，把威廉帶回到邸裏。

次日一早，男爵夫人替姪兒陪禮，送了一張請帖去請哈利到「愛斯夢大佐英倫住宅」裏。哈利一到，男爵夫人用佳妙的古禮，把他介紹給家裏的親族。哈利即時和她親密起來了，後來黑奴岡巴，又源源的說出浮吉尼亞這麼大的財富，將來必是哈利承襲的，又添了許多誇張的話，那些勢利的下流人聽了，也慢慢的和哈利關切起來了。

有一天，男爵夫人和哈利談話的時候，取出一張照片給他看，那是一個可愛的少年婦人，穿着一身安皇后時代的衣服，男爵夫人對他說：「你母親可有對你說過，她的母親沒嫁你祖父以前，在英倫還有一個女兒麼？」哈利說：「從來沒聽見她說。」

「你祖父也沒說起麼？」

「沒有。但我們小孩子時候的照片簿裏，他常常抽出一個人頭來，和現在這張照片很像的。」哈利說着，眼光專注在美貌的照片裏。

男爵夫人帶着一種懊喪的聲音，又接着說：「你見了照片，想不起什麼人麼？」

哈利說：『實在想不起。』

男爵夫人從容說：『哈利，那是我從前的面貌呢，那時我叫做比阿斯愛斯夢孩子，你母親是我的異父姊妹呢，她却從來沒有說出我的名字！』

這男爵夫人果然是從前剛復的比阿斯，她母親爲她憂苦，就是愛斯夢大佐的心，也受着震動。她到了老年，快不快樂的，對着孫兒優待她從前所虐待的人。

如今哈利的光陰，不是用在正經事業了。他也染着

邱裏的習氣，便和他的表兄弟威廉和邱中牧師派孫撒姆打牌賭錢。那牧師也和他同時代的教士一樣，一味的晏樂，不做正事的。哈利又做了媚利姑娘特別注意的目的物，她是開司林烏德子爵的異父姊妹，年紀有四十歲了，却裝出像二十七歲以上的樣子，她聽了黑奴岡巴誇張哈

利的家私，便打算想做哈利華林登夫人，加以哈利的糊塗，她越發容易籠絡他，所以她的計策很覺得順利。但男爵夫人却幫着哈利，從中阻止媚利的計策，隨時給哈利知道媚利生平的實在。



那時節，頓橋井是一個最時式的遊戲場，哈利到那裏去的路上，偶然撞着意外的事，把他帶到藍柏忒大佐家裏去。大佐的夫人，是哈利的母親的同窗，在那時候，賴吉愛斯夢曾到英倫來受過教育。

藍柏忒的家庭生活是很清爽，很樸實的，和開司林烏德裏的人們，大不相同，哈利覺得換過一個世界一般，便和藍柏忒的女兒，蒂亞和海斯德，在一塊兒談笑，對於蒂亞更十分的注意。但他來的時候，是要到頓橋井親戚那裏去的。等他到了那裏，他忠厚的天性，引他到不名譽的路上去了。在賭友當中，要算他最有名，雖然岡巴的話是誇張的，人家都當他是個富人。他到了倫敦，去做時式少年的生活，不久，便爲了債務，到監牢裏去了。

他的消息到了男爵夫人那裏，她就準備去幫助他，但在這時候，那假裝的媚利姑娘，正得了一條妙計去誘哈利的心，她把哈利給她的首飾珠寶都拿出來，親自到牢裏去望他，替他籌辦現款，要贖他出來。哈利是個樸實的忠厚人，心裏感激她，便覺得心思都繞在她身上去了，因此男爵夫人拿了錢來，替他還債的時候，要他棄了媚利姑娘，他就竭力拒絕，他自己還覺得是一個勇敢的紳士的行爲。

正當哈利還在監牢的時候，有一天，一個華林登先生，走到男爵夫人那裏來，男爵夫人一見，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因爲進來的客，是和哈利一樣無二的面貌。這來客便是哈利的兄弟喬奇。他並沒被人殺了，但被敵人捉了去，過了許多時間，得了機會逃出來，到了英倫，在這緊要關頭，挽回他的兄弟。

喬奇把兄弟哈利設法贖了出來，喬奇沒有到的以前，藍柏忒大佐，胡爾甫大佐，都是哈利的好友，他對於他們並沒十分要好，但他們也和喬奇一般替他籌畫。哈利從監牢裏出來，心裏還迷着，要想和媚利結婚，男爵夫人就

決定主意，和喬奇聯合，去移轉哈利的癡想。她把媚利的虛僞和奸計，都告訴了喬奇，喬奇便決意去抵制媚利。他裝着一個利己的長兄，對別人說，哈利自己的錢，已經銷耗了，他再也不願幫助的，將來哈利要靠着他母親的恩惠，方能够活着。媚利姑娘一聽了這個話，思想疾忙變了，她不願意做沒有財產的哈利華林登夫人了，她自己放棄了哈利娶她的約言，哈利從此把娶媚利的心思也收拾了。

但哈利看出蒂亞姑娘和他兄弟喬奇有情愫，未免沮喪。帶一點妬忌，他投入海軍遠行隊裏，當個上等志願兵。後來，他的朋友胡爾甫升到將軍的職，統領着英國海軍到魁北克去攻法國兵，哈利被請了去做個職員，等胡爾甫在戰勝的時候死了，他就得着大用。

這時節，喬奇在倫敦研究法律，連帶的做一種實在有益的文學事業。他作了一種成功的戲曲，大文豪約翰·生博士得知了，也去看過，而且贊成他的排演。實在呢，喬奇在這個時間裏，用了一半功夫在文學社會裏，還有一半功夫，完全戀愛着蒂亞，後來他得了他母親極不願意的允許，竟娶了蒂亞。

最希奇的，媚利姑娘愛上了一個戲子，就是扮演喬奇所作的戲的，竟嫁了他。這一對夫婦非常的窮苦，但未必一定不快樂。還有別的婚姻，和這篇故事有關係的，就是開司林烏德子爵娶了一個美洲富人的女嗣，叫做里底亞的，她的嫁產，至少也可以挽回開司林的衰運。

這故事裏其餘的事，可以從喬奇所作的文章裏讀出來，他因文藝上的快樂，記錄著許多有趣味的事，插註在他的履歷和他親戚們的小傳當中。下文是喬奇的話：

『大英取了魁北克的第二年，藍柏忒大佐得了牙買加總督之職，便要帶了眷屬上任去，我和蒂亞得了消息的第二天，就私下結了婚，因為恐怕我們就要離別的緣故。我結婚的消息，還沒有到我母親那裏，她的信却到了，逼着我回浮吉尼亞去。她很歡喜我所做的行爲，並且我爲了哈利用去了許都還債的錢，如今我缺少基本金，她也不願意幫助我。

我的各種希望，就注到我所作的一本戲上去，然而這本戲做了出去，竟沒成功，我的各種希望都判決到失望那裏去了。正當這個時節，我的姨母比阿斯謝世了，遺下的財產總計在四千鎊以上，「給了她親愛的甥男，在浮吉尼亞開司林的亨利愛斯夢華林登，以爲親愛的記念。」

這筆錢，於知道母親已停止滙錢給我以前，滙到浮吉尼亞去，但我的堂弟邁爾華林登伯爵的兒子的死，又改變了我在世界裏的希望。我知道現在雖有一點不足，但將來是不會錯的，第二年，邁爾伯爵自己也去世了，我襲了他的爵，稱爲華林登的伯爵，喬奇華林登先生。

這時節，我的兄弟哈利看中了我母親的同伴芒丁夫人的女兒，名字叫做番尼的，就娶了她，我母親從前把無窮的恩惠給哈利，這時節，却再轉到我的方向來了。過了幾時，愛斯夢太太很記掛着我的夫人和我自己，請我們到浮吉尼亞去探望她。這時節，實在不能去，恰好藍柏忒將軍因爲他的夫人去世了，從牙買加回到英倫，我們就託他照顧華林登，動身赴美洲。

我們一到了愛斯夢太太的家，我的母親到門口來迎接，我們跪在她面前，她賜她的福給我們夫妻兩個。我

母親十分的喜歡我的愛妻，我也不以為奇，我母親竟十分的肯聽我愛妻的勸諫和感化，因此對於我兄弟的妻子
的態度，也改了過來，接她到里趨門家裏來了。

英倫政府和美洲殖民地的政治惡感，已經長遠了，後來竟到了沸點。我自己是忠於英倫政府的，我兄弟哈利却是忠於殖民地的，但這個和我們兄弟的友愛絕無妨礙的。戰事起來了，我在英吉利國旗下服務，但在長島一戰裏受了傷，一時不能全愈，我聽了勸告，回到英倫家裏去，那時我的大兒子們，已經從美洲送回來三年多了。

在離開美洲之前，我得了一個機會，和哈利在休戰的旗下相見，他正在克林登將軍營裏服務，我便和最真實的朋友，最歡愛的兄弟，一同話了別。

戰事沒有結束之前，哈利陞了起來，做了將軍；後來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即時到英倫華林登裏來探望我們，他對於他夫人的品性，不絕口的稱讚。他在英倫，竟大着膽和海斯德求婚，這婚姻，我和蒂亞都喜歡的，但海斯德在她父親未死以前，不肯嫁人。

自從我做了華林登的主人之後，少和開司林邱交通，但開司林子爵聽了他美洲的丈人的提議，對我們要
求交還浮吉尼亞的田莊，他的理由，是他父親給愛斯夢大佐的田莊，只有一身的利益，現在不願把這田莊從開司林家的主權裏永遠拋棄了。子爵的兄弟威廉，因為在美洲做好細，槍斃了的，他當時正在那裏，我疑心他專為着
要毀滅我們的浮吉尼亞田莊主權的證據。

我母親尋着各種證據，果然都被燒毀了，幸而我在一個快樂的機會裏，遇着牧師撒姆孫，他曉得有一分遺囑

保存在開司林，我們大着膽前去，竟得了來，向開司林子爵證明他的不老實。

那子爵仍然不肯讓我們保住那田莊的主權，我們便付了比田莊大些的代價，他的醜態畢露了，從此我永不再插腳到我祖上的歷史的家裏去了。

愛斯夢太太仍然住在里趨門家裏。我應該再見我的老母親麼？哈利在英倫的時候，有名的畫師來諾爾替我們畫了兩張像，送到母親那裏去。

在華林登邸裏也有兩張像留着，但我的兒子邁爾艦長和女兒們所說最像的這一張，是我的鄰家才子彭伯里所作的家庭略圖，圖上畫着我和我的夫人，還有岡巴跟在後面，圖的下面寫着「喬奇爵主，我的夫人，和他們的主人。」

我主來了，他撥着屋裏的火，看過了屋裏的門門，吩咐男女衆人回到他們房裏去，然後點着我的蠟燭，說：「喬奇爵主，時候到了，到床裏去，十二句鐘了。」

「賜福給我，這是實在的。」我收了我的書，就休息了，並賜福給睡在我四周圍的。」

(三) 彭德利傳 *The History of Pendennis*

薩克利各種小說中最先的成功，就是這篇彭德利。此篇小說，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陸續出版。其初薩氏出版一小說，名虛榮 Vanity Fair，並未嘗惹人注意，直到後來纔出色起來，使薩氏名譽大噪。但這篇彭德利，可

以說起首就成功。因他篇幅很長，描寫一想像中少年的生活。這個少年，功罪均有，有時罪惡更爲顯明，不能算一英雄。但著者雖未曾極力爲阿殊彭德利 Arthur Pendenis 求吾人的憐愛，而他却能使我們對於此少年的品性，有繼續不斷的興趣，此乃小說家所最難做到的事；我人於此，不能不佩服著者的天才。

阿殊彭德利 Arthur Pendenis 是一個陸軍少佐，年老尙未娶婦，曾在國王軍隊裏服務，後來告休，得着養老年金。他的財產雖是很少，但他偏要學風流公子，一切趨時。他的這種行爲，就與普通所謂「窮得精光還要鬧臭派」的人一樣。他對於富貴，非常崇拜，凡可與比他有錢或比他有名望的人交接而有所獲的地方，他一天到晚總在那里鬼混。他這樣和大老官親密，因此有些不能和達官貴人往來的人，心裏就着實信服他，也就藉此過活了一世。

其實這位老執袴，若是認真講起來，他實在是一個騙子，事事作僞。有時他用衣服，幾乎把他裝扮出比實年齡小幾歲的樣子。說也奇怪，他雖然如此不成材，而喜歡他的人却很多，無論在甚麼酒筵席前，他的俱樂部其他的部員，像他這樣令人需要的却很少。

一天早晨，彭德利少佐在他的俱樂部裏面坐着，面前放着一堆信；這些信大半是名公巨卿及貴族夫人請他吃酒的請帖。他腦子裏正在盤算：那些應得允許，那些應得辭謝，纔可以把這些人事對付。當他打開最後一信時，他的這些計畫，忽然煙銷火滅。這封信是他的姪兒——名字仍叫阿殊彭德利——寫的，他看了過後，臉都氣得變成紫色。我這篇故事所要詳說的，就是寫信的這一個阿殊彭德利。再過一會，我還要講爲甚麼他的信能

使少佐如此發怒。

多年以前，少佐的兄，阿殊的父，名約翰彭德利，在巴司城 Bath 做藥材生意，並且充當外科醫士。爲人安靜守舊而節儉，積蓄多年，竟成富翁。後來他將事業出售，在英國西部克拉服令 Clavering 村附近，置下產業，卜居於此，爲真正的鄉紳，以終其天年。

這點小小產業，在克拉服令公園大產業的邊界上，彭德利先生名之曰美橡村 Fair Oaks。憑着這些產業，他自己覺得可以和此區地方任何地主比擬了。便處處做出世家子弟的樣子，將他的從諾曼征服時代的世系來誇耀於人，他的妻子，就是黑倫司利爾烏德小姐 Miss Helen Thistlewood，是巴利考 Barreacres 貴族的遠宗。彭德利因她有這點家世，所以她雖然窮了，也將她娶來。

於是這個小丈夫，晚年成了美橡地方的約翰彭德利先生，儼然紳士。把寒微時代販膏賣藥的事，完全忘懷。族中以前有名人物的肖像，——例如在阿金考德 Agincourt 打仗的羅喬 Roger，在克勒司 Cressy 與旺的阿殊，以及其他從未出名的人——都搜出來裝飾美橡別墅的牆壁；至於他在甚麼地方找來的，却無人知道。

諸位要知道：約翰彭德利，也如他的少佐兄弟，有點欺騙行爲。當他做藥材商時，少佐漠然視之；但是到他成了美橡鄉紳以後，少佐就以此驕人，並希望小阿殊長大成人，因他深信小阿殊是多年的世家子弟。

彭德利夫人，本身是一個慈祥溫厚的婦人，對於伊年老的丈夫，很是尊敬；對於伊的兒子阿殊，又非常溺愛。因此之故，到後來約翰彭德利死了，阿殊只十六歲，便無所不爲，並且即刻覺得自己已是美橡的新鄉紳了。他的

叔父，本想將他帶至格勒佛拉斯學校 Greyfriars School 繼續求學，但他哄着他的母親，將他留在家裏，做大地主。以上所講，就是他許多傻事的開始。因為他在家裏念書，同着克拉服令的副牧師司毛克 Smirke 讀點日常詩歌，並且仿效擺輪 Byron 的體裁，做點情詩送去本地報上登載。他覺得自己果是一翩翩佳公子，對於遊戲，非常有興。並且以為他的母親及他過繼的妹子羅拉 伯爾 Laura Bell，都是極守舊不開通的人；但他對於她們兩人，仍非常敬愛。

羅拉在這篇故事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對於她的來歷，不可不先知道一點。原來黑倫 司利爾 烏德 小姐尚未想到她要嫁一個禿頭老鄉紳以前，她和劍橋大學一位貧窮的畢業生，起了戀愛。這位畢業生，名叫佛蘭克 伯爾 Frank Bell。後來做了牧師，因欲尋教堂的原故，就和黑倫分手，最後他到外國，另娶一妻。

黑倫嫁了彭德利後，伯爾及其妻均逝世。遺下一女羅拉，有點小小遺產，彭德利夫人將她承繼過來。羅拉為人甚好，有為黑倫疼愛照顧的價值。現在她已長成，美麗可親。她和他的繼弟彭恩 Pen——她常如此呼喚——天真爛漫，兩小無猜。於是黑倫想到將來他們定然可以得着幸福，羅拉一定願意做一件事，以承黑倫之歡。究竟羅拉後來果然使她幸福沒有，後來自然可見。

現在我們要轉來講彭恩的所行所爲了。這位翩翩少年，又活潑，又愚駭，他的歷史，要完全講出來，很長很長。有一天，彭德利在恰特里鎮 Chatteris，把他的新詩送去報館登載。他遇着一位衣服闊綽，好騎馬的少年，以前在學校裏曾經會過的，名叫哈利福克 Harry Foker。福克的父親，係有錢的製酒人，娶貴婦阿格里 Agnes

爲妻。阿格里之兄，爲羅蕭烏德伯爵 Rosherwood，腰無一錢。其女則已許字於哈利福克。哈利爲人愚騷，是一慷慨的小傻子，專找人幫他來花錢。他約彭德利宴會，酒食豐盛，彭德利大爲其所動。飯後，又約彭德利去戲院看女伶扶超倫格 Fotheringay 演戲，彭德利欣然應命。彼見女伶真如悲劇中之女王，極爲喜悅。次日，得福克的介紹，會着女伶的父親，自以爲無上榮幸。

女伶的父親，名科士提根 Coatigan，船長，是一愛爾蘭人。好飲酒，自誇以前的功績。但現在家已衰落，所着衣服，襤褸而污穢；面貌雖會佳美，但因酷好杯中物，已大不如前了。

彭恩會着此船長，心中搖搖不定。後來船長介紹他去會他的女兒「無雙的扶超倫格」，他却歡喜極了。扶超倫格雖然面貌美麗，後來爲女伶於倫敦，也很有名；但她實未受教育，性又愚鈍。可憐彭德利竟爲伊所蠱惑，心想伊真是王后，足以受其虔誠的頂禮。

「她好美麗呀！好豁達好慈愛呀！談話何其漂亮呀！真是一個愛彌麗 Emily，真是一個愛彌麗！」當晚回家的時候，騎



彭得利非難他的叔父

在馬上，這般狂叫，歡喜可謂至極了。以後每天他都要到恰特里去看扶超倫格做戲，並且做些詩去恭維她的美貌及做戲能力。

刁惡的科士提根船長，多方引誘彭恩，其女又爲此青年所崇拜。彭恩年齡比她小了許多，但他却真心實意仰慕她。後來彭恩忽然宣布他要求此女王爲妻，並慫恿他的母親允許，他的朋友都大爲吃驚。牧師波特滿博士 Dr. Portman 提議，此事須得通知他的當少佐的叔父。

彭恩決定親自寫信與其叔，報告他要娶此女伶的狂想，因爲他自以爲與伊起了戀愛；他所寫的信，直率而剛毅，但老少佐彭德利在其俱樂部中折信讀了，心中大怒——這是我們以前已經知道的——他想着即刻到美橡地方來。

這老年軍人，在這事上對於他的本族，盡了神聖的義務。他與科士提根船長辯論，理由極爲充分，又請他吃酒；於是此船長慨然回家，勸他的女兒寫一封短信送彭德利，脫離婚事。彭德利見此之後，雖極力說要尋死自戕，但總未做出來。

彭恩做了好些詩，寫滿腔悲憤。後來他決心進牛橋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去念書，圖個上進，至於讀書真正爲何，他從不明白。哈利福克及其他許多老同學，早已在那裡讀書，謀學位，雖然這酒販的兒子，永沒及格的希望。彭德利夫人，只得收割她歷來積蓄，爲彭恩備辦一切。

他在這裏，行爲舉動，完全像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豈止小鄉村紳士的兒子。無論講容貌，講天分，他都比那

些真是貴族子弟的人高，不久他在一校中，人人都認識他。不過人所期望他做的事，他從來沒有做過罷了。

彭德利對於校中的獎品，也想去奪，但都被別人得去，無可染指。於是這位漂亮的彭恩，無事可爲，只是多負別人的債務。他母親所給他的錢，到手就完。兩年之後，考試落第，自己又欠了七百鎊的債。他見着事情不了，從牛橋私逃回倫敦，去找他的叔父，這位叔父，以前聽着彭恩在校中接交闊朋友，很是喜歡；現在曉得他負債了，心中便不高興，對於彭恩，以白眼見待。

實在他的叔父，眼看本族的榮譽發生危險，未嘗不想幫助幫助；但他自己太窮，於其姪兒債務，竟不敢過問。

彭恩既被拒於叔父，無可如何，只得摹倣普通敗家子的辦法，寫信送他母親，說他要回家，仰靠她的慈愛。彭德利夫人，愛他心切，便答應把她兒子的罪惡，一概赦免；並且又有一人，幫助她來決定援助這個傻孩子免除債務。

『你是知道的，媽媽，』羅拉說：『我和你居住十年了，你却未嘗要我一文錢，並且你待我的厚道，猶如待慈善院的女孩一般。』這個恩惠，反使我心中不悅；因我素性驕傲，不喜歡受他人的恩惠。

『現在假使我這十年中進學校念書，每年至少要花費五十鎊，所以我現在明明白白欠了你五百鎊了，這些錢一點也不屬於我。』明天我們可以到恰特里去找羅底 Powdy 老先生，他是個禿頭人。我們去找他，並不是找他的禿頭，乃是找他要我的錢五百金鎊來。我敢說他一定還要多給我們兩鎊，我們可以存着，做返家的路費。我們將這五百鎊寄於彭恩，那麼他可以不求人就能清還舊債，以後我們可以過快活日子了。』

憑了羅拉這點小計算，彭恩債務還清。彭恩此刻，不能不轉回美橡，去看看人家節儉的生活；並且也不能不

去看看其慈母及姊姊，因他而縮衣節食的情形。但他無法可想，無事可爲，只好做些牢騷無聊的詩歌，來吐他胸中不平之氣。後來因羅拉的勸告，他決定仍返大學校裏來念書。這個時候，他的行爲，比前不同；對於功課，甚是勤勉，容易易的就將學位得着。畢業後，却又依然回到美橡，過他無目的無精神的懶惰生活。

阿殊彭德利歷史中一件重要的事，如今發生了。克拉服令公園，乃鄉中巨第，而今又重開起來；再過幾年，有一位克拉扶令，就要來此居住了。佛蘭西斯克拉服令勳爵 Sir Francis Clavering 的名譽，令人懷疑；從前因欠債，又坐了一次牢。後來他不知用了甚麼方法，去外國謀生，運氣甚好，娶了加爾各答 Calcutta 一個有錢藍錠栽培家的女兒名司耐爾 Snell 者爲妻，因此得着一筆大產業。司耐爾係一寡婦，其夫名亞莫利 Amory，乃一船上職員，很怪的失了蹤；遺下一女，名叫勃蘭其 Blanche。司耐爾這筆產業，來歷不明；但克拉服令勳爵，也不管他。他甚喜歡得亞莫利夫人爲妻，因爲她性情馴良，很老實，而她的財產，又隨他使用。

村中人聞克拉服令公園重新起了繁華活動的生活，甚爲欣喜。於此索然無味的生活中，而希望新得一天的，尤爲彭德利的欲望。他的小產業，與此大克拉服令公園相鄰，其意以爲克拉服令公園之復新，他的美橡，也多少有點分。

最初彭德利見着克拉服令夫人的女公子勃蘭其亞莫利小姐，妖艷傾城，對之也不能無所動於中。這個少年女郎，美麗而和藹，令人可親；但有一怪癖氣，與彭恩詩中所表示，若合符節。他們兩人思想，可以兩字盡之，曰悲傷。但除開故意裝出古怪樣子，學擺輪態度而外，彼等實在無可以悲傷的理由。

彭恩喜歡在河裏釣魚，勃蘭其也喜歡在此散步，他們彼此交換憂愁悲哀的詩篇。此地有一中空的樹子，便成了一個極古怪的郵政局，他們留信於此樹中，彼此換取。此地許多大族，最初未與克拉服令家往來，現在却與佛蘭西斯勳爵及其家族表示友誼。——這應該謝亞莫利寡婦的財富——自此以後，勃蘭其小姐，便把他古怪的散步，及對於空樹郵局的興味失了，說來好不奇怪。

過了些時，阿殊彭德利忽然覺得他應該做來使他母親喜歡的事，仍完全未做；並且覺得他雖然時常做錯了事，他決不是一不孝之子。所以現在決意做點正事，去倫敦學法律，以便後來充當律師。若是已經在倫敦城裏謀得一相當位置，他就要返家，和羅拉完婚，以了其母畢生的心願。

彭恩是個嬌生痛癢而常有人預備爲他犧牲的人，如今見着羅拉對於他這種真誠高尚的婚議，竟不贊成，心中很覺不快；到倫敦去時，他覺得前此簡直受了虐待。至於此事的真相，實在羅拉因彭恩自私自利的天性，發達太盛，應得有一種良好的教訓，所以特別將最需要的教訓送他的。

在倫敦城中，彭德利和他的老友喬治華林登（George Warrington）同住一屋。華林登乃邁爾華林登勳爵（Sir Miles Warrington）的幼子，運氣甚爲不好。雖然他從各方面說來，都不愧一個士君子；但他以前却很愚蠢，至於娶了一個不合宜的妻子。因此之故，他就不能在他原來的交際場中立足，來到倫敦，捉襟見肘，過很悲慘的生活。適在這時節，彭德利帶着清醒的雄心，幽想的態度，像和風一般的來了。

這位檻樓的華林登，人雖貧寒，而他士君子的本性，尙未消失，對於此年少而輕率的彭恩，可以盡些忠告，所以

彭恩再找他更好的同伴，也恐難了。彭恩此次出門，雖然很有決心，但他不久又把功課忘懷，依然還原他懶惰不節儉的習慣。他的銀錢，到手即完，於是華林登告訴他，說他平生祇知騙取他母親的錢，並且還要受羅拉的幫助，這種生活，可謂卑鄙已極。

但華林登所爲，就較此高尚。他對於此飄泊浪游的少年，提議了一個找錢的高尚法門。因爲他自己平時，常爲報紙做文章，以免得定要向朋友處借錢使用。彭德利甚有文學天才，人所熟知，若他也做此同樣的事，豈不更好？但彭恩想做一個找錢的詩人，如擺輪一般，可以多多得錢。華林登對於彭恩此種荒謬的熱望，一笑置之，勸他不如先做點小事爲佳。彭恩從其言，於是這位年少的美橡鄉紳，即刻就成了一個報章雜誌的投稿人，將來可望成一新聞家。當他稍稍能寄點錢回家去送他母親的時候，他就自以爲他是一個最高貴的青年，其實他欠他母親的錢，也不知有若干，這不過是一小小的還本罷了。

此時那位科士提根船長，搬至倫敦住家，他的女兒，已經嫁了一個年老的從男爵。這位船長，此時對着年少可愛的人，依然又講他的虛僞故事。彭恩有時同他會面，把以前的傻事，都記起來。

但彭恩雖每夜不過是去科士提根及其友聚會的酒店消遣，他仍然做出他世家子弟的氣派來。這一來驚動了華林登。那華林登的祖先，我們從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一篇中看來，固然是很赫赫有名的。

彭恩於其已得的事業，循序漸進，他爲一新聞家及著作者，事業逐漸興盛。他做了一部小說，名聞於世。老少佐聞他的姪兒有出名的希望，於是對於家族榮譽，又有興味起來。

這個時候，彭德利恰巧身患熱病，住在寺中，景况甚為危險。寺中司閹人有一美貌女兒，名樊利波爾登（Fanny Bolton），為其看護。老少佐得着他的姪兒患病的消息，即刻跑來服侍；恰好彭德利夫人及羅拉，也在此處。至於喬治華林登，則在彭恩未病之前，即已他往，故當少佐彭德利及其他的人來到他和阿殊同住的屋子時，他不在家。但他後來返家，見着這些婦女，而對於羅拉伯爾，心中便起了真誠深摯的愛情。

彭德利對於羅拉的美貌及優良性質，漠然無所動於中，華林登看去，甚為驚訝；若在他本人，他就將全世界送給彼美，也願意的很。至於羅拉一方面，即刻能認識華林登的君子品格，又欽佩他有剛毅獨立的性質；若把他與只知鮮衣美食的彭恩比較，彭恩着實不及他。

彭恩熱病愈後，不知道想法子去承歡慈母，報答她的操心及悲慟，反又把以前的傻事做起來。他宣布黑倫及羅拉不要樊利波爾登看護他的病，把她虐待；又宣布說他心中想娶此司閹者的女兒為妻。諸位記得，以



請 得 的 拉 羅

前彭恩自以爲與女伶有愛情而甘爲情死的事，如今他的這般舉動，又可謂傻病復發了。少佐見他這樣想入非非，自然氣得發狂。至於他的母親，身體本來孱弱，又遇此事，心中憂愁，越發弄得身體大壞，精神全無。而彭德利仍然不覺悟，直至喬治華林登把他自己娶妻以後的不幸生活告訴他，又勸他不要使最疼愛他的人嘔氣，他的腦筋方清醒起來，至其母處認罪悔過。然而悔之晚矣！彭德利夫人一輩子都是代其子操持辛苦，心中痛苦已久，醫藥罔效，與彭德利接吻後，便瞑目而逝。

阿殊彭德利自其母死後，雖尚未達於真正靈敏的地步，而性情却已大變。其少佐叔父，欲保存家族榮耀之熱心，現在較前更甚。彭德利居喪日期剛滿，少佐即開始代他尋覓一有錢的妻子。羅拉此際，則另和羅克敏士特夫人 Lady Rookminster 居住。夫人頭腦清楚，對於此高尚少女性情的純潔，不惟知道，且甚敬愛。

少佐彭德利在當日有錢有勢的人家，處處搜尋，預備爲他的姪兒求婚。某日，彼在佛蘭西斯克拉扶令勳爵的別墅，爲上客的時節，忽見一極奇異的現象發生。一個狀貌奇怪的人，爛醉如泥，撞進家來。彼時賓主酬酢，正在高興，忽見此人進來，秩序因之擾亂。賓客中有些人認得此人名叫亞他茫特大佐 Colonel Altamont，是從印度來的企業家。但是他一見少佐彭德利，就忽然顛頭簸簸的逃出門外去，口中含糊說道：畢克船長 Captain Peak 畢克船長！

佛蘭西斯克勳爵見了這位不講禮的生客，非常震恐，身子也抖顫起來。至於此老少佐，一眼見着亞他茫特大佐，就認識他的本來面目。他知道這位大佐，就是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罪犯之一，並且的確相信他

並非別人，就是那亞莫利。當克拉扶令夫人未嫁以前，名司忒爾小姐的時候，他曾經驅誘她嫁他。他這回來恐嚇佛蘭西斯勳爵，供給他的銀錢使用，圖個安逸的。

佛蘭西斯勳爵及亞莫利兩人，品格都很卑下。少佐也都不管他，打定主意，借此機會用他所有的智識，要挾佛蘭西斯一件事。

他對佛蘭西斯說道：『我想使我的姪兒在社會上做事，我想使他娶亞莫利小姐爲妻，並且我希望你把你在國會中的地位讓送他，』我便替你設法。這位少佐，因有使他家裏一人在社會上顯榮的野心，要暗地和一流氓訂立合同了。

他心中想道：『要驅除這位亞莫利，是很容易的。我能指出見證人出來，他們可以向他發誓，證明他在新南威爾斯把他的一個衛兵殺了。只要我的孩子娶了承繼產業的姑娘，別的事就容易辦了。』至於他的孩子將要成罪人之女的丈夫這件事，一點也不煩擾這位老陰謀家的心。

再過幾天，少佐就將此事通知他的姪兒，說他得了好運，因爲那時正當選舉國會議員的前幾日，有錢有位的人，大家都多方運動，欲在國會中得一席。彭恩對於此次佛蘭西斯勳爵慨然將位置讓送他，自然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他自己總以爲這是因他才高，所以獲獎，也就居之不疑；而對於自己的高才，比世界上的人，都要看得重些。

少佐以爲他幫彭恩想出來的這點小小計畫要成功了。當少佐向彭恩建議娶勃蘭其亞莫利小姐爲妻時，彭恩尚以爲他的叔父是說笑話；但他不久見着他成了克拉扶令家一個很受人愛的客，並且昔日換詩散步的舊

事，現在又重來了。不過現在和以前不甚相同：現在彭恩得了克拉服夫人及佛蘭西斯勳爵的嘉賞，又和他老友哈利福克爲情敵。這位哈利福克，雖然頭腦簡單，性質愚笨，而不知何故，竟會與勃蘭其發生戀愛。

果然爲時不久，少佐就聞其姪兒和亞莫利小姐訂婚的消息，心中甚是高興。此利祿薰心的老者，喜得搓手，因爲他見他的計畫已成功了。但不久而此少佐又不幸了，他做這事只憑一己主張，未先得其有怪性情的姪兒允許。他這個姪兒，雖有時動機善而行爲惡；但他做正直高尚的事的衝動，實在要比較做卑鄙的事的衝動強些。

佛蘭西斯克拉扶勳爵所以讓國會議員位置給阿殊彭德利的真正原因，被少佐彭德利的僕人莫干 *Mor-*
gan 潛聽着了；莫干很壞，就把他主人的祕密洩漏出來，爲阿殊彭德利所知。這時少佐彭德利的驚惶無措，讀者

也可以想見了。少佐對於其姪兒的行爲，已受了好幾次的驚駭恐懼，但他都忍受下去。某日，彭恩忽然氣憤憤的跑進少佐的屋裏來，切實責備他，爲甚麼和這位從男爵私訂卑鄙的合同。少佐聽見此話，更嚇得抖顫不止。

阿殊大聲說道：「你不知道因此祕事，我不惟不能獲利，反將和我未來的岳父一塊下獄嗎？你將犯人的女兒給我爲妻，已不啻使我受困苦，受羞辱，你還不知道嗎？」

「奇怪奇怪！你說的是甚麼意思，先生？」少佐如此問；他說話的聲音，可以表示他的痛苦和驚訝。

阿殊答道：「我是說有些卑污，我不能通過去。我再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很抱歉，恐怕這些話傷犯了你了。這幾個月來，我覺得我的這件事，做得很不義，很卑鄙，很俗不可耐。結果我已經正當當的被罰了；我賣了我的身子來求財富，求國會議員的地位，如今兩樣都失掉了。」

老少佐驚喊道：「爲甚麼你說兩樣都失掉了？誰能搶奪你的財產和位置？克拉扶令當然要送給你的，八萬鎊金幣，一毫也不少！」

阿殊說道：「先生，我對於亞莫利小姐還是踐約；但我要將克拉扶令拒絕出於契約之外，那個契約成立，我並不知情。除非勃蘭其原本應得的錢財，我一文也不要，並且我將設法使她幸福。這件事情，完全是你做下的，是你把來加在我的頭上！但你本來不知道更好的事，並且我也原諒——」

現在阿殊自己覺得十分有道德高尚，所以老人求他對於此事稍稍隨俗一點，也不可能。老少佐平日爲人驕傲異常，現在他竟然向着阿殊跪地哀求，真可謂出乎尋常的舉動；但他躊躇滿志的計畫，不克實現，又未免垂頭喪氣了！後來阿殊決意仍做有光榮的事；因爲無論甚麼時候，他的善念，都如此激動他。他決意不要國會議員這一席，因不贊成他叔父與人訂立的條件。至於他對於亞莫利小姐的誓約，若亞莫利小姐不悔棄，他仍然願意實踐。

彭恩在他一生最危險的時節，幸而從了良心最好的衝動，走到羅拉那裏，求她指示他應該如何處理此事。羅拉性情溫厚，頭腦清楚而又鎮靜，對於彭恩所最需要的指導及安慰，她都可以給他。後來彭恩見着羅拉，立刻就愛勃蘭其。

他以前也知道：若果因爲適合他的目的而娶勃蘭其爲妻，那麼對於她的過失，只好閉着眼不管。現在他將她與忠實無貳的羅拉比較，他就明明白白的知道亞莫利的女兒，簡直是虛浮的，薄情的；她的假仁假義，不過是她

淺薄自私的品性的一副假面具。

羅拉雖然勸彭恩對於勃蘭其，仍要踐約，並且宜乘機對她說他已經預備實踐他的話；但我們若是想羅拉希望勃蘭其另外想法子解決此事，也有理由可言。因為羅拉對於此漂亮的彭恩，以前本有愛心，現在這種愛慕，又還原了。但是當這種事機危迫的時候，誰又知她的希望究竟是怎樣呢？

不久而一切事情都發生了，以前我們講過的這些人，其結果究竟如何，也可以知道了。有錢的釀酒者福克，忽然身亡，於是小哈利就得了每年一萬五千金鎊的遺產。這點財產，把勃蘭其亞莫利小姐的心打動了，她就全不遲疑，辭謝了彭德利的婚事。現在她是一定要成一個有錢的少年釀酒者的妻子了；在克拉扶令公園預備完婚，一切陳設，極其優美。

恰巧這個時候，彭德利探得勃莫其的聲名狼藉的父親，就是以前那個犯人，因在附近敲詐銀錢，要被絞了。他就將此事告訴勃蘭其，勸她令她的未婚夫知道此事。但勃蘭其恐怕失掉了哈利福克及他的財產，心想不如且守秘密，等到後來行婚禮後再為告訴。但她運氣不好，終久不能保守秘密，此事為福克所聞。他疑惑勃蘭其知道此事，而瞞着不告訴他，於是就起了義憤，自己遠遠離開克拉扶令公園而去。

當他末一次與勃蘭其會面的時候，說道：『不論你是甚麼樣的人，我本來是要娶你的。我是可謂真心實意的愛你了。但是想起你這樣的戲弄我，欺騙我！』

所以後來在克拉扶令禮拜堂某日舉行的婚式，不是華時髦的，而是很簡樸的——新娘及新郎，就是羅拉

伯爾小姐和阿殊彭德利先生。

『彭德利後來成一種甚麼樣的丈夫呢？』我想讀者諸君，疑惑他們婚姻的幸福，和羅拉的好運，多半要如此問。這些發問的人，若遇見羅拉，頂好向她本人去問。彭德利的過失，及剛愎的性情，羅拉一概知道；並且她還承認世界上有比他更好的人。但她對於他的愛情，地老天荒，始終不變。彭德利此後從不發一不遜之言，他的喜怒無常和孤僻的性情，現在已經完全去掉，家中人對於他，都有一種永久的敬愛和信任。

(四) 柳康氏小史 The Newcomes

吾們已經讀過薩克利描寫一個少年未有妻子前的經驗的阿殊彭德利傳了。隔五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薩克利又作了一篇很長的小說，按月登載。書上雖有他的姓名，但他在表題那一頁上，却寫着『阿殊彭德利校訂出版；』書的原名，是『柳康氏——一個最體面家族的小史。』此篇及前篇，都冒充彭德利所作，所以他們的興味，是相聯絡的。湯姆斯柳康大佐 Colonel Thomas Newcome，是小說中頂出色脚色之一。

人的性質，各各不同；有些人因年齡加老，而性質稍變燥厲的，猶如樹老而變成乾枯死板的一樣；但是又有些人，越老而性情越溫和。孟加拉騎兵團 Bengal Cavalry 的陸軍中校湯姆斯柳康，就是後一類——也是更好的一類——的人。他生平無論何時何地，都足以證明他是一個純粹的士君子；但他品性優美的地方，在他晚年，越可以看出來。他少年時代慷慨的心腸，始終未曾消失；而他的勇敢，就和他的慈愛及不自私的品性一樣。

在前王喬治時代 Georgian Period，從英國到印度的旅行，與今日大不相同。所以在印度軍隊裏服務的軍官，每每幾年尚不能請假回家一次。柳康大佐離別英國的時候，尚是一青年；及至重來母國之時，已經繼續任職三十四年了。印度氣候炎熱，如火一般的太陽，把他的面貌晒成古銅色了；但他少年時代坦白及率直的性格，一點也沒有改變。

他離家如此之久，此次轉回英國去，他最高興的，是去會他的愛子克萊夫 Clive。大佐以前當他的夫人逝世的時候，就把克萊夫送回英國受教育，屈指算來，已有好幾年了。

他的兒子在倫敦交了好些伶俐的朋友，柳康大佐見着，心中大為感動。對於曾有惠於他的孩子的人，他都親身去拜訪，一個也不漏落，恭恭敬敬的表示他真摯的感謝。不特如此：就是那些像克萊夫一樣送回英國念書的，他在印度的朋友的孩子，也都去拜訪。他以前有一乳母，是他族中疏遠的親戚，現在聽說她還在，他一直走了許多里去拜訪，也沒有甚麼重要事件，不過是念舊罷了。無論他走到甚麼地方，他都有善意及溫厚的感情；要是還有人不愛這位大佐，那一定是這些人本身不配受人愛的了。

他的兩位異母弟，——何伯生柳康 Hobson Newcome 及伯利安柳康勳爵 Sir Brian Newcome——竟是不愛他的少數人中的二員！大佐年幼時，生母就死。他的繼母，對他非常虐待；他所以離家出門，大概也就是這個緣故。大佐尚在印度的時候，他的繼母就死了。一點東西都沒有遺留給他，完全為她自己的兒子得去；但大佐聽得，自他出外以後，她沒有說他的壞話，心中也很高興。

他的這兩位異母弟，重理以前他父親的銀行事業。他們在交際場中，每每喜歡裝腔作勢，鬧吳派。他們以爲定要找出幾個在諾曼人征服時代 Norman Conquest 以前的遠祖來，搪塞門面，人家纔不輕視。他們的父親，以前曾爲織工，甚貧賤，並且相傳說他還是一個被人拋棄的嬰孩。這件事他們天天想法子，無論如何，要把他忘記纔好。但大佐則不然：他對於祖先的貧賤，並不以爲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大佐去拜訪他的老乳母那件事，一定不爲他這兩位勢利的異母兄弟贊成了。自彼返英國而與其愛子重聚後，大佐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就開始了。當他送克萊夫回國念書之日起，就無時不在夢想和計畫，後日請假回家和兒子相會後，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在這個時代，英國風俗，以爲每一少年，當他已經做了經過全歐的大旅行 Grand tour 以後，他的教育，就算完畢。所以大佐在印度時，就把各種關於旅行的書籍讀過，並且費了許多時候，研究地圖，計畫將來攜其子如何旅行。至於預存金錢，使克萊夫一事不少，那更不消說了。但大佐雖然極力儉省，而他對於他人的慷慨好義，却不因此受影響。他自己的衣服，雖然襤褸；但知他爲人的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他破敝的制服，知道他是決不爲卑鄙污染了一點的人。

克萊夫的天賦才能，似乎偏於繪畫一方面。他在格勒扶利亞學校 Greyfriars 念書，常常將該校校長及學生肖像，隨便畫些，都很可觀。他將這些畫送到印度與他父親大佐好不歡喜。每逢遇見營中的人，都把這些畫送他們看，心中有極光明磊落的驕傲。

他常常向着同事軍官說道：『這孩子繪畫的天才真可驚訝！先生，真可驚訝！他寄來一張我母校的圖書，件件都栩栩欲活，先生——你看走廊呀，教室呀，持杖穿長衣的領班學生呀，以及醫生自己呀，那一件不像！這個恐怕要使你樂死咧！』

大佐每當款待營中軍官女眷的時候，也常把克萊夫的信，或是一個女朋友寫來誇獎克萊夫的信，高聲念給他們聽。有些聽他這種喋喋無味的話太多了，心中甚不高興。又有些淘氣的少年，常常打賭：他們說大佐於五分鐘之內，定要講到克萊夫的名字一次；十分鐘內，要講三次；吃飯時候，要講二十五次等等。但是人雖然笑他，却並無譏刺嘲諷的意思；凡是知道他爲人的人，——也就是知道自謙，豪俠，榮譽的人——無有一個不愛他的。

大佐想會兒子，比較囚人想自由，學生想假期，還要更爲急切一點。後來他高興的時候到了！到格勒扶利亞去，要路過斯密斯斐爾 Smithfield。這多泥的道路，他幼年時不知走了好幾次，現在他又走這條路了。他到了學校，正當游戲的時候，大家都很喧譁擾攘，但是克萊夫衣服穿得很整齊，一眼見着他父親，就急忙跑過來。當他走時，有些學生羨妒他，從柵欄中露齒而笑。年長的學生，則



大佐的得意文章

批評柳康大佐寬弛的衣服，很長的鬚鬚，以及他的棕褐色手和未刷的帽子。但偉大的斯密士 Smith，他是全校的首領，很有威嚴的由窗口張望，說他以爲柳康（按此指克萊夫而言）的保護者，乃是一個文雅而又氣概不凡的人。

當夜大佐和他的老友詹姆士邊尼 James Binnie 坐

着吸雪茄，談到他的兒子，他又照舊用他平日所講的話。邊

尼在印度做了二十年的知事，此次是和大佐一塊回家的。

「他不是是一個漂亮人物，詹姆士？」大佐如此問他的面上，因高興而發光彩。

「你在你的孩子睡覺的時候，代他祈禱嗎，湯姆？」邊

尼先生如此答應。蘇格蘭人答問的方法，總是再問一個問題的。

大佐正正經經的說道：「若果我祈禱，詹姆士邊尼，若果

我祈禱，我希望我沒有做有害的事。我前次最後見我的孩子，是在九年前，彼時他正睡覺於搖籃裏面，身體有病，

面色灰白；但是現在我再見着他，他已經成一身體強壯而優美的孩子。凡慈父所望於愛子，像這樣也盡數了。

詹姆士，若我不——若我不做你剛纔所講的事，並且不道謝上帝，因他把他賜給送我，那麼，我一定是個忘恩負義



畫作的夫萊克

的匹夫了。』

邊尼再不笑了。

他說道：『湯姆柳康，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般，我們兩人的事，都不必做了！——世界上也沒事戰爭兵戎的事了，也沒有流氓，要知事來捉拿他們了。』

大佐自誇其子，也非無因；因為他的兒子，同他一樣有價值。在格勒扶利亞全校中，氣概不凡的學生，除了克

萊夫柳康，沒有第二個。

克萊夫身體康健，形貌俏麗，光亮的頭髮，飄於腦後，口常作將笑之狀，一雙碧眼，充滿了聰明活潑的樣子；他的同學，無一個不愛他。其實他不但外表如此：凡他父親的直率謙讓種種品性，都遺傳與他，所以他沒有自高自大的態度。他雖然是崇拜愛慕的對象，但他決不會因此姑息壞了，並且一點詐僞都是沒有的。

他的品性，到處受人歡迎，即使在他兩位叔父的家中，他也是一個大受歡迎的客。諸位要曉得：像他叔父這種人，因友誼而盡友誼，是很少見的。他們的至交密友，以及訪問的客，若非於他們自身利益有點關係，他們未必能有。但克萊夫竟能夠使他們自私自利的心，歡迎他去他們家裏坐，由此可知克萊夫的爲人了。後來有一天，伯利安勳爵忽然想起來：現在他的姪兒，已經不再是童子了，不久就要成人，當然就有成人的野心。

這個思想，把這位銀行家和他的夫人安氏 Ann，弄得心中不寧。因為他們有個女兒，名喚葉塞爾 Ethel，若克萊夫對於她，露出相等的愛惜來，恐怕她就要和他起了戀愛。這點事就是伯利安勳爵及安氏夫人所委決

不下的，在他們本意，要把葉塞爾嫁一有錢而且出名的，以完她的終身大事。

因此他們就去找安氏夫人的母親寇老夫人 Lady K. 來商量。這位寇夫人，素來極其任性，因為家資很富，也由她大言不慚。葉塞爾是她的外孫女；她說若果葉塞爾嫁她的孫子寇公爵 Lord Kew，她就將她的財產給她。伯利安勳爵及安氏夫人，對於寇夫人提議的事，無有一件不贊成的；對於葉塞爾的終身大事，自然也順從這位極有權勢的老夫人了。因為除了財產而外，他們倆也很喜歡得一位貴族來做女婿。

從這點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伯利安柳康勳爵自己的眼光，以為他極力想法子來阻止克萊夫與葉塞爾的友誼，不使他們陷於戀愛，也未嘗不是正理。往下我們遇必要的時候，將敘述他究竟成功與否。如今且表柳康大佐回家來，他性情既率直，氣概又不凡，將他勢利薰心的異母兄弟的家庭，弄得不安，這是我們所最容易想得到的。他到了他兄弟的家中，好比一陣和風，吹進了一間極熱悶的屋子一般。他對於他們這種假門面，老不以為意；對於富貴，也漠不動心。他的這兩位兄弟，心中十分不悅；但是大佐品性的新空氣，對於家族中一人，却生了意外的影響。

葉塞爾所受的教訓，是要她對於地位較低的人，做出目空一切及輕蔑的態度；但是她的善性，却阻止她，使她不能十分的壞。當她初次會着她的大佐伯父，她就很欽佩他清風朗月的性情；而大佐對於他可愛的小姪女，也同樣的喜歡。他把她的纖纖玉手，拿來放在他的黑褐色的掌上，那手越顯得更白了。大佐又將自己嘴上的鬚理好，俯着身子，很恭敬莊嚴的，把他姪女的小白手拿來接吻。此地並無相似之點，但在此女孩的面貌，聲音，動作

之中，却有一點東西，把大佐的心弄得震動起來，而他以前有一印象，現在又復發生。使他少年時代更光明的眼，又是後來好幾年所常於夢中及思維中見着的，不料於三十五年以後，又重照着他。他記得這樣一個微微彎曲的頸，這樣聚成球形的髮，以及輕快的足，綽約的容貌；又記得這樣的纖纖玉手，曾放在他的手上。如今人面桃花，不知何處，已有一萬日的光陰了！

總而言之大佐愛葉塞爾，無以復加；他的思想，即刻飛到伯利安勳爵所最恐懼的那一個方向去——他即刻就夢想他將得——幸福，只要他見着他的愛子克萊夫，與這位美麗的小娘子結婚。當夜他心中只想着他的兒子，至於向僕人說道：『喂，克因 Kain，我的那件青色外衣是不是很舊了？』

僕人答道：『大佐，縫口處非常白。』

『比別人的外衣是不是要舊點？』

克因無法，只得莊重的說，大佐的外衣太古怪了。

『那麼另外替我找一件出來；留心不要使我做些事，或穿些東西，異乎尋常。我離歐洲這樣久，這裏的風俗，我竟不知道了，不能不學點。』

克因退出去睡覺，說他主人老了還要當好漢，這實在不錯。他所以現在特別講究衣服，因他欲爲克萊夫得



大佐貴馬他的姪子

信用，人必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他仕朋友中，衣服穿得很合式，並且做出靈敏的樣子。

這位有價值的大佐，因欲進行其子與葉塞爾的婚姻，用了千方百計。但克萊夫本人，現在做一件事，幾乎將

他父親最好的計畫顛覆。克萊夫現在決意成一美術家。大佐愛子太甚，對於克萊夫的所為，也不非難。

凡是借繪畫或著書以謀生活，通常以為是很曖昧的職業，非是士君子所宜。何況葉塞爾的父母，是富而驕的人，當然不能希望他會贊成有一美術家去娶他的女兒；至於寇老夫人，那更不消說了！

但是柳康大佐對於其子職業的選擇，無論有如何感想，仍然極力設法，以增進克萊夫的美術教育。當時有一位很著名的美術家，名叫甘地希 Gandish，生平極愛美術，並謂繪畫乃高等藝術，別的學問，他一點不管，專門研究此科，故其造詣甚深。大佐使克萊夫拜他門下為弟子，並且將他和詹姆士邊尼在倫敦佃的房子，劃出一間好的，來做克萊夫的美術研究室。

克萊夫當然不久就為甘地希左右的混合社會的人所愛，而前途的希望如何，更不問可知。人都天天見他騎駿馬，往來於西端 West End 的時髦人中間，就有人預言他將來的崇高。因為他父親對於他的大量，已出於其財力所及之外，使人感想克萊夫必是富人的兒子。

光陰如箭，過了許久，此有價值的大佐，看護他的兒子，並以同他相處為樂。某日，他忽然覺得，他為軍官的薪俸，不能供給其子的希望。想到此處，把他和他的兒子相會的高興，略略減少。所以他決意俟假期滿後，仍返印度服務，希望官階升遷，暮年可以得够用的薪俸。但是在他未返印度以前，他為克萊夫預備各事件，件齊全。克

萊夫也決意努力於所爲的事業，希望不久經濟可以獨立，不再用他父親的錢。

克萊夫賣了四張畫給美術店主人，得錢三十先令，這可算他生平第一件大成功。他即刻就將此事寫信到印度去，內言像這樣的畫，他每晨可繪六張，毫不費力，照樣算來，他每年至少有五百鎊的收入。他有很大的希望，以後可以不必動用他父親給他的津貼。但是他這種希望，後來當然歸於烏有。因爲據一天的畫所賣得的錢，而推算每年有五百鎊，與一年三百多天，每天都能照此價格出售，實在是不對的。而克萊夫却沒有想到此處，他因第一次就得了三十先令，真是意料所不及，不可不慶祝一番，因此就備了酒席邀請他的朋友。結果倒多用了許多錢。後來他遍遊歐洲，爲繪畫的旅行，行李甚多，又置備了一輛旅行馬車，以及各種使人安逸的物件。一切買這些物件的錢，不是他自己賺的，乃是他父親給他的津貼。

好像有天意存乎其中一樣，他遊歷的時候，可巧會着了他的嬸母安氏夫人。她也是帶着葉塞爾及其他兒女，到外國遊歷。

從各方面看來，克萊夫與葉塞爾此次相會，實可謂命中注定。葉塞爾以前在倫敦，生活極不自然，事事受束縛，如今稍爲自由。她與克萊夫相處了幾天，便覺得心中實在愛慕他，並且知道克萊夫於她，也很愛慕。但他們倆這點戀愛，結果只有不幸。葉塞爾知道她的父母怎樣期望她；克萊夫也知道在此被人厭惡，只好光明磊落的離別他所愛的人而他往。

最後克萊夫走到羅馬。此地爲著名古城，崇宏莊嚴的建築物，已多頹廢，但景緻仍極可觀；而四圍的鄉村，天

然風景，如繪畫一般，尤爲可愛。克萊夫在此消遣多日，身邊帶一紙本，將意大利的風景及人物，畫在上面，心中非常高興，以爲這種生活，真是快活。每日在意大利晴明的天空之下，幾乎把與葉塞爾離別的苦痛忘了。但有一日，他在那不勒 Naples 地方，遇着一人。此人並非別個，就是寇公爵；不過他雖然與葉塞爾訂了婚，克萊夫對於他的友誼，仍未斷絕。

過了幾天，這位輕躁的少年克萊夫，忽然坐船回英國去；船在碧水中，如箭一般的飛行，但克萊夫仍以爲他走慢了。他所以急離意大利的緣故，是因他聽着一件新聞，說寇公爵及葉塞爾訂婚那件事，已經中止了。克萊夫現在覺得他又可以再向葉塞爾求婚了。這事果確，但可惜他去時未和寇老夫人商量，於是她就着手來破壞他這計畫。因爲寇老夫人目下又另外找得一位貴族，來爲葉塞爾小姐的新求婚人。這位貴族，就是法令脫西侯爵 Marguis of Farintosh，更有錢有勢，但是十分愚笨。他的動人之處，除了大有錢而外，只不過模樣尙好看罷了！

自此以後，克萊夫又復失望。但不久他的父親復從印度轉來，卜居母國。此可敬愛的老大佐，經濟較前寬裕；因他業已將他所有的金錢，都投資於印度一個極有名的銀行，名喚龐德康銀行會社 The Bundelcund Banking Company，他自己又是該會社經理之一；雖他對於商業事務，可以說完全不懂。

他在此會社中取得的利息甚厚，所以現在他自以爲是十分有錢的人。他在英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巴勒柳康勳爵 Sir Barnes Newcome 家裏去。巴勒柳康勳爵，乃伯利安勳爵的兒子，於柳康大佐爲姪輩。

目其父死後，他就成爲柳康銀行 The Newcome Bank 的行長。巴勒勳爵也是一個心術卑鄙的人，恰和他父親一樣；但他因尊敬龐德康銀行會社的緣故，所以還肯聽大佐的話。至於大佐說些甚麼，下文就要表明。

他說道：「我一年有一千金鎊的年金，而從銀行會社得的錢，尙不在內；但我自己，只要二百鎊，就足我一年的用費。若果我的兒子克萊夫所娶的妻子，是我所願意的，我明天就將此款全數給他。據此，則吾兒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三四千鎊。」巴勒！我想把你的妹子——我想把我親愛的葉塞爾與吾兒結婚。」大佐說時，面上很發光彩。

其實大佐所出之錢，若較之法令脫西勳爵的每年一萬五千鎊，相去甚遠，巴勒何能舍彼就此。但因龐德康會社的關係，巴勒假說他將再忖度一番，然後回話。誰知過了不久，寇夫人急忙帶着葉塞爾到蘇蘭去，而她與法令脫西訂婚這件事，正式公布出來。於是大佐知道自己受騙，立刻跑到柳康銀行去，當着書記等，大罵巴勒勳爵，說他是說謊的奸賊。

巴勒生性懦弱，但他的朋友，慫恿他和大佐決鬪；而他和伯父斯打這個罪名，他又自己有怨。後來克萊夫要和他決鬪，他又畏怯，不敢上前。

大佐及他的兒子，勢力不敵他們陰謀的親屬；他們這些親屬，實在沒有一點顧念葉塞爾幸福的心，只不過望他嫁一有錢的貴族罷了。大佐父子力既不敵，想自己安慰自己，遂又在歐洲大陸爲長途旅行。旅行將要完了，他們走到勃魯塞爾 Brussels 地方；彼時已是秋末，他們就住居在此地過冬，與大佐的老友詹姆士邊尼比屋而居。邊尼現在住居外國，和他寡妹馬肯塞夫人 Mrs. Mackenzie 及夫人的美貌幼女羅薩 Rosa 同居。

他們此次在外國遊歷，一方面可以說多少能使他們心平氣和；但從他一方面說，他們又極不幸。因為有一封信寄送他們，而他們到處走，這封信也到處走，後來竟至失落了。他們倘若見着此信，恐怕要窮舟車之力，日夜趕回英國。因為這封信言葉塞爾後來厭惡寇夫人及巴勒勳爵，只知貪圖金錢祿位，不會替她真實計畫，遂絕對拒却，不和法令脫西勳爵結婚。該信又言寇夫人猝然逝世，葉塞爾現在承繼她的財產，對於婚姻，已能自己做主。克萊夫真不幸呀！過了冬天，轉回倫敦去，不是自由身了！因為此行，除了他父親而外，又有他的年輕的妻子，就是馬肯塞夫人的女兒羅薩。

大佐的生活，現在又有變遷。因為龐德康銀行會社，樣子似乎很發達，而柳康大佐，又是裏面主要經理人之一。人家都希望他在倫敦闊綽做去，使世界上的人都知此會社的重要。大佐爲人，以前很安於茅屋蔬食，不求華麗，現在却於西端建了一所大公館，與克萊夫及羅薩過快活日子；世界上時髦的人，都羨慕這位有錢的印度銀行經理的地位。

但是過了不久，大佐知道於富貴繁華之中，不幸的事，已經進來了。克萊夫不能忘情於其最初戀愛的人，他與羅薩結婚，甚是匆忙，然羅薩不能滿足葉塞爾的地位。大佐對於不幸，已有最奇怪的預兆，甚麼事都不能除去；即使當他戰勝他的無價值的巴勒勳爵姪兒，而被舉爲國會議員之一，他也不能釋然。後來不幸果然到了所謂龐德康銀行會社，不過是一大騙局。於是，當七十之年，生平名譽，全無污點的柳康大佐，現在雖不是他的過惡，他却已一錢不名，他在倫敦建造的大公館，已入於經紀人之手，他的寶物，業已賣盡，而他的年俸，自然也要停止了。

大佐以前盲目信賴銀行會社，不惟將自己的金錢完全入股，並慫恿相識的人投資其中。現在銀行既破產，因此就有許多人歸咎大佐，說他欺詐；其實欺詐二字，完全與他的性質不合。其中罵得最利害的，就是羅薩的母親，因為她和克萊夫的生活，現在都不能支持。有一天，老大佐靜悄悄的，離開他和他的兒子及羅薩所居住的地方而去，再不回來。

幾日以後，格勒扶利亞學校開會，紀念該校創辦人某公，他除創辦此校之外，又辦了一個養老院，在學校附近，以收容貧困之人，故後人每年均開會紀念他。當開會的時節，這些貧苦領卹銀的人，一定要穿着黑色衣服來赴會。此次赴會的貧苦人之中，有一人將頭垂於祈禱書上，意甚悲慘，胸前懸一巴司勳章，Order of the Bath 又甚光輝燦爛。這人就是湯姆柳康大佐，年老遇意外的不幸，只得投身於幼年所在過的學校近旁的養老院中安身，真不勝今昔之感了！

現在他的生活，將快到黑暗的地步；但在此老人未死之前，有一青春年少的人，反先離他而去，這個就是沒有福的羅薩了。克萊夫從羅薩絕命的牀，被喚至其父絕命的牀邊去。克萊夫見其父垂死，不忍使他痛苦，所以去見他的時候，不敢做出悲傷的樣子來。但是他到該處，見着葉塞爾也在那裏，心中大吃一驚。葉塞爾見他進來，伸手與他行握手；他們倆的手，終久有一日要結合，平安快活的過日子。不過有一人，如此夢想許久，而今命在垂危，竟不曾眼見罷了！彼時又進來一位婦人，年齡雖老，美貌不減於昔日，並且有一種不能描寫出來的高貴，使人一望而知為大家婦女。垂死的大佐所始終想握的手，就是這位婦人的。當她在牀邊屈膝蹲下時，大佐用極悲

痛的聲音說道：『黎娥娜 Leonore！黎娥娜！』這個就是大佐的老癡情了，因為佛羅拉伯爵夫人——就是此刻在他臨死牀邊的這位美貌貴婦——以前和大佐青年的時節有愛情，但好事多磨，終為他人得去，恰如葉塞爾與其子一般。但大佐及黎娥娜的命運，更較克萊夫及葉塞爾的壞；因克萊夫與葉塞爾，尚有破鏡重圓之日，而彼等則竟已矣！

薄暮的時候，禮拜堂的鐘，開始敲動；湯姆柳康的手，也伸出牀外，很微弱的作節拍。恰至鐘最後敲擊時，他的面上，忽然有一奇怪而和藹的微笑照耀着，他把頭稍為抬起一點，快快的說道：『阿上門 Adsum！』（此是學生們點名時答應的話。）他的心，仍然和小孩子的一樣，他已經答應了點他的名，於是就站在主 Master 的面前了。

第十四卷 却爾司蘭佛的奧門婁自傳

却而司蘭佛 Charles Lever 一千八百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生於度伯林 Dublin。自小受醫學薰陶長，在愛爾蘭大學學醫。後又在德國大學專習醫科。學業既成，在愛爾蘭各地實習。亦曾在北美洲森林裏行醫。他奔走了幾年，得了許多經驗；他將所得的編做小說，都是富有興趣，包含深意的。他小說最佳的地方，是快樂精神，躍然紙上；使愛爾蘭奇異的故事，和國外的冒險，都變得津津有味，令人不忍釋卷。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他的第一部小說“Harry Lorrequer”出版，至他死時（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六月一日）共成小說三十餘部。最著者爲『愛爾蘭騎士却而司奧門婁自傳“Charles O'Malley, the Irish Dragoon”』出版於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原書是用自述體，現仍其舊。

我故事的開始，是在十九世紀初葉。我自小已成孤兒，由叔父扶養。我的父親，本有很大很好的家產。但因索性浪費；又要張場面，加入選舉競爭。愛爾蘭這種劣風最盛，而以丐而衛 Galway 縣爲最。常常因此結下幾世深讎，故我父親臨死的時候家產早已蕩盡，遺給他弟弟高弗婁 Godfrey 的，止有我孤獨零丁的四歲孩子。高弗婁不久喪了妻子；因生前愛情之篤，遂決意不再續絃，盡心護養我長大，如他自己的兒子一般。並教我將來接受他的遺產。雖然他們弟兄二人，都欠債於人，然照良心說他待我一片至誠，一腔熱血，從小他就想望我做個鄉下的君子；因爲他看出來，這等人是最高尙的。

到了十七歲，吾的故事開始了。我常常騎了一匹馬，帶了幾隻獵狐的犬，出去。在奧門婁堡 O'Malley

Castle 附近二十里以內，射箭的沒有比我更好的了。我敢在聖島 Holy Island 先龍 Shannon 河內游泳。駕馳四馬車子，比馬夫還精。用兔肉去釣鮭魚，從荷來魯 Killaloe 至龐那漢 Banagher 沒有我的對手。這些都是我的才幹。本地的牧師，又教我些拉丁文，法文，及聖錢閣 St. Jago 的言行。錢閣住在隣近聖井附近，頗享盛名。

我既有這些才幹，又加上了六尺丈夫軀，自然出落得優秀玉立，勇力過人，而爲一翩翩可愛可敬的佳公子了。關於我一身的形狀，已粗粗的寫在此地，諸位試閉目一想便可見我在面前了。這一年，是我一生的轉機。我

受高弗婁奧門婁之託，去找馬秀壁來克 Mathew Blake。他是高弗婁的遠族；常常在政治上幫助高弗婁，現已數年不會。高弗婁因曾和他吵過嘴，所以使我去問候。由壁來克介紹，我認識了喬奇邵西烏勳士 Sir George Dashwood。他生得又高又端整，是雄糾糾的武官；年約五十餘。他有一個女兒名魯瘦邵西烏 Lucy Dashwood，水盈盈的一對眼睛，雪般白的前額，額前壓着一縷黑綠色的髮絲，隨風飄蕩，令人見了，疑爲天上神仙。年紀極輕，舉止頗爲穩重；有慈母氣，而快樂活潑的情狀，却又顯出小女兒的動人點來。她性質既和善，形態又窈窕，又聰明多智；這三者合隴來，自然誰也不能不愛她了。

壁來克家裏還有一個朋友，名軍曹漢墨司列 Captain Hammersly，年約三十五歲左右，也生得魁梧奇偉，氣概不可一世。當我初見他的時候，他止向我顛了半個頭，轉過去再不向我了。

從溫存的魯瘦，轉至黑面軍曹面前，見他拿冷酷很忿怒的神氣向着我，沒有一次使我不氣的。一回我憤極了，想用照樣的傲慢譏鄙神情，回他一眼；然而他始終不向我望，我竟沒奈何他。直到下一天打獵時，我引他到難走的荒鄉去，他傷了臂，我破了頭的時候，才算平了氣。

我本想去做法師。郇西烏小姐聽了，對我說我為何這樣愚笨。我此時的感想，想諸位可以意度出來。

小姐的父親問道：『什麼緣故？你想一個人最好做什麼呢？』小姐答道：『爹爹當然是騎士了。』說時

抱着他父親，抬起頭來，向着父親面上表示深愛與驕傲。此時他父親喬奇郇西烏為軍中司令官。海墨司列為

輕騎隊軍官。我住了不久，即離干那莫拉 Gutnamorra。因為有一次進膳時，發生一件事情。一天席上客鮑

特金 Bodkin 說了幾句侮辱奧門婁家的話。我一時忿極，拿起酒杯來，丟過去。於是接着我和他決鬪，被我射

中一箭，我就離此他去。雖則他沒有被我射死，然我受了極大感觸，永世不忘。隔了不多，忽然漢墨司列來訪我

於奧門婁堡。他說他受上司命令，要到西班牙與葡萄牙去抵抗法軍的侵犯。

他說道：『假使沒來和你告別而離國，我心中不安。我曾得騎士術教訓於你，可惜我不能有再和你相會的

一天，你又不能和我們同去。』

我很熱望的幾乎將肺中的氣，都衝出來說道：『假使我願意，也可以跟去麼？』他答道：『那末當然。』我

道：『不幸我的叔叔膝下止有我一人承歡，若使我去了，他太寂寞了。恐怕我提起這個事，他也要害怕的。』

他道：『難固然難得很，我想你不去也好。他日你叔叔有回心之日，你不妨再進騎士隊亦不遲。但是不要

忘記了我喬奇漢墨司列，他是我很歡喜會你的。再會罷，奧門婁，再會罷。」他上馬扭過馬頭，走上幾步；又轉過來，立在我的傍邊，附耳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的。你前天的事情，我們已在壁來克家裏討論過，都說你是不曾錯的。喬奇邵西烏竭力證明，你是不錯的。他的話確是很對，恐怕他也很願意你知道這個。現在我們再會罷。」

此時邵西烏勳士和我叔叔，因選舉運動的競爭，做了讎敵。後來邵西烏勳士見人民心向我叔叔，就慨然告退，不再參預。當他們競爭最烈的時候，邵西烏小姐幾遭慘死，幸被我救起。我住在度伯林研究法律多時，後來我叔叔被邵西烏說服，召我回來，教我做十四輕騎隊的下校軍官。

一二年之後，我得遇邵西烏小姐騎馬於方尼克公園 Phoenix Park。這時我的一個大學裏朋友，已將小姐父親引開。小姐突然見我，驚訝不止。然我心中混亂更甚，痛苦亦更甚。隔了二三分之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後來我鼓足了勇氣，開口說道：「邵西烏小姐，我已找你四天了。今天幸被我找到。我很想望和我幾個知己朋友，說幾句感恩的話；因為我要永遠離別了。」

邵西烏小姐道：「你什麼時候動身呢？」我道：「明天。我現在軍官包丸 Power手下。近得上官命令，立刻要到葡萄牙去。」

我看見——或者是我心中的幻想——他面色漸漸變白，但我離開之先，我對邵西烏小姐將吾平日愛慕的心，一齊說了出來；並說我將來所作所為，皆以此愛為根源。

我們航海直到葡京列斯奔上岸。海中的經歷和岸上情形，沉悶和喧填真不知差了多少，在海中悶在船內，真是難過。到葡京列斯奔這時碼頭上已聚了千百人民，渴般的望着掛着英國國旗的來船。戰爭小艇，在水上往來不絕。背後再蕩着許多瘦長的帆影，每帆傍一面小旗，標着將領姓名。遠遠發出軍鼓軍號的聲音，一大隊兵丁，很整齊的在街中走着。這種景象，一望而知戰事將發現了。

軍官包丸交給我二件包裹，教我照着地址送去。一件是由郇西烏小姐寄給漢墨司妻的。一件是給一個葡萄牙富紳士的女兒列別拉 *La Souhora Inez da Ribiera* 的。第一件後來我知道是郇西烏的絕婚書，說得非常宛轉和氣，這漢墨司妻我當時只認爲是我情敵。第二件是封海軍學生的情書，我因寄這封情書，遂與列別拉全家認識。對於列別拉我非常崇拜，然並無愛情。當我交信給漢墨司妻時他就恨我。他道我和葡萄牙人列別拉要好，我亦誤會。我們倆就是不睦起來。

我在屠洛河 *Douro* 中救起賴卜提將軍 *General Laborde* 因之得升爲守備。經過一次困難的惡鬪，我接二連三的升任。這樣隔了一時，一個年輕法國人，被我擄來。他本來是拿破崙 *Napoleon* 李下的侍者，因爲觸犯了他，降在軍中效力。我就當他朋友，竭了想法復他的故職，處在我這樣地步，這種事確是很難的。

泰來 *Talavera* 戰事隨即發生。在息台突 *Ciudad Rodrigo* 前之一小戰，我受傷不能再戰，遂爲可亞河 *The Coa* 上戰鬪的視察員。列別拉此時和我認識，忽代我介紹郇西烏小姐。於是郇西烏對我也起同樣錯誤，如海墨司妻。並且旁邊人造了許多謠言，說我如何和列別拉親近。此時郇西烏究竟屬心於我否，

我也不知道。心想假使他真正愛我的，他聽了這些謠言及誤會的事，一定悲傷不堪；後來從列別拉轉來的家信中，說起果然如此。郇西烏勳士請我到他的帳中服務，不意生了一場重病。菲芝突拿洛 *Fuents d'Onoro* 一戰之後，我升做了都司，直接受惠林頓公爵指揮。不幸被一個僕人做錯了一件事，幾乎革職。他將他自己寄給他心上人的戰況書，誤封入公文內。而死傷報告公文，寄到他心上人處。幸而我的朋友在內面幫忙，得置不究；否則必較拘禁還要罰得兇些。

息台突魯列瓜之戰爭，我國大為活動。我想我施展的機會到了，不意得着一封家書，我叔叔立刻教我回去。我請假之後，幸喜惠林頓公爵教我帶了報捷書，去見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這是第一次的報捷書，我何等榮幸，得專此任。

我還沒到奧門婁堡，我的叔叔已去世。這時吾是堡中的主人，責任自然很大。對於戰事，只得暫置勿論。於是將委任狀，賣給別人，讓別人去為國盡勞。我自己將家事細細整頓一番，租戶賬目，弄個清楚。堡內田地，大加改良。這樣我變了個田家隱士。社會交際，皆置之腦後，以前在外勞頓頻年，皆歸失敗。現在獨游獨樂，倒也自由自在。自上次和郇西烏小姐話別於公園之後，現在再和他重修舊交亦無不能。惟他父親則不喜歡我。有一次他父親要買我叔叔地產的一部分；後來不知怎麼，被一個不認識的人，話帶譏諷輕視的回復了他，於是他大怒，欲與此人決鬪；幸勳士的朋友，將此事的誤會，告知，並說非我的本意，於是事始寢。

我見我的產地，日漸改革，心中暗暗歡喜。我前頭提起的壁來克此時竭力設法，使我和他女兒交好；要我娶

隨使那個女兒去。最小的一個，不知父親的主意，却和我十分要好，我雖則不發生十分愛情，但很願意和他做伴。後來我知道了他父親的計劃，遂亦和他們不十分親近。身體於是重復得着自由。此時拿破崙愛爾伯

Elba 逃走消息傳來，我又鼓作精神，再入戰場。先到勃魯塞爾 Brussels，在一有名列去蒙公爵夫人 Duchess of Richmond 跳舞會內，會見郃西烏小姐。在敲脫梭拉斯 Quatre Bras 一戰，我被敵人擄去，幸遇我前曾釋放的拿破崙侍者，想法謀來一套法國軍裝，教我打扮了法兵，逃出去。我們所講的話，却被一個俘擄竊聽去了。他跑來求我帶一封信給他女兒。我緻細一看，不覺驚奇起來，原來此俘擄，不是別人，正是喬奇郃西烏勳士。於是

我教他扮了法兵，逃出去。我仍舊留在監裏。不久滑鐵路 Waterloo 之戰，吾軍大勝。釋放後，吾在海墨司婁 帳中效力，大破敵軍。海墨司婁戰死沙場，我幸得健回。於是我家與郃西烏以前種種的讐恨洗得清清楚楚。

我向郃西烏小姐提婚，她慨然允許。而她勇敢的老父，還爲我祝福。

第十五卷 嘉爾金士立的小說

(一) 西征

嘉爾金士立 Charles Kingsley 最有名的小說，名曰西征 Westward Ho! 據他自己說，此篇乃表揚以前英國海軍上及商業上的榮譽而作。蓋當女王伊利薩伯 Queen Elizabeth 在位的時代，國政修明，英國在外國事業，因之發達而堅固。其時西班牙乃歐洲諸國中之最強者，她蓄有野心，想當全世界的主人翁，而尤其想當英國的主人翁。但是英國的海軍——大部分是德溫 Devon 地方的人——於一千五百八十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Armada 以後，西班牙這種計畫，便永遠失敗。金士立自己是一德溫人，當然他將此篇主人翁，成爲德溫人。他描寫德溫郡的豪傑，及他們西班牙的敵兵，栩栩欲活，真可算得一部歷史小說。其描寫英國新教徒的熱心，自由，堅強，慈愛，尤能傳神。他又將英國新教徒痛恨西班牙耶穌會徒 Spanish Jesuit 的情況，從很特別的地方顯露出來，但其實都是實有的事情，並非虛造的。

這篇小說的主人翁，是德溫郡的一個青年，名喚阿米斯李義。 Amys Leigh 我們最初在他的故鄉拜津村 Biddeford 遇見他。拜津村乃一小鎮，位於北德溫的中部，風景美麗，天朗氣清，新鮮的海風，日夜吹拂，好比扇子一般。當這篇小說發生的時代，拜津村乃英國重要口岸之一，與無敵艦隊交戰時，拜津村曾出了七隻船。並且據歷史家說：一世紀以後，在英國各埠中，除倫敦及達浦罕 Topsham 而在北方做生意的船隻，要以拜津村

爲最多。

英國所以有海軍上及商業上的榮譽，其基礎不能不歸功於拜津村，大特茅斯，Dartmouth，達浦罕，模利茅斯，Plymouth——當時是一很不重要的地方——以及西部各處人民海上的生活及勞苦。德溫地方的人——如德勒克族，The Drakes，霍金族，Hawkins，紀爾伯族，Gilberts，羅喇族，Raleighs，格林威族，Grenvilles，牛罕族，Oxenhamns 以及其他許多無名俊傑——對於英國的商業，殖民地，及其生存，皆有絕大的功勞。因爲若非他們走到西印度去，把西班牙人的惡勢力減削；又若非他們打敗無敵艦隊，現在英國，正不知成個甚麼景象。一定不是現在自誇爲海上首領的大英國！

阿米斯李義既是拜津村的人，又見了許多的船隻和水手，自己又愛冒險，所以想浮海去，而尤其想看看印度羣島，與西班牙人打仗。他這個意思，當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夏天某日午後，他會着一羣飽經風霜的航海家，他就宣布出來。

他彼時恰只十五歲，但他的身體，特別魁梧，氣力非常強大，早就成爲校中人人公認的首領；在拜津村的小兒裏面，講廝打也算他最厲害。水手的小孩，個個都怕他，而全村的男女孩，又借他來自誇和保護；每天他回家去，要是沒有打一個欺負幼兒的大童子，他的責任，覺得尙未盡。至於他事，他都很承父母的歡心；而他的父母，亦很仁慈。但他有一野心：待年齡長大，非乘風破浪不可。

他雖具此壯志，尙未向其父母說知。上文所講的那一羣航海家，其首領名約翰牛罕船長 Captain 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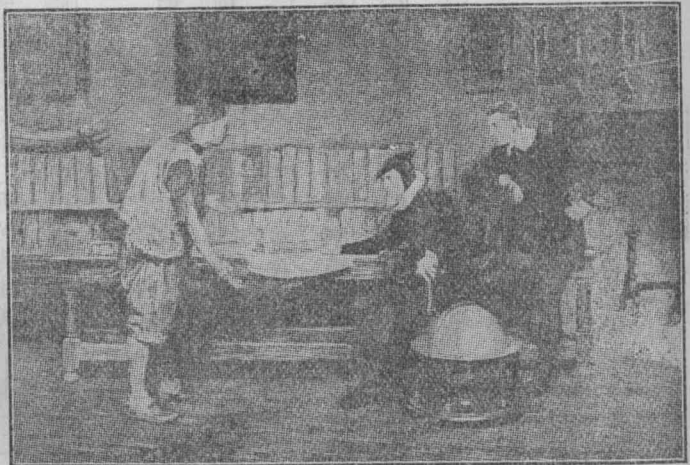
(Xenham) 向李義說，他將備辦船隻，去西方搜尋寶物，並且招請新船員。於是阿米斯決定欲使其父母知道他的志願，他預備了一席酒請牛罕，順便將此事告他的家族，黎嘉圖格林威勳爵 Sir Richard Grenvilles 也在座——他以前打仗，也很有名，此可由海軍史及戴尼生 Tennyson 的詩中知之。

他的父母，自然反對他們的孩子，這般年輕就海上去；更因為李義的哥哥佛蘭克 Frank，已經早去了外邦，他的父母，越不許可他去。他們將此情形，告訴黎嘉圖勳爵，於是勳爵遂向阿米斯說道：

「來，我將給你一個誓約：設若你在家裏，規規矩矩的住幾年，從你父母學習士君子，耶教徒，及航海者所必需的學問，將來自然你可以和我黎嘉圖格林威泛海去，或者同別的比我好的人一塊去均可，並且可以做點較高尙的事業，不僅在西班牙領地搜尋金子。

阿米斯李義欣喜已有許可彼去浮海的誓約，因此又轉學校裏去念書。牛罕先生，此次竟不會帶他往樸利

聽牛罕船長的故



(Seymour Lucas 名畫)

茅斯去。後來牛罕由樸利茅斯向着西邊無涯大海出發，結果如何，再沒有人聽見。

但像李義這樣素不安靜，心喜冒險，耳中常聞海中呼喚的青年的行動，誰又能說得定他呢？他在校不久，一

天他的先生文德薄令不康 Sir Vindex Brimblecombe 叱責他，他就將手中石板，向先生光頭上，大打一下。文德病愈後，就鞭打他。他更不喜歡了，就一直跑到黎嘉圖格林威勳爵家裏去，和他商量浮海計畫。彼時阿米斯的父親已死，格林威因有關係，代其父管教他。

黎嘉圖勳爵明知惟有令阿米斯做他願做的事一法，即刻就把他帶至樸利茅斯去。阿米斯騎在馬上，心中甚為高興。既到以後，黎嘉圖就將他交與德勒克船長，這位船長，因在西屬印度羣島做搶奪冒險的事業，為該處人所怕，因此出名。

三年的時光過去了；在此三年中，阿米斯李義未嘗回故鄉拜津村一次。他和德勒克環游世界，所經過的地方甚多。在那個時候，此種事業，猶如今日北極探險一般。所以當阿米斯及於他同去的許多德溫人平安轉家的時節，拜津村舉行了一個公共的感謝上帝禮，放假一日，街上五光十色，變成花園，航海者及市民，以及他們的妻女，都穿着紀念衣服，蜂擁其間。此次乃阿米斯李義第一次回家，大眾在禮拜堂見着他，仍然是一向未有鬚的青年；但其身材骨格，恰與侯克利 Hercules 一樣。他又甚像古時的保羅 Paul，頭與肩尤為生得端正，頭上黃金一般的頭髮，垂於肩上。他的這般氣力及儀容，他以後善能利用，下文不久就要表明。

當這個時候，他忽然陷於情網。他所思的情人，乃拜津村市長的女兒，羅斯莎泰因 Rose Calerne 她方

二九，貌傾城國，北德溫的人，幾乎失瘋了一半。阿米斯有一情敵，即其已經返家的哥哥佛蘭克，身材高而瘦，年二十五歲。佛蘭克也有一敵，就是他的堂兄弟尤斯特 *Eustace*。這位尤斯特，生平信奉宗教，然無一定主見，時而奉舊教，時而信新教，好比柏賴牧師 *Vicar of Bray*，詩歌中所講的一般；但是現在當新教的伊利薩伯女王在位的時候，他反崇信舊教。他曾用盡種種方法，向羅斯求婚，但爲她所拒絕。羅斯是西鄉 *West-Country* 女郎中的一個代表人物，極富於感情的衝動的戀愛，及強烈的夢幻的想像，此種性情，最能發生荒誕柔和的迷感。她是不願意悲哀的人，但他的愛慕者，人人都很漂亮，不能說誰比誰好得多，因使她心如懸旌左右難於選定。阿米斯雖然狂愛伊，也沒有得着比其餘諸人更多的惠愛。

但是實際上，阿米斯除戀愛彼姝之外，尚有比較更重要的事，我們不久可以知之。現在他須幫助黎嘉圖格 *林威勳* 爵捉捕謀叛的耶穌會教徒。有一次他在格林威家，聽薩發雄義俄 *Calvation Yeo* 談約翰牛 罕先生真實悲慘的故事，得一大經驗。薩發雄義俄在這篇小說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他身材高大，但很瘦弱，面作鮮紅色，一口黑鬚。以前阿米斯在拜津碼頭 *Bideford Quay* 會着的那一羣水手，他就是其中的一個。彼時他穿着深紅色天鵝絨的衣服，身邊放着一把西班牙式的長劍，及一對短刀；指上的金環，光彩奪目；頸上也有兩三個金質的項圈，耳上也有兩個大耳環。人家只要見着他一次，就可以永遠記得他。

薩發雄義俄的爲人，與德勒克一般，他以爲和西班牙人戰，就是爲英國及上帝的自由而戰。我們以後不必再表他，可以說當他和阿米斯出去冒險的時候，打仗的事情，他幾乎每次都在場，一任他強項粗野威暴的性質做

去！

他向格林威及阿米斯敘述了一般故事，就是關於牛罕的冒險事業，及他悲慘的結局。義俄在該次遠行，

——就是阿米斯想參加的那一次——爲船上的噉手，故彼知道甚詳。他曾幫助找得水手七十人同去，現在他兩

手抱着胸，向格林威說道：『那七十個人，先生，——七十個威武的人，先生，人人都有永遠存在的靈魂在他們身上，

——而今消滅了！像浪花一般消滅了！他們的血，是在我的頭上，』牛罕有一天將他的人召集來，說道：『現在我要

和你們講我以前所忍住不和你們講的事情了！自從離開樸利茅斯以後，我的目的地，是南方諸海 *The South*

Seas。我聽說那裏有金船銀船，還有其他東西，以外並有巴拿馬海灣 *Gulf of Panama* 的珍珠，以及其他說

不清的寶物；若是我們有真正英國人的膽量，那些東西就是我們的了！』衆水手聽了此話，就各發狂一般，——義

俄如此自認——想那金子，於是高高興興的，去從事一種極荒謬的苦工。唉！英國人的膽量，可謂大了，誰知強中

更有強中手，西班牙人，尤其比他們厲害！牛罕所帶的人，出去搜尋金珠寶貝，許多被殺了，許多餓死了，又有許多患

病而死。牛罕自身和其他許多的人，竟至被縊死，而薩雅則落於西班牙裁判所 *Spanish Inquisition*

暴徒之手。後來他私逃出來，將這宗奇怪的誌異告人，我們若要詳敘，恐怕又得一篇好長篇小說的材料了。

現在我們要敘述本書的主人翁自身了。去南方諸海航行一事，是阿米斯李義所甚願意的；若果此事不能

行，他也願意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打仗。時爲一千五百八十年，可惡的西班牙人，正在威脅愛爾蘭。彼時英格蘭

的女王，係一新教徒，西班牙人遂欲索取奉舊教的愛爾蘭爲教皇對於彼國的賜給物。他們的口實，以爲伊利薩

伯因宗教不同，已失却對於愛爾蘭的統治權。可憐愛爾蘭因宗教問題及土地問題，紛爭已經很久。現在又因宗教問題，使該國受苦了！

但是西班牙人到英國來，遇着德溫人——阿米斯就是其中的一個——就望風而靡。戰爭既終，阿米斯擒了一個俘虜來。他向他的上級官長說道：「他和我彼此混戰，不下數百合，忽而不見了他了。但是後來我又見着他在沙山中，正想收集人馬，我就追上去；他的人都逃了，所以我將他擒了來。」

這個俘虜，在此篇小說中，是很重要的人物，阿米斯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喚作古慈滿，他身材高偉，儀表美麗，髮如黃金一般，皮膚白晳，兩手小而色白，有如婦人。照戰爭的權利言，他是阿米斯的俘虜；但把他送與何處，却是一個問題。

最後他和黎嘉圖格林威勳爵商量處置這種俘虜的法子，格林威答應讓他在自己家中作客，等贖身金到後，然後放他回去。

彼時阿米斯已升了海軍少佐，留守愛爾蘭者二年。此處地方卑濕，生活呆板，他厭倦已極。於是就返家去，決定重新到西方去做點冒險事業，恰好亨佛利紀爾伯勳爵 Sir Humphrey Gilbert 正預備遠遊紐芬蘭 Newfoundland 及拉不勒多 Labrador 各處，阿米斯就和他同去，做一個斯文的冒險家。紀爾伯勳爵在水手及騎兵隊中，是信仰宗教最虔敬的人，又極有學問，伊利薩伯女王寵愛他，異於儕輩。他們此次西征，有船一小隊，其最大的船，載重只二百噸，最小者則不過十噸。用這般一葉扁舟，要在茫茫大海，乘風破浪，做冒險事業，這些人真可

算得英雄了！

不料在此十噸的小船中，紀爾伯就喪了性命！據阿米斯說：他們從聖約翰 St. Johni啓行，欲發見南方的海岸，紀爾伯心很雄，定要乘坐最小的船，因為船小，纔容易搜尋小港。船名松鼠 The Squirrel，行了幾日，暴風忽至，船為海浪所吞。此次遠征，可以說完全失敗；阿米斯李義只好嗒然若喪的返家去！

少年能戰勝一切的事，所以阿米斯於此次失意，不久也就忘了。但又另有一事，彼不能速忘。他回家來，聽說他的老俘虜古慈滿先生，於他不在家時，與羅斯莎泰因發生戀愛，後來兩人竟自私逃了！無人知道他們走甚麼地方去，並且不知道他倆有怎樣的關係。羅斯並未輕易就允許他，古慈滿疏通了許久，她纔允許同他一塊走。現在她竟去了。

彼時浪漫豪俠的風氣最盛，所謂武士道的人，常常出去，為受苦的婦人爭戰，例如唐開 Don Quixote一流人，就是曾經如此做過的。羅斯的情人，不止一個，今見所歡被奪，大家都對天發誓，定要把她找轉來，而殺了將她拐去的敵人。阿米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分子，此外還有他的哥哥佛蘭克，又有一人，名威爾加利 Will Gary，又有拜津村學校教員骨頭幾為阿米斯打碎的那人的兒子，名恰克薄令不康 Jack Brimblecombe者。他們都希望追着羅斯，及她所眷顧的西班牙人。這時有人報告他們一個消息，說古慈滿已經被委任為加里比海 Carib-bean Sea 畔拉瓜拿 La Guayra地方的總督，並且攜一婦人去該處上任去了。於是他們就開會討論，辨駁了許久，決定預備一隻船，邀請水手，航海遠征。阿米斯為首領，對衆宣言：若有遇着西班牙人的機會，他將為女王

及羅斯莎泰因而戰。

羅斯的父親莎泰因，因未得他的同意，就把他的女兒帶了去，也想去找西班牙人復仇。莎泰因是很有錢的人，此次遠征隊一切費用，大半是他負擔。船也名叫羅斯，取名甚對，載重二百噸，有精選水手百人。船上載有牛肉，豬肉，餅乾，及多量的皮酒。又凡當日通用的軍火等物，也都備辦齊全。當船於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由拜津碼頭駛行時，人人都說像這般準備齊全的船，在海中行駛，從來沒有見過。

此次乃阿米斯李義平生大冒險，我們不可不稍爲詳敘一下：最初見着的陸地，名巴巴達 Barbados，此地有新鮮的泉水，涼爽的果子，又有可以爲患抽筋症血枯症的人調養的地方。羅斯船在此停泊了四天，把各事弄好，然後駛向大陸去幹正事。

這些冒險家是英國勢力入西方諸海的先鋒。

這時他們逕向着西方駛去。後來巴百達於熱帶海島中，成爲最富饒的地方，就是因爲他們無意中做了商業貨財及科學美術等先鋒的緣故。不久他們駛過格令拉達 Grenada 的南端，而在像一仙人圈的羣島中，凡自然 Nature 所有的美，都一概在這些島上。英國船曾到此等地方的，不出五次以上，但此次船上有許多人，很熟習這個地方。因爲以前他們受約翰霍金船長的指揮，欲在這些海岸貿易，並且以壓力使他們的貨暢銷。至於此次羅斯船來，當然也要打仗。第一次打仗，就是當船到了馬格利他 Margarita 的時候。此島又名珍珠島 Table of Pearls，要算地中海及德國市場中最有名的地方。岸邊碇泊所，早有一隻西班牙戰艦，及二隻小船，停泊

在那裏。

當時英國有一大衆公認的法律：無論在何處，凡英國水手見着西班牙人，就應該和他打仗。因此阿米斯和他手下的人，雄糾糾氣昂昂的，向着敵人進行去。他們爬至船邊，船上的水手，即刻降服。有些下跪求饒，有些向船外跳下水去。於是船就爲他們所奪，這個可算這次遠征的第一次俘獲品，但是很出色的；因爲這隻大船，和三隻小船，盡裝載珠寶等物，拿回英國去，可得高價售賣。

這些人還要想再環繞馬格利他及古百瓜 *Orbhagna* 島，弋遊幾天，以便搶掠其他珠寶。但阿米斯已「喂飽了他的狗」——他自己如此說——不願意再停留在此。羅斯莎泰因時刻在他心頭，他須得一直走拉瓜拿去。過了不久，他們就見着加勒加斯山 *Caracas Mountains* 的大山脈；再過一日，他們就到了拉瓜拿港。現在合計起來，他們已走了四千英里的海程，而今已達目的地了。

剛要抵該處之前，他們遇着一個印度人在一小船上，警告他們快快離開拉瓜拿。他說道：「此地有戰艦停着等候你們，並且古慈滿總督，昨天剛駕船到東邊去搜尋你們！」古慈滿？啊！那麼他果然在此了！他們原不過想來找他那有放過之理！至於戰艦，阿米斯及其同伴，都願意冒險進攻。但是他們覺得此事，果然棘手。碇泊所停下了五隻西班牙船，形狀醜惡，即使英國人素有膽量者見之，也要不寒而慄！又因這些船停在此處，要想襲擊總督署所在的這個鎮，明明白白已成不可能的事。於是遠征軍各首領，面面相覷，大家都很焦灼。這事究竟如何處置？莫非數月來的計畫及希望，現在傾刻拋棄嗎？不然，又怎樣做法？於是大家就開了一個軍事

會議。當他們商議的時候，太陽漸漸沒下水去了，天也黑了；因天已黑，決議遂得。

提議的人，是佛蘭克李義。他已經認識了總督所住的房子，他宣告說，他將一人乘小舟前去，進至房子邊，竊聽羅斯莎泰因講話，她是一定在此的。衆人聽說，當然反對他一人獨往，於是大家就抽簽定奪，誰與他做伴去。說也湊巧，恰好阿米斯抽着，因此他們兩兄弟，帶着幾個挑選出來的水手，大家都把兵器帶好，一同前去。船抵岸邊沙灘後，留水手在此看守小船，他們兩弟兄，就只提着劍，向總督住宅前進，他們果然安穩穩到了該處，無人看見。

他們雖到了該處，但見二十餘個黑人，臥於前面洋臺的四周。這些人，便是已經熟睡了的衛兵；但是只要稍爲有點音響，就要把他們驚醒。不料果然，有一人忽然驚覺，大叫一聲。阿米斯急忙拖佛蘭克躲在矮樹叢中，附耳低言道：『我們回去罷！我們再要前進，必定被人窺見。回去罷！不然，事就要一敗塗地咧！』當他正講話時，忽見房角有一黑影，悄悄向着他們走來，不時又掉頭轉去看那些黑人，那就是羅斯莎泰，一點也不差。但是跟在她後面的又是誰呢？是另外一個人影。那個當然不是古慈滿，因爲他現在海上。阿米斯忽然叫道：『那是尤斯特，我們的堂兄弟！他怎麼會在此地？』那人果然是尤斯特。諸君記得，尤斯特以前也是羅斯情人之一，並且他極力想使羅斯改信羅馬舊教。

他們兩弟兄見着他，怒從心起，想用劍穿他欺詐的心。他們站起身來，冒前險跑到那兩人的面前。佛蘭克便向羅斯提出那不情之請，但她答說，她寧死，不願失了古慈滿；同時尤斯特又大聲呼救，黑人們齊拼命的擠上前

來。阿米斯見勢不好，急忙把他氣昏了的哥哥，拖下山來。幸而跑得快，不然已遭毒手！此時一隊黑人緊追他們，相隔只有十碼之遠了。他們兩弟兄見黑人仍然追下來，就時時返轉身來，露出磨得很光亮的刀子，來嚇他們。但是到了多岩的一條小路，石子如雨點一般飛來。現在他們離船邊，只有二十碼之遠了。但是結果究竟如何呢？

忽然一個石子飛來，砰然一聲，正打在佛蘭克的頭上；他即刻倒在阿米斯的腕裏。阿米斯把他拖來，背在肩上，閉着眼撞上前去；石子在他身上，打了又打。他大聲向着船上的水手喊道：『人們，快開砲！快開砲打這些黑賊！』於是前面船上的大抬鎗，乒乒乓乓的打起來，後面敵兵的砲聲，也連續不斷的答應。總督的衛隊，業已出來，向着這不幸的兩弟兄，只是開砲，大打特打，砲彈都由黑人頭上掠過。我們通常說，有些時候，一分鐘可當一點鐘，那麼，阿米斯李義到他的船頭，究竟要幾點鐘呢？哎喲！這些黑人，跑路和阿米斯一樣快，不久而衛隊完全就在他背後來了，相離不過數步。阿米斯急了，忙跳下水去，背後石子，如雨點一般打來，眼睛都為血所蒙蔽了。他的小船，因靠着險峻的沙岸，擺去擺來的。他伸手欲捉住船，——但捉慌了，未曾捉住，向前一交跌下去，翻身又站起來，喉管幾乎為水閉塞了。他即刻就臥在船尾艙內，但失了佛蘭克。這謬誤的豪俠冒險事，就如此終結。

羅斯船及衆水手，以後還不知遇着許多危險，然後阿米斯纔第三次轉家去；我們若要完全敘述，那麼，這篇小說，未免扯得太長了，例如後來阿米斯同着他的人，受盡千辛萬苦，慢慢的再向北方駛去；他們如何與吃粘土螞蟻的印第安人交歡；阿米斯如何與一個野蠻奇怪的印第安女兒，起了戀愛；他們如何越過科底里勒山 Cordillera，

時 來 歸 外 海

而搶奪了由山達費 *Santa Fé* 到馬達里拿河 *Magdalena* 去的裝載黃金的列車；他們又如何得了一隻滿載寶物的西班牙大帆船；最後一千五百八十七年的春天，他們如何回家，重親故里，帶着無數的寶物——這些事我



(Edgar Bunday 名畫)

們本來都應該敘述的，但因限於篇幅，只好略而不談了。他們去的時候，共有一百人；現在轉來，只有四十四人！其餘的在甚麼地方去了？

正是：

涉水登山，更浮海，

白骨拋散在他鄉！

那麼因為她纔有此次遠征的羅斯沙泰因，其命運又如何呢？唉！綁在樁上，當成異教徒燒死了！因為她不肯棄了她對於新教的信仰，那時的兇惡西班牙人，對於宗教不合的人，都是這樣用殘酷的手段對待。

拉瓜拿可怕戰爭的次日，羅斯就被綁着，帶到碼頭上，用船解至加大基拿 Carthagena了。衆人逼她取消以前的信仰，改奉舊教；但她堅持不改。過了三星期，她就被人牽赴刑場。在此可怕的儀式裏，與她同行的，就是佛蘭克李義；彼時他的傷已愈，但終不免於裁判所的火。這一對人兒，以前相愛相失，現在則相攜至刑場，同被燒於一個樁子上！有人曾目擊此事，說道：『他們兩人，都很勇敢鎮靜，互相握手，和至最後的時節！』

阿米斯聞此慘劇，又另發一誓：無論在海上或陸上，只要他遇見西班牙人，他就要和他們交戰，必殺死之而後已。不錯，阿米斯在本國和西班牙人交戰的日期快到了！因為那年就是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英國與西班牙無敵艦隊交戰之年——僅此一戰，就將歐洲諸國及美洲大陸的命運決定。

此次大戰，共打了十二天，直將斐立第 II Philip II 派來征英國的大兵，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此事我們

大家都知道的，不用多說。此刻我們所最注意的，就是本篇主人翁阿米斯所做的事。當他和西班牙人交戰時，因有遇着他的大仇人古慈滿的希望，他心中高興的不得了。但古慈滿乘坐的船，名聖加斯靈 *The St. Catherine*，夾於大隊戰艦之中，他找着這隻船，也要很費些時光。你看他，在此衝鋒肉薄繼續打仗的十二日中，他天天都在搜找他的仇人。到了後來，他的探索果然成功了！

當他將他自己的船駛去，靠近西班牙人的時候，他大聲喊道：「古慈滿！」只聽有人應道：「無論你是誰，我都奉命惟謹，先生。」許多小銃及弓箭，就都向着古慈滿瞄準，但阿米斯怒之以目，不許他們開砲：「除我而外，別人都不能擊他；若你們把船上的人都殺了，請你們饒他。」古慈滿我就是阿米斯李義大佐；我宣告你是一個叛賊，又是一個強盜。你若有膽量，可與我交戰，不用他人相助！」古慈滿應道：「你過我們船上來罷！我們極其歡迎，莫要大言不慚！」阿米斯大叫道：「懦夫！」古慈滿問道：「怎麼說法？」「因為我們英國人，見人有使其妻活活被教士燒死者，皆謂之爲懦夫。」這是阿米斯的答語。

古慈滿於是立起身來，手握劍柄，向後一擺，說道：「就在這句話上，你便該掛到我的帆杆上去，聖母瑪麗亞助我一臂。」於是兩邊的槍砲，都發作起來。阿米斯捨命發砲，接續不斷，直至西班牙人船的兩旁，打的孔穴，都有了一百多處。但是這隻西班牙船，好像是銅筋鐵骨造成的，一點也沒有損傷；直到天黑了，她依舊好好的可以收集她的水兵。從這樣看來，阿米斯似乎將要失掉他的仇人；其實就失掉了，也不是他的過失。

打去打來，西班牙人漸漸不能支持。再過一二日，所謂無敵大艦隊，被英國兵一一打破了，船上的洞眼，也不

知有幾千個。這艦隊就望北飛逃；英國艦隊，也有幾部往前急追；但後來因缺乏彈藥，只好罷手。只有阿米斯李義的船，仍然往前追去；他一定要報仇。追了十六日，仍不放手。彼時他差不多可以趕上他的仇人了；誰知風浪大作，西班牙艦隊中的聖加斯靈艦，沈沒於浪花之下，一去不回。艦上的五百人，一齊遭難，內中也有那個曾經盜去拜津村之玫瑰 *The Rose of Bideford* 的人！

「阿米斯李見船已沈，猛將寶劍拋入大海中，叫道：『可恥！可恥！我的權利要到手了，又會失掉！天呀！何其如此殘酷吓！』」

這就是阿米斯李義驚人的冒險事業的結局。

(二) 水孩子 *The Water-Babies*

(爲陸上孩子而作的神仙故事)

金士立最有名的小說西征，我們已經讀過了。現在我們將讀仍是他所作的一篇小說，但性質完全不同。這篇小說，外表是一種想像的故事；但主旨是在使我們知道人類生活，及自然和品性。通常以爲神仙故事，不合有道德的教訓，但金士立所作的，和其他神仙故事，大不相同；即使我們專就故事本身而論，這一篇水孩子，也是極好的。此篇之作，原係著者用來娛樂並教訓他的一個小孩子；但自初版出後，千千萬萬的孩子，無長無幼，都極喜歡此篇故事了。

許多年代以前，有一個打掃煙囪的人，名叫湯姆 Tom，年紀只有十歲，住於北國 The North Country 一個大鎮裏面。他每天都要打掃很多的煙囪，賺錢來供給他愛吃酒的師傅。當那個時代，爬上煙囪打掃的事，專事僱用小孩來做。小湯姆從來沒有人教他念書寫字，他一事不知，身子污穢至極，也從來沒有洗濯過一次。並且他在他的師傅格萊蒙 Grimes 家裏過的日子，也很悲慘失望；因為格萊蒙也是一個打掃煙囪的人，家裏極其骯髒。

有一天，格萊蒙被約翰哈索甫勳爵 Sir John Harthover 喚到他的公館，所謂哈索甫別墅 Harthover Place 裏，去打掃一切的煙囪。格萊蒙高興極了，當夜把湯姆打發一頓，獨自一人飲麥酒，比往常加倍。

次日清晨，他們就起來，格萊蒙又打湯姆，似乎提醒他，說他希望湯姆那天成一格外好的孩子。去哈索甫別墅的時候，格萊蒙騎在驢上，可憐的湯姆，則拿着刷子在驢後徒步而行。他們在路上遇着一個年老的愛爾蘭婦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包袱，蹣跚的走得極慢。彼時不過上午五點鐘，但這個婦人，好像業已足痛筋疲。於是此無仁心的格萊蒙，也見着不忍，願意幫助她一臂之力，使她也騎在驢上。但她拒絕這個邀請，說她不如和湯姆一塊步行，還要走得快些。格萊蒙見她不識抬舉，就厲聲請她自便，他就吸煙去了。湯姆同此愛爾蘭婦人一塊走，她就問他好些問題，當湯姆告訴她，說他連祈禱的話都不知道的時候，她似乎很傷感。她對湯姆說，她家住遠方海邊，夏天風平浪靜，小孩子們可在海中沐浴，冬天的夜晚，則略有風浪，波濤洶湧。她的這篇關於海的故事，如此希奇，可憐的小湯姆，至於心中起了想去看看的欲望。他也是喜歡沐浴，而使他身體潔淨。

後來他們走到一個有泉水的地方，愛爾蘭婦人及湯姆，在泉水附近採摘了些花卉。格萊蒙從驢上跳下來，把他的頭浸入水內，使精神清爽。他見着湯姆也照樣做，心中就大不耐煩，即刻又用鞭子打他。

當他痛打湯姆的時節，此愛爾蘭婦人忽然說道：「你自己豈不羞愧嗎，湯姆斯格萊蒙 Thomas Grimes 格萊蒙往上看，心中甚是驚駭，爲甚麼這個婦人會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只回答道：『不，從來不！』說着仍繼續打湯姆。

「你從來不羞愧，果然是真的！你若稍知人間有羞恥事，早應該到文德爾 Vendale 了！」

格萊蒙大叫道：「關於文德爾的事，你知道甚麼？」但他已停着不打湯姆了。

「我不惟知道文德爾，並且知道你。譬如兩年前聖馬丁節 Martinmas 的夜晚，甚麼事發生於亞得買科布士 Aldermire Copse，我都知道。」

驢 的 後 湯 姆



格萊蒙以前怒氣填胸，湯姆深恐他連此可憐的愛爾蘭婦人，也打起來；誰知他竟爲婦人的話所嚇倒——因

爲她明明白白知道格萊蒙所做應犯監禁罪的事——一言不發，仍騎上驢去。不久他們走到哈索甫別墅前面，小路盡頭的大鐵門，愛爾蘭婦人就向着格萊蒙及湯姆說幾句話，說完後忽然不見；她所說的話如下：

『我對於你們兩人，尚有一句話要說；因爲在事畢以前，你們兩人都是必得再會著我的。凡願意潔淨者，將來必潔淨；願意污穢者，將來也必污穢。好好記着此言！』

從此，我們可以想到格萊蒙的性情，便非常良善。他到公館時，裏面人除少數僕役外，大家都尚高臥未起。要打掃的煙囪很多，各事都已預備好了，屋內的地氈，凡須得加意愛惜的，都將褐色的紙，繞着火爐覆蓋好。

湯姆被差遣登上許多煙囪上去，每次，很平安的下來。不料後來，他有一次錯誤了，從不合式的煙囪上下來，就進了一間很奇怪的房子。湯姆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房子，他所會進去的房子，都是有塵布或紙張覆蓋着的；因此他站在這間極漂亮的寢室裏面，迷感了不知怎樣做。這間房內，無論甚麼東西，都是白的：裏面有白色的窗簾，白色的帳子，白色的家具，白色的牆壁。此外各處，不過稍稍有粉紅色條紋，夾雜在裏面。屋內又有一個洗手架，上面水瓶，面盆，肥皂，刷子，手巾俱全；並且又有一間滿裝着水的洗澡房。怎麼有這樣一大堆東西——件件都是爲洗澡用的！

湯姆心中想道：『住這間房子的人，一定是一個極骯髒的婦人，不然，怎麼要這樣擦洗！但她又必定是一個很聰明伶俐的人，因爲洗澡過後，能將身上污物，完全弄出去，我在這屋中，一處污點也看不出來，就在洗澡的手巾上，也看不出來！』

恰當彼時，他偶然向床上看去，見着一個從未見過的美麗小姑娘，睡在上面。湯姆心裏很疑惑，不知別人洗澡過後，是否有她這般潔白。他相信無論何時，這位姑娘，身體一定不會污穢。因此他一面在想，一面要把他肘上的煙煤擦去些，心中以為將來他自己潔淨點，大概模樣總要好些。

湯姆四面一望，忽然見着一個小醜黑粗的人影，站在他的身旁，眼睛昏暗朦朧，露出白齒。起初他以為那是一個小黑猿，欲把他驅出，不許他在這小姑娘的潔淨屋子裏；但是當他再仔細一看，纔知道那就是他本人從鏡子裏面反射出來的影子！他此刻真羞愧，無地自容，急忙跑回煙囪上，預備逃走。

不料他這樣做，就將圍火爐的板子翻弄，噼啪一聲，把小姑娘從夢中驚醒。她見着湯姆形狀，大喊起來。於是她的奶媽，急忙跑進家來，恰好剛把湯姆短衣扯住，擒捉了他。但湯姆用力扭脫，從窗口跳到附近一棵樹子裏面，又從樹上溜下來，穿過園子，跑開去了。而這位奶媽，

目的前的和鏡中的



還是烏烟瘴氣的，繼續在窗子邊大喊『殺人！放火！』

於是宅內的人，大家拚命往前追趕。這樣一個污穢小童，即刻有這許多等人追趕，實在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事！你看！副園丁，擠乳婢，馬夫，管家，長工，看房人，格萊蒙，以及約翰勳爵本身，都出來追趕湯姆。那位愛爾蘭婦人，也夾於其中。說來很是奇怪，早晨她在在路上，樣子十分跛，但到現在，只有她一人可以趕得上湯姆；這個大概由於湯姆不會見着她罷！

湯姆現在已走到在哈索甫背後的一片高荒地，又見着下面有青草的狹谷裏面，有一間茅屋及一個花園。他的心爲早晨發生的事所刺戟，竟至空想，以爲他能於五分鐘之內，爬下山進花園裏面去。殊不知茅屋離湯姆所在之地，尚有一英里，且在一千英尺的山下。但小湯姆人甚勇敢，一直跑下山去，路長而危險，他都不怕。這些時間，那個愛爾蘭婦人，都隨着湯姆，但湯姆未看見她。

最後湯姆走到茅屋邊，茅屋的門，爲卷鬚藤及薔薇等植物所繞。湯姆從門隙偷看裏面，心中却又有些害怕。他見着一個空的火爐，上面放着一盆香草。火爐旁邊，坐着一個年老婦人，其嫻雅清潔，爲從來所未見；身上穿着短的斜紋布衣裳，腰下束一條紅色圍裙，頭上戴一很潔白的帽子，上面有一塊黑色的絲手巾，繫於額下。婦人的腳邊，蹲着一個老貓。對面的兩張長凳上，坐着十二個潔淨矮胖的小孩子，恰如薔薇一般，正在學做他們的十字連環戲 *Cross-cross row*，喋喋不休。

湯姆冒着險走進茅屋裏面去，那些矮胖的小孩子，見着他這樣污穢的形狀，大爲擾攘。最初老婦人幾乎把

他攆出門外，後來湯姆告訴她，說他好久沒有吃飯飲水，已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把老婦人的善心打動，拿點麵包及牛乳送他吃。並將他帶到廂房裏面去，房中堆着很柔軟的乾草，湯姆可以安安逸逸的睡覺。老婦人又和他說，待一點鐘過後散了學，然後再來看他。於是就轉去了。

湯姆不能即刻熟睡，因為他聽着戶外小溪水流的聲音，很覺心曠神怡。後來他臥下，半睡半醒的時候，有一個思想，常在他心中旋轉，就是『如何可以清潔。』他這樣骯髒，凡好一點的地方，別人都不許他去。若不將身子弄潔淨，禮拜堂裏面，也不能進去——而他自己又十分想進去。『我定要把身子弄潔淨！我定要把身子弄潔淨！』他繼續如此高聲說着。當半醒的時候，他不知不覺走出房外，到着河邊草地。於是他又向着小溪走，到該處後，把破爛的衣服脫下，跳進涼水裏面去。

恰好在湯姆當未沒入冷水裏之前，那位愛爾蘭婦人，已走入溪中，而變為水中最美麗的神仙。因為她其實是水仙之女王 *Queen of the Water-Fairies*，當她由陸界返至水中時，衆仙都在等着，來歡迎她。

女王與衆仙說，她此次帶了一個新兄弟，來送他們。但因他還在有點桀傲不馴，須得再把禮貌行爲教導他一下，此時暫不准他見着或聽着他們；他們則應該好好看守他，不要使他爲害。

這個時候，哈索甫家追湯姆那件事，當然業已終止。但約翰勳爵同着幾個看家的人，第二天再來搜尋一次。他們很悲憫這位打掃煙囪的小孩，並且恐怕他已跌下岩去了。茅屋裏的老婦人，一點鐘以後去找湯姆，找不着他，當時很懷疑他究竟講的話真實否；後來約翰勳爵同他看家的人來到此處，她纔知道湯姆說的，果然是實話。

他們在溪邊找着湯姆的破衣，又在水中找着他的屍首，遂將他抬去埋於文德爾禮拜堂義地上。每逢星期日，此茅屋的老婦人，常放花卉於他的小墳上。他們大家都十分相信湯姆已經死了。

其實他並沒有死，這些時候，他都在溪中游去游來的。現在他只有四英寸長，也有了腮，恰如小蜥蜴一樣；衆仙已經把他變成一個水孩子，他們找着拿去掩埋的屍首，不過是他無用的軀殼。陸上常有孩子，而水裏又爲什麼不能有孩子呢？有人告訴我們，水中有孩子是反乎自然的，但是自然裏面，有許多東西，都出乎我們希望之外，那麼水中可有孩子與否，也可作如此觀的。

湯姆在河中，到處游泳，心中暢快已極。連他以前這樣骯髒，他都忘記了。但是他記得，他在陸界，操作過甚，現在他想要在水中賠補，希望在水界永遠沒有事做，只願天天都是放假日子。

他喜歡惡作劇，仍然與那個陸上孩子一般。他使他自己成爲水中其他生物的危害物。當着他們正做事的時節，他每每故意戲弄他們，弄得後來大家都怕他，見着他來，都讓開，或者爬進各人的殼中去。因此無人和湯姆說話，或者和他遊戲。

湯姆學得點關於禮貌行爲的有益教訓，全虧一個蜻蜓。因爲蜻蜓眼力雖短，他却曾經觀察過自然裏面許多有趣味的東西。關於這些事，湯姆一點不知，他聽着蜻蜓談起來，心中很是驚訝。有一天，湯姆幾乎被一個水獺吃了，因他以爲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蜥蜴。後來幸得七個小獵狐狗奔出，將水獺趕開，救了湯姆；不過湯姆沒有想到這些是被差遣出來保護他的水裏仙人。

當水獺沒有被水裏衆仙趕走以前，他嘗罵湯姆，說他僅僅成一小蜥蜴。並且告訴他說，若鮭魚們由海出來，湯姆一定爲他們所食，所謂海，就是指寬闊的大海。湯姆聽見這話，心中想下溪底，去看看所謂大海，究竟像個甚麼樣子。在路上走時，他遇着一大羣鮭魚上來，他就警告他們，要防避那不義的老水獺。因老水獺曾和湯姆說過，自誇他們水獺乃是鮭魚的主人公，並且喜歡吃他們。

某夜，湯姆見着許多人用矛刺殺鮭魚，又有些人在激動他們。溪上岸邊，有一大戰，一人落於池底，落到很深的地方，臥在那裏。湯姆認得此人，就是他以前的老師傅格萊蒙。他希望也把傅格萊蒙變化成一個水孩子，如他自己一般；但傅格萊蒙趟在池底，一點不動，也不再捉鮭魚。

溪中的一切生物，都忙忙向大海行去。湯姆在大小一切蠕行的膳魚，及其他許多東西裏面，乃惟一的水孩子，當他未到大海以前，一定有許多很

教 授 和 小 葉 麗 發 見 水 孩 子



One day little Ellie was at the seashore with a frightfully wise old professor, who said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s as water-babies. Just then he caught one, and it was Tom! But the professor wouldn't admit it was a water-baby, and when Tom escaped from him, Ellie tried to catch him, but slipped and injured herself.

奇怪的冒險事，這是我們可以猜想的。但是他找不着別的水孩子，同他遊戲，雖然曾經問過海蝸牛，隱士蟹，翻車魚，鱸魚，鯊魚，海豚等動物，也找不出來，他未免大為失望。有一個老魚告訴他，說他前一夜曾爲其他的水孩子所幫助，但湯姆到底不能找着他們的蹤跡。

我們須記着，雖然他是一個水孩子，他同時又是一個兩棲類動物，所謂兩棲類動物，就是指能在水陸兩界居住。因此夜間，他每每跳到海邊岩石裏面去遊戲。有一天，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發生於此，哈索甫夫人——他的小女兒曾有一天因湯姆走錯了煙囪而受驚——同着她的女兒葉麗 *Ellie*，到了海邊，預備在此稍住，賞心悅目，消遣此日的光陰。這位小女兒，常時和一個很親切溫柔年老身小的紳士，順着海岸步行。這位紳士，名叫一知半解 *Putnam's press* 教授，他這個名字，是個很古很貴的波蘭名字。他是一個大學教員，在吃人羣島的國王 *King of the Cannibal Islands* 所創辦的大學裏，教授千奇百怪學 *Necrobionepalaeonthydrochomanthropopithekology*。此次出來，是欲在海邊採集奇異的動植物標本。

小葉麗相信世間有水孩子，但這位賢明得可畏的老教授告訴她，說這些觀念，全是無意識。他說了一篇話來解釋這個道理，但是可以說一點他都沒有解釋清楚。每逢葉麗問他：「爲甚麼世間沒有他們？」他的惟一

水底驚濤



答案，只是『因為世間沒有』。這種答案，不惟文法不通，並且講得也失禮！

這位教授，一面在講話，一面又將他帶來的網，放在水草裏面，瞎摸亂索；無意中把湯姆捉在網裏。

他大叫道：『噯！噯！』怎麼會有這樣大的海參呀！顏色鮮紅，而且又會有兩隻手！這恐怕是肉參一類罷！

於是他將他拿出來。

他又大叫道：『這個東西，認真還有眼睛咧！哦，這一定是頭足類的動物了，真是天地間最稀奇的東西！』

『不是，我不是！』湯姆盡力大叫起來，因為他不喜歡人家用不好的名字叫他。

葉麗叫道：『這是一個水孩子。』實在是個水孩子。

教授說道：『甚麼水孩子？無意識！』他就惡聲厲色的掉頭走開。其實他也沒有法子，否認這不是水孩子。

那東西實在是一個水孩子，但他剛纔說過，世間沒有水孩子，你想他有甚麼辦法呢？

教授用手指觸着湯姆，這水孩子，就使勁咬他一口；教授趁此機會，把湯姆拋在海草上去，跳入水內，即刻就不見了。水孩子去了，從教授那方面說來，實在算他的運氣好！不然，他恐怕就要丟醜了！小葉麗十分想得這個好看的水孩子，遂欲趁湯姆未沒入海裏以前，將他捉住。不料偶一不慎，跌在岩上，身體受傷甚重，只得找人來抬着，送回家去。她在家裏，養息了幾天。有一夜，許多仙人從月光中下來，帶着一副鳥翼，於是美麗的小葉麗，就同着他們飛到別處去。

當湯姆被教授擒上來的時候，他一眼就把小葉麗認識，心中很以不得和她一塊遊戲為恨。過了不久，當他

正在海底走時，他遇着他可憐的老朋友龍蝦，已經被着在一捕蝦器裏面了。湯姆於是盡他平生之力，希望幫助龍蝦脫出來，但他自己正做這事時，幾乎又遭那個水獺的害。水獺走出來，大罵他，說他以前爲甚麼要警告鮭魚來防避他。

於是水獺和龍蝦，就在捕蝦器裏面打起仗來。但是水獺不能敵過龍蝦，因此大敗。不過湯姆很替他的朋友龍蝦擔憂，深恐他將要被捉，因他看見上面有人在扯捕蝦器。他自己也恐怕被捉住，即刻走開，龍蝦則很有法子擺脫，後來危急了，他就犧牲了一隻腳，折斷在器裏面，脫身而逃。湯姆見着，心中甚是高興。至於龍蝦雖然折斷一隻腳，但不過暫時稍爲有點不方便，不久那隻腳仍然又要重長起來的。

現在湯姆要遇着一件最可驚異的事了。他離開了龍蝦，不上五分鐘，就遇着一個水孩子。這個水孩子，是真的，活的；坐在白沙上，玩一小塊岩石，樣子好像忙的很。他見着湯姆，抬起眼睛望了片時，於是很高興的喊叫道：『哦，你不是我們這一羣裏面的，你是一個新來的孩兒。噯，好不令人快樂！』

那個水孩子，向着湯姆跑來，湯姆也向着他跑去，兩個互相抱住，互相接吻，至於很久，他們也不知是甚麼緣故。但是他們在水內，不欲有任何的介紹。

最後湯姆說道：『哦，這些時你在甚麼地方去了？我尋找你，已經好久了，我自己如此寂寞，也有好久了！』
『我們天天都在這裏，有一百多個在這岩石旁邊居住。每天早晨，當我們未歸家以前，我們都在岩石邊及沙石邊，歌唱遊戲，爲甚麼你聽也沒有聽着，見也沒有見着我們呢？』

湯姆重新又看了這個孩子一會，然後說道：『哦，怪事怪事！我見着像你們這樣的東西，已有好幾百次；但我總以為是些甲殼，或其他海中生物，我實在從來沒有以你們爲水孩子，與我是一般的。』

讀者諸君，這個豈不是很奇怪嗎！真是奇怪至極，諸位一定想知道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並且爲甚麼在湯姆未助龍蝦出於捕蝦器以前，他一個水嬰也找不着。此中奧妙，令人費解！其實也不難：只要諸位將這篇故事仔細讀過九遍，自己好好想一下，你們一定可以想得這個道理來。少年們，若事事都要人告訴，不強勉自己用腦力思索，那是不甚好的。

那個嬰孩說道：『現在快來幫助我一下，不然，當我的兄弟姊妹來的時候，我還沒有做完我的事，並且現在已經是要回家去的時候了。』

『幫助你做甚麼事？』

『幫助我整理這塊可憐可愛的小岩石。前次風浪起時，一塊笨大的漂石，漂到這裏來，把岩石的頭敲開去了，而且又把他的花完全擦破了。所以現在我須得再將海草，珊瑚，秋牡丹等類，栽在上面，使他成爲各海岸邊岩石花園中之最美麗者。』

於是他們兩個，就動手整頓岩石，將花栽在上面，又將下面圍着岩石的沙子弄平，他們覺得很有趣；直至潮水漲了，然後罷工。彼時湯姆聽着別的嬰孩，完全來了：有在笑的，有在唱的，有在叫的，又有正在遊戲的，喧嘩得很，其聲恰如漣波一般。現在湯姆纔想起來，以前他也時常聽着和見着這些水嬰，不過因他的眼和耳尚未開，不知道

他們罷了。

現在他們一概進來了，共有數十個，有些比湯姆大點，有些又比湯姆小點，個個都穿着最精緻的白色小洗澡衣裳。當他們知道湯姆是一新來孩子的時候，他們抱住他，和他接吻，並且將他放在中間，他們則在沙上圍着他跳舞。現在可憐的小湯姆，其快活實在無人可及。

他歡歡喜喜的隨着他們游泳到他們家裏去，他們的家，是在聖伯蘭登 St. Brandon 仙人島的下面洞內。

湯姆來到此處，舊性未去，仍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每每煩擾秋牡丹，螃蟹及其他許多海中老生物，以為笑樂。

衆水嬰警告他道：『你要自己注意你自己所做的事，報應夫人 Mrs. Bedonebyasyoudid 不久要轉來了。』但湯姆也不顧慮。

某星期五清晨，這個可怕的夫人，果然來了。衆孩子見着她，大家排成一行站着，把洗澡衣裳整理平順，將兩手背於身後，恰如將被檢閱官查驗一般。

報應夫人像貌很醜，面上一個大老鷹鼻，鼻上掛着一副綠色大眼鏡。但她對於衆水嬰，却很慈愛，她見着他們的行爲，心中甚是喜歡，每人都拿些海糖果贈送。當她送到湯姆面前時，她忽然發出一塊污穢冷硬的圓石，送於湯姆口內，湯姆大爲失望，就哭起來了。夫人對湯姆說他以前對於秋牡丹，太殘忍，常把石頭放在他們口中，使他們認做好東西吃。報應夫人說道：『因爲你既然如此對待他們，我當然也要如此對待你！』

她又告訴他說，想要躲着她做事，是完全無用的，因爲凡水孩子所做的事，她都知道，至於做錯了事的，她不能

不懲罰。

她又向他說，她是世間神仙中之最醜者，直要等到人民們都能行爲正當，她纔變成與她妹子忠恕夫人 Mrs.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一般的美貌。

她又說道：『你們大家都跑開去，只留湯姆在此地，他可以看看我所將做的事；在他未去上學以前，先如此做，於他很有益的警告。』

於是她將亂拿很多的藥與小孩子吃的醫生，都喚過來，使他們吃他們自己的藥，如食鹽，辛擊，硫磺，及解毒藥等等；至於把他們的牙齒拔下來，那更不消說了。她又把不細心的奶媽，完全喚來，將針穿入他們身上；又將他們放在小兒車裏面，用很緊的皮帶，穿在他們背上，又把他們的頭及膀子，拴在車的兩邊，將車搖去搖來，使他們受盡痛苦。吃過中飯以後，她又將殘刻的教員，拿來懲罰。這些事直弄得她一天到晚，筋疲力盡。她這些事，都要在星期五一天做完，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實在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凡人選擇職業，未有能時常選得合宜的，報應夫人，也可謂無可奈何了！

每逢星期日，這位醜仙人的美貌妹子，要來拜望這些水孩子，他們大家都很喜欢見他。

她對於湯姆，特別仁慈，並且十分愛惜他。但如此也不能使湯姆成一較好的孩子，因為他太喜歡報應夫人所藏於祕密地方的糖果等物，將地方找着了，盡力飽餐。

仙人對於他所作的事，當然早在洞鑿之中，但她對此小孩，憐憫多而發怒少。第二次她也不說甚麼話，只不

過照看衆人一般，將他應得的一份，給他罷了。她是要使他自己的良心懲罰他自己，這事是很奇怪的。星期日到了，忠恕夫人又回來了。湯姆深望她愛惜他，懷抱他；但這美麗的仙人，說她現在不能如此做了。因為自她前次來去後，湯姆身上，忽然變硬，並且又有刺。其實果如她所言：因他的良心，正在刺他，因為曾做錯事，所以他的身體，也變成像海中貝殼一樣有刺。

現在湯姆覺悟了；他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下星期五日，在報應夫人面前自首，隨他判斷。後來報應夫人處理此事，很是溫和，把湯姆的頑皮性情，一概不提，並且又和他說，不久將找一個女教員來教導他，使他學得如何可以將這些刺弄開。女教員不是別人，就是小葉麗，她現在是水孩子中最美麗的一個。不久她知道她這個小學生，就是多時以前嚇着她的那個煙囪打掃夫。

他們在一塊研究學問，整有七年。但每逢星期日，葉麗都要到別處去，湯姆又不知她所去的地方，心中漸不滿意，說她厭惡他。並且當葉麗去時，報應夫人告訴湯姆，說使葉麗走開的就是她，於是湯姆心中越不滿足。報應夫人又將一本書送他看，書名強項者列傳 *The History of the Doughtylikes*，那些人都是從苦工國 *Co-unity of Hardwork* 來的，他們遇見的事，足以嚇倒可憐的湯姆而有餘。

湯姆欲使報應夫人說他好，於是他說他預備去天涯地角，找他的老師傅格萊蒙。現在據仙人說，傅格萊蒙係在無何有地 *Oher-end-of-Nowhere*。要想到那個地方，最初須得先到無瑕牆 *Shiny Wall*，再穿過從來不開的白門 *White Gate*，向着和平池 *Peacepool* 及母嘉立灣 *Mother Carey's Haven* 而去。凡良善的鯨魚，死

後也到此間。若他果然能到此處，母嘉立一定要告訴他，如何可以到無何有鄉而找着格萊蒙。這次旅行，真是一個很長的，在路上湯姆處處逢着危險，但時時都有人以忠告幫助他。例如青魚之王，就告訴他去孤立石 All-
alonestone 的路，而找着海鳥 Gairtowl 的子遺。後來他果然走到這個奇怪的老動物那裏去，她很像一個企鵝，很悲傷的站在她的大石上。她將她悲慘的歷史，告訴湯姆；說完的時候，眼中淌出純油的淚來。她自認說她的老腦子，已經完全擾亂了，她自己實在一點不知道去母嘉立灣的路。幸好有一羣海燕，正在飛來，他們聽着湯姆所想的事，說道：

「無瑕牆嗎？你想到無瑕牆嗎？那麼可以和我們一塊去！我們就是母嘉立手下的燕子，她命我們在海中各處來，指示好鳥回家的路徑。」

全靠他們，湯姆不久就到無瑕牆。這個牆其實是一個大冰山，湯姆須得沒下去，游泳七日七夜，然後可以抵和平池。

後來他到了和平池，見着母嘉立坐於池的中央寶座上，恰如一個巨大的石像。幾千萬新生的萬物，由寶座腳邊，游泳至大海裏去，形狀顏色，千差萬別，非我們夢想所及。他們都是母嘉立的孩子，她終日從海水中製造他們。

母嘉立給湯姆一張護照，湯姆須將他保存，至於到了無何有鄉而後止；經通的路線，她已向他解釋明白了。後來湯姆在路上，遇着許多奇怪的危險，最終到了無何有鄉，他將他的護照拿出來，與衆人看過，得了許可，進一奇

怪的公館裏面去。他詢問格萊蒙的住處，有人告訴他，格萊蒙在第三百四十五號煙囪上面，若他肯上屋頂去找，一定可以找着。

果然湯姆在此地將格萊蒙找着，他的頭及肩膀，正由煙囪裏面伸出來，口中含着一隻煙管。他嘴裏絮絮叨叨，正在鳴其不平，抬頭見着湯姆，他想湯姆轉來見狀他的這個境遇，一定笑他。但湯姆宣告，他只願意幫助他。現在報應夫人又出現了。她提醒格萊蒙，說他以前待湯姆，就像現在他自己待自己一般。湯姆請求報應夫人使他在此幫助他的老師傅，並且試欲將格萊蒙面上的煙煤措去，但終不可能。

湯姆十分真心願意幫助格萊蒙，因此他的熱心，最後竟將此老師傅的鐵石心腸打動了；他現在纔想起他幼年對於母親，全不盡孝，自己做錯了事，於是哭起來了。淌出來的眼淚，速度逐漸增加，將他面上及衣服上的煙煤洗去，並且又將磚瓦縫中的灰泥也洗脫了，把煙囪弄倒下來，成爲粉碎，於是格萊蒙開始脫離了牠。

報應夫人問道：「若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能服從我嗎？」

格萊蒙答道：「隨便你，夫人，我已受得夠了，那是真的。」

「那麼，就如此罷，你可以出來了。但是你要記着：若你再不服從我，你仍然要到了一個不好的境遇去。」

「求你恕我，夫人，我知道我從來沒有違抗你。在我未到這樣醜惡的地方以前，我實在從來沒有見着你。」

「從來沒有見着我？凡願意污穢者，將來也必污穢，這話是誰說的？」

格萊蒙抬頭看，湯姆也抬頭看，因爲報應夫人說話的聲音，和以前他們去哈索甫家，在路上遇着那個愛爾蘭

婦人的聲音一樣。現在她命格萊蒙前進，命一警察看守他，要他專心好好打掃意特那 Etna 的火山口。

湯姆轉到聖伯蘭登島去，遇着葉麗，彼此均極歡喜。

報應夫人又走到那裏去，他們倆欲猜猜她究竟是誰，但不成功。她告訴他們，將來他們總有一天要知道的。

後來她掉頭向着葉麗，微笑說道：

「葉麗，以後星期天你可以帶他同你家裏去了！現在他已經過艱難困苦，成名了，配同你去了，已經成人了，因為他已做他所不喜歡的事了。」

第十六卷 默洛克女士的君子約翰哈利發克

君子約翰哈利發克 John Halifax, Gentleman 一書出世，已有五十多年了。這一篇小說至今仍然是英文小說中流行最廣者之一。所以我們將他列入英國人著的著名書籍中，不過牠却不是小說中的傑作；最顯著的就是缺乏變化和動作。但這篇小說所描寫的主人翁，無論從何方面看來，都是真正豪傑的模範，不愧是一基督教君子，著者將他的品性描寫得如此有趣，所以仍不失為好小說。這一篇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出版，著者為一婦人，名笛那瑪麗亞默洛克 Dinah Maria Mulock。她著此小說時，年只三十一歲；早年她已經著了好幾本小說了。再過幾年，她和一個人名叫喀勒克 Craik 者結婚。所以她的這本小說——就是她生平所著小說中之最好者——上面有時又署着她嫁後的名字——喀勒克夫人。她卒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讓開！不要擋住福勒其先生 Mr. Fletcher 的路，你這個懶惰無聊遊手好閒的小——」
「流氓」這一定是菲利亞福勒其 Phineas Fletcher 的老奶媽沙利瓦特根 Sally Watkins 所將要說出來的；但她再放眼看那個童子，雖然衣服襤褸，遍身污泥，好像很卑賤的樣子，但可斷定絕對不是流氓，於是她的心又變了。

彼時福勒其同他的兒子，正轉家去，在路上遇着大雨，不能不走至離沙利家不遠的一條覆蓋着的小巷，暫時

躲避。他的兒子，身體素來孱弱，現在又有病在身，坐在一輛小手車上面，福勒其推此手車入於巷內，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也在這裏躲雨，就幫助把菲利亞推至無雨的地方來。而老奶媽反罵他，福勒其忙親切的說道：「我的孩子，你不必到溼的地方去，緊緊靠着這牆，我們和你可以得庇蔭了。」

福勒其是一個朋友派教徒 Quaker，此可由其語言的形式，及彼對此窮童的體恤而知之。他是洛登伯利 Norton Bury 裏面很有錢的製革匠，並且很是一個好人。但他生意雖然發達，他的生活，都很悲慘；他的妻已經死了，遺下一個獨兒，就是菲利亞，現年十六歲，體弱多病。

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對於這位朋友派教徒向他說的親切話，好像很是感謝。他懶懶的靠着牆壁站起，眼看濺在大街馬路上的雨。他大概是一個十四歲的童子，面上雖是很嚴肅憂愁，但身材甚是高大而強壯，四肢有力，兩肩方而闊，因此人家見着他，總以為他有十七歲或十七歲以上的年紀。手車中坐的那個孱弱孩子，雖是富人的兒子，從小保育，極為認真周到，但身體依舊羸弱。他見着這個貧孩，這般雄偉的氣概，心中非常羨慕。因為普通身體孱弱的人，對於身體強壯的人，都無有不羨慕的。

過了一會，雨有停止的希望了。福勒其由懷中取出報時最準的大銀錶，說道：

「這一陣雨，誤了二三十分鐘。菲利亞，我兒，我現在怎麼把你帶回家去呢？若非你和我步行到硝皮場——」

兒子在手車中搖頭，說不能步行。於是他的父親，就問沙利瓦特根，問她知道有願意將車推到家去的人沒

有。但當時沙利還未聽着，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鼓勇頭一次上前說話。

「先生，我想事做，我可以賺一枚辨士嗎？」他如此說，手中持着他的舊破布帽，眼光一直注射着福勒其的面。這個老人，仔細察看這個童子誠實的面貌。

「你叫甚麼名字，小孩？」

「約翰哈利發克。」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康瓦爾 Cornwall。」

「你的父母還在嗎？」

童子答說，他的父母不存在了。福勒其又問了好些問題，他都很率直的對答。於是此製革者說，若他於雨止後，能將菲利亞平安送回家中，他將給他一格洛特 Croat（英幣值四辨士）。並且問他，現在就要此銀不要。

那康瓦爾地方的童子答道：「先生，待事做完了再要。」於是福勒其將錢放在他兒子的手中，就離開了他們。他走開過後，這兩個童子，談話也不多。約翰哈利發克懶懶的站着，眼睛穿過狹街，向市長所住之屋而望。屋有台階，有走廊，又有十四扇窗子；其中有一扇，是打開的，裏面有一羣小孩子的頭，聚集在一處。那些都是市長的孩子，他們眼望小巷中躲雨的人抖戰，心中像是很快活。忽然有一年齡較大的孩子，出現於他們裏面，而又即刻離開去。過了不久，前面的門，有人將他半開着，又像有一人，正在極力禁止。在街的這面的童子，能聽着門後的

高聲說話：

「我要！我說我要——」

「你不可以！」
歐守娜小姐 Miss Ursula

「但是我要！」於是小姑娘站出來，一隻手拿着一塊麵包，一隻手拿着一把切刀，她切了一大片。

「拿去！可憐的童子！你的樣子很是飢餓。」她說：「拿去呀！」但忽然有一聲負痛的叫喊，門又關了；倔強的小姑娘，被刀傷了手腕了。

約翰哈利發克明明是沒有食物，餓極了，過了少時，他穿過街去，拾起落在階前的那片麵包。當他那個時代，窮苦的人民，不容易得麥製的麵包吃。至於這個康瓦爾的童子，恐怕有好幾個月，沒有得一口吃了。現在他慢慢的吃這一塊麵包，面上現出沉思的樣子。後來約翰哈利發克一生的幸福及好運，就於此開其端，至於詳細，下文再表。

自從菲利亞最初見着約翰哈利發克，他就喜歡他，又因他自己過的日子，很寂寞，無年齡相若的遊伴及朋友，他心中很希望與此忽然相遇的強壯誠實的少年為友。約翰在路上，又十分小心服侍菲利亞，於是菲利亞心中更能確信約翰必定是一個有價值的朋友。

約翰曾經聽得人說，他自己的父親，是悲觀嚴肅一派的人，很喜歡讀書。有人告訴約翰，說他父親是一個學問家，又是一個君子。因此這個童子，也立志要做一個學問家及君子。他父親死的時候，他當在襁褓之中；他的

母親一無所有，縮衣節食過活。約翰年十一歲時，她又死了。從彼時起，這個孤獨的童子，在鄉中到處飄泊，有時偶然得點事做，藉以維持生活，其餘無事做的時候，時常挨餓。

因此他就飄泊到洛登伯利鎮來。現在全得菲利亞之力，福勸其命他在製革廠裏面做點工作；不過最初他還不十分相信約翰的品性。

過了不久，這兩個童子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時常在一塊消遣。約翰哈利發克能念書，但他未曾學作文；至於菲利亞，他是曾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就成了約翰友誼的教師；凡他所知道的，都傳授於他，以報答約翰的忠心。

某日，約翰從他的袋中，取出一個小皮匣來，裏面又有一個更小的黑絲匣，裹着一本書。這點東西，就是他自己從他母親死後，所常不離身的寶貝。他不願意使別人拿着此書，因此他自己拿着，使菲利亞能見書頁而已。此書乃一本希臘文的聖經，前面空白的那一頁上面，照着英國古時式樣，寫着下列幾句話：

「格哀哈利發克 Guy Halifax 他的書。」

「格哀哈利發克 君子，在教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與處女梅麗葉覺斯 Muriel Joyce 結婚。」

「約翰哈利發克 他們的兒子，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年六月十八日。」
此外又有一行，書法很柔弱而不佳，道：

「格哀哈利發克 卒於一千七百八十一年正月四日。」

約翰交一枝筆送菲利亞，但他自己仍不肯將他這本寶貴的書放開，只請他在同頁上，另寫一條道：

『梅麗葉 哈利發克 卒於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正月一日。』

菲利亞知道這童子的父母，大概不過如此；其實約翰自己所知道者，也只有這點。他找不着祖宗，尋出一份家族歷史來。他的家譜，始末都只是他這個誠實的名字——約翰 哈利發克。但是他的父親，以前是個君子，他自己也想成一個君子。

約翰 哈利發克不甚喜歡製革廠裏面的工作，因為一天到晚，身子都是在污穢臭惡的東西裏面；但他仍然很忠實的做事，並不借故規避。有時他心中起了一個衝動，想走別處去，另找更好的職業。但是當他讀天路歷程

一書 The Pilgrim's Progress 後，他知道義務的路途，是不容易走過的，所以他又努力在製革廠繼續工作。結果，過了幾年，福勒 其知道他最忠實可靠，就委他當本廠經理，而住於他主人的房子裏面。論到智識，他又進步，因為菲利亞是個很好的教師，約翰又是個很聰敏的學生；菲利亞不久自認他自己知道的事，還不及約翰知道的多。

某日，他們在阿文河 River Avon 上面一個小山上，舉行露天教授，見着河中一隻船正遭難，船中人都有滅頂之憂。約翰於是設法子把他們救上來，內中有一人名不列斯烏德 Squire Brithwood 是一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感謝救他的人，只隨手拿一枚錢幣拋給他，約翰當然不受，即刻擲還他。另外又有一人，樣子好像很不以爵士對待救助者的態度為然，詢問約翰叫甚麼名字，做甚麼事業。但他聽着約翰講他自己只是

福勒其製革廠裏面一個工人，好像很有失望的樣子。

這個紳士說道：『我的名字，叫馬奇 March——亨利馬奇，Henry March 若你曾經——』
『謝謝，先生，再會罷！』約翰說的，就只這句話，於是此事遂告終結。

過上幾年後，約翰及菲利亞在恩德利村 Enderley 消夏，宿於玫瑰舍 Rose Cottage。恩德利村離洛登伯利鎮不遠，約翰每天都騎馬轉來，照料製革廠事務。福勒其生意甚旺，近來又多有了一個麵粉廠，約翰每天，也非來照料不可。

所謂玫瑰舍，實只有兩間房子，這兩個少年住一間，其他一間，則為一個有病的紳士和他的女兒住下。該地四面多有砂阜，每散步其上，則清風徐來，約翰哈利發克甚喜散步。有時偶然遇着紳士的女兒，他以為真是他從未見過的尤物。後來他知道她的名字叫歐守娜，他心中記着以前的事，歡喜得抖起來了。這個歐守娜豈不就是以前拿一片麵包給他的那個小姑娘嗎；他聽着別人如此叫她，他心中疑惑，想來一定是她，不過業已長成了。不久他就與他的這個美鄰相識，散步常一塊兒走。當他倆在高地散步時，和風徐吹，歐守娜灼灼的黑眼，甚是可愛，頭上捲髮，許多飄出帽外；約翰臉作微紅色，英氣勃勃，這種景致之動人，無論那個美術家，都畫不出來。

歐守娜的父親，來此的時候，已有病在身，現在死於玫瑰舍內，而葬於恩德利村教堂塚地。他就是當阿文河漲水的那天，約翰救他生命的那個亨利馬奇。他是不列斯烏德爵士的堂兄弟，於是歐守娜的財產，不幸而為那一位自高自大不信基督教的人所保管。這位爵士的太太，是一個極糊塗不知世事的婦人，她所做的傻事，和她丈

夫的好酒使性，凡洛登伯利鎮的人，都拿來做談話的資料。但是事也奇怪，亨利馬奇竟託孤於這類的人，而不克另找一人照看他的女兒。

約翰想起歐守娜將要離開玫瑰舍，而住於買斯館 Mythe House 中爵士的家裏，心中甚是悲傷；因為他知道，她住於此可愛的鄉村別墅裏，比較在她保護人行爲不正的家裏，要快活得多。歐守娜自己也很不願意去，因為她和約翰，已經成了很親密的朋友。

約翰告訴他：大概不列斯烏德不能承認他有做她的朋友的權利，並且不許可他成一君子——即使一個窮的君子——的要求。他答應她的話道：

「馬奇小姐，你應該知道我是誰，做何事業，方不枉你的厚愛。大概你以前就應該知道了；但是現在在恩德利村，我們好像同等的人——朋友。」

「我實在果然是這樣想法。」

「那麼，恕我沒有告訴你，因為你從來沒有問過，我是自然以忘記爲好——我們不是同等的人，社會上不以我們爲同等的人，所以我對於你願意與我結交，我是很疑惑的。」

「爲甚麼不同等？」

「因爲你是一個千金小姐，我是一個生意人。」

這個消息，對於她明明是一大打擊；她雖然受過教育的，也不能不如此。她坐着一言不發，眼毛垂於漲紅了

的頰上；約翰的聲音，現在越堅決，越驕傲，無所遲疑。

「我的職業是製革匠，你不久也就可以在洛登伯利鎮聽着人說。我是非利亞的父親亞爾福勒其的徒弟。」

「福勒其先生嗎？」她眼望着他，又親切，又痛苦。

「是的。你注意非利亞，似不及注意我。他很有錢，受過很好的教育，至於我，則是自修出來的。我是六年前到洛登伯利鎮來的，彼時我是一個乞丐小孩——不是，沒有這樣下賤；因為我從來不行乞。我有工則作工，不然則挨餓。」

他的這種誠懇，以及他言語中這種熱情，使馬奇小姐把他的眼睛抬起來，但又下垂了。

「是，非利亞見着我在一小巷中餓了。我們站在市長房屋對面雨中，一個小姑娘——你知道她，馬奇小姐——走到門邊來，她一片麵包送我。」

現在她真個站起來了。

「你那是你嗎？」

「那是我！」

約翰停了一會，態度變為柔和，又重新說道：

「我決不忘記那個小姑娘。有好幾次，當我想做不正當的事時，她都保持着我，使我歸於正當——追憶着

她可愛的面，和她的仁慈。

她的面現在垂於她所坐的睡椅上！馬奇小姐只有哭泣。

約翰繼續說道：

「我因為再見她，心中甚是高興；並且高興對於她以前給我無限的恩惠，業已能稍稍報答。現在我即刻要和她分別了！」

俯着的面，忽然現出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樣子，好像在問道：『爲什麼呢？』

約翰答道：『因爲世人說我們不是同等的人。因此，若我極力謀證實這個道理，說我們實在是同等的，馬奇小姐和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光榮——但將來我總有一天能將他顯然證實出來！』

馬奇小姐眼朝上望着他——她面上是甚麼容色，或是歡喜，或是倨傲，或只是驚惶，那是很難說的；大概甚麼都有點，湊合在一處罷。她的眼皮，現在又垂下去了。她靜悄悄的伸出她的手來，最初伸送非利亞，在後伸送約翰。約翰緊握着此手，身子站起來。他的手已經在門上了，但他還是不能去。

他說道：『馬奇小姐，大約我不能再見你了——至少也不能像現在了！你那受傷的手腕，讓我再看一次罷！』她的左手是攔於睡椅上面，手中的傷痕，顯而易見；約翰把這隻手緊緊握住。

『可憐的小手呀！——有福的小手呀！願上帝賜你無疆的福祉！』

他忽然將嘴唇置於此手上，曾受傷的地方，緊緊接吻，爲時甚久；此種接吻法，只有情人的接吻相像。馬奇小

姐其實業已覺得——業已知道。再過一會，約翰走出去了。那天馬奇小姐啟身而去，約翰和菲利亞獨居於德利村。

後來約翰哈利發克轉回洛登伯利鎮來，身患熱病，有好幾日，病勢很危險，幾無復生的希望。每日胡言亂語，只是大聲叫喊歐守娜；並且夢見歐守娜來看他的病，請他爲她而生存。菲利亞見約翰病的大利害，果然把歐守娜找來。於是約翰的夢，果然實現了！因爲她當真求他爲她而生存。後來他的病好了，成爲福勒其的同事。約翰因事到倫敦，遇着大政治家畢脫 Pitt；畢脫很喜歡這少年天賦的材能。現在約翰的忠實，及其普通常識之豐富，在洛登伯利鎮，無人不知；所以當他轉來時，他便是鎮中最受人尊敬之一人了。

雖然現在他當不能算是有錢人，但已經不是窮苦的工人了；又因爲歐守娜願意和他共同生活，於是他們倆大着膽子，立志結婚。歐守娜的保護人，宣言約翰對於歐守娜的財產，一文都不能染指，他們也不管。他們打算就無財產，也要快活過日。因爲約翰不願意起訴，收回他妻子的金錢。他決意好好的做事，找錢來供給她。迦洛陵夫人本來願意與他們相往來，但約翰不願和她，或她們一黨的這些人共事。

後來老福勒其死了，他們的不幸來了。因爲現在製革廠業已失敗，只有麵粉廠尚在。歐守娜的財產，爲不列斯烏德爵士所把持，本來極不合法；現在他們生活困難，約翰當然可以要求索回此款。但他仍然抱定宗旨，努力奮鬥，不要這宗財產。

這個時候，歐守娜的親戚，名拉克斯莫勳爵 Lord Luxmore者，欲使天主教改放棄 Catholic Emancipation

Bill 通過，想利用約翰哈利發克這個目的。於是想使他在國會得一位代表金斯維郡 Kingswell。此郡乃腐敗選區 Rotton borough，只有十五個投票的人；其中有十二個，是拉克斯莫勳爵的佃戶，其餘三個，是菲利亞的佃戶。但是約翰雖然願意贊成此案，而他為人正直，不願被舉在國會得一席；因為這種腐敗選區，當時正人君子，都在大聲疾呼，運動把他廢除的。

所以他拒絕此事。拉克斯莫再想收買他，說他願將他所有幾個很重要的織布廠租送他；但約翰不願意負債租借，而自己又無錢支持付，於是歐守娜決意告訴拉克斯莫勳爵，說她的財產不能到手的原因。結果拉克斯莫勳爵跑到不別斯烏德那裏去，命他將錢一概交還歐守娜。於是約翰就用錢租過織布廠來；勳爵自以為他已把約翰牢籠住，以後約翰必定用他大而盛的勢力，施於本縣的人民，以來幫助勳爵政治陰謀之進行。

當此之時，拉克斯莫的嗣子拉芬勒勳爵 Lord Ravenel，年齡尚幼，時常到哈利發克家來，甚喜歡與約翰的女兒梅麗葉 Muriel為伴。現在哈利發克共有三個孩子：有兩個男孩，名叫格哀 Guy 及愛德門 Edmund，又連梅麗葉，可惜她生來就是瞎子。大概因她是殘廢人，她的父母很愛她；她的性情，也很溫和可愛，並且雖然眼睛，看起来也很美麗。拉芬勒也是一個溫和的少年，並且很愛音樂，與梅麗葉一樣。

金斯維郡選舉議員的時期既到，拉克斯莫想引誘約翰哈利發克一事，業已失敗，於是他另外找一人，這個人萬事都惟勳爵之命是聽。但勳爵自己以為約翰將用他的勢力，使這幾個由他廠中僱來的人，選舉拉克斯莫所指定的人，這可謂大錯特錯。因為哈利發克不如此做，他勸那些人做事要正直，選舉他們自己以為合式的人。

後來他們果然照着約翰的話做，把勳爵惹怒了，將他們驅逐到別處去。此種情形，在政治選舉未改良以前，很常見的。但是約翰另爲他們找房子居住，百事順遂。

不久約翰發大財了，他在鄉下買了一所很堂皇的府第，名叫比其烏德 Beechwood，離他心中時常記着的玫瑰舍不遠。他另外又生一子，名叫瓦爾特 Walter。在他美麗的鄉村家裏，無論甚麼東西，都有欣欣向榮的景象，現在他可謂快活極了。

拉克斯莫想害約翰，把他織布廠所需要的水，引到別處去，使廠內機器不能轉動。照理而論，約翰當然可以在法庭控告他；但他不控告，只另外安置一架蒸汽機，而廠中工作，反較以前好得多。蒸汽機在當時，很是稀奇的東西。

拉克斯莫見着和此饒有機智之哈利發克相爭，全無效果，於是就走外國去，把他的兒子小拉芬勒勳爵，留在家裏居住。這個少年，時常到比其烏德拜訪他們，不似他父親有不友誼的行爲。當可憐的梅麗葉死時，他的悲慟，差不多如喪考妣。

年華如水，又過幾年；比其烏德的幸福，仍然存在，但拉芬勒則不常見了。某日，約翰哈利發克在洛登伯利鎮遇着他，見他已非復從前溫柔的少年了。約翰邀他同騎馬到恩德利村去。

「恩德利村嗎？這個地名何其如是奇怪！不過我也喜歡再去看。」拉芬勒如此說，他決定和約翰哈利發克及菲利亞福勒其騎馬到比其烏德去。時方仲冬，夜間天氣寒冷，他們騎馬在築有柵子的路上走時，拉芬

勒把他的皮衣，緊緊包著他的身子。

拉芬勒親切的詢問約翰家中的人，約翰告訴他說，格哀及瓦爾特，現在與他自己一樣高了；至於女兒——
勳爵驚起道：『你的女兒？』 哦，是了！是了！我記起來了——莫德 Maud 這孩子罷！她究竟像——像

約翰哈利發克答道：『不！』 他不再往下講了。他們的心，好像託着一件事，繼續發熱起來了。

他們走到不常有人走的一段路時，他們的車子，爲一羣人所阻住，他們將馬扯住，大呼要錢。當年因時勢不好，這些人沒有工作可做，難以度活，他們性又蠢笨，挺而走險，想勒索富翁約翰哈利發克的錢。但是此比其烏德的主人，做樣子送拉芬勒勳爵看：凡剛毅與溫和的人，雖敵人的心，都可勸轉。

羣馬於黑暗中，咆哮衝撞，將這羣中一人，踢倒在地。彼時拉芬勒深願哈利發克打起馬往前走；但是約翰將馬制伏平靜，跳下馬來，命手下人將被馬踢倒的人扶起來。他取車上的燈點着查看此人，但不幸這人已被馬踢死了。其餘的人見着，很是吃驚。哈利發克又命人用車上粗氈，將死人裹好，邀請大衆到他家裏去。但衆人此時已知道他們對於此無辜的工廠主，無理取鬧，自己覺得有罪了。

約翰哈利發克告訴這些人，說他自己將極力設法幫助他們。這樣做法，不惟教他們一個關於正當行爲的功課，並且使拉芬勒勳爵確信，凡下流社會的人，雖然流連忘反，也有相當的價值，不能任有錢人踐踏的。

現在拉勒芬勳爵又搬家回來，仍住於拉克斯莫邸。他到此比其烏德去，也如當梅麗葉在時他去哈利發克家

一樣的不間斷。現在他又喜歡與莫德相處，不過他仍然不能忘情以前與她姐姐相處的那般清淨快活日子。至於莫德，當然不是瞎眼了。

哈利發克的次子愛德溫 Edwin，與女管事司爾佛 Silver 發生戀愛，為哈利發克及其夫人所知，心中不十分歡喜。但約翰哈利發克，決不是好虛榮而妨礙他的兒子的幸福的人。他將洛登伯利鎮的房子，給與愛德溫和他的新婦居住，因為以前約翰及歐守娜曾在那裏住過。

此事過了不久，拉芬勒勳爵想與莫德結婚，那麼她不久就可做拉克斯莫公爵夫人。他說，若她父親願意，他將待她兩年。但約翰哈利發克不贊成此事，他勸他先做一個較有價值的人，做點事來將他父親使家族所受的惡劣名譽取消，較為好點。

哈利發克向他說道：「你知道你生下來做甚麼人嗎？不惟要做一個貴族，並且還要做一个君子；不惟做一个君子，並且還要做一个個人——一個像上帝的人。我願我所說的話，無論如何淺陋，能使你覺得你是一個甚麼人——並且應該做一个甚麼人！」

「哈利發克先生，你的意思是說我以前應該做一个甚麼樣的人，——現在是太晚了。」
約翰哈利發克說道：「世界上沒有太晚二字——就是大千世界，也都沒有這兩個字。」

拉芬勒勳爵靜悄悄的坐了一會，忽然站起來要走。他致謝哈利發克夫人的惠愛，滿腔情緒的說道：

「我不僅受你丈夫的惠愛，還有大於此者，將來我總有一天可以證明的；若我不能證明，請你極力相信我，再

會！

此後不過幾個星期，拉克斯莫伯爵死在法國。現在他的兒子，當然繼承他的爵位；但他却甘心放棄這種權利，因為他想像他無價值的父親，償還重債。

現在比其烏德家中住的人，又失掉了一位，就是格哀。他最初到巴黎去，後來就航海到美洲去了。過了幾年，他成爲波士頓 Boston 一個興旺的商人。後來有一天，他寫信回家去，說他要轉故鄉來，再和他父母同居，並將店中一個同事帶來。

格哀同他朋友所搭的船，從美洲啟程，在途中船破了。歐守娜深恐他的長子有不測，心中甚爲焦愁，身體因之日弱。某日，門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面作褐黑色而有鬚的生客，想會哈利發克小姐。莫德恰恰瞥見他，站起來，很冷淡的向他說道：『請坐。』

『莫德，你認不得我嗎？母親在甚麼地方去了？』

這個兒子，在歐守娜以爲死了，現在又轉來，她心中甚是高興，她的身體，也像要恢復一點；但她現在生存的日子，已不能確定了。

格哀轉家來，家中當然高興；但有一件事，大家的高興，也不減於此。就是他們查出格哀的同事，不是別人，就是新拉克斯莫伯爵。他在美洲，只稱常人威廉拉芬勒 William Ravenel。他證明約翰哈利發克很正當。他又說現在他要照着哈利發克剛正的生活做事，尚不爲太晚。其實凡約翰所期望於他的，他都做到了——一個

人及一個君子——所以後來莫德終久成爲拉克斯莫伯爵夫人。

但是現在約翰哈利發克，漸漸『日薄西山』；而他於他的結局，未嘗不有預告。因爲他和她多年同處的老友菲利亞福勒其談話，恰如人將談及新居及將旅行的一般。他死得很平靜。某天日落時，他的老友菲利亞見着拉克斯莫勳爵和他的未婚妻在一羣少年男女中，他向哈利發克說道：

『約翰，我有時想來，威廉及莫德，將來於諸子女中，必成最有幸福的人。』

哈利發克聽着這話，微笑一下；再過幾分鐘，他好像睡着了；但當莫德上來和他講話的時候，他已死了。他像這般睡時，上帝已經召他去了。

歐守娜身體本來虛弱，聞此信息，大爲吃驚。當約翰哈利發克後來埋葬於恩德利村教堂塚地的時候，他的妻子，只當幾小時寡婦的歐守娜，也埋葬於此，享年三十三歲。

第十七卷 李特的修道院與火爐

小說家加爾斯李特 Charles Reade 的生平，畧見世界名人小傳。他雖然曾經著了許多優美的小說戲曲，尚不能歸入英國最大小說家之中。不過他這篇最好的小說修道院與火爐 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雖不及司各得勳爵 Sir Walter Scott 最好的小說，且也不能和薩克利 Thackeray 所著的亨利愛斯夢 Henry Esmond 相比；實在也可算一篇精美的歷史小說了。這篇小說，一半以事實為基礎；但他真正的趣味，全在著者表示『修道院』及『火爐』兩方勢力，有巧妙的方法。修道院用以代表僧侶生活，火爐用以代表家庭生活，以及親族朋友的愛情。

十五世紀的後半期，當荷蘭 Holland 『賢君』斐力 Philip the Good ——其實他並不真正賢明——即位多年後，有一人名意大利亞 Elias，販賣布疋及熟皮為業，家道小康，和他的妻子迦斯陵 Catherine，住家於一小村內，村名桃谷 Tergou，距名城洛陶丹 Rotterdam 不遠。

意大利亞及迦斯陵，共有九個兒女，在家唱歌玩耍，使一家都有光明幸福的景象。但後來他們長大成人了，各人天性不同，趨向自異，以前使家中欣欣有喜色，現在則使家中憂愁困苦了。

當這篇故事開始時，九個兒女之中，已有四個出去，各謀職業；只有五個在家。其中有一個，名蓋爾斯 Giles，是個性情奇怪容易發怒的小東西，頭上披着紅色長髮，身材又很矮小。其他一個，名迦斯陵 Catherine，是個很

可憐的女孩，行動定須拐杖；但她就是痛苦，她也笑容滿面，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惱怒的話。以上這兩個，是不能自謀衣食的；其他還有兩個，是不願意。一個名叫塞不蘭特 *Sybrandt*，是最幼的兒子；他每天只想玩耍或乾混日子。一個名叫科納利 *Cornelis*，是長子；他是一個卑鄙貪婪的人，不肯操點心，幫他父親做生意，只坐着候他父親死，他好染指於他的金錢。但他終久不是成功者。他們的父母，每每念到這四個兒女，心中非常不高興；並且也時常不相信他們。但是最後結論，每每用很有希望的聲調說道：「敬謝聖伯溫 *St. Bavon* 及其他各位聖人，幸而我們尚有吉那德 *Gerard* 這個兒子。」

關於吉那德的將來，即使他們沒有大希望，他們也不至於擔憂。因為吉那德已由附近修道院的僧侶細心教育，預備將來為傳教士。當時的人，能寫字者不多，吉那德是一個善書家，他的這種才能，造就甚深。且不特此：桃谷地方，有一位馬加勒樊意克 *Margaret Van Eyck* 在此居住。她是兩位名畫家的妹子，他們的畫，在歐洲美術中，在今日尚充第一流。她教授吉那德用彩色裝飾文書的法子，吉那德不久就熟練了。他的性情，活潑而快活；至於他去做教師的一端，與其說出於他自己自由意志，不如說出於他父母的希望。

「賢君」斐力治理荷蘭，其所用的手段，雖然卑鄙不足道；他的太子，對於美術，却很提倡保護。他在洛陶丹開了一個大展覽會，邀請天下巧匠及美術家比賽，他給獎勵。因此之故，吉那德把他在羊皮紙上寫的字及做的花邊，送這些樣本去賽會。當給獎的那天，吉那德穿着一身華服，帶着他的師傅馬加勒樊意克寫給郡主瑪麗 *Maria* 的一封信，高興快活的，走洛陶丹去。他平生的旅行也不少，這次這點小旅行，却是最多事的。他在路上遇

着一老人，同着他美麗的女兒。他們的樣子很貧苦，坐在道傍，筋疲力倦。吉那德慈善的心，爲之打動，將他的食物，分給這兩個旅客吃。

當他和他們坐着時，有一人騎着裝飾很華麗的騾，由此經過，這就是桃谷鎮的市長，名叫皆不勒昔樊斯惠登 Ghysbrecht Van Swielen。他是一個著名的守財虜，凡是桃谷鎮的人，見着他那副枯萎像野蘋果的老臉嘴，便認得他這個卑鄙吝嗇的人。但是今天，他騎在騾上，却很泰然自得的，因爲他要去和洛陶丹的公爵，一塊吃飯。

說也奇怪：他走來遇着這一小羣人，他面上的喜色，忽然變爲惱怒不安的神情。此中原因，只有他一人知道，約在二十年以前，他做了一件不正直的事，犧牲了坐在路旁的那個老人，而私肥自己。現在他見着吉那德年輕活潑，又受過教育，同着彼得不蘭特 Peter Brandt 及其女馬加勒 Margaret ——這個就是他兩父女的名字——一路；他疑心太重，深恐吉那德已知道他的祕密，而要幫助他兩父女，來索還他所取去的財產。

這位市長，心中如此不安，繼續前進。至於吉那德和他的伴侶，全然不覺皆不勒昔的疑心，慢慢走到洛陶丹去。這少年的希望達到了，因爲他的書法優美，業已獲獎，得着一個金牌，掛於胸前，另外又得十五枚金幣的賞賜。並且不特如此，他因爲帶着信去，於是加洛斯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Charlois 同着她的女兒瑪麗郡主，都熱誠歡迎他去做座客。夫人許他於第一次彌撒會後，給他一間教堂；因爲當那個時代，天主教很尊崇。公主更想即刻封他爲主教；但還是她母親的允諾，比較容易實踐。

當吉那德轉桃谷鎮時，照一般人想他必定高興極了。其實不然。因爲他去朝洛陶丹宮殿的時候，彼得不

蘭特及馬加勒，已不知去向。他已爲老人的美女所述，現在他想着不能再見她了，心中非常悲傷。並且他一時太傻，他們父女二人的姓名住址，他竟沒有問過。

但是他回家不久，事情就很奇怪的顯露出來。這位市長，心中很想知道吉那德究竟曉得他與不蘭特家的關係與否。就命人召他來，假意令他抄寫鎮中文件；但他所給的薪水，只够買筆墨及羊皮紙之用。吉那德要求點報酬，以酬達其鈔寫時間之勞。

『你的時間？』市長回答說：『你二十二歲的人，甚麼是你的時間？或者你生來就是懶惰的。你現在陷於情魔了！你的身子，雖和這些唱歌的僧侶在一塊；但是你的心，却在彼得不蘭特及其紅髮女一塊了！』

『我不知道誰是彼得不蘭特。』

皆不勒昔大叫道：『你說謊！在去洛陶丹的路上時，你在彼女身邊，你以爲我未曾見着嗎？』第二天在寒溫堡根 Sevenbergen 地方彼得的家內，你以爲人家沒有見着你嗎？』

市長本來希望這位少年自認其罪，所以如此問他；而不料這些材料，正吉那德所欲求而不得的。今已聽着，正中下懷！他離開皆不勒昔家，即刻走寒溫堡根去，會見馬加勒及彼得。

市長暗中派一僕人，偵察吉那得的舉動。他聽了吉那得的去所後，知道心中的狐疑，居然證實。他現在便着手去反對他了。他到意利亞及迦斯陵夫婦那裏去，報告他們兒子的行動，並且告訴意利亞說，若他不取嚴厲的手段，他一定不能見着他的兒子成一教士；因爲現在他已和馬加勒起了戀愛了。

吉那德確實和彼得的女兒起了愛情；當他父親盤問他的時候，他就老實自己承認，說他的希望，是在得她爲妻，並且決不願爲一教士。於是意大利亞向他說，他已請市長將他監禁於鎮中監獄，不許他與馬加勒結婚。吉那得聽着此話，朝天發誓，說馬加勒一日生存，他一日不願意做教士。

在此困難中，吉那德走他慈愛的師傅馬加勒樊意克那裏去。她勸他鼓着勇氣，與彼得的女兒結婚，並且走意大利去。意大利國尊崇畫家，如尊崇王子一般；善書家去那裏抄錄公文，薪水很優。她並且代他找旅行的費用。於是吉那得心中決定如此做去；至於馬加勒，最初她不允諾，後來也勸轉了。因此結婚的豫告，就照例宣布出來。

那日清晨十點鐘，吉那德和馬加勒在塞溫堡根禮拜堂的祭壇上站着，教士正動手舉行宗教典禮，忽然來了幾個桃谷鎮的巡捕，跑上廊屋來，把吉那德捕去，放在監獄裏面。

他父親所說的話，實踐了！吉那德居於鎮中監獄，市長向他說，除非他發誓不娶馬加勒不蘭特爲妻，而轉向其自幼卽屬的教堂裏去，他將永遠監禁於此。

『不如死還要爽快點！』吉那德對於皆不勒昔的脅迫，只有這一句答語。

他所在的監獄，是在一高塔上；雖然容易爬到窗子上去，但無逃脫的希望。因爲從塔上下去，沒有可能的方
法；要是一跌下去，那可就要死了。房中又無家具，只有一個橡木做的老大櫃子；吉那德坐在上面，神氣消索，腹中又餓，好不難過。忽然有一件東西，撞着對面的牆壁，落在吉那德的腳邊。他大吃一驚，拿起來一看，見着一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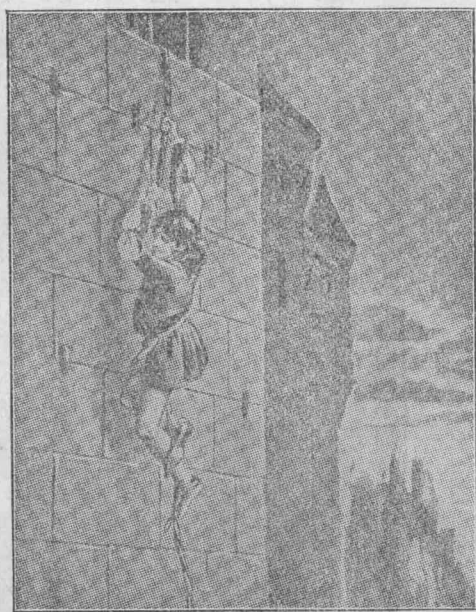
箭，上面有一縷絲線繞着，並且寫著幾個很奇怪的字，說道：

「最可愛的：你將絲線緊纏於你的小刀上，放下來送我們；把你那邊的線頭拿着，數一百下，然後扯上去。」

見

吉那德見着忽有希望來了，不敢怠慢，把大櫃子急忙抬到窗子邊；依着箭上所寫的話，再將絲線扯上來。見着絲線上有一股細繩附着，待他把細繩扯上來後，就見着一大股堅牢索子的一端。他將索子穿在大櫃子的脚上，牢牢拴好。但是當他未冒險由狹窗出去以前，他要看看大櫃子究竟牢靠與否，於是他就用力在上面一跳。說也奇怪：這一跳把櫃面跳開了，裏面一大堆羊皮紙滾出來。他不知不覺之間，得着許多祕密事的原委，但他也無暇查看內容。他見面櫃子堅固，心滿意足，跳上窗子，由索子上平平安安的走下去。下面有兩人候着：一個是馬加勒不蘭特；其他一

吉那德的逃亡



個名馬丁文登哈根 Martin Wittenhagen，是一

老兵，又是不蘭特家的好友；他那一枝百發百中的箭，就把吉那德所坐的監獄打開了。

他們三人正急急忙忙的往前走，忽然回頭一看，見着一個人影，頭上色赤如火，正從剛纔吉那德所用以下來

的那股索子爬上去。他們嚇極了，馬丁心中充滿了迷信的恐懼；因為這個地方，素來有『鬼窟塔』之稱。但是底下又有一人影，身作白色，站着不動。馬加勒是女子，感覺比較銳敏，心想那一定是吉那德的妹子克特 Kate。

於是她跑向前去，知道果然是她。吉那德也跑上

前去，忽然一個怪異的聲音，高高的在塔上說道：『羊皮紙！羊皮紙！羊皮紙！』

他們抬頭一望，知道那是矮子蓋爾斯，他的頸上，掛着一個燈籠，手中盡是羊皮紙；他一捲一捲的，拋在他們頭上來。後來他將大櫃子裏面的東西拋完，自己又從索上溜下。他發見了這些東西，不勝之喜，意欲將他們賣與吉那德；因為他時常為吉那德搜尋羊皮紙。

打 市 長

吉那德說道：『莫出聲！你說話太高聲了。』把

羊皮紙些收拾好，和我們到一較安全的地方去。』吉那德拿幾枚銀幣，給可憐的蓋爾斯；自己把一捆羊皮紙拿起，急忙和馬加勒及馬丁走塞溫堡根去。

次日，大家見着市長的囚犯逃走了，羊皮紙都不見了，大家手忙脚亂，鬧得天翻地覆。市長的僕人，急忙出去



追趕，但不知逃走者的去向。再過一日，皆不勒昔帶着他的幾個巡捕，騎着馬跑到塞溫堡根去；誰知彼得所住的房屋，已經三徑就荒，無人居住了。但是市長從上面窗子往外一看，見着吉那德和馬加勒，又有馬丁為伴，進林中去了；於是他即刻就和他的人追上前去。

市長騎驢子走得快，首先趕上他們。吉那德見他來近了，用手中橡木棒打了他一下，他就無能為力了。不多一刻，後面追者又來。於是他三人，走進林裏來。馬丁熟悉路徑，就引他們走迷路，走進一大松林內；這些追趕的人，就不甚敢進去了。

吉那德見他自己打敗敵人，心中甚為高興，自己覺得技擊嫻熟，很有驕色；但不久他溫良的心，又在責備他自己，他很希望沒有將那個老貨打傷得很利害。再過一會，他們這幾個逃走的人，又想起他們本身來。忽然聽着很大的犬吠聲，穿過林子來；他們現在知道，後面一定有獵犬追趕他們了。

不久這些猛鷲喜吃人的獵犬，就有一條從樹林中猛撲到他們身旁來。馬丁同着他們，正在此地；此老兵見着犬來，一箭射去，將犬射死地上。第二條獵犬，追蹤上來，見他的同伴死於地上，正用鼻在他身旁嗅，也為馬丁所射死。

這三個人既脫此難，就穿過樹林去。他們見着市長騎在驢子上，面龐下部，用綳帶纏着，因為他被吉那德打了一下，受傷甚重。他正在瞭望，看他們三人由何處走出林去。過了幾分鐘，吉那德就處置他，把他打下驢子來；於是馬丁就扶着筋疲力倦幾乎昏倒的馬加勒騎在驢上。吉那德人甚活潑，在身旁跑去跑來，於是他們不久就

出於敵人視界以外，而抵德國邊境。抵此地後，吉那德黯然銷魂，和其妻分袂，託此善射者保護她。馬丁答應保護她安全轉塞溫堡根去；於是吉那德跳過交界地方，開始走他多事的旅行，向羅馬而去。

吉那德在路上，所遇險事很多，遇着些不認識的伴侶，受了好些苦楚。他又遇着一個很剛直熱誠的軍人，名喚丁宜士 *Denys*，他們兩人交情很好，後來彼此分手，真覺難捨難分。但是這些事情，我們不必一一細表，只知道他到意大利罷了。現在我們要轉來講講馬加勒的命運。

馬丁文登哈根保護着馬加勒平安抵塞溫堡根後，他就直接到洛陶丹去，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告訴公爵；公爵也赦了他和吉那德的罪，於是他就返家去了。但馬加勒因受驚恐，現在身患熱病；她的好友馬加勒樊意克來照料她。

馬加勒樊意克有個朋友，名漢斯梅林 *Hans Memling*，以前曾受業於她有名的哥哥詹蔭 *Jan*，現在不久將成福勒密昔 *Flemish* 最大畫家之一。他因意大利為詩家畫家羣集的地方，不久將到那裏去；於是他們就託他帶一封信交與吉那德。不幸而這位漢斯，在桃谷村客棧與人閒談，談及此信。聽衆內有一人，就是吉那德的幼弟塞不蘭特，他就將此事告訴科勒利。於是他們兩人，就暗中密謀，如何可以使吉那德在意大利不轉來，他們可以瓜分他的遺產。

他們找着市長來做同謀的人，市長也很贊成；因為這個老守財虜，甚恨吉那德，現在他知道吉那德將羊皮紙盜去，他更有恨他的理由。為什麼呢？因為有一張羊皮紙上，載着關於皆不勒昔及馬加勒祖父交涉的事件，足

以證明市長曾經強奪她及她父親的財產。並且吉那德拿去的時候，曾說因為那個不是鎮中文件記錄，他有暇的時候，他要讀他一下。

因此之故，皆不勒昔當然即刻就與科勒利及塞不蘭持合謀，抵抗吉那德。他寫一封假信，極力摹倣馬加勒樊意克的書法，內中說：吉那德的少年未婚妻，業已患熱病而死。他們兩弟兄，將此假信悄悄裝入漢斯梅林的背囊裏，把真信摸出來；於是本篇的慘劇，就從此開始了。

當這個時候，吉那德已經從威內薩 Venice 搭船至羅馬，中途船破，僅以身免。但他後來終久和幾個朋友到羅馬，因為他曾救了一個居住羅馬城內的婦人，及他的孩子；又救了一個走羅馬去的黑袍派 Dominican 僧侶，身材高大雄壯。

他所救的婦人，名叫特利莎 Jerusa。她的丈夫，名留多威科 Ludovico，因為感激吉那德，就引他去會科洛拉教士 Brother Colonna，他是黑袍派一個有名的僧侶。吉那德將他自己寫的希臘文拉丁文，及花邊的樣本，送與他看。這僧侶甚喜歡這些東西，每逢羅馬有學問的人，他就游揚吉那德之名。不多幾日，這位由荷蘭來的少年的作品，便大為各方面所需要；他這一枝伶俐的筆，遂使他生活華美。請他去書寫的人很多，內中有一人名克勒利亞郡主 Princess Claelia，她不惟羨慕他的美術作品，並且戀愛他起來了。假若吉那德能忘了馬加勒，他在羅馬得克勒利亞的幫助，一定可以榮華富貴，大享盛名。但郡主為人，性情燥急，並且習慣於安富尊榮，人人都要順其意而行，她纔歡喜。現在她見吉那德對於她，很冷淡的，心中大怒，就欲使人刺殺他。吉那德無法，將

他自己悲慘的歷史告訴她，並且說他所以甚麼事都放棄，全是因馬加勒的緣故。郡主聽了此話，命他即刻走出羅馬去，說道：『去！我給你路費，若你再走過我的面前，我將殺你！再會罷！我的心已碎了！』

此事過了不久，有一天，吉那德心中甚為抑鬱，將他從桃谷村所帶來的羊皮紙，考查其內容。他忽大吃一驚，因他見着一張羊皮紙，上寫着皆不勒片借銀與馬加勒祖父的一張契約，以某處地租作抵；但這筆借款，一定已還了若干次。這個老守財虜，遂法將財產扼住，遂使彼得不蘭特及馬加勒貧窮受苦。

他大聲叫道：『呆子！為甚麼以前不讀這個羊皮紙呢！』果然他是呆子，到現在纔自己覺得他的呆處。但是現在他又十分活動，騎着馬到碼頭上去，預備搭船到亞姆士登 Amsterdam。但他又想把在羅馬的一切事弄清楚了，再即刻回荷蘭去。

到他轉來的時候，店主婦給他一包銀幣，同一封信；這些都是漢斯梅利訪他不遇，留送他的。他得着這封信，很切望的高聲誦讀；但即刻他的聲音，變成恐怖的樣子，因為這封信說馬加勒死了。

他讀此兇信已完，大叫道：『這是扯謊的！』這個漢斯在甚麼地方？我要當面指斥他這一種故意害人的欺詐！』他一面如此說，一面跑出屋去，心中十分悲痛，在街上急急忙忙的走，不知其目的為何，走了多時，然後轉回客寓來。

他轉回客寓來，就患熱病，直病了幾天。後來他神經清楚後，見床前坐着二人：一個是利洛拉教士，一個是吉洛門 Jerome，是船破時吉那德所救出來的黑袍派僧侶。他們兩個，正欲安慰他，口中念着教堂常用以安慰受

傷人或病人的言詞。但是吉那德目下正傷心至極，也不疑心消息究竟真確與否，極端反對一切宗教的暗示，並且對於他的不幸的命運，氣瘋了。

當他的氣力復原後，他不皈依宗教，反想借消遣羅馬的繁華生活，以忘其憂。彼時羅馬正在羅馬教皇勢力範圍之下，一切驕奢淫佚繁華的生活達於極點。

現在和他相往來的人，都是名譽很不好。有一天，他同一個浮躁的伴侶，在第伯河 *The Tiber* 划船，走克勒利亞郡主的面前過。公主認識他，心中很以不能得他來做自己的伴侶爲辱；於是她的忌妒心又起，雇一個刺客去刺殺他。這刺客並非別人，就是特利莎的丈夫；他知道他所要刺的人後，他就不忍做此事。他不惟不殺他，反將他從第伯河裏面救出來。當他負着吉那德轉家時，路過僧院的大門，僧侶吉洛門招呼他；那個肥大的僧侶，認得吉那德的面貌，命留多威科將他負進僧院來。因此，當吉那德甦醒後，此黑袍僧，坐在他面前。

現在他不再惱怒教堂裏的安慰詞了；並且對於僧侶生活，也不嫌厭了。教士勸他說：凡精神的平安及恬靜，只可於聖安密議克 *St. Dominic* 同志友愛會得着，他也信從了。於是他就照例宣誓，成一僧侶，法名克列孟教

士 *Brother Clement*。現在我們的故事，不能不掉轉去敘述吉那德留在荷蘭的人了。洛陶丹地方，現在又另

有一個吉那德，是馬加勒所生的一個小男孩，他的名字是照着從未見過他的那個父親題的。快活的軍人丁宜士，已經走保剛底 *Burgandy* 去了。馬加勒在此爲洗衣的婦人，找錢來供養他的老父。他們雖然貧窮，但馬加

勒若知道吉那德的消息，她一定歡喜。

小吉那德之生，有很奇怪的影響，使市長皆不勒肯對於他所加於彼得不蘭特及其女兒的不義，心中很抱不安。他的性靈雖然乾燥無仁心，但是當他想起他害了人家三輩人，現在又寫假信，使吉那德知馬加勒已死，不肯轉回荷蘭來，他的良心，深深的刺戟他。無論何人，只要稍為說了一句可以疑心的話，這個老者就發抖，深恐他的祕密，已爲人猜着；而他的生活，已經充滿不吉的預兆。但是老彼得自始至終，尙不知道他的遺產，如何被人佔據。

現在我們的故事，又要換地方了。有名的來因

河 River Rhine，風景甚好，河中正有兩個教士旅行；他們在途中，每逢教堂，他們就進去講道，聽衆很專心，因爲他們兩人，口才很好，並且能得福音的神髓。當他們到來因河口洛陶丹城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要乘船往英國去，繼續他們已經在做的事業。

但是他們在途中，兩人分手了一回，說定在洛陶丹相會。克利孟教士的說法，能深入人心，比較吉洛門教士的說法好得多；這種情形，大概就是此次他們分手的原因。因爲就是教士，也互相嫉妒他人的勢力。所以等克

馬加勒的死



利孟到了洛陶丹，對老同伴中間起吉洛門的時；他們用手指一船與他看，吉洛門已在裏面，船已離開碼頭，正向英國急駛去了。

克利孟叫道：「爲甚麼不帶我同去？」哦！吉洛門呀！吉洛門呀！僧侶中有一人說道：「那麼，你必是克

利孟教士了。」他就拿一封信交他，信內說他要是喜歡，也可以到英國去；但不如留在此地，向同國的人說道。

這對於克利孟教士，真算得是虐政。但是現在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他的事業，次日他就在洛陶丹禮拜堂講演了一回極優美的道。他在此處，聽着使他震驚的消息：因有人對他說，彼得不蘭特業已逝世，但馬加勒尙在人間。

向他講這個話的人，是市長的一個僕人；他見着克利孟教士，認不得他是桃谷村的吉那德了。他又往下講去，說皆不勒昔如何全無心肝，代吉那德的弟兄寫假信。這僧侶聽着，忽然兇猛的跳起來，兩手緊緊握住，面色青白，在街上不顧命的跳跑衝突，好像瘋子一般。

講話給他聽的這位人，莫明其妙，站着駭呆了。他的手腕，忽然爲一隻戰慄的手所擒住，馬加勒站在他的身旁。他言語不接的告訴她，剛纔經過的事。馬加勒大驚，叫喊道：

「哦！你做的是什麼事？這是吉那德，你都看不出來嗎？快點！快點！幫助我到意大利那裏去；我身子

的氣力，一點沒有了！」

吃晚飯的時候，全家人環着吉那得舊屋中的餐台而坐；但坐於馬加勒座位上的，不是她自己，是一個黑袍僧。

一臉怒氣，顏色青白。他屈着身子，在棹上大聲責罵科勒利及塞不蘭特，心中悲痛至極；這兩個全無心肝的弟兄聽着，心中震駭，驚惶失措，身子戰戰兢兢，幾乎鑽在棹子底下藏躲。吉那德又從胸旁扯下一封信來，拋在他父親面前。

他極嚴厲的向他父親說道：「你這個全無慈愛的老人，將你的兒子監禁！你把這封信讀一下！你讀了，自問你帶了些甚麼怪物在世界上來！我的過失及彼女的過失，將使你一輩子都記得。到最後裁判日，我將再遇着你。在塵世你要再見我，是不可能的了！」

吉那德來也是忽然而來，去也是忽然而去；把大家弄得身殭體冷，血色全無，如泥塑木雕一般。

吉那德面色蒼白，滿腔怒氣，跑出室外去；恰好馬加勒正在那裏來，他們相撞過，吉那德掉頭竟去，全無留戀。在室內的老意利亞，老羞成怒，要想殺他兩個歹毒的兒子；但是他們逃走開了。

此故事其餘的部分，不久將完；因為他的一切悲劇，都在我們眼前了，所餘的不過是幾個重要角色的結果，有的捨棄一切，而盡心於新的理想。

當吉那德去桃谷村看市長時，他已病得將死了。吉那德希望他將馬加勒的財產，仍然歸還她；他果然依從，並將歷年應得利息，連本歸還。但是當着馬加勒見着她的金錢時，她只說道：『太晚了！太晚了！』後來馬加勒竟克身亡，她又承受她的遺產，但也不能使她稍為開心。因為吉那德知道馬加勒在世所需，已不愁缺乏之後，他就即刻走了。馬加勒見他全無心來會她，和他們的兒子一面，心中以為他薄情；這大概由於馬加勒不知道，

現在吉那德及他們中間，已有一條不可超越的鴻溝的緣故。

瑪麗郡主聽說吉那德目下已成一教士，她就實踐她以前所講的話，封吉那德爲古達地方的牧師 *Vicar of Gouda*。此時吉那德正隱居於古達地方的一個洞內，常常出來勸人爲善。後來走到古達牧師邸去，已經不是克利孟教士了；現在他的台銜，是古達牧師吉那德意利亞霜 *Gerard Eliassen, Vicar of Gouda*。以後吉那德及馬加勒過了幾年很平安清淨的日子。但是他們雖然相會，不能再破鏡重圓了；吉那德做他教士的事業，馬加勒則教育兒子，拯濟窮人。

小吉那德長起來後，送入一個很有名的學校去念書；他的天資聰明，將來成就，未可限量。但不幸時疫起於學校所在的市鎮，吉那德急忙跑去，欲把兒子攔開；但馬加勒已先他而去，把兒子平安送到洛陶丹去，而她自己，則染病在身了。

吉那德恰好趕上她最後的幾分鐘，用話安慰他。他在她的墳邊唸祝文，聲音也不甚震顫；但是當着有些泥土落在棺上，起了一種聲音時，他忽發極尖銳的聲音，向着站在他身邊的朋友說道：『啊！約利安 *Jorian*！我覺得有點東西，在我身子裏裂開作響，並且我也聽見。』於是他將他的手，放在胸膛上。

兩星期後，吉那德自己身心俱疲，走到接近古達地方的一個黑袍僧寺去找庇蔭，他只願當一個新會員，來此就死。

這個僧院的臨時方丈，是一個名叫安伯羅斯 *Ambrose* 的教士。他見着吉那德，口中叫道：『克利孟！』

吉那德也說道『吉洛門』因爲此人就是他多年以前的老同伴。

再過幾天，吉那德死了。他們在他麻布汗衣之下，又找着一件馬毛製的襯衣，襯衣底下，有一縉赤褐色的頭髮，很長。當看棺木要關閉時，吉洛門將裏面打掃乾淨，把這縉頭髮，放在死者的胸上。

意大利亞及迦斯陵壽命很長，直到吉那德及馬加勒都不爲他們所記得了，然後逝世。至於那個黃髮的小孩，吉那德吉那德生 Gerard Gerardson，不屬於小說的範圍，要屬於歷史的範圍了。因爲他後來成爲當時最大的學者及傳道師，並且是天才的戲曲家。後來他名意拉斯莫斯 Erasmus，成爲世界上偉大人物之一，無論甚麼時代，都記得他。

第十八卷 湯姆休士的湯姆白郎的學校時代

這篇是英國學校生活的故事，一八五六年，湯姆休士所作的，休士是一個有名的律師和審判官；他還有一種好處，就是一個真心的英吉利人，也是個肯幫助窮苦的人。休士生於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他起初在拉格壁讀書，受亞娜兒博士的教育，後來又入牛津大學。這篇書名的故事，大半是他自己的經驗，我們把湯姆白郎的故事當做休士的故事讀，也是差不多的。他還有一篇『湯姆白郎在牛津』的故事，但比不得這篇學校時代的故事的可愛，或者是因為學生的動作，比少年生活更有趣味的緣故。英倫柏格斯州的一部，叫做日馬峪的，住着一個白郎鄉紳，他是州裏的治安委員，是個有強烈的共和思想的人，而且對於不及自己的同道的人，沒有一點偏見的。

白郎家裏的生活很簡單，沒有瑣碎事務的。他最緊要的樂事，就是州裁判所開庭的時候。他一年兩次到里亭和阿平頓去聚會。小湯姆的母親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鄉間貴婦，她無所不能的才能，得了一個『白郎夫人』的稱號。湯姆因為受這個靈敏的母親的教導，早年就歸入正途裏，但他的父親以為應該和村裏的孩子們混合，不應該和他們遠離，因為和別的人混在一起，是可以磨去不適當的氣質的，因此這鄉紳為村裏的孩子們發起一個球會，球拍和球都為他們預備着。在打球的孩子當中，要算湯姆最熱心；但球會發達了，所有村裏念書的孩子都被湯姆引入遊戲裏去，村裏的先生便去告訴鄉紳，因此把九歲的湯姆，送到一個私塾裏去，那球會便停止了。

他一去了，村裏的孩子們都大大的不快活，因為他和孩子們混得很熟了——或者也因為他喜歡研究賽球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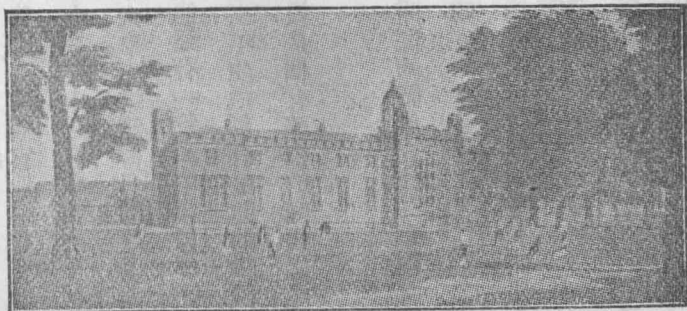
他在私塾裏的生活，並沒有什麼趣味；他見了塾裏的管理和家庭一般，塾裏兩個副教員，是懦弱無用的人，對於年長的孩子，十分縱容，對於小的孩子又過分的嚴厲。塾裏的人搬弄是非，窺探祕密，和種種卑鄙的行爲，那是常有的形狀，湯姆嫌惡極了。他只有專心學習了許多拉丁文和希臘文。到了假期，便要他父親把他送到公立學校裏去。

那裏知道到了第三學期的中間約在一八三〇年的十月裏，村裏大發瘧疾，學校裏校長也稍稍染了病，因此一日之間，把所有的學生，都送回各人家裏去。湯姆的父親，見他傻色面皮的笑臉，忽然在年假兩個月以前，出現在家裏，心裏很不快活，思量如何的處置方好，後來決定送他到拉格壁公立學校去，那裏的校長已經承認他補滿這一學期未滿的六星期功課了。

湯姆的父親陪他到倫敦，看他上了四輪四馬的公車到拉格壁去，隨便說了幾句吩咐的話。

鄉紳說：『湯姆我兒，你要知道如今是依你自己的要求，投到一個大學校裏去，你像小熊一般，所有一切的患

白 耶 的 學 校



難，都在你面前，倘是學校的景況和我的少年時代一樣，你必要看見許多慘酷的事，和不好聽的話。但你切不要怕。你說話要誠實，心思要勇敢和平，凡是你不要你母親或姊妹聽的話，說的話，你也不要聽，不要說。你要到家裏來，不要怕羞，我們要來看你，也不要怕羞。」

在天沒有亮的三點鐘之前，那四馬四輪的公車，離開愛林登的孔雀旅館的時候，湯姆已坐在車中了。這公車的行程正在十一月的寒天夜裏，車中搭着一個十歲的孩子，絕沒有兒戲的；這少年搭客未到拉格壁以前，已經學了許多耐苦耐勞的經驗。

湯姆從公車的車長處打聽得許多拉格壁的生活，和學校裏學生遊戲的各種樂事。他巴巴的要知道他去的學校裏的新生活，因此纏着車長問個不了，等到車長說完了記着的各事，連理想的都說出來，湯姆還是很誠實的聽受。

車長說：先生，這拉格壁的街道，是沒有砌好的，也沒有燈火，只到秋季裏有大的牛馬市集——有一星期的日期；現在已經過去了。散市之後，村裏費了一星期的工夫去收拾清潔。先生，你是學校裏去哪？」

湯姆說：「是的，」他不是不願意遲延一息，教車長猜他是個老學生。但因為不說真話，良心不安，而且若是自己充做老學生，那麼要問的事就不能够絮絮滔滔的了，他就接着說：「就是這樣說，我是到那裏去的。我是個新學生。」

車長似乎很明白的樣子。

他說：「先生，你來可遲了，從今日到年終只有六星期了。」湯姆承認這話後他又說：「我們從今日起六個星期，月曜日火曜日一直過去，裝着很好的擔子。用錢最爽利的是少爺們。但，上帝賜福與你，我們沿路地方有幾班擲沙石的人，帶了長鞭，凡是過路的人都被他們嚇了，車子翻轉，我們如今要遇着他們了，我向來眼光很快，拉了一二個人疾忙過去，此貨車還快，如今我可要拉你了。」

湯姆問：「他們怎樣的擲沙石呢？」

「他們麼？我們走近的時候，打在各人的面上，除出少年女郎們，連車窗都打碎，內中有幾個人擲得很利害呢。上回六月裏正在這裏，我們裝上第一天的學生們，有一班愛爾蘭人正在那裏修一小段的路，路上都是粗糙的碎石。等我們走近了，車上有個少年紳士——漂亮的少年人，非常的無賴——說：『孩兒們，此地可好頑耍呀！教那些 Pats 做點把戲。』車夫包伯——我的副手——說：『先生，不要過去擲他們，他們要打我們出車去呢。』我的少年主人說：『車子，不管，你不要怕。呵呵，孩兒們，擲他們去！』『呵呵！』那一班人唱出歌來的要唱完了全節，滿口裏塞着沙石。包伯看見近來了，把帽子扳下來遮眼，引着他的馬，向他們搖手上來，就向那條路上跑，一小時走二十英里。」

Pats 也呵呵的叫起來，以為這是逃走的，他們第一排人站着乾笑，我們打他們並肩走過，他們把舊帽子亂搖；若是你看見他們野蠻的形狀，滿身都是打着的沙石，你必然要發笑。然而，上帝賜福與你，這笑不是全在我們這邊的，因為路很長。我們走得很快，他們在後面也追得很快，等到我們走了一半路線，他們追上了，一切都看見

了。
「他們都伏在路下正可以嚇你，他們當中有幾個跑在我們後面，要從後面爬上車來，我們只得拉去他們的手指，推去他們的手；有一個人得了勢，直奔幾個首領，但他雖然捉住了他們的頭，不過很僥幸的失了他的利益，先拚着了一大堆石頭。」

「餘多的人檢起石塊，對準的擲過來，等到後來，我們逃出了他們的射擊，幾個爺們很勇敢的不絕的擲沙石，那裏也擲還許多。」

「包伯自己定了一會神，很莊嚴的看看車箱裏的少年紳士，他肋骨上受了傷幾乎跌出車外，或者流出血來。車上的少年紳士定了一會神，我們亦是如此，周圍看看，檢點損失。鮑格斯的頭打破了，帽子也沒有了；到的少年紳士的帽子失去了；我的帽子丟在車的一邊，車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受着黑的，青的。他們允許付二十鎊的損失賠償，包伯和我每人得了半鎊的例外，但我再也不要二十鎊半的錢，去走那一條路了。」

車長詳細夾雜的描摹了一番之後，慢慢的搖着他的頭，走上去，輕輕的吹起角來。

湯姆聽得他未來的同學們的功績，便忍不住他的高興，便說：「好頑哪！」他預先着急要完了半學期的光陰，因此可以同他們結伴了。

湯姆到了拉格壁，還沒有工夫落車，學校裏有幾個學生跑出來了，上前的一個跳到車後，自己對湯姆說，他的名字叫做東方，他姑母住在柏克斯州，寫信給他照料少年人湯姆白郎。

湯姆長途旅行，寂寞得極了，如今得了新朋友的歡迎，自然分外高興。他和東方即時就做了好友，因為東方的性情是很爽直很友愛的，他就介紹湯姆給前面的幾個特別要好的朋友。

這時節，湯姆所最注意的莫如這著名學校的形狀；自習室裏掛着遊戲圖，校裏的球板，釣魚桿，鐵桿，似乎比溫叔兒堡 Windsor Castle 更有趣味。他在會食堂裏略有點軟弱，但聽到東方在足球場和場裏的意外事的故事，他也像個老於戰爭典故似的。會食之後，大衆聚集在大教室裏聽點名，湯姆高聲報到，從此是個公立學校的學生了。

湯姆走着佳運的路，一到了學校，就被指派為校內比賽團的會員，東方在會裏說他是個大英雄，允許他在校內遊戲。

湯姆第一次參預足球比賽，他實在覺得是個大觀。校內比賽隊裏大約有五十個同學，都穿白褲，作為區別。但正是十一月的時候，天氣冷得難當，他們也只得集會，和校裏別的同学比賽。

湯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劇烈的競爭。他如今也身入其中，做那戰不旋踵的比賽。因為那球慢慢滾進到校內部的球門後面，在最大的十二個比賽人面前不過三碼了。那裏立着一個管球門的人，湯姆立在他的旁邊。

現在要輪到湯姆出場了。

這時節湯姆的血熱得沸了，兩個人都向球一衝，就滾在上來的十二個人的脚下；管

球門的拱起他的背部，手脚扣在地上，湯姆就在他的旁邊。那衝進來的人都從管球門的背上竄過，正好壓在湯姆身上，把湯姆幾乎壓得氣絕。管球門的起來很得意的說：「這是我們的球，你們起來罷，你的下面還有個孩子

呢。」他們拖開了，露出湯姆，湯姆已經不會動了。

十二人當中的隊長老伯綠克 Old Brooke 把湯姆攙起來。

他說：「你們退後，給他一點空氣。」然後摸他的四肢，說：「沒傷着骨。」少年人，你覺得怎樣？」湯姆回過氣

來，哼着：「哼！好了，謝你——沒有什麼。」

伯祿克問：「他是誰呀？」

東方走上來，說：「啊，這是白郎，他是新來的學生，我知道的。」

伯祿克說：「好好，他是個有膽氣的少年，可以做得會員。」

這時節已經打過五點鐘了，場裏聽得叫「散隊。」因此第一天的校內比賽就過去了。

湯姆受了震動，不久復原了，從此領略學校生活的真味了。他們坐在大爐邊，議論這大比賽，和球場裏別的

險事，等到時候到了，他們都回到房裏去盥洗，預備唱歌。

湯姆問：「這事什麼？」東方告訴他，凡是學期最後的六星期的土曜日都有唱歌的，因為沒有第一種功課

了，「你明日早晨可以睡着，不必起來。」

湯姆問：「誰唱歌呢？」

「什麼，自然都要唱的；你即刻就明白了。我們自從晚飯之後，唱到上牀的時節為止。」

到了七點鐘，晚飯時候到了。食品是麵包，牛乳餅，和皮酒，這些東西是給「唱歌班」的；要等苦工學生出去

收拾大廳之後，方可吃得。每個新來的學生都教輪流獨唱一曲，若是拒絕或者半路裏不唱了，便要罰吃鹽水一大口。湯姆唱了一隻西鄉的古歌 *The Leather Bottel*。許多快樂的歌唱着，第五第六兩級學生都來了，老伯祿克是把湯姆當作英雄的，因為他已滿了八年，不久就要離校，所以且來說幾句話。

他說：『我很讚美這屋子和別人誇張的一樣。我相信這是全校裏最好的屋子。但我却不歡喜。屋裏有許多不斷的吵鬧，足以破壞這屋子的，沒有像吵鬧的利害了。吵鬧的人，都是懦夫，一個懦夫造出許多懦夫；所以吵鬧一上來了，就和校內比賽團告別了。』

伯祿克的演說很長，大眾聽了，都大拍掌贊成他的話，許多眼光都射到佛蘭書曼 *Flashman* 的方面裏和別的第五年級學生裏去，因為他們最喜歡和初級學生吵鬧的。唱歌的會等到主任教員進來就停止了，他頭上戴一頂小帽，手裏拿着書，領着衆人禱告，禱告之後，大眾又照老習慣放肆起來，把新來的學生們拋擲在毯子裏，湯姆經過這試驗，並沒畏縮。

湯姆就如此過起拉格壁生活來，常和本學期開學的時候來的新學生做遊戲。管理他的博士，每一個日曜日演說教訓，他聽了他的啟示，就得了尊貴和勇敢的品性。凡是在校的學生，不論遲早，終要和主任教員接近的。湯姆排在三年級裏，但他的文法已經很熟悉，主任教員就察出把他放得太低了，到了學期終了，他得了一個很好的名譽，就是把他移到第四年的低級裏去，那一班裏都是他的校內朋友們，因此他做拉格壁學生的高興竟到了極點了。

第二學期開學了，湯姆回到拉格壁看見自己在第四年低級裏有了一張寫字桌，這是試探他的東西，因為他用這寫字桌，除了自修之外，還要做別的效用，他就爲了成績受苦了；他同班的全級學生，都要在主任教員面前很可憐的受月季試驗。湯姆堅固的名譽在成績裏受了痛苦，但在別的一方面，他應該好好的把他的名譽恢復了。

佛蘭書曼是最著名的吵鬧人，他待幼年的學生很不公平，甚至於虐待，叫他們替他做苦工，而且對着湯姆和東方也要用他的伎倆，因此湯姆和東方決定反抗，進力反對佛蘭書曼和他的朋友們。這不是反對做苦工的義務，因爲這義務是第五級裏盼望他們做的，只不過反抗豪強的人們，和年幼的人加上嚴酷的刑罰到佛蘭書曼身上去。

這一場擾亂的結果，湯姆和東方都得了偏袒勞工學生的罪名，湯姆又破壞禁約，到禁止的亞逢河 River Avon 去釣魚，因此被叫到主任教員面前，要斥退他，除非他肯自己改過纔免。湯姆承認改過，果然照約行事，因此下學期到學校去的時候，主任教員的夫人請他去吃茶，告訴他可以研究格雷 Gray 的詩，這是最有趣味的，而且她又託他照管一個新學生，名字叫做喬奇奧索 George Arthur，他的身體很康健，但從前永沒有出過一次家門的。

湯姆雖然有點不願意，也只得擔任了，因爲這一來就牽連着他個人的計畫了。奧索是個文雅的人，不像別的頑童，他夜裏在寄宿舍裏跪倒在他的床邊做禱告，那些高級的學生就嘲笑他，并且把拖鞋丟他。恰好湯姆剛脫了靴，就把來對着頑童擲過去。

他憤憤的說：『若有人要我別的一隻靴，他會知道如何的去領受！』

這一個小作爲，就使房裏的學生們受了感動，而且對於湯姆的行爲更爲感動。第二天早晨，他起來在他的床邊默禱，別的人都跟着他的榜樣做。這就是他照管奧索的結果。

奧索很喜歡鳥類和獸類的，因此不久就和馬丁 Martin 做了朋友，這馬丁可是學校裏一個特別的人，他在自習室裏養着蛇和鳥。他們兩人到樹林裏去探險，湯姆救助他們，也不止一次。湯姆爲了奧索，又和校裏一個頑童叫做威廉 William 的，做出最後的戰爭，因爲他所蓄想害奧索的意思竟實行了。他和湯姆激戰，打得非常劇烈，湯姆已經占了上風，恰好博士到來，替他們解散。威廉遭了這場禍，頑心從此醫好了，也和湯姆結爲好友。過了兩年，奧索已經十六歲，成爲敏捷和聰明的學者，在二十人當中做第一人了。湯姆和東方兩個都沒有一點進步，因此都沒有考在第五級的前列。然而湯姆和東方都有慈愛的品性和強健的體力，他們兩個的交情越發好了，因爲當時奧索有了他們兩個慈愛的朋友，躲避過學校裏的拳頭，改造成文雅的天然勢力，得了較高的程度，都是他們兩人得意的事體。

奧索和幾個一般的學生爲犯了瘡病，都被遣回家去，等到好了纔許再來。他未行之先，對湯姆說，要和他求一個恩許。就是他棄了平常的書和譯本書，他以爲湯姆專用譯本，是沒有誠心做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練習。

湯姆先看着別處，然後對着他朋友的眼光，問：『什麼？』

『因爲——因爲你是拉格壁的一個老實人，但用那個書却不老實。』

湯姆聽了奧索的話，就想到了，就應允他照他的意思做。東方也犯看譯本的病，和湯姆一樣，照着奧索的話去研究。從此以後，兩個從研究上都得了實在的滿意和快樂，因為研究出來的都是從前所沒有知道的。

如此的再過了兩年，又到了暑假的末日了。一個重要的球會開會了，都是老學生的聯合會。球場對面的斜坡上，立着三個老學生。一個是生得瘦的，很濃的眉毛，一張冷淡的微笑臉，立在他旁邊的是個慈善的形容，大約身高六尺，一張光滑臉，拳曲的棕色髮，初出的鬚鬚，他的笑眼在他的草帽簷下發光。他穿着佛蘭絨短衫褲，腰邊繫着隊長的帶，足上登着黃色的賽球鞋。此人就是我們的主人湯姆白郎，現在十九歲了，做了球長，也是領班生，也是十一人的隊長。那眉毛濃的是東方，還有第三個瘦的，矯健活潑的人，就是奧索，如今體力大大發達了，敏捷像從前一樣了。

湯姆這一級的級任教員正走上來，便邀湯姆同他去吃晚餐。在這一餐裏，湯姆方纔知道只高貴的人做拉格壁校長的，如何謹慎的計畫要造成湯姆的品性。湯姆本來自鳴得意，以為自己的進步，大半是自己的先見，到現在方纔曉得，挑選他做奧索的保護人，是要他有負責任的思想，和信託他，而且還有許多小事，如今想來都有新光明，方纔曉得這大博士亞諾爾 Arnold 是善用他學生的天才了。

一八四二年，湯姆在蘇格蘭高地釣魚遊戲，他的同伴讀了新聞紙，對他說：「湯姆，這裏有你的新聞，你的老夫子拉格壁亞娜爾先生死了。」

湯姆抖着說：「等我看看新聞，」說着，戰着兩隻手，雙眼模糊的翻那新聞，要看簡短的布告。他讀了兩遍，疾

忙跑到旅館裏，商量汽船和鐵路的方向，急忙走進房裏，一小時裏就去了。一天一夜的工夫，到了拉格壁了，他到學校裏找着老司事湯麥司，老人從眼鏡裏仰面望着他，湯姆捉住他的手一扭，老司事說：「啊，先生，我看你已經知道一切的了。」

「是的，他葬在那裏？」

「在禮拜堂裏祭壇底下。先生，我猜你還要鑰匙呢。」

禮拜堂裏靜悄悄的像死一般，湯姆摸索上去，到他的舊坐位裏，低下頭來，眼眶裏的淚不覺的湧出來了。他覺得異常的寂寞，覺得極大的喪失。他對着祭壇禱告，等到覺得安靜從禱告裏來，然後走出到新鮮空氣當中，他在相近的地方，球場裏，走了一轉，走到他的母校的場地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聖善的亞諾爾博士的生命和靈魂，再也不在了。

但是人雖去了，他的教訓仍然永久感動那立着的少年，覺得留給他去做的已經很多：勞工，率真，強健。

第十九卷 露俄的小說

(一) 海之勞動者

我們讀過許多有名的英國文學書，現在我們也要讀法國著作家的小說。維克討露俄 Victor Hugo 是世界聞名的傳記小說家，是在法國文學史裏卓卓有名的人物。這篇『海之勞動者』還不是得意之作，但在我們叢書裏却頂合用，而且這篇書是很好的一件事，說英雄氣概和犧牲自己的。露俄做這篇書的時候，正流在海峽羣島裏，那裏的居民，算是英國人，却是法國人種。

甘塞海島裏，有一個聖撒姆孫村，住着一個老水手，名字叫做雷雪里。他生平之驕，他唯一的主要的留意，是姪女兒德慮賽，他以為凡是可以做的勞丁，總要做將過去，使德慮賽將來得着快樂和安慰。

他有非常的氣力，生平慣用着體力做工，後來他雇用在船廠裏做勞力生活，他已經五十歲了，再也不能用一雙手提那三百磅重的鐵砧了！因此他自己也覺得不是少年多力的時候了，便要趁着這個光陰，趕緊爲他姪女兒聚積一些的財產。

雷雪里不但是勇敢的人，像他在兇惡的海裏所經驗過的；他的知識也很好，若是得了一件滿意的新思想，他的膽氣也大起來了，他所有的錢，也會冒險去使用了。

他很自信的要造一隻最新式的船，這船和他從前所造的大不相同，是不用布帆的，那是用一種奇異的機器，

用水燒沸了，便會行動。他在撒姆孫船塢裏一日一日的用心思，化金錢，造他的新船，後來那神奇的機器成了，把來裝好了，雷雪里歡喜這杜浪德——他稱他的船名——幾乎和他的姪女兒德慮賽一樣。

後來緊要的日子到了，新船裏的聲音很熱鬧，烟噴了出來像小火山一般，忽然活動起來，那些頭腦簡單的漁夫，從來沒見過汽船的，看見杜浪德的槳的活動，像魚翅一般，都當作是妖魔，從此杜浪德便過起沿海汽船的新生活來了。又因為這新船比舊式船載得更多的貨，從海口到海口，又往來得更快，杜浪德便算最先成功的汽船了。

雷雪里最快樂的日子到了，他站在他奇特的汽船上，引着船往來海峽羣島裏，或者經過常常遇險的水面，到法國多岩石的海邊，海盜出沒的聖邁羅村裏，他覺得自己是人類裏最有幸福的。他如此的度快樂與旺的日子，有好多年，等到有了風濕病，骨節強硬了，纔把航海的事交給一個很聰明的水手，名字叫做客魯濱的；他以為這水手也和他一樣的老實，航務也很擅長的。

這客魯濱所以稱爲老實的緣故，就是因為他沒有得着機會，去試驗他心裏的兇惡。他耐心守着機會到來，要用他主人的錢，圖自己的富足，他一得了不義之財，即時遠颺開去，安穩的享福，免得再在英吉利海峽裏做風浪中的勞工。正是那時候，他得了幫助，就是一件兇惡的新器具，是一個美洲人賣給他的，像手槍一般的東西。他得了這東西，就曉得時候到了，可以試他兇狠的手段了。

客魯濱把船帶進到聖邁羅村，就想在那裏下手，謀他的財產。他裝好了手槍，自己走到離村稍遠的地方一個小樹林裏，這樹林緊靠着一塊大岩石邊，這岩石的下面，遮着海峽的水。

他在岩石邊，看見一個海防兵，正看着離海岸稍遠的地方，停着一隻大船。有一隻小船，從大船邊駛到岩石這邊來了。那海防兵正看的出神，忽有個高大多力的水手，悄悄的從石背後像貓一般的躡過來，猛可的把海防兵的兩肩上一擊，把個出着神的海防兵，直顛下海裏去了。那兇手很從容的站着，看他所謀死的人，在水裏打了幾個旋轉，就不見了。客魯濱却也悄悄的從躲的地方走出來，手裏拿着那枝手槍。

他從容的說道：「郎戴納，你殺了一個人了。」

兇手聽了這話，疾忙轉身來看，恰好看見客魯濱手裏拿着的萬惡傢伙。

客魯濱說道：「你站着不許動。我手裏有六顆彈子，或者轟死你，或者也能够警告相近的海防兵。」

郎戴納聽得扳槍機的聲音，吃了一嚇，驚得呆了，便求着問他可要什麼。

客魯濱含着怒聲說道：「昨兒我見你到錢莊裏去，得了三張英吉利鈔票，每張值一千鎊，是你在那裏用七萬六千佛郎（法國幣）兌的，這筆錢是你從雷雪里那裏偷來的。你得了錢，就和那船的主人安排了，要想安穩的逃走了。你的鈔票在你身邊烟匣裏，須推託不得，快送了過來給我。」

客魯濱說着，舉着手槍就開機，像要打的樣子。郎戴納極口的賭咒抗辯，但在手槍的面前，像小孩子一般，動彈不得，後來只得照着客魯濱的號令，把烟匣丟給他。客魯濱見得鈔票不錯，便說道：

「你的船近了，你去罷。」

郎戴納昏頭昏腦的踉跟下那危險的岩石下去。到了船裏，又被叫轉來，叫他寫信給雷雪里，說三千鎊鈔票

已經代他付給客魯濱了。他自由自在的悄悄的回到聖邁羅村裏去。他第一次活動得勝了！

夜裏，船主預備着明朝開船，船裏海員們都曉得朝晨必然有霧，船主自己也曉得。但朝晨開船出海口的時候，天氣清爽，海也沒有波浪，看來有霧的預言，竟是呆話了。

船行了幾點鐘，船裏的人們都希望這一次的海程平靜無事，那裏曉得天邊忽然現出一帶的霧來，漸漸的多起來了，後來連船都裹在霧裏。但船的速度仍然沒有減，緩緩的朝前行去。司機的人，對他的副手說：『今朝在日光裏，我們只開了一半的速度，如今船主吩咐，開頂快的速度，對着霧的中心直進去呢。』船裏的人們，却都覺得不滿意。

自從開了頂快的速度，不到幾分鐘，船觸在大石上了。這船很像從水裏跳起來，戳在一座矗立在海面的奇異高山上。船裏的人們都慌亂起來，船主却很冷靜很清楚，安排了一隻長舢船，就要開出去，搭客和水手疾忙到這長舢船裏。

他們逼着船主也跳到船裏去，船主便叫道：『推出去！我應該在這裏的，因為船失了，船主應該同死的！』

他們從大船邊的小船裏推了開去，沒有一個搭客和水手，想得到這是客魯濱謀財產的第二次活動。然而客魯濱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的活動是不成功的。他的計策，是要把杜浪德駛到近岸一英里的大石堆裏去的；從那一英里的距離裏，游泳到岸邊去，是他很做得到的事；他或者可以得着岸邊冷靜的地方，在田莊裏得着乾燥的衣服，然後再想法子到遠的地方，從此和三千鎊一起逃走。

不料霧漸漸的退了，客魯濱一看，把天大的喜，變做天大的憂；因為他的船正觸在多維爾岩石上，離着岸足足有二十五英里！然而他還沒有十分失望；他知道這一帶妖奇的岩石裏，常常有偷稅的私商往來，他若是給他們錢，當然肯帶他去的。

這時節，霧漸漸的升上去了，客魯濱看準了方向，想到頂高的石上去。但要這麼做，必得投入海裏，游到礁石上去。

他脫了身上的衣服，用一條帶，把寶貴的烟匣縛在背心上，便從船上跳入海裏。海水很深，他也投入得很深。但他再也不升起來了，因為他投下去被奇怪的東西捉住了，一被捉住了，就是個死。

破船裏的搭客和水手，就是那一夜安然的到撒姆孫，得知觸了多維爾的岩石，誰也驚恐不了。雷雪里得知受了這麼的一個損失，便驚得呆了，鬍鬚和喪了家一般。有一個大舢舨的船主，後來到了，報告說，看見那船，而且見過船在兇悍的海裏，旋在大石上，夾住在石柱當中。客魯濱是沒有形跡了。雷雪里想，船身是不能修的了，機器或者還沒有損壞。

他想了一回，又回想過來；他很知道岩石的奇險，是無可插足的，而且要從船面和蓋板割到下面去取機器，也是靠不住的工程。

大舢舨的船主，好像回答雷雪里心裏的思想一般，說：「不能，一切都休了。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到岩石裏去，救出杜浪德的機器來。」

德慮賽要安慰她的叔父，對大眾說：「若是世上有這麼一個人，我就嫁他了。」

一個長的少年，從人叢的外面走進來，立在德慮賽的面前，輕輕的說：「姑娘，你會嫁他麼？」他是個漁人，名字叫葛廉，很從容，很堅決，因此大眾都以爲希奇。

雷雪里很嚴正的說：若是有人能够救得杜浪德的機器，德慮賽必定嫁他。這時候，大眾的眼光，都注到這少年漁人的身上去了。

第二天晚上，有許多漁人和管燈塔的人們，在那裏議論一個狂人，說他掉了一隻牢固的單桅船，穿過頂危險的聚着岩石的水路，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他們議論的人，便是葛廉。他決意要去贏一個賞賜，這賞賜似乎是他的野心所得不到的。他開到多維爾岩石去，冒着萬險，從近路行過去，和海激戰，一點光陰也沒失掉。

他駛入黑暗裏，走沒人敢走的路。走到天亮，那兇惡和荒涼的多維爾的岩石上，大放光明了。葛廉把船停在那裏，看見兩支石柱，夾着破船，像菓子夾在菓殼裏一般。但葛廉沒工夫去理會這景緻，把他的船縛牢了，跳上岸，爬上破船去。

他察看了一會，見得船的後部機器和槳輪，都沒有損壞，不過軋住在兩塊直立的岩石裏，船的前部，却已經破裂，浸在海水裏了。這勇敢的漁人，疾忙看定了地位，決定了計畫。

他所經過的一條危險的水路，是一片遮住的水，他的船可以牢牢的泊在那裏。潮低的時候，他從石上跳到石上，能夠從他的船裏走到破船裏；但潮漲的時候，便把兩面的關係割斷了。破船上，沒有地方可以躲避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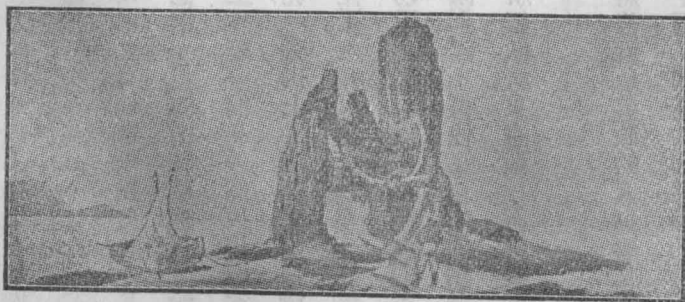
他唯有尋那兩支石柱頂高的地方，去避潮水。他從破船裏可以爬到石柱頂上，只要丟上一枝打結的繩，繩上結着一隻四只鈎的鐵錨。

他在石洞裏過了第一夜，第二日醒來一看，他帶來的食物，都吹入海裏去了。他也不吃驚，收集些介殼動物把來吃了當早餐，急急做起工來。

他把一個洞裝起一個罎子來，所用的石和材料，都是破船裏來的。他並不是專門做漁業的；他有機械技師的天才和方法，可以勝過自然的勢力。他生平是漁人和水手，練成一身的本領，能够用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去做各種的事。他的天才，使他能够發明處置破船的方法，製成應用的器具，不至於缺乏。還有頂要緊的，就以熱烈的希望，堅牢的決心，要想做成所擔任的事，因此得着所有甘塞女子當中頂可愛的一個，做他的新娘。

葛廉用着偉人的勇氣和用勞工度日的人的勤勉，一日一日的盡心做工。他所吃的東西，就靠着岩石四周圍的介殼動物。他慢慢的把槳輪一點一點的取下來，很仔細的藏在他的單桅船裏。他用破船裏的材料造成鋸子和鑿子，慢慢的把杜浪德的船面和蓋板除掉了。船裏寶貴的機器便露出來了。他坐在石上，兩隻手交搭着，縐着眉，思量一切的最大工程，怎麼去搬過機

海 之 勞 働 者



器到自己的船裏來呢？若機器是一片的，能夠提得起來，他船裏也可裝得。若用有力的器具，這工程也不難做，但是並沒一件工程師所用的傢伙。

他在破船裏得了四支大木材，現在恰要應用了。他用盤車把木材升上去，嵌在兩支石柱當中，恰好下而是餘剩的破船，四支木材橫在上面，像工場裏的橫樑一般，每一支木材上，掛個滑車。他第一步的活動，就是在破船面上機器的舷邊鑿了四個孔，放水門邊也鑿了四個孔，又比照各孔的地位，在船骨上各鑿一個孔。然後用鐵索從船面一邊的各孔裏穿下去，穿過船骨的各孔，通過船底，從下面穿上又一邊的各孔，一齊掛上滑車裏。四個滑車和他們的鐵索都聚在木材的一邊總套在一個滑車裏，因此一隻手也能夠管得住了。

他的進步，雖像希臘的太丹（有力的神祇）一般，然而他的英雄事業，雖着成功還遠呢！他在這怪誕的工程上獨自做工，已經兩個多月了。他的形容，因為在海裏做勞工，已經大大的改變，誰也認不得他了。他的鬍鬚長起來了，頭髮也長起來了，渾身都是創痕和血污。他的食物只有介殼動物，他的新鮮飲料，只有聚在石縫裏的雨水和露水。饑火常常在肚裏燒他，喉嚨裏乾得出烟，沒有一時不受着寒冷。

只因葛廉的聰明比漁人們高得多，所以能夠不停的做兇險的工程。他受的痛苦，就是勇敢的人也要吃驚；他和海的劇烈戰爭，因為見得他的計畫成功了，一團的高興，就耐得住他的工程——這一團高興和活潑的希望，就是不久便有一日可以回到撒姆遜，得了成功的名譽，而且得了甘塞頂佳妙的女子做了妻子。因此他支持着工作，耐着勞苦，忍着艱難，只爲着見得所要的報酬一天一天的近了。

他費了許多勞力，把大木釘釘在岩石上，聯着幾塊破船裏的東西，橫裝在兩支石柱當中的狹路裏，像一種的搖門；他大着胆，把他的單桅船，從安穩的停泊地方，移到撞破的杜浪德下面危險的地方。他如今要把鐵索吊起在木樑上的一大片機器和蓋板，移到他堅固靈動的單桅船上。

這件事如何做成功的，如今也說不出；這時節，似乎他的才智要結果出他的單桅船的沉沒了，那裏曉得滑車的響聲停住了，鐵索也寬緩了，這寶貴的機器，平平安安的落在單桅船裏了。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葛廉的腦和手的工作，如今得了成功的榮耀，不但過一剎時的得意，忽然水波大動起來了，風也起來了，好像通知他有大風潮來的樣子；這風潮發得很長久。葛廉又和這風潮苦鬪一次。他第一件要事，就是把搖門橫在兩支石柱當中的狹路裏，用鐵練和鐵索捆得牢牢的。然後從水裏游到外面的岩石上，用大木柱和鐵鏈築起堤來，因此大風潮猛攻多維爾岩石的時候，無論怎樣利害，他的單桅船和船裏裝的寶貴的機器，都得了搖門和堤的保護。

那風潮裏的風和雨的威勢，漸漸退了，電光照着多維爾岩石上有一個妖奇的瘦形，正在那裏備戰。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狂暴時間，葛廉用着相當的聰明，和風雨雷電對敵。他打碎了幾處的破船，抵塞在狹路的別一邊；又打碎了一大片的岩石，隨他滾入波浪洶洶的水裏去，纔得保住了他的堤。

後來風潮停止了，正是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天上又現出藍色來了。葛廉和風潮的戰爭又得了大勝利，覺得非常的疲倦，便橫倒在單桅船的船面上，睡得很甜蜜。等他一覺醒來，覺得肚裏的饑餓，和勞力的成功的快活，不

相上下。

他捲起衣裳，走出船，跳在一塊礁石的下部，看見一隻大蟹爬到一塊大石蓋的下面去。他將刀啣在口裏，追了下去，忽然奇怪起來，因為得了一個石洞，竟可以立得直一個人的。

這一個妖奇的地方，他在上面岩石上住了好久，竟沒有猜到。洞裏汪着異常污穢的綠水，水的上面，黑洞洞的都是忽隱忽現的大石筍。水裏浸着海藻的葉和捲鬚。這樣的地方，就是頂胆大的人見了，也要異常的恐懼，然而葛廉却一毫不怕。他的饑餓仍然逼着他去搜尋引他進洞的蟹。

他在那污穢的綠水裏，摸洞裏的石縫，尋那不見的螃蟹，忽然覺得他的手臂被一種活的東西捉住了！

他光着的手臂上，覺得這種東西纏繞着，又粗又扁又冷又滑，爬到他的胸前，像索一般緊。他想拉開一點，竟絕不能移動，那東西繞住他，像皮一般柔軟，像鋼一般堅固，像冰一般冷。

那岩石裏邊，怪東西爬出來的洞裏，又走出別的怪東西來，繞在他身上，有許多扁圓的尖刺，刺在他皮膚裏像吸管一般，他便覺得異常的痛。

這時節，石縫裏又走出一個來，又放出那種可怕的刺來，纏得他無法可施。後來第五個繞着他，恰好在他的面前，他模糊的看見了這怪物的形狀，只見柔軟的短身體的中間，夾着兩隻大眼，方知道是被烏賊魚抓住了。

這烏賊魚的觸鬚抓住他的右手臂，再也用不得力，而且走近前來，用着鸚鵡似的頸，緊緊的繞在他旁邊。看來葛廉到了這個地位，連計策也窮了。然而他却猛可的騰出帶刀的左手，對着那惡物斫了一下，便覺得這惡物

的觸鬚放散了。

他脫了身，便想逃出這恐怖的所在，偶然看見一具枯骨，一半埋在蟹殼裏，有一條帶繫在腰裏。他拖了一把，那帶便脫了下來，看時，却是一個煙匣，裏面藏着許多的紙。

這些紙是什麼呢？原來正是三千鎊的鈔票。這就是那客魯濱的結果！葛廉幸而有一柄刀，纔逃得和客魯濱一樣的慘死！

過了兩天，葛廉到了撒姆遜，天已經黑了。他把船舶在雷雪里的屋邊。他所希望去做的都成功了。他成功的，就是別的人以為不可能的。他吃了大苦，他成了大功。然而却沒有人知道他是在多維爾岩石那裏！他輕輕的望着花園裏一探，以為德慮賽一定在那裏，果然德慮賽在那裏，但不是獨自一人！那裏有一個不識面的人，和她在一起，並用兩隻手臂抱住她，她似乎戀愛這個人。可憐的葛廉挪步回去，說不出一句話。

第二天，雷雪里看見杜浪德的寶貴機器救回來了，喜的無可形容，好像從天上掉下寶貝來一般。世界上再沒別的好話可說到葛廉了。這救回機器的葛廉要娶他的德慮賽了，他也有這意思。但沒有知道葛廉已經見過德慮賽的情形。因此聽見這少年漁人竟道出個『不』字來，十分不懂。

於是德慮賽果然嫁了葛廉所見園裏和她在一起的人！他們坐船出了撒姆遜，立在船面，再看這老村一眼，德慮賽忽然對他丈夫說道：

『看那！看來似乎有一個人在那裏岩石上。』

果然，有一個人坐在岩石上，動也不動；望着德慮賽們的船駛出海口，眼巴巴的對着德慮賽的可愛的臉。他坐的地方，從前坐過了好久呢。他坐的是海水漂成的一個石孔，像一把天然的椅子，潮高的時候，就沒見了。葛廉在從前夢想的日子，常常坐在那裏，望着海，呆想着，等到高潮來了，他方纔走開。如今水又高起來了。德慮賽叫她丈夫看的時候，水已經到葛廉腰裏了。如今到兩肩平了。他的眼，還睜睜的釘在漸漸看不見的船裏，這微妙和悲慘的眼眶裏發出奇光來。讀書的人，知道他悲涼的末路，和他平日所懷抱的夢想，竟大不相同了。

德慮賽的船成爲天邊一點的時候，葛廉的頭也一樣的看不見了。除了連天的水光，更沒有別的東西。

(二) 人和大礮之戰 A Fight with a Cannon

全世界聞名的法國小說家露我；法國人民崇拜他，因他是個大詩家，大戲劇家。然而他的小說故事中，也多充滿想像；使讀者只見理想中的世界，不知真實的生活。所以說他的小說故事中，也有詩的性質。換句話說，他寫散文的時候，他仍舊是個詩家，因爲他散文中，有弘壯的詩性。『九十三』是他最大的著作，專講一千七百九十三年的恐而狀況；含有戲劇的特性。這時法國革命紛擾最盛，沒有一個著作家比露我再能將當時人民所感不安情形，達之筆墨，使後之讀者，感受同樣印象。蓋詩人，小說家，特長的一技，就是最能將過去種種情形，重復現於人心。下面一篇大礮脫羈，在戰船上施威的故事，是從他九十三小說翻譯出來的。

拉未未爾 La Vieuville 正在說話，被一聲怪叫嚇斷。除了怪叫之外，又有一種極可怕的聲音從船艙中出

來。

正船長和副船長聽了，立刻奔向置砲甲板上，但不能下去。但見許多砲兵都從甲板下逃上來。

原來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尊放二十四磅重彈丸的戰砲脫羈了。

這種事情恐怕是海面上最可怖的事情了；那時船在大洋中，一帆風順，四無邊際。

大砲一被脫羈，立即變了不可思議的兇獸。力有虎豹一般大，體有象一般重，性有牛一般強項。猝生頑變，如不及預防的風浪。左右飛舞，如電光的閃速，如小鼠的跳躍。他不顧好歹利害，東西亂撞。如墓碑的無知無覺一般。雖此砲重有萬磅，然前後顛跳，輕漂如小孩頑的皮球一般。在地上旋轉成直角形。究竟亂到怎樣，什麼結果？

我們有法子將狂犬馴服，狂牛嚇退，毒蛇克制，老虎驚走，勇獅服從；然而大砲一脫了羈，可真沒法想了。他是死的，你不能用刀殺他，用槍制他；而同時他又活的，兇悍比什麼還利害。

這可怕的大砲，東衝西突，前進後退；擊左攘右，奔走無定。將躲藏的嚇得魂散魄消，當道的碎的血肉模糊。逢物便破，逢人便死。

不多一時，全體的水手都聚在一處。原來這是放砲隊隊長的錯處，他忘記將索練的螺絲網扣好，又未將四輪轉軸擋好。所以這砲略動一動，砲底砲身即和底板脫離，東西亂奔。將止退索（註一）拖斷，繩具皆折。於是

此砲不復受束

縛。又向砲門

一衝，鐵鏈紛紛

碎落；大砲一得

自由，大施威武。

此時水手

纔驚嚇的喊起的

來。水手跪到一

甲板上向扶梯

下一望，則見一

瞬之間，置砲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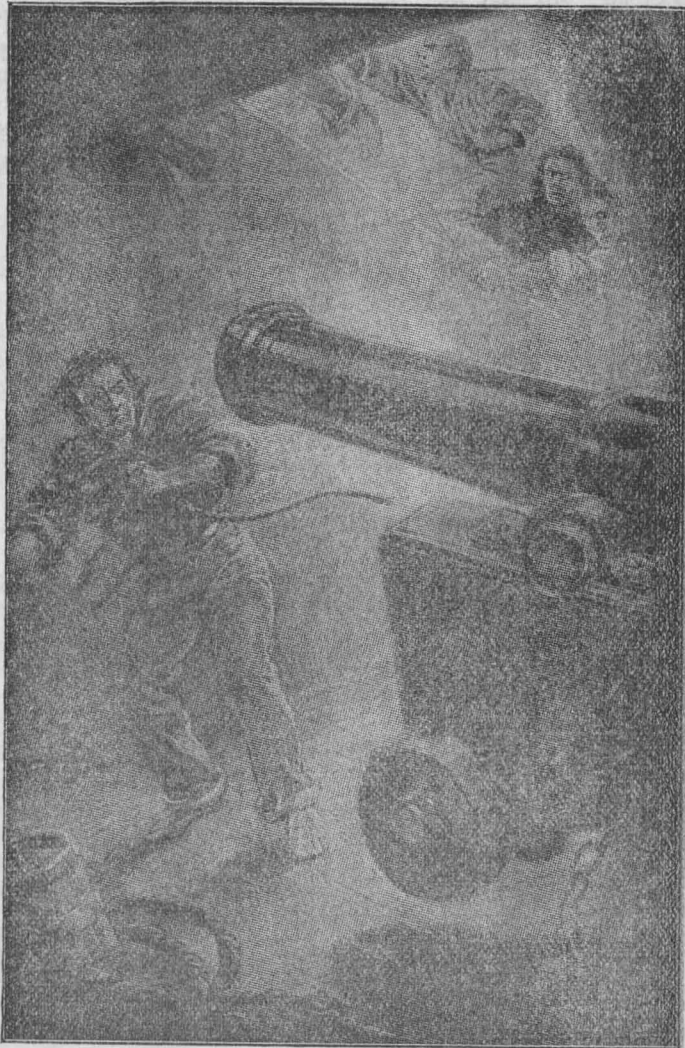
板上，只剩下這

一架狂砲；其餘

的都不見了。

驚得亂顫。

此狂砲現在不受一些束縛，自由自在，做了一船之主。水手本在戰爭時還是說說笑笑的；此時却



這時全船都靜悄悄的，唯有這砲狂吠不止。

船上浪聲砰礮，與船內砲聲相應和。

像得二個鐵錘，在一個鑿上接連着敲。

忽然一回在這大砲狂舞之間，一個人手裏拿着繩子和鐵棒，跳下甲板去。這人就是此事的罪首，砲隊的隊

長。他知道自已肇的禍，總當想法補救。

於是一個奇異的決鬪開始了。一個是砲，一個是砲手。一個是物質，一個是靈人。一個是無知覺的物體，

一個是有知覺的人類。

這人立在一角裏，手裏緊緊執着繩和棒。背倚在木桶上；二腿如鐵柱一般的立着。面呈青黑色，帶悲容；然

鎮靜不亂，在木板中立着。

他等大砲過來。

砲手很知這個砲；而這砲也似乎認識他是主人。他們倆住在一起，已好多年了；砲手揣摩他的頸下，也不知

幾次了。他一向很服從主人，這時主人帶着愛惜他的樣子如喚他的狗一般的叫道：「來！」

他想砲聽了，一定會轉向他的。

但不意他轉過來就向他身上撲去。這麼一來，他的性命難保了。究竟他怎樣逃出此難的呢？這是一個

疑問。水手都對着他看，嚇得毫無聲息。

除了一個觀戰老人外，沒有一個人不替他擔心的；連氣都不敢吸呼。他却很自在的立在甲板上，看那勁敵過來對戰。

他可要被砲衝死了，但他動也不動。

他們腳底下是海水，其聲汹汹，像得在那裏助他們激戰。

於是手對手的決鬥，將開始了。砲手先去挑戰，此時海水忽而不動起來，似乎是被惡鬪驚呆了。

砲手說道：『上來』砲似乎悟解他話的。

於是空前絕後的人砲鬪開場。一個是血肉易破的弱人，一個是金石不裂的銅砲。一個是用無知覺的猛

力，一個是用靈性的機巧。

他們戰得昏昏黑黑，如在不清楚的神聖默示裏。

後來這根斷鏈被砲手拿住，扣在止退索的紐扣上。一端縛在砲身。然而還有一段鐵鏈，仍在空中旋轉。

假使觸在砲手身上，又要生一番危險。

砲手一手執着這練，然而他仍是旋轉不已。雖則砲手用鐵質銅柄的鞭，向着鐵鏈雜打，然鐵鏈舞動如前，不

肯停止。

但是砲手照舊奮勇無退意；有時他還能取攻勢，他爬上砲的一邊，手執繩棒。砲見了似乎有知覺的如怕蛇

一般的逃開。而砲手勇敢異常追趕上去。

這樣的決鬪，不久就告終止，大砲似乎向他說：『我們停了罷。』說着，他就停着不逃。因為他似乎是有知覺的，他暫停這一時，正在設法如何破敵。隔了一刻，他向着砲手奔來；砲手立即向旁邊一跳，笑着喊道：『再試麼？』大砲似乎大怒，將左舷的短砲弄碎，向砲手擲來。砲手又逃開。

忽然間大砲又向他身上撲來，砲手立即抵住。

三個短砲，都被大砲毀壞，他此時似乎已失了知覺。不知如何對敵。先從船後奔到船前，將槁木折斷，向鎗中丟入。此時砲手在扶梯底下，約離觀戰老人祇有幾步。

砲手執着鐵棒休歇，大砲如同見他這樣情形，也就不回身轉來，很快的給砲手一斧。假使他退後向旁一抵，他性命一定難保。幸而他沒有如此；祇喊叫了一聲。

直到此時，那位觀戰老人，仍舊立著不動。他見了這番情形，他比大砲還快的跳下來，冒險的將一包假地契（註二）忙向輪軸中丟去；固然輪軸被阻，不克進行。

有時一塊小石子，可以阻住一塊大木頭；一根小樹枝，阻住一條冰川。大砲受阻，立即翻倒，砲手又將鐵棒插入。後輪大砲，於是不得再上進。

砲手用棒前後拖引，只聽得釘鏗一聲，立即翻倒。如同一隻鈴翻轉一般。砲手滿頭大汗；跑到砲前將繩打成活結，將砲頸緊緊縛住。決鬪就此完畢。砲手勝服大砲，如馬蟻征服老嫗，侏儒勝過巨大犯人一樣。

（註一）發戰之際，繫戰於船旁，使不能倒退之索。

(註 一) 當時可換錢用。

(三) 拿破侖之覆亡 Overthrow of Napoleon

露俄是法國最大浪漫作家之一。他的浪漫思想，多見於他的奇書孤星淚。“Les misérables”中，這部是很大很厚的書，稱牠作故事，實在不很妥當。這是幾個想像人的歷史。這幾個人都是因為命運關係，一生不樂書中多有動心移情的地方，多有奇異的描寫。他描寫歷史大事，常用俊句捷語，又加以他的極明析的想像，很有可觀。其描寫拿破侖在滑鐵盧 Waterloo 敗北一段，最能顯出他這種筆力。這段描寫拿破侖領法國軍隊，與英軍戰於滑鐵盧；敗退，拿破侖就從此不振，再無做皇帝的希望了。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應該知道，這段描寫，並不是實在的歷史事實，是作者的想像；可是寫了來，倒比記實的文章，似乎更實際些，這是他想像的能力，著作的天才。他並不計及歷史上的事實，究竟和他所作的和合不和合；不過讀了他的文後，我們腦袋裏，只留了個真切的印象！

在滑鐵盧那天的早晨，拿破侖心滿意足。

他確是不錯的；他們計劃，想得來真令人欽佩。

拿破侖習於戰事，看得來戰爭的計劃，是固定的；他永不細細的想，永不細細的打什麼圖樣；這些事情，他看得很輕，以為只要結果是勝就是了。開端的錯誤他是計較的，他相信他自己總是勝，結果總是他勝。他知道怎樣

等待時機，他因爲自信，所以把不測的事，都不去慮及，命運和他是平等的，他怎麼要怕他！他似乎對命運講：『你
可不敢呵！』

四點鐘的時候，英軍後退。一時，只有步兵和幾個鎗手還見於戰場之上；餘的都不見了。兵隊受法軍之攻，紛紛退向後路，經山跨谷，沿牛徑，直至聖吉姆山 *Mont Saint Jean*。一時英軍都退了；前陣也不能再支持；惠林頓 *Wellington* 將軍自己的軍隊，也讓步了。拿破侖喊道：『開始退兵了！』

惠林頓將軍一退，拿破侖的軍隊，馬上前進。只見聖吉姆山上的軍隊，也不見了，前隊都不知逃到什麼地方。他們必定集在一處的，不過不見就是了。拿破侖自馬鞍鐙上立起來一看，知道這次又戰勝了。惠林頓退到沙尼斯林中 *Forest of Soignies*，軍隊完全覆沒了；再也不振作了。

拿破侖細想這次的由敗轉勝，到戰場各處去視察。他的引路人，立在他的後面，注目靜視，似乎不解所以。那時拿破侖正在自省；正在察路覓跡；正在研究樹木的傾向和麥稈的偏歪；他似乎在那裏數草木。

他轉過頭來，對他的引路人說幾句話，引路人搖着頭，奸謀大約即在其中了。

拿破侖立起身來，自己尋思。惠林頓已經退兵了。只要再派幾個兵士去一追，就完事了。

拿破侖馬上回來，差人到巴黎 *Paris* 去報知，戰事已畢，我們得勝了。拿破侖是一個司雷的神；他已見電了。他下令著兵甲的兵卒，前去找收服聖吉姆山。

這隊兵卒，共三千五百名。他們一隊上去，足足有半英里長。都是精兵健馬。他們共分二十六隊。中將

伯訥 Bernard 奉命爲總指揮。他持刀，在軍隊之前。軍隊於是向前而進。於是惡戰來了。

拿破崙的軍隊，持着腰刀，搖着軍旗，吹着號角，一隊一隊的向前進行，上山下谷，走入山脚，沒入烟霧，連人也不能見，再自那邊的山面上去，依然驅馬疾馳，經過聖吉姆山的懸崖。

他們起步前進，不慌不忙，不驚不懼。小銃和馬兵之間，只聽車輪馬蹄之聲。

在這高地之那一面，於礮壘之側，英國步兵，匿在那裏，共分十三隊，每隊可兩營，列爲前後兩排，前排七隊，後排六隊，肩負短鎗，眼看着這邊，等待不稍動。法軍看不見他們，他們也看不見法軍。他們靜聽足聲，知道有馬隊爲數可三千來了，馬還是疾馳，軍士的噪聲，腰刀的磨擦聲，來勢洶洶，可怕可懼。一時聲息全無。忽然一隊人，執刀向前直衝，數以三千計，齊聲喊道：『法王萬歲！』這一隊人，都從高處落來，好似地震。

敗象現了，英軍之左，法軍之右，只見法軍副將立起馬來，驚得面如土色。這時法軍衝至前面，正想趁勢攻敵，只見他們和英軍之間有一條濠溝，這條濠溝，真是條死濠溝！這濠溝，是澳漢陷溝 *Sunken road of Ohain*！這個時候，真是危急！這像深谷的一條溝，法軍並沒注意到，張口般在馬足之前，深可六七丈，闊可十數丈。第一排已陷入了，第二排衝上去，又陷入了，第三排也是這樣；只見那些健馬，都四脚向天，馬背在地，彼此亂撞，騎馬的人，早就跌下來了；再沒法後退了；只見彈如雨一般來了。打英軍的兵士，如今自己打自己了。在這濠溝裏，非至填滿，沒一人能夠出來的；馬呀，人呀，一塊兒亂滾亂撞，混雜不堪，彼此還在這溝裏，互相擦磨，人肉馬肉，混在一處，等到這

溝裏填滿了活人活馬，那後頭的兵士，纔得從他們身上經過這溝，再向前進。這次敗北，就從此開始了。

依鄉下人的傳說，說這次戰爭，陷入溝中者，馬二千匹，兵士一千五百人。這話顯然說得過分的。

拿破侖未出令教副將前去追敵時，曾經到各處去視察過的，可是這條濠溝造的好，所以他並沒看見。這條濠溝，造得來連一點縐紋都沒有的，和四邊的地面一色，所以並看不出什麼。不過這條濠溝，也有隱示，免他們自己的兵士陷入其中的，所以拿破侖去細察形勢時，也看到一二的，就在尼萬爾斯路 Nivelles road 與這條濠溝接觸的地方，一個白色的小教堂裏，召到他的引路人，問他究竟那裏有沒設有暗計。引路的人答道：「沒有。」到如今人家還說，引路人一搖頭，拿破侖一生事業休！

第二十卷 大仲馬的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法國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是一個有名的小說家，他的著作，大半是摹倣蘇格蘭的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的作風，他所作的許多故事，都從歷史的插註上取來做基礎的。但他雖然隨意的抄歷史的事實，他以為把事實用在小說上，比用在歷史上更是重要。然而他有一篇頂好的小說，叫做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却完全是他的理想，都是從前的小說家沒有想到過的，讀了之後，便要着迷，但並沒有一點歷史上的事實。在這篇小說的原文很長，讀了一遍，雖然覺得有趣，究竟很費光陰，我們把來縮短了，重說一遍，雖然比原文短了些，却比別的短篇小說要占加倍的篇幅。這篇孟德克列思多的原文是一八四四年出版的，分作上下兩篇。

上篇

三桅船叫做巴龍的，從司米那開到馬賽，因為船主在半路裏死了，便着一個少年的大副叫做愛德門唐戴引船到埠。愛德門待海員們極和好，真和兄弟一般，不像個上級職員；他海裏的工夫又很好，因此船的主人把領港的事託付他，毫無一點疑惑。他升了船主，纔得十九歲，他的工錢加起來了，可以養他的老父親得了安樂，可以使他立刻娶了那黑眼睛的梅賽，因為他和梅賽相愛已經三年了。

他到了馬賽，進了城，滿城的人，沒有一個比他得意的。他似乎在雲裏行走一般。他的婚禮就安排了，請了

許多吃喜酒的人，真是興高采烈，萬事如意，他自己說了又說，說他的幸福是無窮的了。

愛德門平常做人很直爽，也很和氣，從來想不到有和他做仇的人。不料他所想的無窮的幸福，就造出仇敵來反對他。因為巴龍船裏有一個管貨的人，叫做唐格拉，乃是個妬嫉的人，他本來想管巴龍這船，從船裏圖些不規矩的利益的。還有一個費南，是梅賽迨的表兄弟，是個半西班牙種，平日裏愛着他美貌的表妹子，却恨愛德門竟把她的愛情奪了去。愛德門若是一時想得起他們來，便曉得仇敵多了，然而他却並沒有疑心，仍舊把他們兩個算在朋友當中。

這時節，法國的政治風潮很不安靜，那蹂躪全歐洲的拿破崙，失了龍座，禁在愛爾巴海島裏了，這海島在拿破崙的故鄉科西加島和意大利海岸的當中，他打算恢復他的勢力，重興他的帝國。這時節，在法國做皇帝的是路易十八，乃是一七九三年革命的時節，在斷頭臺上死的路易十六的兄弟。但國度裏却不滿意路易十八的統治，還有久經戰陣的拿破崙的舊部，當然專心想造一個大法蘭西帝國，巴巴的望着拿破崙再回來。

這一來，就把一個人犯了嫌疑，監禁在獄裏，因為有人把他告到總檢察官那裏說他參預隱謀，要恢復「霸王」這霸王的名字，便是幫助路易十八的人，稱拿破崙的徽號。這個人便是愛德門。唐戴。因為他從前受了那死的船主的命令，把船從司米那開到法國來，路過愛爾巴島，獨自上岸去，遇着拿破崙的大將，交給他一封要緊的信件，叫他親自送給巴黎一個紳士。他到了馬賽，急急的預備結婚，要等結婚之後，到巴黎去游歷，便好把那封信平平安安的送給那個紳士；他却因此犯了嫌疑，說是和愛爾巴島拿破崙的大將訂了什麼密約了。

因為這時節妬嫉的費南正在心裏打算，要把愛德門在成婚之前，移到別地方去。唐格拉是看見過愛德門到愛爾巴島去探望的，就做了一個同志的奸黨，以為無論如何，愛德門是要逮捕了去受審判的。有一個成衣匠，叫做卡特羅塞，得了奸黨們最先的信任，他見得這種陷害計策，實在利害，便勸他們去做。

他們似乎也合意，便暗地裏進行，要害愛德門。到了婚期，費南着急得了不得，忙忙的走開去，唐格拉是請來吃喜酒的，便看見他的奸計如心如願的實行了，那時節，愛德門正要和梅賽迨到教堂裏去，行宗教的結婚式，將要動身，便被地方官捕了，帶到地方廳裏。

愛德門的朋友們見了這一場禍事，都嚇得目瞪口呆，他們年紀都小，不知道政治；心地直爽，做不來祕密的方
法；素來誠實，做不來偷漏的事情；因此愛德門何以被捕，大家都弄得一籌莫展了。

愛德門的雇主摩雷很相信這少年船主，情願親自做保證，證明他的誠實；一面又去安慰愛德門的老父親和梅賽迨，說這事必是一件非常的錯誤，新郎必然就好回來見他們的。

愛德門帶到檢察官費雷福那裏，先在私房裏訊問，他就驚駭的了不得，並不知道怎麼的被他們捕了來。檢察官也十分明白他的無罪，因為問得這被捕的人，絕無政治的知覺，且是一個清白的人，因此檢察官有心要開釋他，不過還要查問他，從愛爾巴島拿破崙的大將那裏，得來的那一封要送給巴黎一個紳士的信。檢察官查看了愛德門的各種東西，尋着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寄給一個娜亞底的，那檢察官讀了信面的住址和名字，暗暗地忽然面色慘變起來。

他於是翻翻覆覆的根問愛德門，到底知道這一封信是怎樣，後來知道這少年，除了要他寄信到什麼地方什麼人之外，信裏的話，一毫也沒知道，他於是纔得放心。

費雷福拆開了信，讀了一遍，似乎非常的注意，過了一會，叫了愛德門上去，看着把信燒在火爐裏成了灰，叫他立誓，永不說出寄到這封信的人。這檢察官着實求着他所審判的人！

愛德門並不知道檢察官的心裏，正是七上八落的打算不定；他一面要承認這無罪的愛德門，應該把他釋放；一面恐怕這愛德門輕輕的一句話，他便要受着害；便想保全自己的利益；因為愛德門去寄信的娜亞底，並不是別人，就是娜亞底費雷福，就是檢察官費雷福的父親。他父親是拿破崙的死黨，他自己，却是從纔恢復的王家手裏乞恩的。他知道父親是表同情於拿破崙的，若是被人知道，便阻礙自己的前程，因此他改了名字，免得和他父親相連。

愛德門從愛爾巴島帶來的信，是去通知娜亞底，說拿破崙在幾日之內，又要宣告復位，而且到了法蘭西，上岸，要召集他的舊軍隊到他的旗下。費雷福得了這等一個消息，便道是一個升官發財的方法，却恨這封信是寫給他父親的，若是把這封信給別人知道了，不但父親得了死罪，亦且自己的希望都丟掉了。這封信唯有愛德門是知道的，若是把他監禁了，便與自己無礙了。愛德門便如此的判決！

我們讀過歷史的，都知道拿破崙逃回法蘭西，做了一番最後的英雄事業，就在這「百日之期」的時間裏，在滑鐵盧戰敗了，便結局了。在這時間裏，摩雷也是助拿破崙的，便催着費雷福，因為這時節，猜來拿破崙是要王業

再興了，就草了一個呈文，求費雷福釋放愛德門，說愛德門爲着拿破崙的差使，在路易十八時代被監禁了，如今拿破崙來了，路易十八逃到英倫去了，就應該釋放他。

費雷福得了這呈文，把愛德門對拿破崙的空虛事務，牢牢的保守在地方廳裏，並沒有別的舉動；一面希望把這個呈文當做一件對待愛德門的利器；專等路易十八再到法國來做皇帝。他的願望果然做到了，和歷史所紀錄的一樣。

檢察官既然決定保衛自己的利益，便不顧這可憐的無罪少年，受無罪的監禁；把他從地方監獄裏提出來，放在保衛嚴重的船裏，移到黑暗的瀉多堤海島堡上，乃是一個海裏的監獄；監在那裏的人，從來沒人知道有一人逃得命的。

到了海島之後，有一個陰沉醜陋的獄卒，引他到一間又溼又黑的房間裏，幾乎和地底裏一樣；看那凳上，放着一盞似亮不亮的燈，有一束新鮮的草，放在地裏，是做床鋪用的；一器的水，一塊粗麵包，是預備着充饑的。

他一走進到房裏，這獄卒就拿起那盞燈，口裏發出一種躁急的聲音，說聲晚安，便把他關在房裏，獨自在那裏發呆。

他獨自在黑暗裏和寂寞裏；他的額上像火燒一般，覺得有冷氣吹來，天也亮了；獄卒走進去，見他還站在昨日立的地方，兩隻眼都汪着眼淚，知覺都沒有了。獄卒去摸了他一把，他方纔覺得。

獄卒給他的食，他也不能吃；後來他的險惡的地位，心裏也覺得了；便倒在地上哭起來，追想他不可思議的命

運，造出這樣的一場大禍。

過了幾天，他和獄卒略畧的談話，便要求要去見見獄官；獄卒告訴他，這是不能的；後來他竟說，若是獄卒不允許他告訴梅賽迨現在的情形，便要殺了獄卒。

這一種狂怒的恐嚇的結果，就是把囚徒移到堡裏面一處骯髒的地方，比前日所住的地方更暗更溼，更沒有半點法子想逃出去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幾禮拜成爲幾個月，幾個月幾個月的過去，囚着的人也計算不清楚；他在暗牢裏大約有六年相近的時候了，要想法子餓死自己，便餓了四天，不肯吃食，身體慢慢的衰弱了；不料到了夜裏九點鐘的時候，忽然聽得他靠着的牆上，發出一種空的聲音，好像用大爪在那裏不斷的爪着，也像是有力的牙齒咬着，也像是一屬的傢伙在那裏刮石頭的樣子。

他身體又衰弱，心裏又焦急，疑心自己的神經在那裏欺騙他；但仔細的聽去，便決定這聲音，是有人在那裏刮暗牢裏牆壁的石頭。他心裏要脫逃的思想，便狂跳起來。到第二天早晨，獄卒拿食物給他，刮牆壁石頭的聲音仍沒有停止，愛德門恐怕獄卒聽見，忽然和他絮絮叨叨的說話；因此他疑心愛德門發狂了，便拿些肉湯和白麵包給他；他最近的決定要餓死自己，便忽然的改變了。既然得了肉湯，就狂喝起來，要恢復氣力，預備着了時候好應用。他從牆上拆了一塊石頭，對着刮的聲音來的方向裏，打了三次。

第一次打的時候，刮的聲音停止了，好像着了魔術一般。那一天從此再沒聽見聲音了，過了一夜，也沒聲音

聽見他決定必然是別的囚徒，想割開了一條路逃出去。

他現在所着急的，就是回復他的氣力，從此送給他的食物，再也不推却了。那刮牆上石頭的聲音，也再沒有了。過了三天，覺得那邊的囚徒，仍然在那裏作工，不過把鑿子改了槓杆，移動牆上的石頭。愛德門也想打出一條路，和他一般的作工。

但是他竭力的想去，只有一件可以做得，就是打碎了他的水器，藏匿兩三塊在床裏。他用了一片的碎器，統夜挖去，要想移去他床後一塊大石的四周圍的水泥，那水泥雖然是潮濕的，他的工作却沒有進步。但統夜裏却聽得地下的作工的人，繼續的挖掘他的路。

天明的時候，獄卒抱怨他打碎了水器，又拿了一個進來。他去了之後，却喜得了手了，那周圍的水泥已經刮去了。

他責備自己，爲什麼這幾年不走這一條路。他在地牢裏已經六年了，倘使從前不是專想失望的道路，做現在所作的工程，不知道成工了什麼呢？

三日之內，他把大石塊四周圍的水泥都去了，但沒有槓杆一類的東西，移不動那塊大石。他從來是個聰明的人，忽然又活潑起來；他看見獄卒送進湯來，是一件鐵製的湯罐，帶着一個堅固的柄。但如何能够得這個帶柄的湯罐去做槓杆呢？這是第二個難題了。他想了一個計策，把湯盆棄在地上；那獄卒第二次進來的時候，踏在湯盆上，就破了。這獄卒踏破了湯盆，只有兩個辦法，或者回到樓上去，拿一個盆子下來，或者把湯罐放在那裏給

囚徒，等到下次再要掉換。然而這獄卒是天生成的懶惰，果然把湯罐剩給唐戴，唐戴得了這件器具，真是無價之寶。他用着湯罐的柄，統夜的做苦工，去移動那牆上這塊大石，極有神效。那獄卒把湯罐剩在那裏，也忘記去換新盆子，仍舊聽這湯罐去當盆子，唐戴再也不想，有這麼多的日子可以聽他使用。

到了最後的三日，他聽那不知姓名的勞工，並沒聲音了，因此他不得不再竭力的做工。

日裏和夜裏，他不住的做去。那湯罐的柄，當然有代替的東西，仍然直着在湯罐上，因此獄卒一點也沒疑心。但唐戴還沒有十分遠，挖進到牆裏，就觸着極大的樑木，就把他要挖的洞截住了。如今必須向上挖，或是向下挖；這一來，把他的思想也鬧昏了。他心裏無限的焦躁，口裏喃喃的求着上帝，不要使他失望。

「誰說到上帝却同在這時節一同失望呢？」這聲氣是從地下上來的，因為遠遠模糊了，愛德門耳朵裏，覺得聲音很空又很深沉，便頭髮都直豎起來。他却爬起來說：

「憑着天的名字，雖然你的聲音可怕，請你再說！」

「你是誰呀？」那人說。

唐戴絕不疑惑，便回答說：

「是愛德門唐戴，一個法蘭西的海員。」

「你到這裏幾時了？」

「從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這裏的。」

「你犯了什麼罪呢？」

「爲了通同幫助皇帝復位。」

「怎樣幫助皇帝復位呢？這樣說，皇帝是不在龍位的了？」

「他在一八一四年已經在豐登耐勳羅辭了帝位，送到愛爾巴島去了。你是幾時來到這裏，怎麼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

「一八一一年之後。」

唐戴吃了一驚：這個人在牢裏比他多了四年。

這種奇異的談話，接着說得很多。愛德門估量着只有幾塊的石頭，一移去了，便可以接着別的囚徒所做的小洞。但那別的一條隧道，在那樑木的下面上來的，愛德門便大大失望；然而還要可憐的，就是那個不知情形的囚徒，做了許多英雄事業，仍然一點沒用！

他費了無限的苦工，在幾年裏，打一條去路，做成五十尺長的隧道，穿過了牆壁，思量一打穿了，便可走出牆外，從此好從海裏逃走了，却不道費盡苦心，反引到別的囚徒的地窖裏！

到了第二天，這囚徒從隧道裏取一條路，走到愛德門的地窖裏，兩個相見了，彼此道喜，非常的快樂。因爲他們若是能够每天相見，他們囚禁的苦况，至少也可以減去了些。愛德門的新朋友，大約有六十歲的年紀，身材很小，面孔瘦削，生着一部長而且黑的鬍鬚，頭髮白了，因爲憂患和痛苦受的多，所以頭髮和年紀不相稱了；然而他仍

然精力充足，不像是長遠囚着的人。

他告訴愛德門，如何的從極少的材料做成極利的器具；如何的從他牀架裏的釘絆做成了鑿子；如何的用這鑿子，鑿成這樣長的隧道，通過牆壁。他細細的看了愛德門的地窖，叫愛德門助他爬到天花板相近的小窗眼裏，望出去是一區天井，守衛的人們，正在那裏防衛著，因此便截斷了逃走的念頭。

老人慢慢的說：『這樣是上帝的意思已經定了！』說着，他那久經憂患的態度，覺得布滿了不可思議的懊喪。他然後告訴愛德門，說他是大主教發利亞。

他在一八一一年以前，還沒移到瀉多堤來，先在別的一個堡裏面，受了三年的痛苦。他犯罪的原因，是要把祖國的意大利將割據的小諸侯們，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強有力的王國。這一着，便觸犯了拿破崙一八〇七年所定的計畫，大主教就被騙到法蘭西去。

愛德門的新朋友，並非別人，就是那個『顛主教』，然而他並沒有顛的樣子，而且他非常的聰明，遠在平常人之上。愛德門聽了他新朋友所說的種種在監獄的事業，他着了迷，便問他，爲什麼不兩人合着力，重新做出別的一條走路，走到別的牆壁上去？

大主教回答說：『第一件，我費了四年工夫，造成我所有的各種傢伙，費了兩年工夫，又鑿又掘的弄那硬同金剛石的泥土出來，我有時要移去我所估量着不能夠移動的大石，不知費了多少苦工和勞力。

第二件，要藏匿那掘出的大塊泥土和垃圾，我不得不打破了樓梯間，把我勞工所產出的菓子（泥土和垃圾）

盡數的丟在那空的地方去。現在空的地方已經裝滿，我想來再也裝不得一點了，除非再得了新的地方纔行。而且我到了那打算要成功的時候，我所有的希望，都從我這裏飛了去，永遠沒想頭了。從此再沒別的，凡是違反上帝的意思的事，再不該誘惑我重新去試探了。」

兩個都聽着天命，把逃走希望完全棄了，便尋着各種方法，要瞞過他們每日相會的形跡。大主教又想出過光陰的方法，把自己所有的各種學問智識，教給愛德門。

愛德門是個容易教的學生，他們在長日子裏，一個教着，一個受着，借哲學，歷史，理學的智識，和各種語言，來銷磨兩個憂悶的生命，使他們銳敏的憂愁，變為滯鈍。

大主教研究愛德門的案情，說害他囚禁在瀉多堤的，再沒有別人，必定是詐欺他的費雷福。大主教自己的歷史，後來也告訴他的少年同伴，因為他的氣力已經敗了，他的一隻手，又得了痲痹的證，不能動了，他方纔把他的大秘密告訴愛德門。這大秘密就是得着「顛主教」的徽號的原因。

顛主教沒被捕去以前，他充過斯巴達伯爵的祕書。這伯爵是意大利有名貴族的一個末代人，是一八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的。顛主教既然和伯爵熟悉，便曉得十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個斯巴達貴族，做過主教長，後來和他的姪兒，一同被凱撒波而甲的代理人們毒死了，因此他極大的財產，必然在教皇和他的朋友們的手裏。

但顛主教細細的查考羅馬有名的人們，凡有和斯巴達家略有關係的人的歷史，都查遍了，並沒人因主教長和他姪兒死後得了利益。顛主教因此猜想，那主教長必定把他極大的財貨，藏在一個地方，免得落在那起在羅

馬的仇人們的手裏，一面把秘密告訴他姪兒，此外別無一個人了。

顛主教費了幾年工夫，在斯巴達家搜尋文件，想尋些有遺囑性質的東西，然而一點也沒有。等到他的戶主伯爵死了，他得了伯爵的書房和他的祈禱書，這書也叫做中世紀祈禱書，那是斯巴達家寶藏的一件。有一晚，因為急要火光，暗裏摸索這本祈禱書，記得書裏夾着一張舊紙，因年代多了，顏色黃了，是夾在書裏做記號的，大約有幾世紀了。他以為這張紙是沒用的，紙上也沒一個字兒，便把紙角兒點在火裏，就燒起來了。然而他忽然驚奇起來，因為紙兒燒着了，看見有黃的字跡現出來了。

他急忙滅了火，已經燒去了一半，只剩著一半。又急忙的在火裏點着一支小蠟燭，把燒過的紙來照看，因為在火裏熱了一熱，便看得出紙裏的字原是墨水寫的。

他便讀着：

這是一四九八年的四月第二十五日……

亞歷山大陛下請去吃飯，因為恐怕……

付託得不好，我就宣告我的姪兒……

作為我獨一無二的嗣子。

保存被毒死的加貝拉和文嬌佛……

我藏財貨的地方，他是知道的……

就是在那孟德克列思多小島的地洞裏……

一切元寶，黃金，錢幣，珠寶，鑽石……

藏着的所在，總計大約值二百萬……

把小溪裏的第二十塊蠻石……

在這些地洞裏有兩個孔，所有的財貨……

頂遠的角裏，我把這些財產完全……

做我獨一無二的嗣子的……

一四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凱……

頗主教發見了這個之後，就被捕了，囚禁在獄裏，他却不停止的只管研究，要想補出那遺囑上的空白。他研

究了好幾年，果然得了成功的賞賜。他自己很得意，以為燒去的一部分是如此讀的：

……我被教皇

……我的紅帽

……格陀斯巴達

……他可以做我的嗣子

……兩主教長的財產

……也曾和他去看過，

……我所有的

……我獨自知道

……羅馬克郎，他可以

朝東扳起，成爲一直線，

……都在第二孔

……遺傳給他，就是那

……撒斯巴達

顛主教細細的解釋，而且非常的急切，要解決燒毀的紙裏的神祕，他所解釋的，是孟德克列思多島裏，有值一千三百萬現金的財貨，專等有運氣的人，曉得藏的地方的去得他。

愛德門是認得這海島的。他從前走過一次，知道這島在科亞加和愛爾巴的中間，那裏的石岩，大概都尖圓，當是火山爆發的時節堆積着這樣的。當時愛德門畫出一個計畫，顛主教又教導他如何的可以取出藏銀。可憐的發利亞既然永不想逃出去，到孟德克列思多島去求那寶藏，又被瘋癲證錮牢了，便怕自己的末路近了，要愛德門曉得這一件祕密，防着愛德門或者有逃出監獄的機會。果然，不多幾時，顛主教死了。愛德門心裏，又添了一重新的傷感，因爲失了一個好友，又是盡心的待遇他的，而且愁着幸福要失望。

然而他的智慧，因受了在獄裏絕命的老人的磨練，已經成爲利器了。他再不是從前在巴龍船裏大副的簡單思想的人了，他如今是一個學問的人，很大的智慧，又在絕望的境況裏，便把膽氣也放大了。

幸虧有了一條隧道，纔能够聽明那一邊地窖裏死的大主教的情形。他猜想大主教出喪，必然沒儀式的，死的身體，必然在太陽落山之後就葬了。到了醫生驗過這大主教是死的，獄卒們帶了一隻大袋進來，把屍身的衣服剝去了，放入袋裏，仍舊還在地窖裏。愛德門現在要想做逃走的事了，那死的大主教，在活的時候救助他，如今死了，又替他預備了逃走的路。

愛德門解開袋口，把他死友的身體取出來，用着力慢慢的從隧道裏拖到自己地窖裏，放在自己的床裏，把面孔朝着牆壁，又把自己的破衣服拿來蓋上了，這樣子就是他平常日子的睡法，若是獄卒送晚餐進來看了，總道愛德門是睡在那裏的。愛德門的第二步，就是把自己裝在裝屍體的袋裏，用着大主教所造的針，把袋縫了，自己便縫在裏面了。他手裏却拿死人的一把刀，心裏跳個不住，專等事情出來。

時間慢慢的過去了，末後，聽得很重的許多腳步聲，是獄卒們走落到地窖裏，口裏說着這『顛主教』的笑話，提着袋，商量縛緊了袋口的繩結，愛德門在袋裏聽了，便驚得呆了。他覺得放在棺材架上，兩個人擡着，走着幾步，他便不覺得擡到那裏去，擡他的人仍然向前走，有一個人便點起火把，走過一條狹路，直到一處地方，門是開着的。走出門去，便聽得岩石的下面，波浪澎湃之聲，正在那裏衝激。

他們走上了六七步，愛德門覺得有一個人提着他的頭，一個人提着他的脚跟，把他蕩來蕩去，有幾個管鑰匙

的獄卒說，一，二，三，去！這時節，愛德門覺得像飛鳥受傷的一般，直跌下來，跌得快極了，把愛德門的血都凝住了。到後來，撲通一聲，跌在冰冷的水裏，他到了這田地，忍不住大聲的叫喚，却被浸住在波浪的下面好幾時。他被丟入海裏，到那深的地方，被三十六磅重的鐵彈縛在脚上拖住了，原來這海是瀉多堤的堡墓地。

唐德雖然暈了，並且悶絕了，然而他心裏很清楚，保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右手，本來有一柄刀的，便速急拆開了盛着他的袋，脫出了手，又脫出了身體。但他雖然竭力的要脫去了縛着的鐵彈，覺得仍然被鐵彈拖着要沉下去。他又俯下身去，用了拼命的力量，方纔斷了縛在他脚上的索子，這索子便是他悶絕的時候所縛上的。他又竭立的向上一跳，便升起在水面上，那縛在他身上的鐵彈已經沉得極深了，那盛他身體的袋却還在他身上，便做了他的水衣服。

逃 脫 的 中 海

唐德鑽出水面，不過停着喘了一喘氣，即時又沉下去，因為防着有人看見他。等到他再冒起來，已



經離開他第一次沉下的地方五十步了。

他然後大着膽衝出海去，這時節，海裏正在發生一個大暴風，幸而被一隻帆船救起了，他便對那船的船主說明，是一個某船的海員，因為船沉了落海，只剩了他一個人了，說到他極長的頭髮和鬚，他又用了極聰明的法子，造出一個故事，說是因為立誓的緣故，現在已經滿期了。他方纔打聽得這一天是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一日日的算來，自從他被捕之後，已經有十四年了。他猜想梅賽迨不知是怎樣，料她必定以為他已經死了。他想到這裏，眼睛裏發出火來，恨極那害他的三個人，使他做了如此長遠的囚徒。

他如今自由了，在帆船上平安的到了萊助，他再立誓要報唐格拉，費南，費雷福三個人的仇。他報仇的事，也沒有很長遠，等他發見了孟德克列思多島裏的祕密洞，洞裏藏着耀眼的財富，這個就是大主教發里亞從前告訴他的。他所抱着的報仇方法，從沒有一個冤枉的囚徒，能够想望這種不可思議的思想的。

下篇

愛德門從瀉多堤逃了出來，沒多幾時，他逃走的方法，已經被人看出了。但是那沉在海裏的袋子，明明裝着一個當作死的人，丟了下去了；如此看來，大約那囚徒雖然不是活活的死在地窖裏，不過換了一換死得快活些。愛德門就算是正式的死了。

差不多有兩年多了，那波爾賽村相近的地方，有個邦杜樹小旅館，館主人仍是照他的老規矩，有意無意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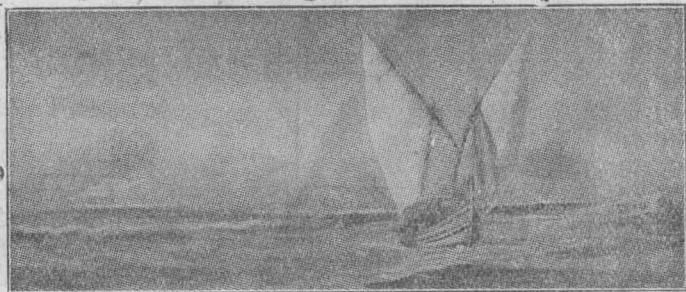
門前望着，因為他的買賣實在不好，主顧也很少，這時節，却來了一個騎馬的遊客，到他門前，跳了馬來，就走進門。這生客的態度，是一個威嚴莊重的教士，旅館主人招待他非常的忙碌。這客人說出名字來，乃是大主教波松尼，他漆黑的一雙銳眼，似乎在那裏搜索旅館主人心裏的思想，使裏館主人疾忙把有意無意的神氣驅逐了；又忽然提起十六年前的事來，使他越發激切了。

旅館主人的名字，叫做卡特羅塞，這是大主教已經曉得的，又對那旅館主人說出他早年的歷史來，主人更是吃驚。說到愛德門唐戴，主人非常的感動，自己立誓說，對於愛德門的不幸的命運，是極深極誠的永遠哀悼。大主教說：「身或死在獄裏的時候，他還去看的，臨死的時候，唐戴還抗辨，說他絕對沒有曉得被囚禁的緣故。」

卡特羅塞沒口的喊着說：「是呀！他果然沒有曉得這個緣故！除了這個，他將怎麼樣呢？」大主教先生，那可憐的人告訴你的話是真實的。」

「這也有個緣故，因為他求着我，叫我爲他洗清一切沾染的記念。」大主教說到這裏，因為要使卡特羅塞激切起來，便對他說：唐戴有一個同道的囚徒，已經得了自由，給了唐戴一個很貴的鑽石，叫他轉給管獄的人，求他釋放。但唐戴沒有去做這件事，把鑽石轉給大主教，教他到馬賽去賣了，把錢

白帆之影



平均分給五個人——不過五個人，都是愛過唐戴的。這幾個人就是梅賽迨，唐格拉，費南，卡特羅塞，和愛德門的父親老唐戴。大主教早聽的老唐戴死了，現在又知道老人是餓死的。

如今旅館主人心中激切了，不計較別的了，便把他所曉得關於唐戴身上的事件和人，一切說都出來，他妻子雖然夾在中間，責備他，不應該把許多祕密的事情，說給一個驀生人；那裏止得住！他又對客人說，唐格拉和費南都是愛德門唐戴的死對頭。

但是唐格拉已經興隆起來了，算是一個富足的人了；費南也興起來，成爲麻爾賽伯爵了；愛德門的真正朋友摩雷，是個忠實的人，如今窮到無可形容的地位，因爲他的航海事業遭了幾次的不幸，所以破家了。

惡的人都興旺了，善的人却受罪。唐格拉的財產，是從欺騙得來的。費南是一個出色的軍人，他在希臘軍務裏當個法國軍人，便賣了一個阿笨寧的愛國者亞里巴撒給土耳其，他自己得了好處，受着好細的賞賜，這賞賜正和從他賣了的愛國志士偷來的一樣。他的夫人，就是梅賽迨；她本來是嫁愛德門的，自從愛德門遭難，也不知哭了多少，記念他失了的情人，直到希望絕了纔罷。

大主教問：『費雷福怎樣呢？難道你不曉得他現在怎樣，和他陷害愛德門的事麼？』

『不，我只曉得他捕了愛德門，不多幾時，便娶了聖美郎小姐，娶了之後，即時離開馬賽。但他的幸福，也和別的幾個人一樣，這是沒有疑惑的，他的富足和唐格拉一般，他的地位的高，也和費南一般。獨有我仍然可憐，不幸，並且沒人記着了。』

大主教回答說：「朋友，你錯了。上帝有的時候似乎忘記了，這是上帝的裁判暫時休息的緣故，但是上帝記得了，便即刻就來了。」——且看一個證據！說着，便從袋裏掏出鑽石，遞給卡特羅塞，說：「朋友你取了這鑽石，這是你的。」

「怎麼！這是我一個人的麼？」卡特羅塞說：「噯，先生，你不要和我取笑了。」

「這鑽石是要他的幾個朋友均分的，他現在只有一個朋友，是不能分的了。取了這鑽石，就賣了他，他值二千鎊呢？」

咳！這幸福却不是卡特羅塞的幸福呢！但是他生來柔弱，沒有決斷的，可以說不是愛德門的仇敵，也不是愛德門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得了鑽石，心裏大大的震動，便請了一個經理鑽石的人，到他們寂寞的邦杜樹小旅館來，把那奇怪的大主教所給的鑽石看了，便買了去。這一對天性下作的夫和妻，眼裏看得熟了，不但爲見了鑽石，並且要偷買鑽石的人的錢，仍然保住了他們的寶石。因此卡特羅塞犯了謀殺人的罪名，判到拖龍去充強迫苦工。

過了幾年，那起惡人，仍然很得意。自從卡特羅塞小旅館裏出了把戲之後，不覺又是八年，忽然有一個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在巴黎社會裏，成爲一個大人物了。他的名字，驚醒了一時理想家虛誕的和豪富的思想，因爲他是一百個奇事當中的出色人物，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比天方夜譚的時期還要不可思議。當時有麻爾賽伯爵的兒子，叫做愛伯忒，第一個介紹孟德克列思多到巴黎的高等社會裏去。他們是在羅馬相識的，孟德克列思多伯

爵在羅馬的時候，和愛伯忒子爵，子爵的朋友法朗士男爵，竭力的周旋，因此相好。

這伯爵是一個長人，他的外貌很柔順，却有一種極大的毅力。他的面色慘淡，好像死人；他的兩眼很大，常常發出古怪的奇光。他的髮是黑的，像黑玉一般，因此他像鬼一般的面色，越發顯明了。

法朗士男爵自己想來，從前已經見過這一個奇人的。有一次，偶然到了孟德克列思多島裏，遇着一班做私商的人，他們的首領請他去吃飯。後來把他的兩眼遮住了，將他扶到了一個洞裏，這洞裏的鋪設，非常的華麗，就在那裏請他赴一個奇特的宴會。他的主人，到散席的時節，請他嘗一種綠色的漿，這漿是用銀器盛着的。這就是有名的大麻醉藥。法朗士男爵嘗了一嘗之後，便入了華麗的幻境，等到顯轉來，見自己已經在岸上了。後來無論如何的竭力搜尋，終找不到這奇幻的洞的出入所在。

巴黎人對於這孟德克列思多伯爵的歷史，造成各種的故事，到處傳說。這伯爵到戲院裏去的時節，伴着一個美貌的希臘女子，說她是一個公主，名字叫做海岱，她的保護人，就是伯爵。有一個有名的貴婦，說這伯爵是個吸血鬼，但他的奇異的景象，正是好奇的巴黎人所歡喜的。而且他在唐格拉男爵所管的銀行裏，有無限的信用，越發把他的人當作談助，到處都歡迎他。

法朗士男爵是當作從前已經見過這伯爵的，除他之外，還有許多別的人。伯爵去見麻爾賽伯爵夫人的時節，夫人接着他，現出一種震動的態度，她的兒子非常的吃驚。但孟德克列思多却坦然不覺得怎樣。他的行動，終是安靜和從容，有時候的景象，竟像是一部機器，不是個活人。他若是指定是九點鐘，那鐘打到第五聲，他就進

來了。不拘何事，他說要做，必定做成的。如今他把長遠研究的祕密方法，着手去實行，他一定的主義，絕無慈悲，彷彿是個命運的神祇。

阿堵涯有一所房子，在巴黎地方要算頂華麗了，這時節，恰要出租。有一天，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帶了一個侍者，叫做貝爾丟的，坐着車子去看房子，因為他已經預備去買了來。

伯爵兩眼看着他的侍者，便吩咐他說：「你叫他們把車停在豐戴納路二十八號。」貝爾丟聽了他主人說的街名和號數，他的額角上現出很大的汗珠來，但是他只得吩咐下去。

貝爾丟伴了他的主人，一間一間的走去，走落一層扶梯，便一直可以引到花園去了，這時節，貝爾丟現出大大的不安，因為孟德克列思多似乎已經曉得這房子裏從前所發生的事了。他的主人又引着他，問他料得那邊樹底下可葬着什麼，貝爾丟不得已，只得招出一切他所曉得的事，說：只有大主教波松尼已經曉得他犯罪的故事。

費雷福硬着不肯用公平待貝爾丟，他便立誓要報自己的仇。後來蹤跡費雷福到這屋子裏，正值費雷福要把一個活的小兒去著園裏葬了，他就把費雷福打倒了。那要葬了的孩子，貝爾丟帶去養大了，給他取個名字，叫做龐乃德，但這龐乃德長成起來，成爲一個惡形的匪棍，現在犯了罪，放逐出去了。

貝爾丟招了之後，便對他主人說，任憑主人怎樣處置他。但他的主人叫他放心，告訴他，他所打倒的，並不是真的——費雷福仍然活着。

孟德克列思多伯爵買這所房子，有一種很深的計畫，他買了房子，就要大開讞會。他所請的客人，有唐格拉

男爵和他夫人，又有久享威權的檢察長費雷福先生。

席上的食品，異常豐盛，孟德克列思多要想完全推翻巴黎人的思想，請這起奇怪的座客吃得飽了，不能再吃了，方纔停止。這一席酒，果然是個盛會，他的客人們不但心醉他的豪富，亦且佩服他無窮的智慧，爲他們生出許多的驚奇。宴會完了，孟德克列思多便攀談到這老屋的慘劇上去。若是老屋能够說出幾年前所遇的事，還不知如何有趣味和驚恐呢！因此他帶了來客，一步一步的，從一間到一間，走落扶梯，到花園裏，便告訴他的客人，說着一個奇怪的故事，就是有一個孩子被人葬在這花園裏，這是那黑暗的老屋裏看出來的。賓客當中聽了他所說的話，也有很悲傷歎息的，這層是他料定他們如此的，唯有費雷福自己對自己招認，說自己已經落在造化的手裏，這造化便是扮着的奇怪老人，稱爲孟德克列思多伯爵的。

費雷福有一個女兒，是他的前妻所生的，因爲他娶了兩次了。他女兒的名字叫做華朗丁，凡事由她父親作主，自己沒有主權的，她已經定了，嫁給法朗士男爵，然而這美貌的小姑娘，却和一個勇敢的少年軍官叫做摩雷的很相戀愛，這摩雷便是馬賽的船主人摩雷的兒子。但是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敢對華朗丁的父親說出他們的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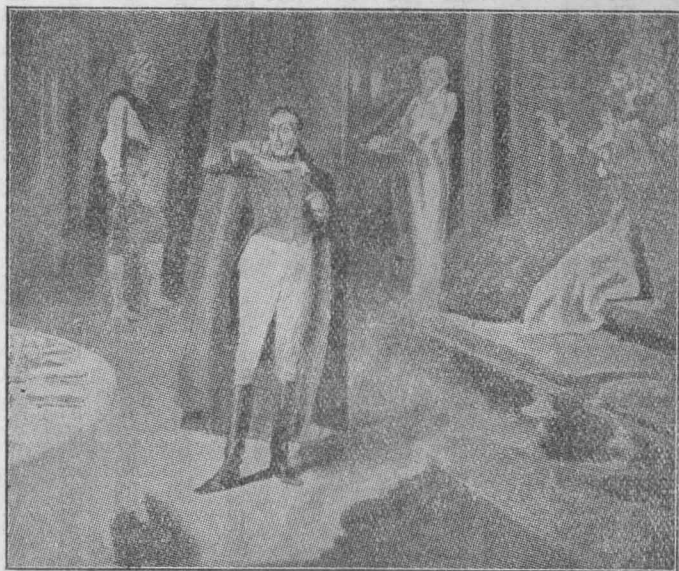
然而法朗士却告訴摩雷，在孟德克列思多的故事當中，常常說起，他送錢去幫助那起應得的人，他自己署名稱爲『水手忒德伯特』。這是摩雷的大消息，因爲他父親得了一注財物，方免了破家的禍，這送錢的，是個不知名的恩人，他署的名字，正是『水手忒德伯特』。他便急忙到孟德克列思多家裏去謝他的厚施。自從那一天

起，摩雷便專門稱讚這奇怪的人。他心裏的思想，都告訴了他，連華朗丁沒想頭的愛情，也都說了出來。

這時節，財運的潮流似乎背着唐格拉伯爵了。他的商業，受了許多的損失，但損失當中頂大的，就是貨價和股票價的假消息，這消息從電報傳到巴黎，只有孟德克列思多能够解說得出。

男爵的女兒要嫁愛伯忒麻爾塞了；但麻爾塞伯爵已經到了愁雲底下，因為他賣了亞里巴撒的事，大眾都曉得了。這件事實的真相發見出來的緣故，或者孟德克列思多能够說得出來。因此，男爵便打定注意，斷絕了麻爾塞的婚姻，居然接受一個急進的少年叫做卡伐爾伯爵的，做了他女兒的求婚人。這少年伯爵是孟德克列思多介紹到巴黎來的，若問他祖宗的門第，沒有一件可以打聽得出。

地 底 的 祕 神



麻爾塞伯爵賣亞里的事，審問過了，似乎可以釋放；這時節，有一個帶面網的女子，帶到審問的地方，在審判委

員會的面前，提出證據，證明她是亞里巴撒的女兒，而且證明麻爾塞不但將她父親賣給土耳其人，並且把她和她的母親賣給人家做奴隸。這帶面網的女子，便是海岱，孟德克列思多所保護的人。麻爾塞如今是壞了，他的兒愛伯忒打聽得孟德克列思多參預着害他父親，他就在戲院裏當衆攻訐這伯爵，並且得了允許，准於明日早晨，在微桑納森林用手槍比武，自以為有報仇的機會，非常滿意。但那一天的晚上，麻爾塞伯爵夫人到孟德克列思多那裏去求，不要殺她的兒子。梅賽迨含着眼淚求的時候，看出愛德門唐戴的雙唇，——因為她永沒疑到孟德克列思多就是他——她丈夫如何的賣了他，唐格拉和費雷福如何的卑鄙齷齪。

他說：『凡是你所求着我的，沒有不應許的。你的兒子應該得了性命。』

她拿住了伯爵的兩手，送到自己的兩脣，說：『呀，愛德門，謝你，謝你！如今你確實是我夢裏的你了，我從前常常愛你，如今可以說了！』

孟德克列思多回答說：『那更好了，那可憐的愛德門，不會長遠的被你愛了。死的人要回轉到墳墓裏去，幻景要退到黑暗裏了。』

『你說什麼，愛德門？』

『我說，既然你命令我，梅賽迨，我必定要死。』

死麼！誰要你死呢？誰說死呢？你死的思想從那裏來的？

『你不想想，當着戲院裏衆人面上凌辱我，在你的朋友和你兒子的朋友面前——被一個小兒挑戰，他得了

我的寬恕的榮耀，和得了勝利的榮耀是一樣的——你不想想，我還能夠活得一刻。我愛自己在愛你之後，梅賽迨，就和我的尊嚴，使我勝過衆人的力量；力量就是我的生命。如今你一句話就破碎了，所以我要死了。」

但比武的事竟停止了，因為愛伯忒在大衆面前對伯爵謝了罪，他的父親麻爾塞聽得他兒子不給他報仇，便大怒起來，跑到孟德克列思多的家裏。

麻爾塞說：『我特來告訴你，現在那少年不願決鬪，是留給我們去做了。』

孟德克列思多說：『那更好了。你預備好沒有？』

『預備好了，先生，我和你彼此不很相知，沒有證人也沒有什麼的。』

孟德克列思多說：『證人真個無用，因為我們彼此很熟悉呢。你不是軍人費南，在滑鐵盧戰爭的前一晚逃走的麼？你不是副將費南，在西班牙做法蘭西軍隊裏的奸細的麼？你不是大佐費南，欺陷，盜賣，謀死他的恩人亞里的麼？這幾個費南，不是合成爲一個副提督麻爾塞伯爵，法蘭西的五等爵麼？』

費南叫着說：『呀，壞了，挑剔我的短處來罵我。告訴我，你到底是誰，我把刀拗着你心窩的時候，也可以宣布。

孟德克列思多聽了，走到他寢室相近的一間更衣室裏，忙忙的脫了外衣，去了背心，卸了領巾，換上一件水手的衣服和帽子，即刻就回轉來。麻爾塞一見了這副裝飾，他的牙齒便捉對的相打起來了，他的兩腿也挫下去了，

連忙扶着桌子，支住了身體。

孟德克列思多叫着說：費南，在我幾百個名字當中，只要說出一個，就可以壓倒你。你現在說說看，你不說麼？

——或者，還是說呢，你記得麼？如今不論我的憂愁和淒慘，我給你看的面目，因為報仇的快樂，又變為少年了——這副面目，自從你娶了我的未婚妻之後，你夢裏必定常常看見的。

麻爾塞對着這個人看了一會，似乎這個人是從墳墓裏起來，要報他的仇了，心裏着實驚恐，便轉身去尋牆壁，靠住身子，沿壁溜了出去，走到大門，他從大門出去的時候，發出一種苦惱的叫聲。——

『愛德門唐戴』

各種事情進行得很快，巴黎人正在不絕的談論麻爾塞自殺的事，卡伐爾又被逮捕了，因為謀死了一個同道的罪犯卡特羅塞。卡伐爾要劫卡特羅塞的錢，卡特羅塞認得他是從前的一個苦工，名字叫做龐乃德。

龐乃德和卡特羅塞忽然都自由了，因為有一個奇怪的英吉利人，用了大宗的錢，使他們逃走了。英吉利人的名字，叫做威爾瑪貴族，但這威爾瑪和大主教波松尼，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原來是一個人，警察們却沒有曉得。

唐格拉的大商業壞了，逃出了法蘭西帶的一大宗銀錢，乃是巴黎各醫院的。

費雷福的家中，孟德克列思多並不去報仇，他早已見到費雷福的後妻，很注意的研究化學，而且研究的是用毒的技術，他一想，報仇的器具在這裏製造了。費雷福的家人，已經有兩個死的希奇，美貌的華朗丁，據醫生說，似乎從前受過了輕微的毒質。

摩雷恐怕華朗丁失了生命，跑到孟德克列思多那裏，問他的主意，請他幫助。孟德克列思多自己問着自己說：『我應該聽一個惡種逃出麼？』但爲了摩雷的緣故，決定除出華朗丁。

孟德克列思多所買的房屋，和費雷福的是接連的，他打發了屋裏住的人出去，雇了幾個工人，修理和改造。他叫工人們拆去兩家相連的老牆，剩的牆石，都是容易移動的，他從此過去，走到華朗丁房裏的一間大儲藏室裏。伯爵一看，看見華朗丁正睡着哩！費雷福的夫人却悄悄的走進華朗丁房裏，把華朗丁的藥杯裏的藥，掉換了一杯毒質。

等到華朗丁醒來，伯爵走進房去，華朗丁見了，吃了一驚，正待叫喊，却被伯爵止住了，便告訴她剛纔所看見的事。把他半劑藥倒在火爐裏，剩了一半在杯子裏；又把幾粒麻醉丸給華朗丁吃了，她便睡着了，像死了一般。他又退出來看守着，過了一會，費雷福夫人回來了。

她以為華朗丁已經吃了一半毒了，便把杯裏多的藥都倒了。但孟德克列思多也曉得這毒藥，而且身邊也帶着，便再走進去裝了半杯。

第二天早晨，醫生宣布說，華朗丁死了。他在藥杯裏察出毒質，費雷福夫人房裏，也尋出同樣的毒質，華朗丁的毒死，自然是夫人的罪了。她說出一切的緣故，自己招認，說她的目的，是要使她自己的兒子，做費雷福獨一無二的嗣子，承襲財產。

費雷福夫人伏在她丈夫的脚裏，她丈夫要走了，便叫着妻子，用親愛的言語責備了幾句。

他說：『夫人，若是我回來，審判必然不滿意，我要親自宣告你的案，並且要親手來逮捕你。我將到法院去判決一個謀殺的兇手的死刑。若是我回來，你還活着，你今晚應該睡在獄裏了。』

夫人嘆了一口氣，她的神經都失了，便倒在地毯上。她丈夫走出房門，對她說：再會了，夫人，再會了。

但費雷福並沒曉得對他妻子說話的時候，他要去判決的死刑，不是同道犯罪的人，那是他自己。他所說的兇手，就是稱爲卡伐爾伯爵的，就是真正的龐乃德。天未晚的時節，龐乃德和貝爾丟，有極長的晤談，貝爾丟把龐乃德出身的祕密，都告訴了他。

龐乃德到了法院，穿着極文雅的服色，並沒有驚惶的顏色。費雷福陳述犯罪的人的性質，詞鋒從來沒有這樣流利的。法院的主席問龐乃德的年紀，他回答說：

「我二十一歲了，或者也差不多，因爲我是一八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夜裏生的，所以還差幾天。」費雷福正在忙着檢點文件，聽到生的日子，抬起頭來。

主席又問：「你生在什麼地方？」

「巴黎相近的阿塔涅。」費雷福聽了，又抬起頭來，看看龐乃德，彷彿像看見妖魔的頭一般，面色變做鐵青了。然而龐乃德却拿着一塊細葛布的手巾，端端正正的措拭自己的兩脣。

「你的職業呢？」

龐乃德從容回答說：「起初做假冒的，然後做賊，最後做刺客。」

這時節，法院這裏聚着的人，也有怨言的，也有狂怒的。裁判官們弄得目瞪口呆，陪審官們發見了這樣嫌惡的徵候，喜不得，怒不得，再不料從一個文雅的人，得了這樣的案。費雷福的手，附着他的額，那額上已經紅熱了；他

忽然立起來，周圍看了一看，好像失了知覺的樣子。

主席又叫罪人說出自己的名字，他對於這一問，恭恭敬敬的回答，他不能夠曉得自己的名字，却曉得他父親的名字。他就說，他的父親是費雷福，就是檢察長。這句話說了，法院裏就大大的擾亂起來，各人的眼光都注到費

雷福身上去，龐乃德仍然回答主席的審問，證明他在嬰兒時期，費雷福要活葬他，就是那一晚，貝爾丟在阿塔，涅豐戴納路二十八號房子的花園裏，打倒了費雷福，自己以為報了仇了的時候。檢察長自己也證實了這罪人的故事，說出他自己的罪，並且宣告，說自己行施檢察長的職權，誰應接任他的職務。

他說了這幾句話，聲音也粗啞了，撞到門口，又撞出法院。這時候，法院裏驚得呆了，都啞口無言。主席仍然坐着，討論這件奇變的事。

費雷福回到他自己家裏，他家裏的萬事都亂了；他走到夫人房裏去，若是她還活着呢，他却怕去見她，然而這時節，恰好她所吃的毒已經發作了。他的思想便轉到他的兒子愛德華，他尋了一會，看見他的兒子睡在榻上，他以為是睡着了。把孩子提了起來，只見孩子的胸膛裏落下一個摺好的帖子來，他便像雷打一般，雙膝跪下，把孩子的身體放在地板上，他母親的旁邊。費雷福拿起那張帖子，是他妻子寫的，他便讀着：

「你曉得我是慈母，我的犯罪，就是爲了我的兒子。凡是慈母，不可不和她的兒子同去。」

這比人的腦力所能夠忍耐的還利害，費雷福從了悲慘的景象裏，成爲失心的顛狂，疾忙奔到園裏，拿了一把耜就掘。

這件事發生了不多幾時，唐格拉伯爵被匪黨誘到羅馬城外聖撒拔斯卿墓裏，叫他拿錢來贖，叫他付大宗的飯食和住宿費，他從巴黎偷了慈善經費逃了出來，如今所有的錢，都轉到匪黨袋裏去了。後來孟德克列思多出現了，數了一頓罪惡之後，告訴他，如今落在愛德門唐戴的手裏了。唐格拉聽了，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下。

伯爵說：『起來，你的性命是安全的；那佳運不到你們同黨中來了；一個是顛了，一個是死了。你所剩的五萬佛郎，我送給你。你從醫院裏偷來的五百萬佛郎，已經有不相識的人歸還了。現在你可以吃，也可以喝，等你滿了，你可以自由了。』

唐格拉在匪黨裏過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看見自己在河邊睡着。口裏渴得緊，便自己掙到河邊，偃下去喝水，看見自己的頭髮十分白了。

愛德門唐戴的報仇，如此延長時間，如此小心辛若的計算，如今是完畢了，所留着的，便是要顯他最後的奇才，和無限的恩賜的證據。華朗丁已經被葬了，摩雷是失望了；但孟德克列思多教這少年忍耐着，希望着，因為少年的父親，做過唐戴的父親，所以唐戴也要做他的父親了。

一個情人所愛的人，已經被放在墳墓裏了，却有人教他等著，說一年之後，到孟德克列思多來，似乎是件奇事。但這是他們約定的事。

梅賽迨同她兒子，在這時節，把費南所得的非義之財，都送給慈善會。孟德克列思多買了他父親住過的在馬賽的一所房子，那裏的花園裏，藏着一副妝奩，是他從前積聚起來，預備着娶梅賽迨用的。這房子和妝奩，如今

都給了梅賽迨，那美貌的伯爵夫人，就在那裏銷磨餘年，倒也過得，她的兒子，充當軍官，也賺幾個錢幫着母親。

一年過去了，孟德克列思多教摩雷等着的日期到了，他們就在馬賽遇着，兩人坐了遊艇，到孟德克列思多島裏去。他們坐在洞裏，伯爵便問他的思想可曾改變，他

回答說，自從失了華朗丁，並沒有別的心腸，仍然決定去死。到了三小時之後，摩雷方纔應允留在世界裏活着。

兩個朋友談了許多生平的快樂和憂愁。他們坐在

那希奇的房間裏，房裏大餐桌的周圍，立着許多偶像，捧着銀製的籃，籃裏盛着果子，不論拿去多少，終是滿的。

後來伯爵給他一匙奇異的物質，或者吃了之後，死了可以
以不痛。

摩雷吃了之後，將要挫下去，不知人事了，只見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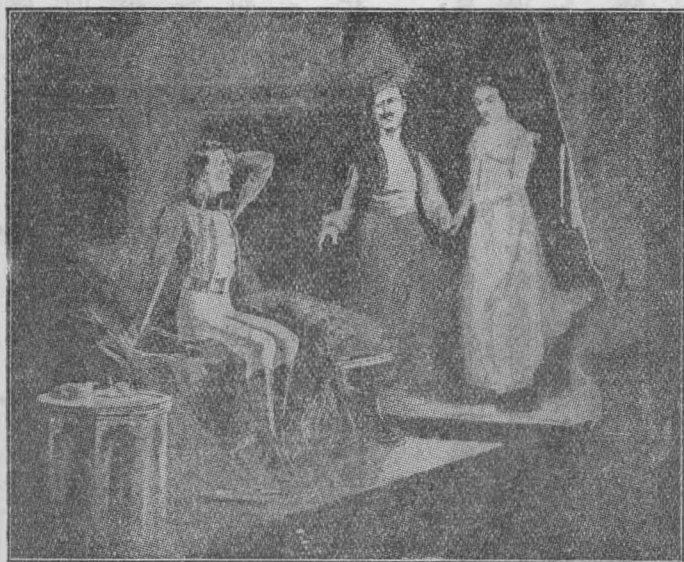
克列思多開了一扇門，引到別的一間房裏去，門限上照

着強光的燈，立着一個美貌的少年女子，就是所愛的華

朗丁的形容。這個並不是夢，摩雷也沒有死。那女子

實在是華朗丁，她吃了伯爵所給的藥丸，似乎已經死了，

愛 人 的 重 見



其實是昏迷不醒罷了。孟德克列思多把她從墳裏救起來，把她救活了；這十二月的時間裏，摩雷的愛情如何，正在試驗裏，華朗丁便做了海岱的同伴。那新得着的快樂的真實，已經使那忠心的少年明白了，孟德克列思多對於這一對情人的由他擺佈，也給了真正的賞賜。他又知道他自己被海岱愛着，和華朗丁愛摩雷一樣，這希奇神怪的人，生平還有比報盡冤仇更大的快樂。

第二天早晨，華朗丁和摩雷相遇，走到海岸，孟德克列思多遊艇的船主約哥波，遞給他們一封信，摩雷開了讀着：

親愛的摩雷，

有小槳船一隻，爲你們泊在那裏。約哥波將引你們到萊助去；那裏有個娜亞底先生等着他的孫女兒，他要在你引她到祭壇之前，賜福給她。凡洞中所有一切，和桑愛列賽的房子，特來波的別墅，都作爲結婚的禮物，是愛德門唐戴送給他舊主人摩雷的兒子的。費雷福小姐可以分享這禮物，因爲我懇求她，把她顛狂的父親，和去年九月裏和他母親同死的兄弟，所歸於她的巨產，都賜給了窮苦的人。告訴安琪兒，（她會照顧你將來的命運，摩雷）有的時候，請爲一個人，（這個人自己想來和魔鬼一般）雙雙對上帝禱告，這個人有了基督教徒的謙虛，承認上帝獨有頂高的權柄和無限的聰明。或者這種禱告語可以感動他心裏覺得的悔恨。至於你，摩雷，我還有我的行爲的祕訣告訴你。世界上並沒有快樂，也沒有憂愁，不過彼此的地位，互相比較而已，此外沒有了。凡人覺得着頂深的憂愁的，最能夠經歷最高的快樂。我們應該覺得死是什麼，摩

雷，因此我們可以貴重生平的幸福。

活着快樂，愛我心裏的孩子們！永不要忘了，要等到上帝恩准對人顯示將來的日子，人類的聰明不過兩句話，——等待和希望。

你的朋友，愛德門唐戴，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摩雷忙問：「伯爵在那裏？」約哥波指着天邊，有一道白帆，還看得見。

華朗丁問：「那麼，海岱在那裏？」約哥波仍然指着白帆。

摩雷說：「去了！再會了，我友。誰能夠說我們會再遇着他們呢？」說着，汪着兩眼的淚，

華朗丁說：「我友，方纔不是伯爵告訴我們，人類的聰明，包括在兩句話裏——等待和希望。」

第二十一卷 都德的滑稽傑作

「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是十九世紀的一篇最有趣的小說，乃是一八七二年都德 Alphonse Daudet 所作的。都德是法國有名的小說家，這篇小說出來之後，使歐洲的人都發笑。泰拉斯康是真的一個法國南部的村莊，那裏的百姓，有一種喜歡誇說大話的脾氣。都德做這一篇小說，特地取笑這村莊，現在時代，也沒有比這篇打諢發笑的更好的小說。他寫一個荒謬的獅子獵人，引我們發笑，又留着一角，使我們憐愛他，因為作者不肯讓我們不笑他書裏的韃靼人，也不肯讓我們對這韃靼人生出厭惡的心思。這意思就是說「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是一篇真正滑稽的著作。他書裏的英雄的別種冒險事業，還有兩個题目的故事，「韃靼人在阿爾波斯山裏」和「泰拉斯康海口」。前面這一篇，我們下面也要講。

(一) 泰拉斯康的韃靼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訪泰拉斯康的韃靼，Tartarin of Tarascon 彷彿還像是昨日的情形，其實呢，從現在算來有十二年多了。你若是走進泰拉斯康的阿維儂路，向左一邊的第三所房子，就是他住的。這住宅也像泰拉斯康別的住宅一般，前面有可愛的一片園地，後面有一座洋臺，房子的牆壁粉飾得雪白，發出光來，像南方的陽光照在鏡子裏一般。百葉窗的綠色也發着光，除了這幾件，屋的外部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屋的内部情形却大不相同。

你若是在從屋後花園裏走進去，再也不會想着你到了舊法蘭西了。花園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從外國來的；這神奇的韃靼是個收集天然古董的大人物，他園裏有一株木棉的樣本，他誇張說是世界樹當中頂大的了，其實他的樣本極大也不過容在一隻木犀草的花盆裏。他却竭力的誇張，其餘的東西也是如此的。

然而他住宅裏的大觀，是他花園後底的私房。那裏是一所大廳，從頂到底亮着許多火器和各種的軍器，乃是從各處採集來的；小手銃，來福鎗，大口短鎗，佩刀，手鎗，短劍，火石箭——總而言之，都是世界各地各人種所用的軍器的老樣本。廳裏所有的東西都排列得非常整齊，貼着簽條，好像這種東西是陳列在公共博物館裏一般。有一處紙牌上寫着『毒箭，請勿觸着！』這是警告別人的。『軍器裝彈了。當心！』這是特別致意的。我的話還要用些膽氣去說論到這韃靼大人的私室。

房的中間桌子上，放着許多書，也有遊歷的，也有冒險的，也有打獵的，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又短又肥，紅髮捲鬚，一雙鮮眼，大約有四十五歲的年紀，穿着裝袖領的短衣，一隻手拿着一本書，一隻手拿着一隻大煙斗在那裏做手勢。這明明是他讀了英雄的故事，在那裏想自己了。這頭腦可笑的人，就是韃靼大人，就是勇敢無比的韃靼大人了！

我說話的時節，這韃靼還沒有成了大名。他當然是泰拉斯康的一個著名人物，但他還要在南部法蘭西各地方成最大的名譽。泰拉斯康的人最喜歡打獵，韃靼便是打獵的首領。但泰拉斯康相近的幾英里以內，是沒有活的東西可獵的，偶然有了一隻麻雀，就要引起獵人的注意了。你們却沒曉得他們打獵的巧妙呢！

每禮拜日的早晨，獵人肩了槍，帶了軍火，出去了，幾隻獵犬跟在他們後面叫着。等到晚了，他們回來了，都是興高采烈的。他們因為缺少打獵的目的物，就想出法子來補上。每一個人，早晨出去的時候，都帶着一頂簇新的小帽，等到了鄉間地方，預備打獵了，他們就拿下帽子，丟在空中，帽子落下來的時節，他們開槍就打。到晚，他們回來的時節，各人槍尖上挑着一頂破碎的帽子。這起勇敢的獵人當中，韃靼人要算最被旁人稱讚的了，因為他回到村莊的時節，他槍尖上掛的一頂帽子，總已經打的粉碎，無可補救了。

凡是說到野獸和打獵的書，韃靼沒有不讀的，凡是野獸和打獵的經驗，他却一毫也沒知道。但他是打小帽的王，他的學問對着他的朋友們已經夠了。他每天晚上，坐在槍匠考史德卡爾那裏，對着同住在村莊裏的人的面前，高談他打獵的意見，那聽的人都是稱讚他的。

泰拉斯康的人除了打獵的瘋病之外，頂愛的是唱情歌，頗有中世紀法國裏沿街唱歌的遺風。每一個家庭裏，各有一種所愛的歌。像化學家裴如魁是專心忠於原始的：『啊，你美麗的星，我崇拜你！』韃靼自己想來也能夠唱歌，但他唱起歌來像牛鳴一般，使從前沿街唱歌的人，都要在墳墓裏翻身的。裴如魁夫人引他合唱一闕，唱的時候，只唱得『否，否，』幾個字，然而他却用了非常的大力，等到歌唱完了，他面上都是汗，把來拭去了。他覺得很快樂，到了他的俱樂部裏，便要說無禮的話：

『我方纔從裴如魁那裏來，他家裏叫我合唱「勞伯忒諦絲勃拉」的歌。』最有趣的，是他真個自己相信自己已經同別人合唱過歌了！

這溫和的韃靼是無人不知道的。凡是駐紮在泰拉斯康的軍人們，都到他那裏去，地方官和平常百姓，都一樣的讚美他的大言。他並不是可怕的人，亦不是不快活的人。他覺得他的能力可以成大功，比在泰拉斯康要增加二十倍。

他讀了許多匪黨的故事，海盜的故事，紅印度人的故事，他的思想，便像火發一般，因此他不說那遊戲打獵的事了，便不絕的注意冒險事業，就是在他自己村裏走走，也像是一件冒險的事。

他要出門到俱樂部去之前，常常照例練習刀槍，預備着，恐怕「他們」——這是代表海盜，匪黨，和一切相同的事——攻擊他。他而且故意揀極長極黑的路走到俱樂部，表明他是不怕什麼，也不留心什麼危險的。但他每夜都是如此的，東張西探了好一會，在門外俄延着，希望有什麼奇事，後來走到俱樂部裏，口裏自己念着說：「沒事，常常沒事」——就把夜裏的工夫銷磨在打牌的地方。

他雖然常常要出去遊歷和冒險，但出門之後，極遠不過到了波街。波街離泰拉斯康並不很遠，就在羅納河的那一邊。波街和泰拉斯康兩個村莊用了一條橋聯着，但風潮利害的時候，橋就飄沒了，而且當韃靼的時候，橋又長又滑，韃靼總是喜歡爬了過去，可見他冒險的精神雖足，却有若干的注意了。這韃靼實在是兩個人，一個對自己說：「用榮耀蓋在你身上。」那一個却說：「用佛蘭絨蓋在你身上。」一個想着自己正和紅印度人交戰，應該怎樣叫喚「斧來，斧來誰給我斧來」那一個却要求很舒服的坐在火爐旁邊，應該按鈴說：「及恩，我的咖啡。」他實是唐開 Don Quixote 和潘柴 Sancho Panza 的合體。他不肯離開泰拉斯康去冒險，就是這個

緣故。

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的大旅行，確見被人耽誤了的。他實在差不多要去了，所以村莊裏的人都說他已去過了幾時，似乎他真是去過了，他自己也漸漸的相信起來，以爲他已經到過上海。村裏人和他玩笑，問他那裏是什麼生活，他把韃靼人的劫掠生活描摹了一番，明白地告訴他們。

「於是，我把我的人都武裝了，」這句話，韃靼人大約說過了一百次，「疾趨至領事的旗下，——砰，砰，許多韃靼人都搞着窗。」

你們總以爲這韃靼人說的是謊話，實在却不然。南部法蘭西的日光，實在很利害，在泰拉斯康地方尤其兇，所以凡事都給放大了許多，那有思想的人民的心思裏，發生許多事物的幻景，他們想要去做，却永遠做不成功，但過了幾時，漸漸的相信起來，以爲他們是已經成功了。

韃靼要尋冒險的事，後來機會到了。有一天夜裏，韃靼英雄正在槍匠家裏演說來福槍的機關，忽然門大開了，隨後一種激切的聲音說着：「一頭獅子！一頭獅子！」這消息是不確的，但這槍匠家裏的小一羣人，都戰戰兢兢問那獅子的究竟。原來那獅子是在波街遊歷的萬牲園中看見的。泰拉斯康射帽的朋友不知就里，都以爲得了一個好機會。

那韃靼大人想錯了。總有隻獅子，在泰拉斯康地方！他想得明白，忽的背上了他的槍，轉身對市長勃拉維達厲聲說：「我們且去看來。」射帽的獵人，都跟在他後面。到了萬牲園，裏面有許多泰拉斯康人走來走去，一

籠一籠的看去，韃靼人肩了他的槍，走進去要問那百獸的王。他一進去，裏面的人好像蓋着一塊溼毯子，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的韃靼英雄，如此的武裝了，以為必然有危險了，都要逃走。但那帶着驕傲的偉人，再三壯他們的膽，他仍然在棚裏面走來走去，等到後來，那阿忒拉斯山的大王尋着了。

他立在那裏細細的研究這動物，這動物正在用鼻吸嗅，發怒嗥叫，然後把鬃毛豎起來抖着，大聲的吼着，非常可怕，正對着這韃靼。看的人聽見了吼聲，都逃到門口，婦女們都喊起來，孩子們各人對各人的亂跌。就是膽大的勃拉維達也走開去了。

韃靼獨自站在他的地上，頓巍巍的在那獅子籠的面前，動也不動，那起勇敢的射帽獵人，見了他們首領的勇氣，便也有些膽壯，再走攏來，聽得他自己對着獅子發呆說：「爲了你要打獵了。」

那一天，韃靼口裏不說一句別的話。到了第二天，村裏的人都不說別的話，單講韃靼想到阿爾及耳的阿忒拉斯山去打獅子的事。有人問他的意思是否真的，但他誇張的心思，又不許他推辭，他假裝着說是真的。這一來，幻想發生起來了，等到夜裏，韃靼在俱樂部裏對衆人宣布說，他不願做射帽的獵人，就要到阿忒拉斯去獵羣獅，這是在可怕的拍掌聲裏說的。

前面說過的兩個韃靼人，如今又爭鬧起來了。一個是極愛冒險的，還有一個是極反對離開泰拉斯康的安樂，和他穩固的小房子的。但韃靼英雄自己決定去冒險，覺得不得不去做這一件事。因此他便去讀非洲的遊歷書，從書裏得知許多探險家，在他們出發之前，如何的練習他們自己，忍饑耐渴，和別的各种阻礙。韃靼人先把

飯食節省起來，多飲些湯水。早晨一早就起來，在村莊的周圍走了七八轉，夜裏獨自帶着槍住在園裏，從十點鐘起到十一點鐘，練習夜裏的受冷。那遊歷的萬牲園一日一日的留在泰拉斯康，便一日一日的有一條奇怪的黑形，在黑暗裏行帳的四周圍巡來巡去，聽着獅子的叫聲。這黑形便是韃靼人，他要聽慣了獅子發怒的時候的聲音。

泰拉斯康地方，從來沒有這樣的一種日子，像韃靼預備他的大旅行的時期。他的旅行成爲獨一無二的談話題目，沒有一個人不談到這英雄，他們不知這英雄如何的做法，到底他真的要去的，還是上回到上海去的老把戲！上面說過要用佛蘭絨蓋他自己的韃靼，對於要用榮耀蓋他自己的韃靼，似乎覺得要占優勝了。因爲他們村裏的英雄，覺得明明閃避了。他似乎不是急急的要出去。村裏人當中，只有那些軍人們很相信他。有一天晚上，市長勃拉維達到鮑白別墅來，很莊嚴的說：「韃靼，你應該去了！」

韃靼聽了，吃了一驚，但他見得市長的話很莊重，便把潮溼的兩隻眼，周圍看了一看他的安樂窩，只得帶着哽咽的聲音回答說：「勃拉維達，我必定去！」他有了最後的決定，便忙忙的現出一種急切的樣子，去做各種的準備。彭巴爾的店裏買了兩隻大箱，一隻的上面，標着「泰拉斯康韃靼軍器箱。」從裏面買了一隻可攜帶的藥箱，又差人到馬賽去買游歷用的各種糧食，和一具有專賣權的營帳，那是最時式的。

然後他榮行的日子到了。所有村裏的人都醉如狂，鮑白別墅的鄰近，擠滿了看的人。到了十點鐘，這大膽的英雄出發了。看見他的人發出奇怪的喊聲說：「他是土耳其人！他戴着眼鏡哩！」這是真的，因爲韃靼

人自己想來是到阿爾及耳去的，他應該穿着阿爾及耳人的服色的。他又帶了兩支重的來福槍，左右兩肩各肩着一支，腰裏掛了一把很大的獵刀，皮匣裏裝着一支手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的藍色眼鏡，因為阿爾及耳的太陽光是非常強烈的。

他從人叢裏取了一條走路，他的幾個勇敢的朋友，陪着他同走，他到了火車站，從低的路上走上好幾步，一直走到月臺裏。待車室的門都關上了，免得衆人擁進去，這韃靼人便和他的朋友話了別，每一朋友都應許送給獅子皮，把許多衆人的名字冊子上做了許多記號。於是火車進來了，又開出去，幾乎把這韃靼人剩去了，他急忙跳入車裏，車裏坐的都是巴黎的貴婦，看見他奇形怪狀的衣服，肩着兩支來福槍，帶着別的兇器，幾乎驚得要死。

馬賽是一個神奇的市鎮，便對於這奇形怪狀肩着兩支槍的韃靼人，不比他村莊裏人這樣驚奇了。那地中海沿岸的狂風，在他上船要到有獅子的地方去的時節，吹得很大，但空中的精靈，雖然對着法蘭西的英雄，吹着得意告別的號筒，他想來却是一個快樂的預兆。

諸君，若是我有一支美術家的筆，我就可以把那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搭在法國步兵船裏到阿爾及耳去的三日的景緻，畫圖給你們！但是我沒有學過用筆，只靠幾個字兒，不能夠描出韃靼人，在他的行程裏，如何的從他驕傲的英雄，成了絕望的憂愁。最壞的，是他睡在牀架上，被海病打倒了，盜去了他英雄的榮耀，他不得想不到佛蘭絨的韃靼對榮耀的韃靼所說的話：

「你這笨伯，這件事做得你好呀！我沒有告訴你一定要怎樣的麼？你却偏要到阿非利加去！好好！你是打獅子去的！現在你到了這田地了，你以為如何？」

還有可惡的。就是他睡在氣悶的牀架上，曉得船裏的乘客都成羣結隊的尋樂，在船上客廳裏逍遙快活。等到船到了阿爾及耳停泊的地方，他還睡在牀架上；他急忙跳了起來，還道船沉下海去了。他抓住了他的幾件軍器，跑到船板上去看，原來船到了埠了，並不是沉下海去。

在青天最青的下面，偃臥着美麗的阿爾及耳，從前本是海盜出沒的所在，如今還被海裏的劇盜不時的擾害，韃靼人的思想狂熱起來了，便大聲叫着說：「上槍！」因為他見了許多面貌兇惡的脚夫走上船來，他以為是海盜來了。他一跳上了岸，立在岸上，便有一個黑人的脚夫跟上來，他聽得黑人咕令咕嚕的說話，弄得目定口呆了，幸虧一個巡捕指導他，叫他帶着那極多的行李，到歐羅巴旅館去。他到了村裏，便吃了一驚，他以為阿爾及耳的地方，必定是一個「天方夜談」裏的城市，不料正和泰拉斯康一樣，到處有法蘭西的咖啡，大菜，言語。

他到了旅館，覺得很疲乏，原來他帶了許多軍器，使他乏力了，他只得上牀去睡，睡得鼾聲如雷，一直到三點鐘。晚上又通夜睡着，從夜睡到明，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

他睡足了醒轉來，疲乏都恢復了，他心裏的第一思想就是：「我現在在獅子國了。」但他想到這裏，就打了個寒噤，又鑽到被底下去。過了一會，又決定爬起來。口裏便說：「那麼要弄獅子去了！」他跳落地板上，着手去準備。

他的計畫是即刻就到鄉間去，夜裏可以埋伏，射倒了走來的第一個獅子，帶到旅館裏再吃早飯。因此他不帶了平尋用的軍器，而且帶了那奇妙的營帳，縛在背上，就出去了。他大踏步的走上去，也沒人注意他，忽然來了一隻好看的駱駝，被他看見了，心裏便怦怦的跳得很快，因為他想來，離開獅子必定不遠了。

他走出村外沒多遠，天色已經黑了，只得爬過了幾條溝渠，跳過了幾道籬笆。等倒做了這樣的苦工之後，這偉大的獵人忽然停止了，自己輕輕地對自己說：『我似乎聞得有獅子的氣味。』他就對着各方面細細地嗅了一會。因為他的思想急切了，似乎這個地方就有獅子；他跪倒了一隻腳，把一支槍放在面前，悄悄的伺候着。

他耐着心等着。一小時了，兩小時了；但是絕無動靜。他忽然記得起來，凡是打獅子的大獵家，必定帶着一隻小山羊，使他咪咪的叫着，引起獅子的注意。自己忘了，沒帶來，韃韃便生出一個快樂的方法，像山羊一般的叫起來。他起初時節『咪咪』的輕輕叫着，因為他真的怕獅子聽見了他。但他叫了一會，似乎沒有獅子來注意他，他的膽就壯了，『咪』的聲音也大了，等到後來，他做出來的鬧聲竟像牛鳴一般。

咄！那是什麼？一個又大又黑的東西，在又藍又黑的天色裏，朦朧的出現了。這東西僵在地上嗅着，過了一會，似乎又要走開去了，忽然的轉身轉去。這個必然是獅子了。韃韃人對準了槍機，砰的一聲過去，只聽得回音是一種可怕的嚎叫聲。他的槍果然打中了；這神怪的獅子已經逃走了。他因為書上說過，雄獅後面還有雌獅，因此他要等着雌獅出來。

但是兩三小時過去了，雌獅竟沒出來。地上却潮溼，夜裏空氣又冷，因此這大獵家想撐起營帳，以備過夜。

但他把背上的營帳取下來，張了半天，終是張不開。後來大怒起來，把營帳擱在地上，就臥在營帳頂上。他睡着了，直到了相近的營房吹喇叭，方纔把他驚醒，已經是早晨了。他自己一看，他所在的地方，並不是什麼撒哈拉沙漠，正在阿爾及耳附郭的一個花園裏！

他大聲喊着對自己說：『這些百姓想是發狂了，把百合花種在獅子出沒的所在。我並不是做夢，獅子是到這裏來的；而且還有證據。』

他從一株一株的百合花，一處一處的地，追尋那微薄的血點，到後來，尋到一隻可憐的驢子，被他打傷了！

韃靼人起初的思想，是一件煩惱。獅子和驢子是大有分別的，而且這可憐的小動物，正是得了無罪的禍了。這大獵家跪倒去，要想止住了驢子受傷的血，驢子似乎也感激他，因為驢子有氣無力的把兩隻長耳扁了兩三次，就睡倒在地永遠不動了。

這時節，突然來了一種聲音，叫着：『娜亞老！娜亞老！』這是『雌的。』她走過來像個法蘭西的老婦人，手裏拿着一柄大的紅傘，韃靼人見這發怒的老婦人，倒不如見了一個雌獅子的的好。

那倒運的韃靼人，對着老婦人方說，打殺她的驢子，是因為看錯了，當做獅子的緣故，她以為他是和她作耍，便拿着她的傘痛打了他一頓。後來她丈夫來了，便把事情排解了，叫韃靼人承認二百個佛郎，賠償他所弄壞了的損失；其實驢子的價值不過十一二個佛郎罷了。這驢子的主人是開着小旅館的，他看見了韃靼人的錢，便和他親近起來，因此就請這打獅子的獵人，在他未走之前，請到小旅館裏一同吃些食物。他們兩人同走的時節，旅館

主人告訴他，二十年之間，從來沒見過一個獅子，韃靼人聽了，便驚得呆了！

如今明白過來了，獅子是要極遠的南方纔有得看見。韃靼人對自己說：『我也要到南方去尋獅子。』但他第一件事就是坐了一部車回到旅館裏去。你們想想這件事！這有名的獵人，穿了衣服像個土耳其人，帶着兩支槍，手槍，腰刀，營帳是不必說了，坐在車頂上，回到村裏。但在他熱心要到南方去之前，在阿爾及耳城的四圍，閒游了好幾時，或是到戲院裏去，或是別的娛樂的地方，就在那裏遇着了一個黑山國的王子葛萊戈，他和這王子做了朋友。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可憐的老韃靼，竟愛着阿爾及耳的一個戴面網的摩爾婦人，這婦人是他第一次在車中看見的，他在村中浮來蕩去，要想再見這婦人一面。他的朋友王子，便擔任替他去尋訪這婦人。

不多幾時，王子假說已經尋着這婦人了，只要韃靼人寫一封信給她，王子可以替他送去，便諸事妥當了。這時節，他要去買了許多的烟斗送給那婦人，因為王子告訴他，這婦人也像摩爾的貴婦人，是個善吸烟的人。

後來，相會的事已經安排了，王子陪着他回到婦人屋裏去，她接着他坐在她的匠牀上，用東方的禮式，吸她的土耳其水煙管。

韃靼會着這婦人，大大的高興。這婦人要娛樂他，用了六絃琴跳舞和遊戲。他却仍然有些疑惑，究竟這婦人是不是上回車中所見的美人。他既然和這婦人往來，若不是兵船的船主到阿爾及耳來看他，察出王子和婦人都是愚弄他的，他永也不到南方去尋獅子了。此外，還有船主帶來的一張報紙，載着泰拉斯康的一條新聞，說

到這大獵家的命運的傳疑，和懇切的話，他讀着新聞的一節

「有幾個黑人做賣買的說，他們在大沙漠裏遇着一個歐羅巴人，他的形狀說來恰是韃靼，因為他是到那裏去獵獅子的。願上天保衛我們的英雄！」

韃靼讀了新聞，他的面色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曉得這件事弄糟了。他很願意回到他所愛的泰拉斯康去，但回去沒有射得幾個獅子——最少一個——是不行的，只得要到南方去了！

他這番到南方去真是懊喪極了，他坐了長路的公車之後，打聽得阿爾及耳地方並沒一個獅子留着，不過虎豹還有，也值得射擊的。他到了米里亞那就落了車，讓公車前去，因為他想着，總而言之，若是阿爾及耳各地沒有獅子可以射得，他的一切事情都容易處置了。但他落車之後，走過一家咖啡店，把他驚得呆了，那店門口正有一個活獅子在那裏！

他對着獅子詫異，說：「爲什麼他們告訴我再也沒有獅子呢？」這獅子張開一張大口，從門前地上啣起一隻木梳，有一個過路者阿刺伯人，把一個銅幣丟入木梳裏，這獅子就把尾搖了幾搖。韃靼人忽然看出真情了，這是一個可憐，眼瞎的馴養獅子，是兩個黑人帶着經過街市的，正和那演戲的狗一般。他的血就沸到思想上去，大聲喊着說：「你們這起流氓！屈辱這貴重的野獸到這壓田地！他跑過去拿獅子的大口裏落下來的木梳。那兩個黑人因此和他相罵起來了，正相罵得利害。恰好黑山國的王子葛萊戈也到場了。」

王子便造了一篇謊話告訴他，說阿非利加北部的寺院裏，養着許多獅子，和宣教師一同差出去沿路乞錢的。

王子又告訴他，說阿爾及耳的獅子很多，自己情願和他一同前去打獵。

韃靼有王子葛萊戈做了同伴，又跟着六個黑人的脚夫，第二天的早晨，一早就出發到鮮里甫平原去；但一到了路上，就有爭鬧起來，就是爲了六個脚夫和韃靼帶着大旅行的行李。王子提議辭退了這些黑人，買兩隻驢子，但韃靼人忍不得想着驢子，因爲他有一個和驢子相關的理由，非當的熟悉。他就贊成買一頭駱駝；又得了別人的幫助，平平安安的坐在駱駝上，他又恨不得叫泰拉斯康的人能夠看見他。然而他的高興立刻就消滅了，因爲他坐在駱駝上比坐在船裏過地中海更不安穩。韃靼人情願步行，牽着駱駝，走完了餘剩的一個月行程。

他們一村一村的走過去，黑山國的王子一路告訴韃靼人奇怪的獅子故事，那是或者要遇着的，但一路上並沒有有一個獅子的踪跡。有一天晚上，在大沙漠裏，韃靼確實聽到叫聲，正像他在泰拉斯康研究過的那遊歷的萬牲園裏的聲音。他確實曉得那聲音是鄰近地方一個獅子發出來的。他就預備去狙擊那野獸。黑山國的王子自己願同他去，但韃靼竭力的拒絕。他要獨自去迎敵那百獸的王！

他把他的祕密簿子，內中都是寶貴的文件和銀票，一概交託王子，因爲要和獅子去爭鬪，恐怕失落了。他交託了，就向前去。他的牙齒在他口裏顫動，他的來福槍在他的獵刀柄上的答的答的響着，他伏在地上去伺候獅子的時節，身體只顧發抖。

他伏在地上有兩小時，便確實曉得這獅子是從那乾燥的河底裏走過來，和他很相近了。他就從聲音來的地方的方向，在黑暗裏發了兩槍，爬起來，大着膽，回到他留着駱駝和王子的地方——但那裏只有一隻駱駝了！

這王子等了一個月的工夫，方纔得了機會，把韃靼人的財物都拿了去了。

到了早晨便見得其實了，他方知道他的財物是被假扮王子的一個賊盜了去了。他如今在阿非利加野蠻的中心地方，身邊不過些許銀錢，許多無用的行李，一頭駱駝，辛苦煩惱了一場，一張獅子皮也沒有。

他坐在一個沙漠裏的墳墓上，那是建造給虔誠的摩哈默德教徒的，就在那裏哭得很淒涼。但他雖然哭着，他身子坐的地方的面前，有一叢樹木，忽然都倒在一邊，跳出一隻大獅子。這獅子走近前去，嗥得很可怕。韃靼人的肌肉一點也沒有顫動，這是他的名譽，應該說明的，他很勇敢的喘出一句話來說：『完了。』他就跳起了脚，放平了他的來福槍，種了兩顆炸裂的子彈在獅子的頭裏。一剎時之間，一切都過去了，因為他放了兩槍，幾乎把那百獸的王擊得粉碎了！但過了一會，他看見兩個發怒的高大黑人，執着他們的棒沒命的打他。這兩個黑人，他從前在米里絲那見過的，他打倒的，原來就是他們可憐的瞎眼獅子！幸喜韃靼人這時候所在的地方，不像他自己所想的深入在沙漠裏，還在奧林思維的村外；村裏一個警察，因為聽見了槍聲，引起他的注意，便走了過來。

這件事的結果，就是把韃靼人留滯在奧林思維好幾天，到底出了二千五百佛郎的罰金。他如何能够付這個大款呢？正是一個難題了。但他決定把他的各種軍器和極多的行裝，一件一件的賣給諸色人等。等到債務清理了，他的行裝也完了，只剩得一張獅子皮和一頭駱駝。他把獅子皮寄給泰拉斯康的市長勃拉維達，那駱駝，他想賣去了，做回到阿爾及耳的車費。但沒有一個人要買這駱駝，他只得把行程分做短站，一站一站的步行。這駱駝似乎異常的親愛他，步步跟着他像忠心的狗一般。他走了八天吃力的步行，便到阿爾及耳了，他盡

力的想法子，要脫了那駱駝，希望他自己已經成功。他遇着兵船的船主，告訴他，阿爾及耳人聽見他殺了一隻瞎眼的獅子，都笑得了不得。船主便給他一張免費的船票，回家去。

到了第二天，兵船已經裝足了汽了，那愁悶的韃韃如今不是許多軍器的主人了，也不要行李的搬運費了，零仃孤苦的只剩了兩隻手在他的袋裏，算是他所有的。他正在走進船主的長板船裏，看哪！他忠心的駱駝，在以前二十四小時還爲他打獵的，流着眼淚來到碼頭上，很親愛的望着他的朋友韃韃。韃韃假裝沒有見，但駱駝看見他把眼光移到別處去，似乎有求懇他的意思。

駱駝似乎說：「你是最後的土耳其人，我是最後的駱駝。嚶我的韃韃人，我們再不要分離了！」但這打獅子的獵人假裝不懂這「沙漠的船」的意思。

那長板船撐開到兵船裏去了，駱駝跳在水裏，跟在後面，便被救上船去。韃韃人在房艙裏銷磨他回家的行程，不是爲了這時候的天氣粗惡，因爲他沒有了駱駝的纏擾，就不能夠冒險到船面上去。後來，這英雄聽得船已經在馬賽拋了錨，他便很高興。他也沒有行李的糾葛，即刻跑上岸去，急急忙忙的跑到村裏的火車站裏，希望自己走在駱駝的前頭。

他買了一張三等票子，急急的躲進車裏去。火車開了。他以為諸事妥當了。但火車行不得多遠，車裏的人都從窗子裏望着笑。因爲車的後面跑着一隻駱駝——他自己也笑着。

這番真是沒面目回家鄉了！所有打獵的器具都留在摩爾的土地裏，沒有一隻獅子同了回來，也沒有別的

東西，只有一隻呆笨的駱駝！

火車慢慢的開到站裏，許多的脚夫都喊着：『泰拉斯康！泰拉斯康！』打獵的英雄從車裏出來了。他想暗暗的逃到家裏去，不要被人看見。但他看了看，驚得呆了，他被人接了去，大聲喊着『韃韃萬歲！』為殺獅子的人三呼萬歲！衆人都把自己的小帽在空中搖着；這個並不是戲謔，他們都很嚴重。那勇敢的市長勃拉維達，和最有名的射帽獵人們，團團圍住了他們的首領，把他很榮耀的捧下車來。

這一場鬧熱，就是寄獅子皮給市長的結果。一片獅皮做到驚天動地，這不是奇事麼？但極頂的事又到了，韃韃跟着衆人走下車站的扶梯，那跑長路走得跛足的駱駝來了。就是這一件，韃韃人能够很快樂的回心轉意。他告訴他的同伴們，拍着駝峯說：

『這是我的駱駝，一隻貴重的動物！他看見我殺了許多獅子！』

他說完了，鈎住市長的手臂，從容的向着他的路到鮑白別墅去，衆人擁着都稱頌他。他在路上背出他大打獵的故事。

他說：『你們想想，有一天夜裏在空曠的沙漠裏——』

(二) 韃韃在阿爾波斯山

我們前面聽了韃韃 Tartarin of Tarascon 在阿得拉斯山 Atlas 捕獅記，喜笑萬分。如今要講都德 Al-

phonse Daudet 所著韃靼故事的第二本了。第一書，係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出版，怪奇多趣，遙思玄想，因其成功之大，故德繼續又為韃靼想出許多冒險故事。第一書出版十五年後，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韃靼在阿爾波斯 Alps 山中情形一書，又出現於世；而一千八百九十年，德又著了一本，題名泰拉斯康泡德，其中泰拉思康為主要人物。茲以限於篇幅，難詳述書中所記，且其中足引人喜笑的地方，又多係描寫該地特別的風俗情形，尤難明白解釋。不過兒童聽了韃靼在山中怎樣超越同族，也就可以喜笑了。

這是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十日傍晚的時候。照遊阿爾波斯山指南諸書所繪，那時候山中正厚霧遮天，立竭 Rishi 山頂，一名山后者，及山頂之大旅舍，都溼沒不見。原來這瑞士名山之頂，有一旅舍，大如宮殿，窗戶之多，幾同巨大花室。這旅舍專為欲清晨觀日東昇的遊客的憩宿而設。

那日昏，有無數遊客，散坐於各室，靜待膳鈴。這些遊客，來自各地各邦，次日皆將返里。那時走到這大旅舍，一心待食；窗外所見，祇有橫空厚霧。登高行遠，所得只此！著遊阿爾波斯山指南者欺人了。

忽然於深霧之中，現出一奇異的東西。在窗上看的那些女客，都以為是脫羈的野牛。稍近後，又像負重物的補鍋匠；到了距旅舍十步的地方，那怪象現出中世紀弓人的樣子。不過弓人到此積雪不消的山頂來，比野牛

全副裝束的韃靼



尤屬可疑。當下弓人走到門口，精悍強壯，身材適中，著着登山行裝，繩索手杖，冰斧背包，青綠眼鏡，一應俱全。衣服用品，足供二人之用有餘。走得已氣喘力竭。

白蘭克山 Banc 山頂，及有名諸峯，人所敢登的，他已走盡無遺，如今到立竭山頂，距衆客所登的那條鐵道，只有數步了！他立於門口，定睛注視觀這大旅舍，十分驚奇。但那些閒遊的客人，驚奇之狀，比他還利害。他入門廳來，抖掉衣上的雪，極受衆辦事人和廚僕歡迎。他應乘升降機上臥室去嗎？對這一念，自己也笑了。遂提足登梯。時膳鈴已鳴，衆客爭先恐後，齊赴食堂。

遊客至立竭旅舍，惟見寂寞之狀，悽慘之境，如今且有足以引起他們興趣的了。衆客入食堂後，周坐長桌，縱談新到遊客。

論到那位遊客，走進食堂的時節，衆客旋身轉頭，咸欲一觀。他却並不在意，見己座帶濕，就靜靜地立起來在一年輕少女身旁，擇一坐位坐下了。侍者對他說，那座已定與一客，他自覺沒趣。幸而那少女，說他哥還不下來，這樣他便安然不動了。

他試與左右遊客接談，不意左右遊客，不稍垂顧。他遂唱一南曲，聊以自娛。誰知衆客尊嚴，對此粗魯舉動，頗形不悅，相率外出，祇剩他一人，留在大堂。

他和他自族人一樣的喜與人談話。力試與尊嚴固執的衆客接談，而衆客置之不理。他踱來踱去，不知所爲，對自己道：「煩愁難忍！」

他走至茶樓，只覺荒涼無人，與教堂之非值禮拜日然。喚堂倌道：「好友，挈杯沒糖的珈琲來。」見堂倌並不稀奇，接續又說道：「這習慣是我在阿爾及耳 Algeria 打獅時養成的。」

誰知堂倌似乎並不要聽獵人的習慣，所以他也無可如何。喝喝茶，走到別的房裏去玩耍，也不得意。旅舍靜寂，好似寺院。最後見三個愁容的樂師，一玩箏，一戲笛，一用琴，在客廳門口，奏着音樂。

那新客道：「好！好！再玩一次！」他走東跑西，兩手亂摹玩箏吹號角的手勢。那客堂內衆客，哄擠而出，前來觀問。樂師奏起雙人舞樂譜來。這遊客不論皂白，把將進堂之德國教授許溫柴 Schwanthaler 的妻子拉住跳舞，周旋數次，連那女人也不自知。不想這一番，引動了衆客，都高興起來，合節舞蹈。

我們所說的遊客，氣急喘喘，停止跳舞，仍東扯西拉，湊對成雙，那衆客們也無可如何。這大旅舍中的人，似乎都跳舞起來。客堂門廳，梯頂樓臺，皆見舞人。連僕役們也手舞足蹈！

正在盛時，這遊客却帶鎗提燭，自進房內去睡了！

剛走到門口，那氣喘吁吁的一女僕，挈登記簿教他簽名；因為在外國旅館裏，客人到後，必自行簽名的。他狐疑了一歇，不知真名爲人所知，有何妨害。一時，他覺得沒甚不便，遂挈起筆來，寫道：「韃靼 泰拉斯康 P. A. C.」他自覺驚奇，怎麼女僕讀了登記簿，會不認識他是甚人；心想那女僕必是未開化之人無疑！

我們須縮回來講前此數年中的情形纔能懂得這速字「P. A. C.」。韃靼的盛名，我們大概都略知一二。韃靼遊阿爾及耳一事，距今雖有年，然以其事有興，故傳至今日，猶且不忘。想到韃靼，其形象如在目前。最近泰

拉斯康鎮，連與異族戰爭。戰後射槍，舞劍，賽武，諸會便盛了起來；而這位捕獅好手所設的阿爾濱 Alpine 會，尤為著名。

這會的會員，絕不必遠行巡獵，那麼他到阿爾波斯山，有什麼貴幹呢？祇因他們門前也有許多崇山峻嶺，茴香芳草，徧地叢生，也有探天高峯，高出海面八百英尺的。土人眼光偏小，所以稱這些山，為懼畏山，地角山或巨人峯等。每逢星期日會中會員，負包持拐，隨吹號角的人，排隊齊出，經山越嶺，樹旗於峯尖，以顯本鎮的威風。

韃靼為此舉領袖。常於晚間集會時，朗誦冒險事蹟，聲情俱至，十分榮耀。可是他多年接事遇物，太不鄭重；會中諸事，已不動手，主事開會，私心已足。槍匠高士坦開，Cotesdale 實最有力，指揮族人，征服懼畏山巨人峯。事多他任，名則韃靼所獨享。韃靼自稱會長，名刺上刻『P.A.C.』三字；而高士坦開只稱副會長。所以後來嫉妒漸生。槍匠欲逐韃靼，自為會長。事為韃靼所知，心大不悅。那三字刻在名刺上信牋邊，何等榮耀；一時失去，尊嚴亦亡。所以他決定要做一件大而險的舉動。可幸改選會長，尚有三月，便決定攜旗外走，據歐洲最高峯之一的白蘭克 Mont Blanc 山。

他一讀公會報『The Forum』，所講的冒險故事，頓覺自傲！想在那里高士坦開那敢和自己爭長。他便收集登阿爾波斯山的書，細細誦讀；用力不遜從前之打獅。每日還自鎮上下，慢步習練。園內有小泉，他常行於泉邊，以為登白蘭克山時，跨深罅之預備。曾有一次，失足墜入泉中，以致入室更衣。又素患頭暈，他就時臥狹石邊，以資練習。這些舉動，離奇異常，老僕視之，莫不驚駭。

他從一鄰近大鎮，買了行裝，備了重靴，尖釘冰斧，和書中所說要用物件，一應辦妥。又絞了一根長二百多尺的繩，中有自己製造的細金絲。這許多物件，行抵巴木村 Baobab 時，鎮上人必異常驚奇，相向究問無疑。

外邊爭傳阿爾濱會會長，預備爭主席位。但到底如何，沒一個人說得定。照他的老友卜萊惟大 Bravida 說，「鷹決不爲蠅而爭。」可見雖在他的知友前，韃靼也不肯述他的志願。

六月中的一天早晨，天高氣清，他行裝物件，預備來也差不多，可以專集意於最後一事了。他獨坐桌旁，身披夏衣，優遊自樂，煙管橫嘴，載吸載噴，再三誦新寫下的：「此乃予之遺囑幾個字。」他把一株老樹遺贈阿爾濱會，命置於爐旁盆中，妥爲培養。一切武器，都遺贈卜萊惟大；一網煙管，贈與阿克斯哥彭 Excourd-anies；毒箭贈與高士坦開。說道，「請勿觸撫着。」要是他生前不再回來，懇諸會員老友，勿忘他們的會長；還望他們原宥致他死的那讎敵。他想來死日在即，不久將誦讀自己的墓誌銘了，哭了一時。又想起後事方長，總宜勇毅，便揩乾了淚，往下再寫他的遺囑，以了他行前諸事。

步 試 邊 泉



他將離泰拉斯康時，夜已深，靜靜地走到知友化學家畢截奎 Beaugnet 店中，附耳道，「這裏有人嗎？」那時並沒第三人，因夜已深，畢截奎母已入牀睡了。韃靼遂將他的計劃，告知其友。畢截奎驚奇，欲注酒祝成，只因小櫥鑰匙，爲其母所藏，不得已以檸檬水代之。韃靼既不回身，畢截奎自可訴知族中諸人，說韃靼出亡至阿爾濱

斯山，全是高士坦開之故；而韃韃於嫉妒的高士坦開，也得藉此取勝。

韃韃和畢截奎帶淚作別。那時門的上半截夜深上門，不得已爬行而出。

三日後，他已到費致納 Viznan 小鎮。此鎮臨柳室湖 Lucerne 濱，處立竭山下。這立竭山，高於懼畏山十倍，爲近泰拉斯康諸山中之最高者。却不湊巧，他一路連逢大雨，至柳室湖，雨下如注；沿湖山嶺，深處迷霧之中。不過雨霧雖滿天，韃韃仍得見山頂之旅舍。這旅舍處高臨下，他驟然一見，自然驚異萬狀。到茶樓後，他始問自此至頂，尚須幾日。堂倌答道：『只要一小時或一時刻，就可到了；不過你要當心，火車快來了。』

韃韃道：『火車上立竭山！你講笑話了！』話未說完，真的見一火車頭和一列車來了。那車頭在後，倒推車身，非如尋常所見，在前拖拽。這樣上山，韃韃心中頗有些不悅。所以他仍步行至頂。慢步上行，走了六小時，再行三小時，大概可以到山頂了。此時心下自疑，倘若風雪驟起，天黑地暗，恐怕一點不能見了，那時奈何？正在狐疑，只見旅舍窗牖，皆沈入霧中，一切不復可見。

次日早晨，韃韃驚醒，只聞有人說：『快點！快點！』他半衣半裸的跑出房來，只見遊客多人，沿廊飛奔。他素來遇事不慌不忙，就請衆客不要驚恐，萬事無慮。衆客如此慌忙，非因失火，不過每日早晨爭前觀日罷了。門外還黑暗，只聞有女人道：『是你嗎，馬匿羅？快來幫我！我的鞋子失掉了。』他雖非馬匿羅，也便幫了那婦女把她的鞋子，尋回歸還，好像那婦人是Cinderella，而韃韃乃是皇子一般。可是這薛特萊登時有兩男人，連呼沙逆亞，Sonia 把他帶去了。韃韃以天尚黑暗，並未見那婦人。他也入人叢中，觀衆拜日者，且聽他們談話。

只見旭日東昇，晨光遠映，諸山皆呈色米。石臺上有人朗聲指導，虛摹懸擬。這人的聲音，好像與韃韃很熟悉，多有泰拉斯康的重音。韃韃回房就睡時，心下不無稍疑。

當他著衣去用早膳時，見有一紙，放在鏡上，甚覺奇異。那紙上寫道，「好法人，古衣舊裝，欲以欺人乎？此次暫放爾過，以後再欲經吾路，君其留意！」他看了，不解其意，幽思靜索，終不能懂。高士坦開與這紙有關嗎？這甚無謂，必定不會的。必是有人故意戲弄。他把紙放在袋裏，以待動靜。

他覺步行至頂，困難異常，所以決定登車下山。心想照他的能力，最好先登吉佛萊山。正在等候酒肆算賬，無意中舉頭見一巨冊，阿爾泊斯山諸高峯之圖，和立竭山諸高峯之圖，俱印在內。其中數幅，尤以喇爾 *G. grave* *Doré*所繪一幅爲最，呈遭難之狀。山人有自高峯墜至深淵者。韃韃看了，知覺爲失。旅舍中一辦事人員，對他說，登山時一好的指導人，是少不得的；且謂適有一人，帶領布魯維 *Peruvian*一家，遊覽回來，如今同該家到灘爾教堂 *Tell's Chapel* 去了。那人曾登歐洲及印度諸山，全球諸峯，很足爲韃韃的指導人。韃韃遂至費致納乘輪船向灘爾教堂地方而行。

這灘爾教堂鎮，在湖之旁，以一教堂得名。向傳那教堂建於一石上。此石乃從前威廉灘爾 *William Tell* 幾被基斯拉 *Gessler* 兵所擒時脫免之處。韃韃到此，想念英雄，心下自動。威廉灘爾不是他平生最崇拜的英雄嗎？有一次作『填寫立志戲』“*A game of Preference*”時，他不是寫

你最愛的樹是什麼樹——老樹

你最愛的香味是什麼——火藥

你最愛的著作家是那個——柯伯 Fenimore Cooper

你喜成那樣的一個人——威廉灘爾

當這戲填完後，人人看了，都以爲韃韃將來必成一著作家的。

有許多遊客，也從旅舍出來，與韃韃同船赴灘爾教堂去。上岸後，韃韃和他們同行，因畫家適在教堂繪灘爾射其子頭上萍果圖，無一得入。衆人都說出自己地位銜頭來，也沒效果。韃韃一說『我是泰拉斯康韃韃』就蒙允得入。他想他的大名，必有魔力，所以那門登時開了。那畫家之子，裝作灘爾之子，人人都說繪得逼真。韃韃獨以爲灘爾執弓持剪，均未合式。他就舉起手杖，作射那小兒狀，道：『看我！他必得這樣執弓纔是！』

畫家喊道：『好！你這樣不錯。不要動。』

那畫家急忙拿起畫筆，把韃韃的姿勢繪出。那時韃韃自以爲是威廉灘爾了。作畫家模型，心滿意足。不過兩人對談了一歇後，畫家心下狐疑，所傳威廉灘爾，究竟有無其人。韃韃也不願再裝了。原來威廉灘爾並無其人！傳說罷了！不過畫家受衆人之聘，心作是想，罪同贖聖。韃韃忿怒而退。

不一時，韃韃怒息，前行至旅店，去尋走盡天下名山足爲他指導人的那個人，前程似很可樂觀。他進入門來，見那個大遊客，單身獨坐。上前一，並非別人，却是他的老友鮑派得 Bonpard。這人前曾在阿爾濱會辦事。清晨，韃韃在立竭山頂，聽得說話時帶南方音的那個人，也就是他。

鮑派得在泰拉思剛時，以講長篇大話出名；空想虛造，是他特長。他可不講真話，只說些荒言誕語。兩人見面後，顛頭握手，十分親熱。鮑派得說，到那班人那裏去任事之前，有許多事要做；不過那班人是什麼人，他並沒明說，只其意似乎說那班人將環遊瑞士全境。

飯後，二人同出，至湖邊大道遊玩，經過鑿石成路名喚亞克散斯脫拉 Akenstrasse 的狹徑，笑談自如。韃韃問登山祕法於其友，「鮑派得，我知道你是不喜我遭什麼傷身危命的事的；你必定肯老實和我講。我登山的技能，你知道的，還沒十分精到。」鮑派得道，「自然沒十分精到。」韃韃道，「你想我到吉佛萊，Jungfrau 有什麼危險嗎？」鮑派得道，「我可確說的，你必得一個指導人纔好。」韃韃道，「假如我頭暈，那末如何是好？」鮑派得道，「閉眼就是了。」韃韃又道，「假如我應該滑溜時，有什麼法子？」鮑派得道，「你不要管性命就是了，這沒什麼。」韃韃道，「若得你和我同行，一路指教，那就好了。你和我同行罷。你就是我的好指導人！」

可惜鮑派得已受布魯維家之聘，非至登山季末，他們決不肯放。不過他可以給韃韃一點消息，這消息是關於他前夜所遇的沙逆亞的，他說那少婦是個虛無黨人，兩位男友，一名卜立皮，Bolibene 一名馬尼羅，Maniolf 皆是無賴。他們前夜，必錯認韃韃為間諜了。這倒是個極大困難，教韃韃如何是好。

韃韃道，「鮑派得，誠心教我，你是個仁善的人。」

鮑派得教他一早動身，渡湖，經薄羅雷道，至印得來根 Interlaken 就宿；次晨動身赴格林特爾華，Grindelwald 再乘山車至小薛臺，Scheideg 再過一天，始可至吉佛萊；立刻回泰拉斯京去，無後顧。

次日晨，韃靼向鮑派得道，「我去了。」聲音堅粗，定睛四顧，細看前途有無虛無黨人。但當他前行時，並不撞見什麼人，却遇着沙逆亞和他的兩位男友。韃靼一想「虛無」二字，心下不禁怕懼，但事已如此，只得壯着胆，趨沙逆亞前。一見沙逆亞欲與之接談，他就把撒哈拉諸冒險事滔滔說了一遍。

沙逆亞道，「我們也是獵大虫的人。」她確是暴徒中的一個了。韃靼問她和她的兩友，打聖彼得堡冬宮

時，共殺多少人？沙逆亞答道，「啊，殺得很多；可是最要緊的那個，倒給他逃掉了。」說時，聲音低沉，悽慘難狀。

韃靼與沙逆亞同行，歡樂難喻；沙逆亞待之甚善。布嶺士湖 Brian's的一切風景，像夢一樣在眼前經過。

現在我們再講泰拉斯康的情形。那阿爾濱會，已是高士坦開的首席了；他正在竭力破壞韃靼的名譽。一

天畢截奎忽說接到韃靼的一封信，教他把阿爾濱會的旗子，送去預備樹於吉佛萊山頂，他自己專在山脚等着。

高士坦開力斥是信。會員中有提議用包裹掛號寄去的。但那班好事的人，說必親自奉送到吉佛萊，使他們前日

的會長，好樹於阿爾泊斯山中最高的一峯上。

那時韃靼已在印得來根地方的一家旅店裏了。他在窗口裏和吉佛萊峯鼓話，指點這阿爾泊斯的大峯，說

日內就要前去征服他。他不幸與虛無黨人合在一起，幾希闖下禍來。但幸而卜萊惟大派斯開龍 Pascalon 安

克斯哥彭等，送旗子到了。

卜萊惟大戰兢兢地說道，「會長你要旗子，我們帶來了。」

韃靼驚異，定睛四顧，道，「我教你們把這旗子送來！」

「你不寫信來要旗子嗎？」

韃靼答道：「是——是——不錯！」他想到畢戩奎，心中明白，裝作十分高興，感謝他們親自送來。他知道這事，必定是畢戩奎做的了。

他仍如常，談笑自若，和新到諸友，同赴格林特爾華。在路又遇奇事。他們被請代捕羚羊。韃靼重顯老技，力追羚羊。實在這捕羚羊事，全是一旅店的主人所偽造，教人追趕以娛客人，藉以取利的，他又上當了。

但韃靼決意要登吉弗萊山了。至格林特爾華，遇見遊客數人，曾在立竭山相識。見他們置各物於一定的地方，像是開什麼陳列會的樣子。他想上山的時候，要能稍安適些，那就好了。據鮑派得說，那班人也已佈置妥當；且於各深罅之底，等有一人，遊客失足下墜時，得以救護；所以韃靼十分喜悅，中心安泰。走到山脚，和泰拉斯康來的數人作別，獨與二指導人，起程登山。那二指導人中，一個負着阿爾濱會的旗子。

丁 住 拉 而 幸



他們剛拔足登山，那韃靼所賣釘在鞋上的尖釘，已證明沒用，這釘不能為助，反將韃靼釘住在冰上。韃靼便

把靴上的尖釘丟了，換了棉織軟鞋，套在靴底。再行數步，只見那書中所載必需之品，都屬無用，與從前他遊埃及時，所備的帳幕一樣。但韃靼很欣喜，趕步前行，嘴裏不絕的歌唱。誰知他的指導人，却說歌唱恐聲音傳到高處，

滾下冰塊雪塊來惹禍，教韃韃馬上住口。

韃韃不信他們的說話；他們就領他繞遠道，過巨罅。將經雪橋時，其中一指導人，已失足下墜，把韃韃也拖將

下去。幸而餘的一個指導人，把三人連縛的繩握住，所以失足的那個，得立住了脚，從冰面帶韃韃同上。

他們認定道路，向前進行，好容易到了山頂，張開旗子。下面山人，見他們到了，發槍致賀。韃韃見山頂已蒞，喜不自勝，如今高士坦開定沒有話說了。

鮑派得原說過，教他一到山頂，馬上轉身回鄉，不稍逗遛。他因上山時，烈日

直照，鼻皮退去，所以下山後，同從阿爾濱會來的諸友，在班負 Belle Vue 旅館，住

了幾日。這幾日也並沒稍暇，因他忙着預備報告，俾阿爾濱會開會時，得以宣讀。

這報告後來登見於公會報。

報告預備好了，他們就起程回家，向南而行，道經日內瓦湖。至孟得蘭格

Montreux 地方，復遇沙尼亞。這次的會面，不幸惹了警察的疑心，以為他是虛

無黨人，登時把他網住，送到基朗呂牢。Dungeon of Chillon Castle 監禁了

數小時。這牢，正是從前英雄龐尼萬 Bonniward 所繫之處。韃韃就像前日自擬威廉灘爾的自擬龐尼萬起

來了。

他們到日內瓦城時，接到從泰拉斯康來的一包書信和報紙，內含驚人消息。公會報上，盛載韃韃在吉佛萊

韃韃下山



之烈績，誰知下面就記高士坦開已定負阿爾濱會的旗子，起程登白蘭克峯，比韃靼所到的還高幾倍。

韃靼聞耗，大怒，向諸友道，「起蒙尼格斯，Chamonix 距日內瓦僅數里，數時可到，我將啟足前往，比高士坦開先到白蘭克峯，諸君意以爲怎樣？」

朋友們不能贊同，是當然的；他們都說走得已够，想早日回家。韃靼遂決定單身前進。可是他到起蒙尼格

斯時，見朋友也早在那裏。他們別後想到不和會長同回泰拉斯康，無面目見人，所以決定再跟韃靼。韃靼到時，見鮑派也在那裏。那時鮑派得已沒事，可以和韃靼幫忙了。他聽得韃靼已到吉佛萊山頂，十分稱讚，惟仍不信韃靼有這樣胆量。所以他這次來伴韃靼，並不想韃靼真欲登白蘭克峯，但韃靼確備妥了一切，堅心的上去。

他們走得將要到山頂了，擔夫也將旗子抬到了。鮑派得與韃靼議，教韃靼自行負旗，至山頂樹立；韃靼依了，單身獨上。不一會，風雪驟至，天日爲晦，鮑派得和其他諸人，趕步下山，中道繩斷，鮑派得獨抵起蒙尼格斯。韃靼不知下落。後來有人尋得一繩，好似被人剪斷，所以衆人都以爲韃靼之失蹤，全是鮑派得之奸計。

自阿爾濱會來的那些人，這時相率回家，並不帶有會長。鮑派得也到泰拉斯康去，想把韃靼的慘狀，陳述於阿爾濱會會員之前。

在聖馬沙教堂，Church of St. Martha，阿爾濱會會員，開了一會，記念韃靼。哀聲正盛時，只見一人，衣衫襤褸，前赴老木村；一時換了衣衫來了。這人是誰，原來就是韃靼！

韃靼進入會堂來，那鮑派得正在演說他怎樣墜入巨罅，韃靼上前，自說繩斷之後，以還記得鮑派得的教言，故

得滑溜而下，從意大利那邊的一面，直至山脚，遠道返家。
尊嚴如故。那日的盛會，聚了有時方散。

高士坦開驚惶失措，連忙將會長座歸還韃靼；韃靼就座，

第二十二卷 海力維的僧侶君士坦丁

海力維 Ludovic Halévy 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正月一日，生於巴黎，歿於一千九百零八年五月九日，係法國有名戲曲家。他略著二三故事後，即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將『僧侶君士坦丁』一書，印行於世，立得大名。這時波斯民衆文學，猶未完善，正待改進，所以海力維著了這一篇簡潔的故事，使人完真這樣而欣慕誠實健康的未開化人生活。

一鄉間的年老牧師，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五月裏的一天，高步大武，沿一大路而行。這牧師名喚君士坦丁。他做一小村的牧師，已三十有餘年。那小村位於曠野，旁有小河，名立坐灘。Lizotte 村前有浪吉萬舊堡，His-

toric Castle of Longueval 爲全村之屏藩，村人奉之唯敬。這牧師，任了多年精神方面教導之職，與那堡主婦，頗形莫逆，彼此相得，每星期四和星期六，他總到那堡裏去與主人共餐。如此有年。他爲人極仁善，所以那侯爵夫人，時請他在同桌用膳。他也並不拘束，行止自如，像在他自己治下人的家裏一樣。

如今不對了！快樂的日子，不復有了！他一天到那舊堡門前，定睛注視了一歇，只見有一藍紙，貼於柱上。這堡將平價出賣了！因爲這侯爵夫人，如今死了，膝下一子，已於八年前，一病亡故。所以她的財產，遺於三孫。這三個孫兒，二個還未及年，故其財產，由受託人代爲出賣。她的孫兒彼得年輕，愚笨不堪，奢華無度，再也不能把這古堡，重行回贖。牧師一想之下，心中好不悽慘。這古堡出賣後，將來的主人，還能和舊日的主人，一樣看待村

人嗎？想到他教堂中的祭壇，常於五月中，拿堡中的花來裝飾，今年五月，無復有此的一層，不禁長歎。

牧師立在門前，看那出賣的廣告。只見上面寫着，分四起出賣：（一）堡與四週地及大花園；（二）白濁浪 White Crown 田七百畝；（三）羅士拉 Rozeral 田五百畝；（四）森林可九百畝，願分賣與人。倘若買主情願，則完全產業，賣與一人亦可。牧師一想朗吉萬田地衆多，那裏有人能完全買去？四分五裂，爲狀更慘。他緩步前行，狀甚憂愁，路經來萬騰花園，Park of Lavarden 忽聽有人叫他，轉過頭來，見是來萬騰伯爵夫人和其子保羅 Paul。這伯爵夫人，丈夫早故，膝下一子，身軀壯麗，幼時不慎，如今狂肆不羈，常將他母親所與之錢，嫖賭濫用，就是在家的時節，也不過虛度光陰，鬪拳嬉遊罷了。

伯爵夫人問道，「牧師先生，你到那裏去？」

牧師答道，「我到沙維尼 Conviigny 去，打聽那個買那古堡。」

伯爵夫人道，「你在這裏等一歇，就可知道了。我們隣人老納克先生 M. de Larnac 在那裏，他不久就可回來，報知我們了。我可告訴你那買那古堡的幾個人。」

牧師遂和伯爵夫人及其子，同進門去，坐於洋臺上等候。那買那古堡的人，就是老納克先生，和巴黎開銀行的那個葛拉先生 M. Gallard，及伯爵夫人自己。他們三位，商議合購。

伯爵夫人道，「我們都已商議好了。」一時老納克先生來了，說他們不能購買了。因爲有個美國人，願出重資，購買全部產業。這美國人就是施各得夫人 Mrs. Scott 保羅聽了，十分驚異。

保羅在巴黎時，曾至施各得夫人宅，參預跳舞會。夫人美麗無倫，新近暴富，極欲在巴黎有所誇示。老納克先生又說他聽得施各得家之狀，原是紐約的約乞兒，據傳因訴訟結果，施各得夫婦得了銀錢，所以驟然大富。

伯爵夫人吃了一驚，便道：「那麼我們有了這個好鄰舍了！一個冒險營利的女人，更更是新教徒！老納克先生。」

牧師心痛難忍，早知新來主婦，必不能與他為友。遂低首回家。在想像中彷彿已見施各得夫人，在堡中住

下，全不把天主教堂，和他在村裏所做的事情放在眼裏。

他正在悲傷朗吉萬家的否運的時節，他的老朋友來博士的兒子，他的養子來及痕，Jean Reynaud 到了。

這孩子真誠忠實，牧師待他，如待己子一樣，現為步兵副將，常至牧師家來，與牧師閒談。

他竭力的安慰牧師，說施各得夫人，雖不是天主教徒，但以寬厚好施著名，要她為貧人捐募些，必定不會拒絕。

但牧師終不放心。

次日牧師和他的養子，同坐園中，聽得門外車到，門開處，兩婦人進來；都穿着旅行服裝，其一年紀稍大，總在二十五歲左右，上前向牧師道：「牧師先生，我自己介紹自己罷。我就是施各得夫人。昨日買了古堡，及屋主的田地。假如於你沒有不便，我很喜歡和你閒談五分鐘。」說着，轉向另一少婦一看，道：「這就是我的妹子班的娜」

Betina」

牧師手足無措的躬身向她們致了禮，引進了住宅，只見布單已放妥，上置數色菜蔬，待牧師和他的養子用

膳，那女客們見了，似乎很羨慕。

「姐姐，你心下所想的牧師住宅，不是這樣嗎？」班的娜便問。

施各得夫人道，「就是牧師也合了我的話。照今天早晨在火車裏和適纔在馬車裏我所說的，妹妹，不是麼？」

班的娜道，「牧師先生，我姊姊對我說，她希望牧師年紀不太輕，爲人不抑鬱嚴厲，而帶着白髮，爲人溫柔慈善。」

施各得夫人道，「牧師我看你正合我的希望。你也歡喜這新來的教區中人麼？」

牧師吃驚道，「教區中人！那末你是天主教人了？」

施各得夫人道，「自然，我們是天主教徒！」因見牧師驚異，她接着又道，「啊，我知道了，我們的名字，我們的

國家，使你疑心我們是新教徒，不能和你爲友，不能和你教區中人爲友；其實我們母親，是加拿大人，是天主教徒；且

原出法種，所以我們仍講法國話，不過稍帶幾個外國音就是了。」

她接着又說道，「我的丈夫，是個基督徒；可是他並不約束我，所以我的二子，仍受天主教教育。今天我們一

到，馬上來看你，也因為我們是天主教徒呵！」

牧師聽了，樂不自禁，幾乎滴下淚來。那兩位女客，又各送他一千法郎，允每月資助貧乏五百法郎。牧師從

來沒拿到這樣多的錢過。

他吃吃的道，「那末這地方將沒有貧窮的了！」

施各得夫人道，「假如能這樣，那正合我們的希望了。我們錢很多，只患沒適當的地方可用。」

他們就在屋前環坐吃飯。施各得夫人解釋怎樣他丈夫買那所古堡給她。她們姊妹從未親觀那大堡，那日早晨才去看的。

施各得夫人說道：「請你告訴我，他們對於我怎麼說？」老牧師紅了臉，不知怎樣回答。施夫人轉向來副將，接續說道：「喂，你是個兵士，你必定會告訴我的。」他們說我會做過乞丐嗎？」

來副將答道：「是，我聽得他們是說過的。」

「他們說我會做過角力場的演員嗎？」

來副將答道：「我也聽得他們說的。」

施夫人道：「你這樣直說，我很感激。如今讓我講給你聽。他們講我，於我也沒什麼可恥；不過他們所講的，

都是假的。我知道我有一時，確是窮苦的。因為我父親死來已有八年了；他死的時候，並沒什麼遺傳給我們，只

有一件訴訟案，千叮萬囑，教我們奮鬥到底。他老友的儿子，如今就是我的丈夫，幫助我們爭辯，結果我們勝了，所

以我能有如今的巨資。你所聽得的那些謠言，都是那些可惡的巴黎記者所偽造的。」

女客們作別，到巴黎去後，牧師十分欣喜，愁容一變而為笑容。來副將見她們那般活潑，美麗，把一切軍事，都

丟在腦後。可是她們二位，一樣的美麗，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那一個他更欽慕些，那一個他更愛些。

他不知向班的娜求婚的人有多少！假如他到巴黎去求婚，見施夫人姊妹二人，伴着許多闊客，那末像他這

樣的一個鄉下人，只愛簡單樸質，與環境之所求，對她們姊妹，就再不轉第二念了。

班的娜小姐，心慕浪漫內立皇妃子，Princess of Romanelli，常向自己道，「我願做一個皇妃，這名字，多少好聽。啊，假如我能愛他。」許多高貴的人，想和這又富年紀又輕的美國少女結婚；可是班的娜小姐，一個也不中心。如今只望六月十四那一天，快些到來，他們可以離巴黎到朗吉萬去。當他們還在巴黎的時候，天天在家請客擺席，散步於林中田間，把巴黎放肆的生活，都忘了。

這日起程，來到朗吉萬舊宮，在路上施夫人說道，「你忘了，今天夜裏我們有兩位客人要請來吃飯呢。」班的娜小姐在她的姊姊前自認道，「兩位我都歡迎；來副將我更歡迎。」說時，不無稍帶羞容。

一月中堡中情形更變不少；室中陳列物品，多係新備；馬廐車房，滿盈無隙；草場修剪得整齊異常；四處僕役，十分忙碌。牧師和及痕到時，兩個又長又尊嚴的用人，導之入室。施夫人接待周旋，與在牧師住宅一樣的親熱；還叫兒子海來，Harry 女皮拉，Bella 一僅六歲，一方五歲，出來拜見。班的娜小姐，也出來見了。四人如舊友重逢，談笑不已。及痕和班的娜談了半日，還似不盡。施夫人與其妹，以新到，欲騎馬外出，將各處田地，親自遍閱；及痕每日騎慣馬，所以自願與她們同走一遭。班的娜確於兩位都極歡迎，而於來副將更形歡迎之狀！施夫人與其妹，送牧師及及痕至門外後，同行廊下，班的娜自認，與及痕這樣親熱，必將惹人非議。

施夫人道，「我永不責你的。我一見就很喜歡他；他很誠懇老實。」

班的娜道，「我也覺得他是這樣。」

及痕回家後，把這次到朗吉萬做客的情形，一一講給保羅聽。保羅笑他和班的娜有情，其實不過胡說罷了。

及痕和班的娜生情一節，是不成問題的！因為這樣苦的一個副將，那裏想得到一個要承受大家業的女子爲妻！第二次遇見時，及痕和班的娜講些鄉下人的情形，還說他們兩個先祖都是法國鄉民，所以班的娜很喜歡宮旁的鄉民。及痕說他任滿之後，極想退居鄉間，以終天年。

班的娜小姐，帶羞問道，「祇你一個人？」

「啊，我希望不祇我一人。」

「啊，那末你想娶妻了！」

「一個人雖不必專在得一妻子，想是可以想的。」

班的娜道，「我知道些你的事的。我聽得人說，假如你要，你很可以娶一有些家產的女子的。」

及痕問道，「你怎麼會知道呢？」

「牧師先生對我說的。我問你爲什麼失了那機會。」

及痕答道，「只爲我心想，假如兩人沒情，還是不婚娶好。」

班的娜道，「我也是這樣想。」說到這裏，兩人定睛互視，再也沒有話說了；一點也沒有了。幸而海來和皮

拉進來，教他們去看小馬。

請客擺酒，忙忙的過了三星期，及痕要到軍中去服務了。他在外須二十日。心想去後，不見班的娜，怎樣可以過日。因爲那時及痕與班的娜，情已深了。蜜意甜情他心下暗喜；一想不日要外出，又極煩愁。照班的娜的

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及痕知道班的娜之愛他，和他之愛班的娜一樣。可是他只得與心願相爭；不然，無錢的副將，娶了一個有錢的少女，人家必定要說他自私和貪心。

他必得一會，才能安心而去。但這一會中，他見班的娜盡心趨奉着他，他恐怕一時情不自禁把心愛的情形，一一直說出來。反不敢把她抱住起來，班的娜辭了來保羅，欲與及痕跳舞；但及痕竟託辭身有不適，馬上走了出來，也不和班的娜握手，一路去了。

但這種舉動，使班的娜心裏，愈明白及痕確是愛她了。

常夜班的娜對施夫人說道：『姊姊，我實在愛他。我知道他愛我，只是爲我，並不是爲我的資產。』

施夫人道：『妹子，你自己能夠相信你所見確是不錯的嗎？』

班的娜道：『這是不錯的；他不肯說，只想避開我。』別人爲我的錢向我求婚；他却爲我的錢，不肯說愛我。』

施夫人道：『你要想個明白。你原可做個伯爵夫人，或皇妃的。情願做個白丁的妻子嗎？』

『自然情願的；因爲我實在愛他！』

班的娜接着又說道：『我先向他提婚好嗎？』他出去，大概三星期就可回來了。那時我去問他，究竟情願不

情願娶我，你想好嗎？姊姊，老實對我說，我可這樣做嗎？』

他姊姊自然同意。班的娜十分快樂。

次日晨，班的娜一心要見及痕，與他作別。雨下如注，班的娜冒雨，經過樹林，直至路旁高臺，衣衫被荆棘撕得

粉碎，傘也失了，立在雨下，舉手向他作別。心想這一番，他必定知道自己愛他的誠心了。

及痕還沒回來，施先生已從巴黎到了。聽了班的娜的計劃，也深為讚許。原來施各得夫妻，準她嫁與不論那樣的一個人，只要她確實心愛就是了。不道來副將帶隊回來後，決定不再見班的娜；並且決心改入別的隊伍裏去。施各得夫妻來請，他也不去。幸而牧師竭力勸勉，教他不要離開原住的地方。

牧師道：「且等一等，等上帝命我時再說；現在你不要走。」

及痕以為為名譽起計，他必得早些離開這地方。牧師對他說，教他自心明白，班內娜確是誠心真意愛他的。及痕說班的娜既有財，娶了來，惹人疑心；況且他自己不過一個兵士，怎麼能教班的娜做兵士之妻呢！

牧師正在勸導他的養子時，只聽門上一陣響。門開處，一女進來。這女並非別人，正是班的娜。

班的娜直趨及痕前，握了他的兩手，說道：「我必得先到他那邊去，他三星期前多般受苦。」來副將立着，不言不語。班的娜接着說道：「牧師先生，我在你面前自認罷。但及痕你不要走這是我常衆的自認。我要說的話，本想在夜間說的；只因及痕不收我們的請單，所以親自到這裏來，對牧師先生說了。」

他就在牧師之前，自認心愛及痕。說顯與只愛她的人，不愛她的財的人為妻。及痕見班的娜這樣剛直胆大，就把他自己愛班的娜的真情，一一告知牧師及班的娜。班的娜又說她嫁給及痕後，永不教及痕棄兵改業。

班的娜道：「牧師先生，我只對你說，你想他應該不應該和我同意，娶我為妻嗎？」

牧師極尊嚴的說道：「及痕，娶她能。這是你的義務；你將來一生，必定快樂無疑的。」

及痕把班的娜，摟在懷裏。班的娜輕輕的將他推開了，向牧師道：「我願——我願牧師先生萬福！」牧師把嘴親了班的娜的兩頰，好似父親一般。

一月後，牧師即在小教堂裏，和他們行結婚禮。這真是他生平最快樂最開心的日子。典禮極盛，軍官也前來致賀。這樣大事，在小村鄉下地方，確是空前絕後，非牧師所能夢想的。

第二十三卷 范爾納的想像作品

(一) 八十日環遊地球記

范爾納 Jules Verne 是法國有名想像故事的著作家，以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二月八日，生於但次 Dantes 以一千九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死於亞明 Amiens。他所著的故事很多，大都把現在已經發明的東西，再輔以空思玄想，描寫將來怎樣發達，人生怎樣變動。現在只可講他所著故事中的兩篇。第一篇八十日環遊地球記 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並沒含有特別的發明。篇中主人，係英國人。可是作者於英人生活並不熟悉，所以不無有可笑的錯誤。如說英人在倫敦錯認禮拜六爲禮拜日之類皆是。如今環行全球，既有火車汽船，較一千八百七十三年這書作的時候，范爾納所望的速度，又要快一半了！這故事描寫靈活，文字暢順，雖粗魯不可讀的幾段，也給好處掩住了。

一千八百七十年的那年，倫敦城內賽非爾街 Savile Row 七號，住了一個倫敦改造會會員，名喚方費里 Phileas Fogg 爲人離奇不羣。他雖是一個英國人，但未必是個倫敦人。他以倫敦生活乾枯乏味，終年住在別的地方。他單獨一人，也沒來客，只用一僮僕，看理家務。可是他要這僮僕，嚴守時刻，不差毫釐，所以連一個僮僕也難久留。

十月二日那一天，方先生以一僮僕，不聽他的話，擊華氏八十六度的開水來，倒擊八十四度的來，把他逐出去

了。如今他在等一個新來的僕役，說定十一時左右來的。一時那被逐的僮僕，領那新僕役來了。這新僕役派

斯派吉納，Jean Passepartout 年可二十多歲。

方費里道：「你既被薦到我這裏來了。這裏便有最好的見證。你知道我的脾氣嗎？」

僕答道：「我知道的，先生。」

方先生接着道：「好。你只錶幾點鐘了？」

僕答道：「十一點廿二分。」說時，自袋深處，拏出一只極大的銀錶。

方先生道：「你這錶太慢。」

「先生，請原諒這是不會的。」

方先生接着說道：「你這錶慢四分鐘；不過這沒什麼。從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

廿九分起，你就和我做事。」

說完，方費里起立，左手執帽，放在頭上，出去了，也不說一語。他右足走了五百七十五步，左足走了五百七十

六步，就到改造會會所；來至食堂，坐在一定的位，一定的桌子上，那天一色的肴饌，已給他預備好了。十二點

四十七分，他就立起來，走到閱報室；一人拏時報來給他看。到三點四十五分，換標準雜誌來看，直至晚膳。五

點四十分，他又到閱報室去細讀晨報。半點鐘後，他的幾個會友進來了，依舊抹牌作玩。

酒商勿蘭蓋 Flanagan 向銀行經理來先生說道：「失盜事現在怎樣了？」

工程師施安德 Mr. Andrew Stuart 道：『我想銀行總要失掉許多錢財。』

來先生道：『你講來錯了。我想我們不久就可捉住那賊了。現在各處都派人嚴守，他能够逃到那裏去？』

方先生道：『晨報裏說那盜擊到五萬五千磅票洋，必不是尋常的盜。他必定是位置很高的人哩。』

說畢，方先生拏出晨報來，給他們看，他們都很稱慕。他們繼續講銀行失盜事，討論那盜怎樣纔得脫逃，他們怎樣防備佈置。

有幾個說，地球太大，犯罪的很容易逃出法治之外。方費里說，如今非前可比，地球似乎小了不少了。銀行

經理也這樣想：以爲交通便利後，地球確乎小了不少。他們一面玩牌，一面討論環遊全球，到底要幾天。

有說三個月是必需的。方先生以爲八十日够了。工程師不信，以爲這是必定不能的；假如方先生能八十

日內回轉，他願賭二萬磅。方費里說他願當晚動身，證明他所說的話之非謬。

方費里欲顯其自己的堅信，說願賭十萬元。無論那個要與他賭，都可先約定，假如他八十日還不回來，或八

十日前已回來了，願將這十萬元，贈送與賭的人。他的五位會友，都願意打賭。方先生就說，他這次遊行，一切路

費，都是他們出了。

方先生道：『如今我們議決了。我將於今夜八點四十五分，乘車先到度佛 Dover。』

施先生十分驚異道：『今夜？』

方先生答道：『正是今夜。』說時，不慌不亂，神色自如，環行地球，像走到鄰街去似的。看了懷中日歷，接着

說道，『今天是十月二日禮拜三，我應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八點四十五分到這改造會所的閱報室裏的。倘若那時還不到，那我的二萬元，送給你們了。』

說話之間，已七句鐘了。朋友們想停了玩牌，好讓他從事預備。他說這可不必；因為他沒時不預備好的；所以他們繼續玩牌。到七點二十五分，方先生作別回家。二十五分鐘後，已到門口，僕派斯派在那裏等候。

方先生道，『我們十分鐘內要預備好到度佛開來斯 Calais 去了。我們既要八十日內環行全球，所以一分鐘也失不得的。』

方費里泰然告知其僕。僕驚駭欲死。連舉旅行須預備的東西多種，方先生說都不必。他們不帶鋪蓋行李，只帶幾件夜衣，和幾雙軟鞋就是了。所吃所用的東西，一路臨時購買。

八點鐘時，派斯派將一應備好。關好了門窗，只見主人已預備好在那裏等候了。方先生把許多票洋，放在旅行袋裏，教其僕留心看顧。說袋裏有十萬多元票洋，失掉了不是小事。兩人遂拽步前行。派斯派負了袋和主人的雨衣地毯，把前門緊緊的鎖了。來到馬車行內，雇了一乘馬車，向加爾十字路車站 Charing Cross Station 而行。走到車站，他的五個會友早在那裏等着，看他出發。方先生和他們說，說他有旅行證的，每到一地，拏這證來給各地審查的人一看，就可過去了。八點四十五分，車到了，他們就跳上車，開始環球的大旅行。

七日後，衆人都在蘇彝士 Suez 等候郵船蒙古利亞 Mongolia。只見兩人在碼頭談話，十分誠懇。一位是不列顛領事，一位身體小瘠，靈活活潑，眼沒一息靜停。這人名費克思，Fix 那是銀行裏派出來的許多偵探

之一，在此守候竊盜。他們所談，都是方費里環行全球的問題。

費克思心想那賊或不向西行，倒向東走，過印度、日本，直至美洲，出普通人意料之外。

郵船在蘇彝士，只停得幾小時，就起程向龐佩 Bombay 進行。各旅客將行時，都由偵探監視。派斯派擊了

他主人的旅行證，呈上時，費克思就起疑心，以為方先生該自己呈驗證書的。所以方先生，只得上岸，擊旅行證去領事看。

領事告訴他，不需什麼旅行證，但方費里說，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要把旅行證擊去證明。費克思心想，這位客人很有可疑；捉住竊盜，又有重賞，所以決定與方費里一同赴龐佩。即買票登船。

在路上，費克思竭力的想從方費里的僕人那裏，得些消息。派斯派為人耿直，一向偵探說了。可是偵探並不相信。心想他們必定以環遊全球為言，欲脫偵探之手。他希望那捕人證於船到龐佩前，即可到來，那末就能教方費里不再前行。誰料這蒙古利亞這次行駛，特別迅速，十月二十日，就到龐佩了。比原定的日子，早了兩日。捕人證自然還沒寄到。但費克思仍決定不將已在手掌中的盜賊，把他放鬆，再得脫逃。

方費里和他的僕人到龐佩後，纔幾小時，就遭了許多困難。方先生差僕人去買些東西。派斯派不脫下所登的靴子，就進入印度寺院去。和尚見了，推他出去，把他的靴子，強行脫去，舉動粗魯。派斯派不待着了靴子就走，一班發怒的和尚，隨後亂嚷。他到車站時，車已將開駛了。他的主人在車站等着。派斯派氣喘吁吁的陳說他逗遛的原因。費克思也停氣靜聽。因為費克思盡力守着方先生，決定買票同赴加爾各得 Calcutta。

派斯派和方先生同住一房，只見對面已坐有一人。這人是個旅長，名郭馬滴，Sir Francis Cromarty 和方先生同自蘇薩士到龐佩，如今要到孟買 Bombay 去任事了。

這軍官和方先生派斯派，頓成好友。派斯派的錶，仍照格林威天文臺開的。郭馬滴說，自此東行，日漸短；旬過一度，總要減四分鐘，所以自後應照新緯度開錶，不能再以格林威天文臺爲準了。可是派斯派並不聽他的說話。仍照舊開錶。

十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到了軌道盡頭，還要行五十英哩，纔可到亞拉哈培 Allahabad 方費里不肯喪失一二分鐘，所以決定雇一象，再向前進行。

可是雇象，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們所到的村上，只有一人，養有一象，無意賣的，給他一千磅，他也不動心。方先生加到一萬元，他纔答應。派斯派見買一隻象，須出這樣重資，十分驚異。郭馬滴也不解。方先生馬上預備起行。巴水 Parsee 願同行，和他們驅象。

他們八時到這小村，買象論價，費了一小時，九時騎上象背，動身起程。經過一大棕樹林。到夜裏八點鐘，路

丟了鞋子的派斯派的



已走了一半。次日晨六時，引路人指望走到亞拉哈培。可是在夜裏四點鐘的時候，他們走過一大森林時，遇見一特別的送葬隊，把一已死的土酋，扛擡到一林中的宗祠裏。一班和尚，奏着音樂，隨後相送。還見一個少女，白如歐人，被衆人拖着，很像不肯去的樣子。

方費里看了不解。郭馬滴道，「這是徇夫的寡婦。徇夫的寡婦，是犧牲的女人。不過婦人應該自己情願的。這婦人必是已死酋長的妻子，明天早晨可就要活活的燒死了。」

引路的人也道，「一早晨就要燒死了；可是我們都知道，她並不是情願的。」

方費里見了，似有所感。隨送的人已走完了，他們再驅象前進，方先生心下不安，說道，「再十二小時，我就可以到亞拉哈培了。我願於這十二小時內，去救那婦人。」那引路的人說，這女人是一富商的女兒，受過很高等的教育的。她名喚亞達Aonda，嫁給那死的酋長，纔三個月。知道酋長死後，她自己也不得免的，所以竭力想逃避，不幸又被他們捉住了。方先生聽了，愈堅心想救這婦人。對引路人說，教他領他們到宗祠去，或

派 斯 派 拯 救 酋 長 之 妻



者得乘機把那女子救去。

他們走到那宗祠時，只見典禮還沒完終。送葬的人去後，那看守少婦的人，手執火炬，仍留着不走。要救這婦人，實在是件難事。方先生和其友，等到夜半，還沒想出法子。但派斯派倒得了計較，也不和同伴說一句話，自己一溜烟去了。

天已快亮了，要衝進那宗祠裏去，顯然是不可能的。紅日東昇，焚那少婦的時刻就到了。一時，宗祠大門開了，只見兩個和尚，帶了那少婦出來，一羣行僧，和許多弔喪的人，隨後跟着。方先生和其同人，跟在家人之後。幾分鐘後，到了一河邊，只見那積薪之上，臥着一個已死的會長。

天亮了，他們看見那少婦，臥在已死的會長之旁，似乎氣已絕了。一時，一人擎火炬點着積薪；那積薪以會浸在油裏過的，自然就燃燒起來。只聽一陣亂響，那些僧侶和弔喪的人，驚得兩腳搬動不得，都倒在地上。因為那會長，並沒有死；一時醒了轉來，抱起那少婦，從煙火中出來，狀如怪物。

那和尚們驚駭欲死，那裏還敢舉起頭來看一看。會長緊抱少婦，經過衆人，直向方先生郭馬滴而來，說道：『讓我們騎上象來。』原來緊抱少婦的人，並不是會長，却是派斯派。派斯派趁煙霧彌滿的時候，溜入積薪，救了那將死的少婦。

不一時，他們都走入森林，左鞭右擊，驅象前進。行得不遠，只聽得後面高聲亂叫，知道派斯派的計策，已被印度人覺察了。一粒槍彈，直到方先生帽邊。幸而引路的人，熟悉森林中的路徑，驅象前進，十點鐘時就到了亞拉

哈培。這裏又有鐵路運至加爾各得了。

方先生到亞拉哈培時，將商定象價，付與引路的那個人。派斯派見主人如此大量，十分驚異。方先生以象已無用，送與巴水，巴水道：「我只掣象價就是了。」方先生道：「收了罷，我還有負你呢。」

一時，他們帶同亞達，教她坐了最好的位置，上車一直來到孟買，郭馬滴向方先生作別，願他早日成功，欣欣的去了。晨七時，他們已到加爾各得。到香港的郵船，須俟日中纔開。所以他們還有五小時，在加爾各得遊玩。

正離站時，方先生遇着一個警察，問他是不是方費里，還問同行的，是不是他的僕。方先生答道：「是。」警察就教他們，帶同亞達，跟了他去。

他們上了馬車，不到二十分鐘，靜靜寂寂的已到了一個地方法庭，上去見了地方官。

不一時，他們被捕的理由，已明白了。原爲派斯派，在龐佩的一寺院內，舉動撒野，不遵印度法律，理當拘罰；他的主人，亦在拘罰之例。偵探心下自喜；以爲將派斯派擾亂寺院事，告知地方官，先把他們兩人捉住了，那捕人證來得遲點，也沒什麼要緊。他那裏想得到方先生不論錢之多少，都肯化的。所以賄賂了地方官，就依然得安穩前進。

方先生做了這事，聞者莫不驚奇。派斯派遺落的靴子，即被捕的證據，也出重價回贖。這一雙靴子，價值之大，世界上再沒有第二雙可以比了。

方先生和其同行的人，拜別地方官，僱了馬車，一直來到輪船碼頭。那費克思在後緊緊的跟着。那時汽船

來江，Rangoon 停在港口，旗幟飄搖。方先生幾人，乘了小舟，蕩槳至船上。那偵探頓足拊胸，十分忿怒，然亦無可奈何。

費克思道，「賊徒！他逃了，化了一萬元，就得脫逃了！必是盜賊，用錢纔這樣不計。啊，當必要時，我跟他到天邊都可以的。不過他如果一直這樣上去，偷的許多錢，可也就要用完了！」

費克思所以不等捕人證到來，馬上買票登船。欲使他們心下不疑，就說在此重遇，真爲己所不料。在路上又從派斯派那裏，得知亞達怎樣遇難，怎樣遇救，怎樣會在這裏，許多情形。費克思聽了，心下一想，倒又是個好機會，他或者可以把亞達送到一個在香港經商的親戚家去，同時可把方先生和其僕，也在香港拘留起來。

那船行過半路時，不幸逢着天氣不好，來江到香港，比原定日子，遲了一天，已是十一月初六了。方先生原定即日乘汽船卡內的克 Canatic 起程前進。後因那船汽鍋，還沒修好，說須至七日，方可開駛。所以方先生還有十六小時，得在香港遊玩。他就去尋訪亞達的親戚，訪問了一會，知道那富商，已離香港，到歐洲去了。所以亞達只得和他們一同再向前行。

方先生差派斯派到卡內的克去，定三間小艙。派斯派在路上被偵探捉住。那偵探聞方先生次日就要起程，以爲時機已到，可以下手。可巧那船修理完畢，改即日晚上開駛。所以方先生幾人，愈形危急了。

費克思設計將派斯派誘入鴉片室，試他究竟於其主人，忠心不忠心。說他的主人，以環遊地球爲名，其實要想帶了偷來的錢財，逃到別處去。假使派斯派能幫助他，捉住方先生，他願分一半賞金給他。派斯派毅然拒絕。

他雖作事出言，多不靈活；對他主人，倒是忠心的。但不幸他推却偵探不過，却吸了幾口鴉片，所以船開了，他們還沒到碼頭。方先生於次日晨，來到碼頭時，見船早已開出，十分煩悶。遇着偵探；偵探喜孜孜的對他說，第二次船，要八日以後，纔能開出。費克思想方先生在香港逗遛八日，那在路上的捕人證，必定可以到！可是方先生那肯在香港逗遛八天，他去問了許多舟子，能否雇幾隻船，於十四日前，趕到日本橫濱，接住開赴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船。

問了幾個，沒一人能够擔任；還有幾人，付之一笑。後來他知道郵船並不從橫濱出發的，是從上海出發的。上海距香港，只有八百英哩，那船開駛日期，還在四日後。這時就有一隻帆船的主人，說如果風平浪靜，他於四日內，能行抵上海。

方先生允許他每日五百元；還說如果趕着郵船，再賞他一千元。方先生立即和亞達，登舟起行。還請費克思同走。因為費克思說，他也急於到橫濱之故。

帆船行海，是最危險的事；波浪起伏，船幾被吞；趕上郵船的希望，那裏能夠實現。可是方先生泰然如故，賭金將失一層，似乎沒什麼事。如今行來，距上海只有三哩了，只見前面海上，有煙上噴，知道到美國的船，已開駛了。舟子見了，勇氣沮喪。方先生教他放槍，以示遭險；再把旗子掛在半桅，或者那船見了，轉向前來救難。

同時我們應該知道，他們三人中的一人，已於七日晚登下內的克起程了。這人就是派斯派。他被偵探誘入鴉片室，吸了幾口鴉片，醉了。那時偵探已去，他已漸漸醒來，口裏亂叫「下內的克，下內的克！」

他半醒半醉，出了鴉片室，來到輪船碼頭，正將開船，他就胡亂上了船。至次日晨，完全醒復時，追想昨日之事，心下自然煩悶，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這樣愚笨。十一月十三日，他到了橫濱，身上沒錢，就去充了個角力場的演員。這些演員，人都稱他們爲「長鼻」，因爲他們演技時，都戴有長數尺的長鼻的。這一隊人，將起行至美國演技，所以派斯派心下一想，這倒是個好機會，他雖失了主人，仍可行抵美國。他身材長大，力大如牛，正好當一個「疊九羅漢」的打底人，所以他做了一天極受觀者歡迎稱讚。忽然次日正做時，把背上的演員，都卸在地上，自己跑將出來，倒身於一觀客之前，叫道：「先生，先生！」方費里道：「你？好，我們同到船上去罷。」

方先生出了許多票洋，把派斯派贖回。派斯派喜出望外，也不把長鼻擊下，一直跑到船上。

這就是方先生的放槍求救，成功的結果。他付了舟金後，就同亞達費克登赴美汽船格蘭大將 General Grant 號到了橫濱。偶遇其僕，纔知道他已先到。派斯派又將一切情形，都告知主人。

他們乘了美國郵船，起程赴舊金山。過橫濱九日後，他們正行了全程之半。換言之，十一月二十三日，輪船適過經度第一百八十度。偵探如今到那裏去了？他必定也在船上的；可是他不敢再見派斯派了。

費克思到橫濱，從不列顛領事處，得了捕人證。可是方先生已出英國境界，那捕人證已沒用了。他現在只想教方先生快些到英國，好把他一上岸，馬上捉住，再不想阻止他了。可是計策雖變，目的仍是同的。一天，費克思撞見派斯派；派斯派將他一拳，偵探很甘心的受了，更說如今他毫無意思，再想阻止方先生了。

十二月三日，船過金門，來到舊金山，方先生上了岸，步行街上，適遇偵探。他一逡躲着，不放方先生看見，這時

對他說，他有事也要到歐洲去，能與方先生同行，最好派斯派去買幾枝自轉手槍了去；因為那時乘火車穿過美國，不無有危險的。同日晚上六時，他們就上車離舊金山東行。

三日三夜，他們走了三百八十三英里，再四日四夜，可到紐約了。不幸一隊土人前來攻擊，把機器師先行殺傷，使火車不能前進。

虧得派斯派從車底爬過去，將車頭與車身截斷；所以車頭仍向前進，而車身則慢慢的退到車站。土人恐遇車站守兵，逃去了。

但派斯派自身和二乘客，竟爲土人所虜。那方先生自然非將其僕奪回，不肯前進的。登時就有一隊兵，出去追土人；到第二天，將派斯派和其他二客，都奪了轉來，並未受傷。但那車已修理好，開向紐約去了。第二次車，必得於那天夜裏，纔得開出。方先生那裏肯等？他要於十一日夜間九時，在紐約乘利物浦輪船的。那時冰雪滿地，北風緊吹，他想乘冰船一定很快，便決定如此去。

他就雇了一隻冰船，乘上前進。自克內 Kearney 出發，要到亞馬哈，Omaha 纔有軌道接到支加哥，Chicago 其間路程，可二百哩。這次乘冰船，總算順利，一無危險；到了支加哥，也有車可到紐約。可是抵紐約時，已遲了三刻鐘，那赴利物浦的船，又開出了！

再沒有第二法子可想，只得雇一隻船，再向前行；可是雇船一事，很不容易。後來他出了八千元，給一船長，纔肯把他們三人，帶到包達 Bordeaux。方先生自然想不到包達的；所以船行了幾天後，他就賄賂船上水手，把船

長拘束起

來，自己做

了船長；因

為他本來

是個航海

家。

他們

行到距利

物浦還有

七百七十

哩時，那煤

炭完全燒

完了。

方

料 燃 作 身 船 把 權



Queenstown

時，那船已剩得幾片碎片了。

方先生將船送了船長，十分客氣。

先生遂向那船長說，願出六萬元，購買他的船。

買後，方先生就命令把船上桅杆，都擎來燒，所以他們到皇后鎮

他們乘車至都伯林 Dublin，又乘船至利物浦 Liverpool。他們於六小時前，一定要到倫敦的。他想六小時到倫敦，是容易的。可是他一上岸，那偵探費克思，一手把他捉住，出示證據道：「我以皇后名義，來此捉你的。」

方先生就馬上來到獄中；兩點鐘後，只見派斯派亞達同氣喘吁吁，滿頭亂髮的偵探來了，說是偵探之誤，那真正盜賊，已捕獲了。方先生不說

一語，舉起拳來，把偵探打倒在地，自己與亞達派斯派出來，雇馬車至車站，乘專車到倫敦。到時只見站上掛鐘，已八點五十分了；他遲到了五分鐘，

那賭金完全喪失！

他不但喪失賭金，就連他自己的財產也去了。亞達竭力的想法子

勸慰他。那時亞達因這離奇的人，待人接物，都很仁善，心中實非常愛他。

方先生對於她也愛，不過沒直說就是了。方先生如今貧苦了，必得有

人安慰他纔好；亞達一命既是他救出，而他喪失賭金，或者也是爲救亞達的緣故，那麼亞達應該做安慰他的人。而方先生心中，也以爲如果能彼此

成婚，他這次喪失，也就不算有什麼。所以次日，他就差派斯派去訪牧

師，完成大禮。派斯派一聽牧師說，明日是星期日，不能辦事，就一氣跑到

家裏，對主人說，今天還是禮拜六。

這這的推了馬車



方先生道，「今天禮拜六！這是不能的！今天禮拜日，明天禮拜一！」

派斯派道，「不對的，你錯了一天了！我們到這裏，早了二十四小時，如今只有十分鐘了。」

說罷，派斯派把主人的領口抓住，拖到馬車裏，連方先生自己也不知道。那御者許了重賞，驅車向改造會而行，軋死了兩狗，撞倒了五車，纔走到會所門口。方先生到閱報室時，正八點四十五分，不早不遲，獲得賭金二萬鎊。他的會友，像八十日前一樣的佈置定當，在閱報室裏等他。

他這樣嚴守時刻，不差毫釐的人，怎麼會錯了二十四小時呢？這是因為鄂馬滴雖已告訴他，教他依經度開錶；可是他仍照格林威天文臺開的，所以錯了。原來向東而行，環繞地球一週，可多一日；向西而行，環繞地球一週，則失一日。方先生向東而行，須每經一度，將錶開遲四分鐘。地周三百六十度，四乘三百六十，得二十四小時，所以方先生不知不覺的，早到了二十四小時。換言之，方先生向東行，環球一次，日在天中者，共見八十次；同時在倫敦的朋友們，只見得七十九次，所以派斯派的錶，依倫敦開的，差了一天了。

這件故事，如今已講完了。我們須要補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亞達後來究竟做了方費里夫人，使方先生一生快樂。

(二) 入海二萬哩隨筆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范爾納第二篇想像故事，與上篇環遊地球八十日記，完全不同。這篇故事，題名入海二萬哩隨筆，是他含有大

發明故事的一個例子。這故事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寫的。那時候，我們應該知道，還沒一人能造一船，深入海底。所以這是預言的書，預料人類將來種種可能的發明，而探知難測的海底。近幾十年來，潛水艇雖大進步，不過還沒達到范爾納的想像。將來潛水術發達，人類潛入海底，定與現在行於海面一樣安穩，一樣無慮，是可以預料的。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的那年，歐洲美洲航海界，都感受海中一神秘不可思議的怪物之苦。這怪物，科學家航海家一樣的無以解釋。說有許多船，在各方海中，都碰着一種東西，比鯨魚還大，走得極速，況且總在夜裏見的，行於水面上，發極亮的磷光。

這怪物究竟是什麼，沒人能說。可是這怪物於航海界不利，那是無疑的。因為有許多海船，被他破沉。施哥的亞 *Scotia* 船駛回利物浦時，也受了損傷；那船殼鋼板上，穿了一個三角洞。幸那船分了七部，各不透水，只要有一部不受傷，那船就不會下沉，不然，早已沉入海底了。施哥的亞遇着這怪物，在距克里亞角 *Cape Clear* 三百哩的海上，遲留了幾天，那船纔開到利物浦。馬上開到船塢，妥為修理。就聘有名專家，研究這次受傷的結果。以前許多海船，近來都不知不覺的沉入海底。施哥的亞脫逃後，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歐洲美洲都預備出大隊戰艦，與那無人知道的怪物開戰。最好把他絕滅了，那纔沒危險。因為那時一般科學家，都以為這怪物必定是一角鯨。

我，亞羅那比爾 *Pierre Aronax*，巴黎自然歷史陳列所 *Paris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助手，那

時正在美國，被聘赴尼勃拉斯克 Nebraska 地方，研究那怪物。我和我的隨僕，來到紐約，專把爲巴黎陳列所收集分門別類的物件。自我的書海底怪物叢考 “Mystery of Great Submarine Grounds” 出版後，於科學界上，已有些聲名，所以有許多人，就拏這最引人注意的問題，前來問我。

一遠征隊，由美國政府組成，內有美國速度最大的軍艦林肯。船長范來格，Paraguit 將物件一應預備好了，駛行出去，想把那怪物一舉滅跡。那怪物於三星期前，在北太平洋，又爲舊金山的汽船看見了。我那時受聘，加入遠征隊，算是法國的代表。我的隨僕，江水 Counsel，說我到那裏，他也跟到那裏；我與他在一處研究科學，於今十年，所以就允許他與我同行。我們乘了巡洋艦，從卜羅格林 Brooklyn 出發，向太平洋而行，冀追蹤那怪物的所在。

船上的水手，和許多科學家，都想早些遇見那鯨魚（或稱海獸）。我以爲那怪物，一定是很大的鯨魚。因爲那種鯨魚，帶着一種象牙刀，堅過鋼鐵，有時長可七呎，底端竟有直徑十五吋的；假使有一鯨魚，比現今所知所捉的鯨魚大十倍，而他的能力，也比現今所知所捉的鯨魚大十倍，速度也大十倍，那末，近來報告的許多損傷，他自然都能夠做了。

我們一隊人裏，有一個水手，是個坎拿大人，年可四十，名喚內蘭，Ned Land 精於叉魚。他擊了不知多少鯨魚了。這次他也急於要獻獻身手，把那驚動航海界的鯨魚，早日叉死。

一個一個的星期過去了。我們這次出來，可否成功，一點也沒把握。行了四月，我們走完日本中國的海邊，

並不見什麼，船長決定要回去了。一夜，內蘭喊道：「你們看！我們來尋的東西，在我們前面了。」

這一喊，船長，辦事人員，船大夫，水手，艙中侍者，都出來看了；連司機器的人，也丟了他們機器，燒煤的人，丟了他們的煤炭，出來看望。那時機器已停，艦隊自己慢慢的前進。我心裏不住的疾跳。我知道內蘭確是看見的，並不是欺騙我們的。一時我們都能够見了。那物距我們僅二繩遠了。只見那怪物身上發光，在水面下可丈餘，一切形狀，都和報告相符合。有人說，這不過是許多鱗片堆積在一塊兒，所以能發生光的。我確信這光並不是燐光，倒是電光。說時，那怪物漸漸的走近我們來了。

船長馬上轉過機來，開足了力，向後逃避；可是那怪物已追及我們，繞着我們艦隊，飛行疾走。他的光，有時見了，有時又不見；有時在這邊，有時又在那邊。在黑夜裏，我們當然是不能攻擊的。到夜半，那物如螢火蟲一般，忽而不見了。至晨二點鐘時，又起於距我們五哩外的地方，翹首水面，好似上來吸氣。氣進肺去，又似蒸氣進二千馬力的機器裏去一般。

我道：「鯨魚得了馬隊之力，那真是好鯨魚了！」

艦隊預備次日一早，就開始攻擊。內蘭靜靜地磨快了他的魚叉。可是至晨六時，那怪物又不見了。況且一陣瀾霧，遮得我們不能再見那怪物的行徑。到八點鐘的時候，霧散了，內蘭如夜半一樣的喊道：「那怪物在眼前了！」

我們都見一哩半外，一個黑大的東西，浮在波上，長尾一擊，海面上頓起無數白色大泡沫。

那怪物向我們走來，距我們只有二十呎了。內蘭立在船上，手執魚叉，預備遠擲。那怪物又發出光來，使我們雙目爲之眩耀。內蘭將魚叉射了過去，正中那怪物只見那光登時熄滅，兩支水噴到我們船上，我們的船都動搖起來。一時，我已在水裏，和水角力了。我雖然善於游泳，倒也有些困難；幸而江水在後面跟來，因他力比我大，所以助我褪了衣服，還不致沉入海底。可是我那時已發昏了。

到我醒來時，覺在一浮島之上，內蘭江水，也在那裏。誰又知道我們已在那成自金屬的怪物之背上了！那怪物向前徐進；我們深恐他潛入水底。

那怪物正將下沉時，內蘭用力敲了金板。一時，只見一門開了，八個戴假面具的人，把我們拖到裏邊。門關了，有半小時，我們在深黑之中。一時明亮的電光，透到艙裏。艙長可二十呎，闊可十呎。兩人從外面進來了。一個身長面白眼黑，各部生得均極稱稱。

我們連用了法語、德語、英語、拉丁語和他們講，他們似乎不懂，而他們所講的，我們也不懂。可是他們就給我們衣食，極形仁善。我們吃了可口而奇異的飯後，因多日未睡，就馬上睡了。

次日一個長人走來，——這人後來我纔知道他是船長倪磨 Nemo。他是爲這潛水艇之主人用法語向我們說道：『我靜思了你們的情形，料定了，纔揀法語來和你們講。你們追我，只想破壞我。我爲我自己的理由，和人做事。我已經決定了，讓你們自己選擇，究竟要活，還是要死。假如你們依了我，在你們艙裏住幾時或幾天，你們就可不死了。』亞羅那先生，你不應該抱怨的；你已經做了一部海底生活的書，——這書我圖書室裏也有的——

——我告訴你海底的情形，你倒能受益不少。我喜歡在這裏，因為這裏不受什麼專制政府干涉的。我們當然從服。後來船長倪磨告訴我他奇怪的手藝。

這真是驚人的東西。膳堂之外，還有大圖書館，總有一萬二千部書。會客室長三十呎，闊十八呎，高十五呎；牆上飾以名家的圖畫，嵌以大理石古銅；一隻角裏，放一大風琴；玻璃箱內，放有許多珠寶和海底奇物，都是自然學家的希望知道的。一小房珠子，總值巨萬。船長倪磨說是他於各海尋來的。

我的房裏，也陳飾了各種物品。船長自己的房裏，倒只有很簡單的裝飾；不過各種行駛潛艇的機關，都在那裏的。這潛水艇，名喚那的柳Zantus。電氣是從水裏引了綠化鈉而得。新鮮空氣，是必需的。因為水手的生命，全要從海面得新鮮空氣而生。機器房長可六十五呎，其中有發電機和推進器。

船長倪磨說那的柳能於每小時內，行五十哩。且浮沉自如，只要把貯氣器裏的氣，充滿或抽空就是了。舵手坐在一個小室內；這房前有玻璃片，厚可十呎，這一室似乎在船殼之上；他身後有一電氣反射器，能照見船前半哩的東西的。

這潛水艇又帶有一隻形如魚雷的小船，造在槽內。所以開了大艇的鏡板，就可從小船走到大艇；關了鏡板，那小船可以自由分離了，浮到海面，好像一個軟木塞。這小船的重要和我的關係，我以後再講。

船長倪磨，在一荒島裏，造了船身，又於許多地方，得了船殼機器及各部分，所以這艇，外邊沒一人知道。

我看了艇的各部分，十分心喜，又奇怪海底情形之特發明，為怎麼有這樣的多。可是我總覺得我是一個俘

虜，再也不

敢希望將

來重得自

由。當客

堂的窗開

時，那船正

向前行，只

見兩面都

是奇異多

色的水中

怪物，見了

光，繞我們

的船，前後

上下游泳，我看了又喜又驚。

登了幾天，船長水手，都不來監視。

我們的船，仍向前行。

聽說直至安爾海峽，Torres Strait 沿配冰海岸，

當 日 的 滑 水 艇



Papuan Coast 過紅海，蘇彝士地角之地峽，而至三安林島 Island of Santorin，過郭里坦，欺班來 Cretan Archipelago 而至南極。在南極地方，荒涼無倫，船長倪磨，就樹起旗子，上書白「N」字。隨後又過熱流。

我所看見的許多奇形怪物，許多驚駭聽聞的東西，都爲自然學家所未見過。我這裏不能一一說與世人聽。但是世人不能說因爲我們是俘虜，就關在暗室，不得外出了。

第一次出我望外的，就是船長一天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裏，出去到北太平洋的一小島開來斯波 Crespo 那邊去巡獵。他們教我們早飯吃得飽些，因爲這次時間恐怕很長。那時我們已經吃慣了海產食品，所以聽他吃了，吃得很飽。

這次出去，他們還供給他們每人一件無孔印度橡皮做的游泳衣，肩上一貯氣器，有管自銅胃上通出。我們還有氣槍電彈，都是殺生利器。著上游泳衣後，以鉛做的鞋底太重，所以兩腳不能搬動，被推至船底，出了鐵門，用抽機水貫入水來，一時我們周身覺得有水了，就出了船，行於海底。

我們沿平沙走了幾里，過了潭石，和水草堆，來到一個森林，許多奇品異物，都向海面生着。這種經驗，使我曾著海底怪物叢書的人見了，知道前日所懸想的，現在都親見了。我們採了許多標本，又射了一隻海獺。這種海獺，是太平洋海底所特產的，長可五呎，皮值一百磅。

我見了這些奇品怪物，萬般驚異，連筆記都忘了。船長倪磨雖說很仁善，然仍是神祕的不可測度。一天他看了副船長所指的地方，登時煩悶發怒，把我和我的同伴，仍如新到的時候一樣，拘在暗室中。次日，我醒來的時

候，只見一個英國人，身已受傷，頭部粉碎，我說這人不到兩小時就要去世了，那船長眼裏，似乎也滴下淚來。是夜我聽得哀悼的聲音。次日，他們同我到海底珊瑚叢去看，只見已死的英國人，葬在那裏。這是海底的小葬場，十字形的珊瑚堆，無數的堆在這場裏。內蘭不像我的好奇，說海底的東西，已看得夠了，如今只想着得個機會脫逃。可是脫逃的機會，實在沒有。我們又行往南美洲海岸。五月十七日，我們到了距心足島 Hearts Content 可五百哩的地方，那時我們已在水面下九百呎，只見一條電繩，放在海底。內蘭見了美洲海岸，心不耐煩，只想一脚跳到陸地。可是船長倪磨轉向愛爾蘭而行，又向南行，五月三十日，我們得見地角了。

次日，那船似乎一直環繞而行，像要停在什麼地方似的。船長面呈愁容，一日不和我說話。下一日，天氣很好，我們看見東方八哩外的海面上，有一隻無旗的戰船，船長用了量經緯度的儀器，喊道：『在這裏！』

那的柳就沉入海底，休息時，電光仍照着，鏡板也開着，我們在船的右邊，看見許多破船的餘屑，有已與動物之殼埋在一處，不知沉下已多少年數了。我正立看發呆，心想船長倪磨，技能真是絕衆，他走來對我說道：『那是馬

撒拉思，Marsellais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落水的；那船共有槍礮七十四；戰下來斯頓 Preston 時，多少有力；後又圍格來內大 Gianada 及基水比克灣 Chesapeake Bay。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國革命後，始改其名。一次

那艦加入小艦隊，護送一船米麥，自美國開至法國，那小艦隊和英國軍艦相戰。七十二年前的今日，就在這地方，那艦竭力的戰了一次後，桅也倒了，船底已有水了，水手也不能再維持了；那時船上共有水手三百五十六人，情願將船自行擊沉，不願墜入敵手。把旗掛在桅上，那船徐徐的沉入海底去了。船裏的人，却呼『法國萬歲。』

我道，『這船名是「報仇者」(Avenger)嗎？』

船長道，『正是！這名多少好！』說時，交叉着手，十分莊嚴。

我聽了他的話，看了他的形狀，頗有所感。船長倪磨因他的同事，把他和他的水手，逐到船上，再不能想到陸地，決心前行報仇；這讎恨，斷非平常的所能比的。

那時我已離了海底，向海面上升，將到海面的時候，只見有一戰艦，開向我們。當我們的艦出水面時，已聽得

礮聲。內蘭心又大動，以為這次可以脫逃了。遠望那船，有二甲板；可是那船並沒什麼號。我們似乎有機會，

可以脫逃了。內蘭還說如果那戰艦開到一哩之內，他就要跳入水去了。那時又開得一礮聲，知道那艦向我們攻擊了。

那時我心下自想，以為前日林肯船上的人，看見內蘭射叉的結果，必定知道那的柳並不是什麼怪物，倒是人造的怪物。那全球艦隊，一定都竭力的預備攻擊了。我們在船裏的人，還有什麼希望。

我們立在船上看時，彈如雨下，內蘭心急，舉手蕩搖手帕，船長倪磨，將他手上一拳，內蘭的手，再也舉不起來了。船長面色青白，轉向敵艦喊道，『啊，這正是仇國的兵艦！你們知道我是那個！我也不必看了你們的旗子，纔

知道你們的。看，看我的旗！』

說着，舉起黑旗來，教我們走入船去。只聽一彈飛到船邊，可是船殼堅固，那彈仍折回到水裏去了。船長不慌不忙的說道，『你們看見他們來攻擊我們了。我將擊沉那船，不過不在這裏，那艦不應和報仇者沉在一處的。』

我們沒有法子，只得服從，走入船裏。那船開了，我們遠了火線。我靜坐了一歇，心裏一想，就冒險走去對船長說，勸他不要再擊沉別的船隻。那時那的柳繞行敵艦，如鷹之捕雛，我說得沒幾字，船長似乎發怒，命我毋噪。他道：「在這裏，我就是法律，我就是審判官。」那船上有一暴虐的人，只因他，我就失了我心愛，我保養，我尊敬的人，我就失了我的國家，我的父母妻子，我的子女。我親見他們之受刑的。那船就可代表我的怨恨。還有別的話可說嗎？」

他這樣忿恨，我勸他也沒用。我和我的同伴，決定於他攻擊那艦的時候，一同脫逃。晨六時，那是七月二日，兩艦接近得不及一哩半了。內蘭正預備走上船來，跳入水去。那上面的鏡板關了，我們的希望就去了。

一時水注入貯氣器來，我們知道船已下沉了。又一歇，開足速度，向前猛進，那時全艦震動，向前一衝後，只聽得上面有人亂嚷疾呼，聽說敵艦已被擊破，水至船中，好似針過帆布。我很駭懼，走到客堂，只見船長獨自站着，愁思默想，靠着鏡板，注視敵艦，載着許多水手，漸漸下沉。心雖滿足，也不無有憐憫之意。那的柳也漸漸下沉，所以船長得目覩可怕的種種情形，和遭難人沉入海底的慘狀。我們都見後，跟了船長，到他房裏，只見一女照，年猶輕，且有兩小兒，船長看了，伸手向照片扶扶，怒氣登時消失。他跪下去，嗚咽起來。我看了心下自悲，不無恐懼。船長雖損失極大，然不應該擊沉敵艦，使許多人喪命的。

那的柳如今開足速度，一直向北而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是夜我們行了大西洋二百哩，還一直前進，不減速度，走了十五日或二十日。我們那時不見船長，也不見副船長。

內蘭以爲絕望了，十分憂愁；我和江水日夜看守他，不離一步，只恐他一時忿極自盡。一天早晨，他向我說道：「我們今天夜裏要逃了，我算定距此可二十哩，向東而行，就有一個小島。我已預備好食品及飲料了。十點鐘時，江水和我在小船門口等待，你到那時來尋我們。假使我們不逃，我們不能免於死的呢。」

我道：「我自然同你同走的；我們死也死在一塊兒！」

我走到客堂上，辨明內蘭所說的方向。我們現在極快的向東北角而行，船在水面下可三百餘呎。我看了許多天然的物品，和人爲的珠寶。這些東西，都是放在陳列所裏的，將來船被擊沉，收集製造的人，也死了，還有什麼寶物！我回到自己房裏，著了游泳衣，把許多筆記，都放在衣袋裏。心不住的高跳，只怕遇見船長，他見我怎樣一起疑心，那我們的計策，豈不完全失敗了？所以我決定倒在牀上，安靜我的精神，一到逃的時間到了，那就沒什麼危險了。快要下十分鐘了，只聽得船長倪磨奏着悽慘的調子。我想到小船裏去的時候，倘然遇見他坐在客堂上，又要糟了。但是我必得一試。所以我輕輕的爬到客堂門口，輕輕的開了門。那時船長仍舊玩着音樂，可是堂上十分黑暗，我慢慢的走到圖書室門口，我將要開門，只聽得他歎息，我就不敢開了。

他停了風琴，立起身來。那時圖書室裏有些光線，所以我能夠看得見他的。只見他交了手，慢慢的像鬼一般，向我走來了；口裏輕輕的不知說些什麼，最後幾個字，我聽得是：「好了！好了！哦，上帝，好了！」這是這奇異神祕的人的懊悔語嗎？

我不見他於一英人之死而流淚嗎？這英國人，就是前面所說葬在珊瑚叢裏的那個，不過是船長所殺許多

人中的一个罷了。

我不顧性命，一直來到圖書室裏，上了中間的扶梯，直至小船門口，只見我的兩位朋友，已在那裏等候了。我們就關了鏡板，用螺旋鉗緊扣了小船的門。我們一進，也馬上關了。內蘭把兩船相繫之螺旋，旋開了，只聽得大

艦裏一陣亂嚷，我們以為我們的計策，已被他們發覺了，預備和他們死戰。內蘭停了一時，那船內的聲音愈響了。

我們只聽得他們連說，『慢爾斯羅姆 Malstrom！慢爾斯羅姆！』究竟那的柳是不是因為遭了不測，或中

了計了，所以開得這樣快？我們聽得大聲高叫，我們自己環旋而行。那大艦的鋼條折斷了，有時船身回旋，像似

立在一端的樣子。內蘭說，『我們必得緊緊跟着；我們能够跟着那的柳，那我們就不死了。』

內蘭竭力的把兩船相繫的螺旋，緊緊鉗着；可是他話還沒說完，只聽一聲響，電氣走了，小船向水面直衝，早已

脫離大艦，在波浪中旋轉了。那時我一頭拼在鐵桿子上，早已失了知覺。

這樣可怕的地方，連大力的鯨魚，都不能活的，我們怎麼會得不死，那就沒人知道了！到我醒來時，我已任羅

福登 Lofoden 島上的一捕魚人家裏了。內蘭江水，也都安然無傷。我們握了手，喜出望外。我們在這島上，等

候來船。這輪船每月兩次，開至北角 Cape North。那幾日的逗遛，我就修述了這篇紀事。我們這次游行的

地方，自來的人都說爲人所不能到的。我們想將來科學發達了，必定得有通路，直入海底。

人家相信不相信，我且不管。我自己知道這次入海二萬海涅。

那的柳還存在嗎？船長倪磨還活着嗎？那喊慢爾斯羅姆的夜，是他最後的一夜嗎？究竟他還在遇敵報

仇嗎？他和我說，他所寫的懺悔論，放在不透水的匣子裏，丟入水內的，究竟還得發見嗎？

我知道三千年前在教會裏所問的『彼物既遠且深，誰能知之？』一話，祇有兩人能夠回答；這兩位，就是船長倪磨和我了。

第二十四卷 愛哥德女士的小婦賢妻

這從來兒童故事中最有趣的一個故事，是一位女作家著的。這位女作家愛哥得羅三妹，Louisa May Alcott，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生於菲來特爾非亞州 Philadelphia 之德國鎮 Germantown。她的父親，家雖赤貧，頗喜研究教育哲學。一家時感貧窮之苦，可是個個喜笑，人人樂觀。羅三妹共有姊妹四人。他們的人品，都見於下。美格 Meg，阿米 Amy，班級 Beth，都不是他們的真名，乃是作者所造的。篇中柔小姐 Jo，就是羅三妹的自況。馬趨 March 夫妻是根據他自己的父母作的。篇中別的人物，也取材於實際生活。這書本分兩次出版，第一部曰小婦 Little Women，第二部曰賢妻 Good Wives，不過平常都是印在一塊兒的。作者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死於康告 Concord。

這故事的開始，在南北戰爭的時候。南方諸省，正因總統問題，和北方交戰。可是這故事發生的地方，在英倫州 New England 的一個幽靜小村，雖波士頓不遠，連槍聲都不多聽得。

在一老屋裏，有四姊妹，名喚美格柔班級阿米。四姊妹在一處的快樂，再也沒人能及了。他們的父親馬趨先生，常不在家，在北方軍隊中，當一牧師。母親賢德，作活計以供一家。他們既沒有家產，生活實在艱難；可是他們都抱樂觀，勇猛前進。

美格爲長，柔爲次，他們二人年紀稍大些，所以日日幫助母親，賺得幾錢。美格看護一個富家的子女，柔則在

她的姑母家裏，當些小差使。她的姑母，雖極仁善，可是嚴格異常，不能差毫釐的。他們賺得幾錢，還濟助鄉間比他們還貧的人家。他們這樣欣喜，或者也是這個原因。因為幫助人家，是最悅心滿意的一件事。

後來老蘭先生 Laurence，和他的孫兒薛夏多 Theodore，到他們隔壁的一所大房子裏來住，他們就多了兩個鄰人了。薛夏多像似外國種，面呈黑色，不過生得十分優秀。他的母親，是個意大利人，他父親背父命而娶的。如今父母早已亡故，他是惟一的孫兒，承受祖父的產業。老蘭先生家裏，裝飾得極為華麗，可是薛夏多並不在意，同他祖父住在一處，覺得寂寞無味；後來見了隔壁的幾個少女，纔笑逐顏開起來。

夏多最愛柔小姐；因為柔小姐有些男兒氣，身體強壯，又善戲弄，還很喜歡讀書。夏多對她說，請她以後只喚他老歷， Laurie，不要再喚他作夏多，因為夏多兩字，像似女人名字，很容易與多拉 Dora 相混雜的！

那年的冬裏，自新鄰居搬來後，兩家來往不絕，十分親熱。女兒們得了一劇本，是柔小姐編的，就扮演起來；班級玩風琴，老歷也在其內。他們買了一種雜誌畢威克書匣 The Pickwick Portfolio，就組織了一個畢威克會，他們都做了會員，買了一個風琴，各人都依迭更司 Dickens 小說，取了別號。這都沒什麼，最有趣的，是他們兩家間的來往書信。來往書信，一定幾日一次。到後來所寫的，並不是平常客氣話，却都是情書了。這幾個女孩兒中，班級要算最怕羞，最小心，真是隻馴服的鳥；她天性之仁善，爲人之和氣，使他的三個妹子，都受極大的影響。阿米像似有點虛榮心的，可是她也是很可愛，很明麗和別的姊妹們一樣。班級在家裏料理家務，指導着老僕海納

Hannah 阿米日日攜書上學。

那時新英倫地方的兒童，最喜歡檸檬，常包了帶到學校裏去吃。這是件大犯規則的事。阿米也犯了，先生極嚴厲的打了一頓。母親聽得，不喜歡先生那樣教導，就教阿米出校，以後不必再讀書。

阿米歎道：『那很好！我希望學生都馬上離校，教牠開不成。那些檸檬，多少好吃，怎麼不許吃？』說時，像似受了大犧牲的樣子。

母親說道：『你失了檸檬，我並不在意。你既犯了規則，自然應該受罰的；不過我不贊成用那種法子使人改過罷了。』這幾句話，十分嚴厲，大出阿米望外，她正在想母親必定和他表同情的。他母親接續說道：『你如今愈自大自負了，今番受了責罰，我想你也可以明白了，以後改過自新纔好。你很有點小智小慧，不過一個人最要緊的，還是謙虛啊。』

那時老歷在屋角玩棋，說道：『這是不錯的！』

過了幾日，美格接到她學友馬安尼 Annie Moffat的請單，請她到城裏去住兩星期。馬安尼小姐，家甚富厚，住宅即在城裏，所以得享都市之生活。美格未行之前，預備了好幾日。她的妹妹們，也幫助他裝飾。因她生得本來美麗，所以絕不繡飾的衣裳，一上身，馬上就變作很華麗的了。美格在馬小姐諸友中，倒算是最俏麗的。老歷也被請到城裏，得與美格會，但美格待他很不好。至其原因，或者因為美格看自己已成馬小姐諸友的中心，并她在那里聽人說，馬趨夫人，想把她嫁給老歷之故。美格回家後，自己承認怎樣怠慢老歷，柔小姐和她母親聽了，都十分忿怒。

柔小姐道，「這不是最鄙賤的用意嗎！你却等我遇見馬安尼時，我去說個明白。善遇老歷，只因他有錢，只因他將來能够娶我們麼！」

美格問道，「母親，馬夫人所說的計劃，你究竟有沒有？」

她母親道，「我是有的；我有許多在心裏，無論那個母親，都有的。不過我的計劃，或者和馬夫人的計劃不同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兒，都很美麗像人，都很仁善和藹，使人家羨慕愛敬；將來得了好少年，使他們很快樂的成了婚，使他們無憂無慮，欣欣然過一生。」

她母親接續說道，「一個女子，有一個好青年來愛他求他，是最開心的一件事。不過我情願教你們做貧人的妻子，只要你們快樂，不情願你們做皇后，而心神不安，不自敬重。」

美格到虛榮市去了十四日，看了都市的情形，只覺得那些高談誇論的人，鄙陋不堪，倒增進他愛簡單生活之心。

光陰如駒的過去了，那些女孩兒，都是成年女子了。她們母親的希望，不久將要實現了。柔小姐初僅投稿到畢威克書匣，如今想投稿到真正的雜誌，一天聽得她的兩篇故事，都取了，心下自然十分欣喜。老歷得知後，也頗自誇像似那兩篇故事，是他自己做的。老歷私下對柔小姐說，美格和她的先生有情了；因為他看見美格的一隻手套，在他先生卜羅格 Brook 袋裏。可是說到有人愛美格，將娶了她去，柔小姐總不喜悅的。柔小姐道，「我願看那一個想愛她！」

十一月裏的一天，接到電報，說馬趨先生現在華盛頓 Washington的一個醫院裏，教馬趨夫人馬上到那裏去。接到這電報，像棕色的天馬上變爲黑色的樣子。女孩們都忙着幫助他們母親，預備一切，當晚動身。可是那時並不見柔小姐，老歷出去到各處去尋她。當她轉來的時候，只見掙了二十五塊錢，幫助馬趨夫人此次出外的費用；因爲馬趨夫人當時，手下只有幾塊錢。我們都問柔小姐這二十五塊錢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原來柔小姐剪短了髮，把美麗的髮辮賣了。

有許多日子，着實黑暗。父親雖然聽說已經恢復轉來，班緻又得了熱症。這熱症是她到鄉下的一家人家去濟助他們時，那家的小孩兒，傳給她的。柔小姐如今也沒時間吟詩作文了，專心服侍班緻，等馬趨夫人回來說父親一日好一日時，班緻也已恢復原狀了。

耶穌聖誕期到了，她們只要父親身子恢復，依然強壯，他們的耶穌聖誕期，就快樂了。聖誕那夜，老歷先進來，面呈喜色，他們都以爲老歷必定得了好消息了。一時她們正等老歷說話，卜羅格先生也進門來，只見隨後就是馬趨先生，滿面堆笑。四對小手，都來抱着馬趨先生。柔小姐幾乎發昏；阿米倒在凳上，不想起來，只抱着父親的一腿；卜羅格湊巧，親了美格一嘴；班緻包了頭，直自房裏跑了出來，聽得父親回轉，十分喜悅，手足登時生力。

不到數日，老歷所疑的，成了事實。他們的姑母，不肯同意，以爲他們應該嫁富家子弟的。可是馬趨夫婦，均極同意，說定三年後，美格二十歲時，就可成婚了。未結婚以前，卜羅格出戰，受了重傷；如今戰事已了，卜羅格回到鄉間，預備房屋，來娶美格。

阿米如今成一美麗的少婦了；班緻依然怕羞慈仁；柔小姐仍帶男兒氣，只想成個著作家，如今別的文也作了，極受編輯先生的歡迎。馬趨先生不外出，就在家裏做事。夫人年紀雖大得不少，還很強健，快樂。老歷如今進了大學，仍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柔小姐所著的一篇故事，得了獎金一百五十元，這真是她的盛日。因她母親和班緻，像似面色一日白於一日，他就把收得的錢送母親和班緻到海邊。

柔小姐還著了一部小說，也算成功的，得了三百塊錢，自覺已十分富足了。她一心想遊歐洲，得見書上所讀着的許多名市大都的生活。他還沒成功，阿米倒先得了機會了。因為她們姑母，送阿米和另外一個將赴歐洲的親戚，同至海外。柔小姐隱瞞了自己失望的悲傷，倒幫助阿米，預備一切。

如今老歷和她們姊妹們，都十分親暱，並不分輕重濃淡，所以柔小姐說，他們姊妹們，不拘那個，都可以和他成婚的。

柔小姐自覺和老歷由朋友之情，變為男女之愛了。因心疑班緻也和老歷有情，所以決心不和老歷情再深厚起來，他忽然離家赴紐約，當一教習。

沒幾時，他寫了一封信到家裏，盛稱貝爾教授 Berg 之仁善，還說他教她德文。貝爾教授也很和她同心一意。柔小姐情願犧牲大學畢業的老歷，拒絕他的求婚，或者也是這個緣故。

老蘭先生，決定游歐，教老歷同行。老歷在南歐地方，碰見阿米，見他已成一美麗少婦，十分歡喜。心想前次

被柔小姐拒絕，心痛有年，今見阿米，一切痛苦都像醫好了。

老歷不久知道阿米就是他心愛的柔小姐的妹子。一天，他們蕩舟日內瓦湖 Lake of Geneva，老歷在後，阿米持槳，慢慢前行，許多時分，兩人不說一句話。

阿米先開口道：『我們一同搖舟，多少有趣？』

老歷很溫柔的說道：『這真有趣，我希望我們一直能同舟搖蕩。』阿米，你高興嗎？』

阿米輕輕說道：『老歷，自然高興的。』他們就停了舟，彼此抱住，情意綿長，映於水底，倒成一幅佳畫。

柔小姐在家裏，十分寂寞，不過作些文章，料理些家務。過了幾月，老歷和阿米到了，見了面，彼此自然都着實快樂；他們兩個，早已結婚了！柔小姐和老歷的友誼，倒比前更好了；因為柔小姐，既無私心，看見妹子和老歷結了婚，自有一種新樂趣的。如今貝爾先生，天天到他們家裏來；柔小姐見他進來，一定滿臉羞得通紅，就是人家說起貝爾先生的名字，她也會面紅的。

過了幾時，貝爾教授一日得了機會，正逢天雨，與柔小姐同傘回來，就問柔小姐究竟愛他到怎步田地，能够給他做妻子嗎；他雖貧窮，心中實在是滿充愛情的。柔小姐把自己的手，放在教授的手上，答道：『如今並不貧苦，』說着，和教授就在傘下親了嘴。

一年後，姑母死了，把她的房子，遺給柔小姐。柔小姐就和她情人，商議開了一個小學校，貝爾師母，管理學生。這學校並不有名，貝先生也並沒賺得多少錢；可是正合柔小姐的意思。她並不想什麼，只要這學校，是個快樂

的地方，像家裏一樣，兒童們受了好的教訓，得了好的撫育就是了。次年，姊妹們和她們的丈夫子女，及馬趨夫人，在一休假日，共聚一堂，彼此談笑，追念舊日，憶起年輕的時候，憂樂兼至。在這些時候，她們總不忘她們的姑母，常舉酒和她祝福。貝爾先生，着實感激他們的姑母，說他一生的快樂，差不多都是她給他的。

第二十五卷 華累思的述古小說何鵬

以下所講的故事，是述一部有名的小說。這部小說所講的是耶穌時代的事情，是美國一個軍官作的。講耶穌時代故事的書，再沒有比這部小說再著名的了。這部小說記一個想像的猶太少年，因受耶穌之教，着實被感化。作者名華累思 *General Lew Wallace*，在他自己的國裏，早已爲一有名的軍官，和有名的政治家；其所著小說，也早有些聲名。到一千八百八十年，何鵬 "*Ben Hur*" 出版後，成功之大，把從前的事業，都遮住。那時他已五十三歲了。到五十三歲，還能獲得遍聞全世的聲名，實在不多見的。除了 "*Uncle Tom's Cabin*" 之外，近世小說，再沒有比這部書還聞名了。這兩部書，都是美國人作的。華累思死於一千九百零五年。

那時耶魯撒冷 *Jerusalem* 城，和猶太 *Judea* 地方，都在羅馬治理之下。羅馬政府，所派來治猶太的大臣，叫作經理大臣，與羅馬帝國，代治領土。還帶有許多強悍兵士，使耶魯撒冷土人，不敢稍動。

這是當時的情形。耶穌聖誕前三年，耶魯撒冷地方的一個皇親何意三 *Ithamar Hur*，在當時爲最富庶的，生了一子，取名一個鵬字。這何鵬雖是一個猶太人，倒和一個耶魯撒冷地方的羅馬長官的兒子梅散來 *Mesala*，是好朋友。

那梅散來比何鵬年紀只大得兩歲。他們的友誼，十分敦篤。當梅散來回羅馬去受軍事教育的時候，他們分別可五年，何鵬日夜記着，只想梅散來早日回來；可是梅散來回到耶魯撒冷時，他已受了羅馬教育的感化，看輕

猶太人心中也充滿恨猶太人的念頭了。

何鵬知道了，十分不悅。他少時一同戲玩的好友，如今成了年，倒是仇敵了。何鵬是忠心於他自己的國人的。他父親如今死了；他母親準他去當兵士，不過先說明他將來不許爲羅馬出力，須爲以色列 *Israel* 負責，且當忠事猶太王。因爲那時有先知者說，猶太王不久將現於世了。所以猶太人，日夜希望猶太王早日出世，征服各地。

梅散來到耶魯撒冷不久，就有一個新的經理大臣，來自羅馬。這經理大臣，名喚郭拉透 *Gratus*。進入城來，沿路歡迎，一路儀仗，接長三四里。這也沒什麼怪異，羅馬人只想顯出他們的威嚴，他們的盛大，來嚇倒那已被征服的猶太人，使猶太人見了，不知不覺的中心恐懼。

何鵬在他自己的屋頂上，立着看那一隊人過去。當他仰到欄牆外面去看的時候，一不小心，把一重瓦踏開了，墜將下去，郭拉透正騎馬到此，不知從什麼地方丟下瓦來，把他打落馬背。一時大亂起來，羅馬人和猶太人，都信有人有心要刺死羅馬大臣。

郭拉透雖不受什麼重傷，梅散來參劾何鵬有意行兇，也不管有否成例，就把何鵬貶到槳行戰船上，去駛槳，把他的住所，發封起來，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子的舍 *Tizab*，不知送到什麼地方去了。何鵬被押到海邊，受了無窮苛待，一路所過的村莊，也沒一個猶太人，敢冒險犯羅馬人之怒，掣點東西來給他吃，掣點水來給他飲，只有心下暗自可憐他罷了。過小鎮掣撒勒 *Nazareth* 時，有一少年，同了一負木匠傢伙的老人，不慌不懼，走到何鵬面前，定

睛注視，歎惜不已，掣出點水來，給他喝，押司攔當不及。

槳行戰船上爲奴，平常一年兩年，總是死的。

何鵬以爲尙有希望，可以爲以色列王出力，所以無論羅馬人怎

樣虐待他，怎樣給縛在凳上，搖重槳怎樣苦，他總不忘了他的希望。他爲人很聰明，想了計劃，不專門坐在一面，變

換着時在這邊搖，時在那邊搖，結果，他的兩臂，都發達的像大力士一樣，在船上算是搖槳最好的人了。

天天這樣搖船，過了三年，也不聽見一句好話過。後來他所搖的船亞思曲拉 *Astraea*，成了百船戰隊中最

重要的船了。這一百隻船，聚了攏來，隊長亞里斯 *Arius*，要出去到埃阿尼海 *Ionian Sea*，與那裏的海盜開

戰。隊長亞里斯，以何鵬是最好的槳手，所以十分注意。

隊長對他說：『聽你所說的說話，你是個猶太人。』

何鵬很誇口的答道，『猶太羅馬都是希伯來人 *Hebrews* 種，可是猶太比羅馬早得多呢。』

亞里斯接着說道，『我並沒到過耶魯撒冷，不過我不時聽得那裏公子皇孫的。我知道有一個是個商人，他

在海外貿易，聽說他很可做個國主。你是怎樣的一個？』

何鵬答道，『我父親是耶魯撒冷地方的皇親，他是個商人，他在海外貿易的，他在奧古斯都大帝 *Augustus*

賓席上，很有榮譽；他名喚何意三。』

隊長大驚，舉起手來，說道，『你是何家之子？』因爲亞里斯所指的，正是意三，聽了何鵬的話，知道他怎樣做

奴的真相，怎樣無罪受貶，決心要查察他這件訴訟案。過了幾日，用得着何鵬了。何鵬回到他六十號的席位，和

他們搖槳，與海盜一戰後，亞斯典拉被擊破了，亞立斯幾乎沉入海底，因何鵬之助，纔得活命。亞立斯十分感激，又惜何鵬之錯待，所以就何鵬引爲自己的繼子。

何鵬如今重逢昔時的生活了。在羅馬學戰術五年。亞立斯死後，何鵬得了他的家產。那時羅馬欲出遠征隊，以征東方帕提亞人 Parthian，正在預備，何鵬也加入其內，想得點戰爭的經驗，將來可幫助國人，除去羅馬人的壓制。

大軍出發後，集中於大安都 Antioch，何鵬也到那裏，只見海口上所停的船，都是一個希蒙 Timon大商人的，真出乎他意料之外。這大商人，從前曾做過他父親的管家，照猶太法律，這商人的所有產業，和他自己一身，都是何鵬的。

何鵬心裏，並不想用他的權力，加到那商人身上去。他一天叫他出來，問明他母親和他妹子，他走後究竟怎樣，只見老人遍身都有傷痕，據老人說，郭拉透用極苛的刑罰，加於他身，教他說出意三的家產來。那時他着實受苦。可是這希蒙人，不肯中羅馬人的計，倒把主人的財產，擊來調用，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商人。到他相信何鵬確是他老主人之子後，他就依猶太法律，把所有一切，都歸何鵬。

何鵬決定不受老管家的歸與，只肯收本來是他父親的家產的一部份。但有了他父親的家產，他已經在東方可以算一個富人了。可惜他不能使他的老管家和其女以色 Esther，再得自由。因爲依猶太法律，做奴隸的人，永遠是做奴隸沒有窮期的。何鵬決定不干涉他的財產。他得重遇一個忠心服侍他父親過的人，自是歡

喜。可惜老管家對他說，他母親和他妹子，如今究竟怎樣，他一點也不知道。

這老商人並不是一見就認何鵬爲他主人的，他首先要知道何鵬的人格，和他所說的話，究竟是否的眞，所以便差了一個親信僕役，同何鵬出去到安都各處去遊玩，仔細看他的行動，回來報知。

何鵬走到一處角力場，就立停了脚，看場內的兵車比賽。有許多御者，在決鬪場裏，馳驅他們的四馬車，只見其中有一個他認識的。那人是誰？就是梅散來，他小時和他同處戲玩的那個損友。聽說一禮拜內，將開一個大會，兵車比賽，占重要部分。這許多兵車之中，有一輛兵車，前加四匹阿刺伯 Arab馬，御者爲意達立 Sheikh Ilderim，他似乎不知怎樣御得纔好。因爲阿刺伯馬，一直所遇御者是很善的，如今羅馬御者，只知橫加鞭擊，所以不服了。

就是那一天晚上，何鵬得了機會，得一試他幾年來搖船所增進的腕力。那時梅散來驅車過街，不管人家交通，有一駱駝裝了貨物，息在路上，他的馬似乎要直衝過去，把駱駝碰倒，而使背上的一個埃及人和一個年輕女子，一齊喪命了。何鵬見狀趕前握住了最近的馬，向中路一拖，那車向路中而行，便不致與駱駝相碰。這一拖非人力所能做到的。既免了衝碰，他自己也並不受傷。何鵬自己知道他的氣力，斷非平常人所能及了。

或者是因爲這一舉的結果，何鵬決心要使他仇敵降服。所以他就尋着了意達立，願自己代他在兵車比賽時當御。他一試之後，意達立知道這少年曉得怎樣處置四馬，就允許何鵬，在兵車比賽時當御者。

在意達立家裏，何鵬重遇那個埃及人。這埃及人，幸有何鵬把梅散來的車擋住，纔得不死。他名喚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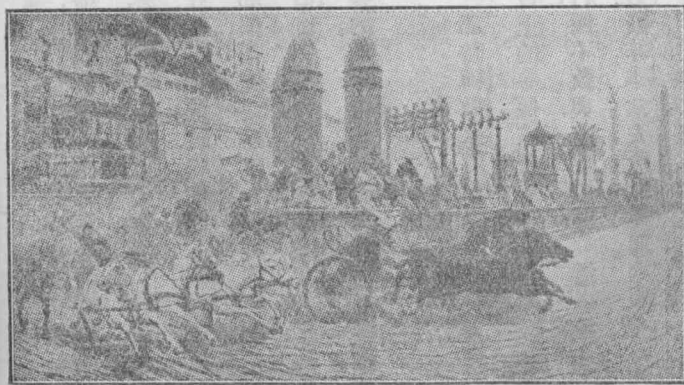
散，Balthasar 是三博士之一。這三博士，聽了半空和他們說的聲音，就跟著一星，在沙漠中聚會，同至納散利，去尋耶穌。那時耶穌還只是一個孩兒。何鵬聽了老人所說的故事，心想從前先知者所說的猶太王，恐怕不久就將起來，用他英雄之力，使猶太人再得誇榮於世，征服羅馬了。想着不禁自喜。

那希衆人也聽得貝水散所說的故事的，急於把他的錢財，貢獻出來，資助猶太王設備軍隊，使全國皆得樹猶太的旗子。梅散來不久即認識何鵬，日夜想法再驅逐何鵬。

梅散來寄給郭拉透的一封信，被那些會長接到了。所以何鵬想他母親妹子，或者還被羅馬人關在無人知道的地窖裏。兵車比賽之前，他想沒有什麼禍患的，所以決定等比賽過了，隱匿一時，再從事尋覓他的母親和妹子。比賽的日子到了，何鵬以爲追出梅散來，屈服了他，還不夠，再差一忠心的猶太人，到羅馬人那邊去說，假使有人追得出他，他願將全家財產奉送。

除了羅馬城之外，在羅馬版圖內，再沒有一城，能聚集像這次在安都看比賽的許多人了。這次兵車大比賽，比賽員共六人，旁觀的人都希望

兵 車 的 大 賽



何鵬得勝。因為何鵬是代表猶太人的，而猶太人最恨羅馬人，在這安都城，又多是猶太人。

旁觀的人，看見梅散來於別的兵軍將追出他的時候，總以車和那車相碰，時把御者自車下墜，跌得半死半活，莫不心驚目瞪。何鵬不慌不忙，也不施鞭，驅阿刺伯馬，向前直奔，似乎並不注意與賽的人，怎樣用力。一時，只見四個羅馬御者，都不能再跟，只有一猶太人，和一羅馬人比賽了。

那時場上，只聽得馬蹄聲，車輪聲，旁觀的人，心中亂跳，外面却靜寂，沒一人作聲。猶太人想到壓制他們的羅馬人，不勝忿恨。忽然梅散來立在他的車旁，拏他的鞭，用力擊何鵬的馬了。

梅散來這一舉動，惹得旁觀的猶太人，都很忿怒，就是許多旁觀的羅馬人，也很忿怒。那四頭阿刺伯馬，向來是受善待，不曾吃過鞭擊的，如今受了梅散來這一擊，感到了痛苦，就跳起來，向前亂衝；假使沒有何鵬在戰船上練習三年所得的氣力，那馬那裏還肯受御者節制。何鵬用了出人之力，把幾乎不羈之馬，衝勒了，仍舊安然快步前進，重將梅散來追出。

他們這次比賽，原定繞場七匝，如今已繞了六次，在最後的一匝了。何鵬的馬，竭盡速度，沿外圈而行，一時趕着梅散來。何鵬的車的輪，碰了梅散來車的外輪，梅散來的外輪折了，自己也從車上跌到馬蹄邊，手足都受了傷，救護的人，馬上把他擡了去了。何鵬完全得勝。所以賭梅散來得勝的人，都失了賭洋，梅散來自己，也失了全家產業。

何鵬馬上退身隱匿，想過幾天，就到耶魯撒冷去訪母親妹子。如今郭拉透方面，他不必恐懼了；因為此時郭

拉透已失位，彼勒多 Pontius Pilate 繼任了。

這新經理大臣，接任時，點查物件，看見地窖下兩個婦人；這兩個女人，被郭拉透拘在這裏，已經有年了。因居處溼潮，都罹了癩病。

彼勒多就出令，將這兩女人，放了，送到城外山上去，讓她們死在這山上，深洞墳冢之間。何太太和他女兒經過何家門口時，只見一個少年，臥在那裏，知道是他的兒子，急忙緊步前行，寧使讓他心中以爲他們已死，不願使他知道了癩病。山上幸有一個老僕，日日拏茶飯來他們吃。

何鵬得了消息，知道他母親妹子的下落，可是用盡方法，總不能相見。心想他們或已死了。遂注全力於訓練軍隊，等到猶太王出世了，可以效力。

那時小孩的耶穌，長成了成年的耶穌了，環行附近的各地，周遊猶太國內，勸人爲善，兼愛，敬事上帝，篤信上帝和其子耶穌，然後可得上帝保祐。耶穌勸世的聲名，那時已遍傳各地，雖則他不能與兵出征，降服外邦，猶太人早有許多相信耶穌確是猶太王了。

信徒中貝水散，當他再去見耶穌時，途遇何鵬，何鵬遂和他同行到了拏撒勒，見了耶穌，面色和善，慈柔憐人，正是他前日被押赴海濱時，拏水來他喝的小木匠。何鵬聽了耶穌的話，頗爲所動，心下不無有點失望，因爲他只想預備大軍，堅兵利器，爲王效命，爲國出力的。

何鵬跟了耶穌，到各處勸人，仔細觀察，親見他的異跡，相信了他；可是心下仍想他或者還要命他出征；因爲那

時何鵬還沒懂得天國爲什麼不在猶太境內。何鵬就與家人，都跟了耶穌來到耶魯撒冷。

他們經過一山時，只見兩個害癩病的人，跑了下來，倒在耶穌腳前，懇耶穌把他們醫好。耶穌準了，對他們說，

你們既信上帝，那癩病就從此好了。何鵬有點疑惑，上前去仔細一看，究竟耶穌所說的，是否有效，只見他母親和

妹子，立起來，到他面上，毫無什麼病了。

依法律所講，害癩病的人，醫好了，要在城外逗留九日，纔得進城返家。何鵬因爲這九天，要和他母親妹子，在

一處，所以不跟耶穌進城。誰知耶穌進入城來，許多猶太人，看見耶穌，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猶太王，倒教他們自

卑自下，敬事上帝，所以羣起而攻之。不一時，那些奸險無賴之徒，把耶穌拘留起來，強使大臣彼勒多用刑，把耶穌

殺死。何鵬此時，想與從前所練的大兵，去救耶穌，可是太遲了，只有兩個兵士，願加入去救耶穌。

施刑的那天，看的人不知多少。耶穌釘在哥爾萬 Calvary 山的十字架上，何鵬和他的老管家及貝水散，站

着，注視耶穌，愈信耶穌，確是猶太的王。貝水散看了慘狀，着實動心，那震駭衆人的地動未來之前，他的精神早就

飛到十字架上，和耶穌在一處了。

這件世界史上的大事發生後，不多幾年，何鵬已娶了老管家女爲妻，決定把他的財產，都用爲傳播耶穌教之

費。他岳父也很贊成，把他的產業捐出來。那時羅馬正尼羅王 Emperor Nero 在位，他在位雖不久，然而所殺

的人，實在不少。他想殺盡耶穌教人，使國內人民恐懼，不敢再信耶穌。

那時尼羅雖肆行殺戮，耶穌教徒，仍然篤信耶穌，不改前志。因要避掉尼羅之暴虐，他們就在羅馬城相近的

地方，建築一個地下城，造在地面下的，有無數地道地窖，及許多小教堂。在這地下城裏，他們就避了尼羅之眼，不見日光，衆耶教徒相集崇拜上帝。

這地下城的建築，何鵬和他岳父的財產，都犧牲了。如今我們見了那殘城，還歎古時耶教徒之誠心，和他們信仰耶穌之教篤。

（此處為極淡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正文的續或旁註。）

第二十六卷 近代名著選錄

(一) 高富雷的加爾斯之女 *The Daughter of King Charles*

以下一段，是從女作家高富雷 *Miss Elizabeth Godfrey* 所著的名書古代英國兒女傳中節錄的。在這一段文中，我們能知作者於年輕的宮主，深表同情。這位宮主，不幸生於多事之時。加爾斯第一，雖是暴君，却是一個仁善的父親。他的主張，和他待民的暴虐，使國人羣起反對，畢竟遇害；然而他的子女，因他平日的慈愛，十分愛戴他。這樣暴虐的國君，能作子女的玩伴，說了出來，也沒人能相信的。宮主伊利薩伯 *Elizabeth* 死的時候，年紀尚輕，所以史家在史上，不過略及其名罷了。以下這篇小傳，作得簡明伶俐，實在很有價值可以給我們讀的；且我們還可多知道點加爾斯之為人。

這一位名伊利薩伯的溫文的宮主，和從前兩個氣盛才高的伊利薩伯們，完全不同。如果世上真有小孩兒憂心而死的，那末，這位宮主，就是一個了。他生於史家開林塘 *Clarendon* 所謂和平時代的末年，那時禍亂還沒有開始。可是他生後不久，禍亂就作了。父加爾斯，和母馬利亞 *Henrietta Maria* 待他都十分仁善。他並不受着王家什麼不自由和多壓制的痛苦。

加爾斯爲君很尊嚴，然而對子女，很喜歡戲玩的。他們父母兄妹在育兒房裏玩耍，有時坐坐父親的搖馬，其快樂之狀，我們可想而知。

自蘇格蘭

起義後，那王家
日形不安穩了。

後來加爾斯

被拘在亨卜頓

公堂，Hompton

Court 竭力懇

請，纔準他的子

女，到他那邊去

和他同餐。你

想伊利薩伯和

他父親，分別得

那樣長遠，如今

得重見，多少快樂。

不知他自己不久將要歸天了。

這一見並沒什麼戲玩，不過和小海利

Hairy

偶然談笑兩句罷了。

因為他們的父親，有許多事情要吩咐



他們，他對伊利薩伯說，教她非母親和兄弟準許時，不要接收任何人的婚書。就是那只有幾歲的小兒子，加爾斯也諄諄的吩咐他，教他敬兒順母，遵守自己的宗教，還說年紀雖輕，這幾句話大概是能够懂得的。當加爾斯在亨卜頓時，可常常與子女相見的，後來他們也不時在花園裏戲玩。

當加爾斯欲逃不成後，被禁在開立卜羅堡時 *Carrisbrooke Castle* 他的三個子女，被送至聖茄姆斯宮 *St. James's Palace* 他們就在這宮裏，作那歷史上有名的『捉迷藏』遊戲。因此茄姆斯得以脫逃，從此北卜蘭伯爵 *Earl of Northumberland* 說另外兩個，他也不管了。可是他們却被認爲應當留在英國，免人擁立，所以他們又被送至伯爵的一個妹子家裏去。他的妹子就是李散得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Leicester* 住在班血斯得 *Penshurst*。

可幸伯爵夫人，待他們像待自己的子女一樣的，還因爲他們是王子王女，所以格外敬重他們。伊薩利伯和伯爵夫人的長女，最相得。她的長女，就是沈獨覽夫人，那時已成寡婦了。伊利薩伯就和沈獨覽夫人的子女戲玩，倒也十分有趣。

父親將受刑時，他們還在李散得夫人這邊。聽得父親將死，都到聖茄姆斯宮去，和他作別。伊利薩伯那時已能懂得可怕的情形了，聽得父親將死，日夜悲泣，他小兄弟看了，也時常大哭。加爾斯把他們抱在膝上，囑咐他們，凡事盡職，孝敬母親和大哥。霍安瑪 *Sir Thomas Herbert* 親眼看見的，說道：『子女那時都滴下淚來，誠懇答應他。加爾斯也不禁淚如雨下，說上帝保祐他們。就戀戀不捨的出去了。這一別，實在淒慘，子女們都流

淚大哭，十分悲傷，以致前日硬心的人，如今也着實憐惜他們。加爾斯還回轉身來，從寢室窗口，和他們一一接吻後，就永遠分別了。』

李散得夫人和她長女，自然依然待宮主很好的，竭力的勸慰她；可是他們也無能爲力。傳聞國會裏議員，說加爾斯的子女，太受人厚待。後來萊沙議長 Mr. Speaker Lenthall 來到班血斯得，調查他們究竟怎樣優待。不數日，令下，遷加爾斯的子女於加爾斯曾受禁過的開卜羅堡。在這堡裏不久，伊利薩伯就沾了紅痧症，於一星期日，在一間幽暗的房裏，枕在一本聖經上死了。

(二) 霍爽的奇異的畜牧神 The Marble Faun

下列一篇是從霍爽 Nathaniel Hawthorne 所著的奇異畜牧神中節錄而來。霍爽於一千八百零四年生於散靈，Salem 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死於卜列茅斯 Plymouth。他父親死時，他還只有四歲，零丁寂寞，時間多費於遠征。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他畢業於包堂大學 Bowdoin College。在大學時，遇着朗菲洛 Henry W. Longfellow 和後來做美國總統的畢爾思 Franklin Pierce。霍爽雖有志於著作，以家境困難，只得謀個位置。這位置他實在不喜歡，也無可奈何，只得既居其位，必盡其職；夜間有暇時，從事著作。他平生最重要的著作，要算 “The Scarlet Letter”。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總統畢爾思，派他爲英國駐利物浦 Liverpool 美國領事；他在那裏，逗遛了七年。以下所節錄的一書，他就在那時候作的。他所著的書很多，我們不能一一

把他的書名寫在這裏，不過他的生平在本叢書的世界名人傳中還講的到。

那時候不知是早晨還是下午，唐體陸 Donatello 因不願誤了和彌立愛 Miriam 所約定的時候，所以就騎身到包希村 Villa Borghese 小園去。

這小園的入口，到羅馬去過的人都知道的，正在 Porta del Popolo 的外面。唐體陸經過安基羅 Michelangelo 的建築物，不到一分鐘，就從崎嶇不平的道路，來到廣闊大道，只見車馬接踵，再行幾步，走到一個靜處，那裏綠草滿地。這地方雖說是靜處，住在其中，倒也不會覺得寂寞的；因為牧師呀，貴人呀，庶民呀，本地人或外來的人，都可住的，只要是羅馬人就是了。這些人來到這裏，來嘗無精打采，如夢似睡的生活。

可是唐體陸的生活，比平常有一些不同，還算是有點生氣的。他行於樹下時，總盡肺呼吸，倒也有趣。那些鄉下人的情形，他看了，着實羨慕，不覺自己也似乎和他們一樣，一樣的野蠻好動，樸實誠實，他的相貌，其實確是鄉下人相似的。微風吹着他的頭髮，一時吹得來，把他的耳朵遮住了，一時又吹開了，聽得各種悅耳的聲音，心中不覺欣喜起來，不覺爲其感動。

他看了自然的景緻，心動神移，像似吃了什麼酒，醉了的樣子。他沿着路旁的樹木，和自己賽跑。有時跳了起來，去攀那樹枝，直挺挺掛在樹上，自己以爲飛在天空了。因要和大地親熱些，因他溺愛大地，就伸開了四肢，躺在地上，低下頭去，和紫羅蘭或雛菊接吻，那些紫羅蘭雛菊，似幼女一般含羞，也和他接吻。

他臥在地下時，常遇青色或綠色的蜥蜴，在石子上或石柱上歇着，受太陽的溫熱，到他身邊，狐疑一歇，不肯從

他身上爬過。還有那些小鳥，息在樹上，唱悅耳動聽的小歌，聲音幽長，不受什麼驚駭，半途停止。

一時，他想彌立愛應該要來了，就爬到最高的樹之頂，四面觀望，在風頭裏搖來搖去，像似一張如葉的東西，在那裏呼吸。

唐體陸低頭俯視，盡見樹下的青草綠地；灌木叢中，石像石柱，多有矗立；水泉下注，反映日光，輝耀奪目；羊腸細徑，東彎西曲，穿入僻處。他還見一小村，前面有一石坊，那石柱都是半浮雕文，石像上多有石龕。這地方像似神仙的所在，皇公貴婦，似都可以住的，每日晨起，出來吸點新鮮空氣，這種生活真是他們日夜所夢想不到的。這些東西，他一一的都見了，第一眼幾乎看了一大半。等到他眼也將倦了，只見彌立愛方從到他樹邊的路轉灣。

唐體陸馬上從樹上下來，在樹枝上等彌立愛走到樹底，就從枝上下來，直到彌立愛的身邊。這時像似什麼東西，把樹枝掣開，日光直射到地面，照了彌立愛沉凝多憂的面龐，登時就顯出奪魂的美麗，彌立愛上前來迎接唐體陸。

彌立愛笑了，說道：『你究竟是從地下升起來的，還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我實在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你來了，我們極歡迎。』

他們就一同上路走去。

唐體陸見了彌立愛那種憂愁的樣子，於他不無有感。他在這樣清朗的天氣，幽靜的森林中，見了彌立愛，應該是很快樂，很高興的，只因見了彌立愛的樣子，把他與高采烈的精神，完全阻止了，不得出來。他靜默了一時，唐體陸見彌立愛時，用冗長的言語，述說他的感情，本是難得的。

一時，彌立愛憂愁的樣子，似乎好了不少，唐體陸也快樂起來。唐體陸就沿路跳舞，作出種種快樂的動作來。有時他走近彌立愛，靜立着看他沿樹影底下的路上前進。他這樣的舉動，是做給彌立愛看，她知道他並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兒童，倒是一隻野獸，不過發達的比人稍不如點就是了，而他的不如處，實在說來，倒是他的完善處。

彌立愛常以爲唐體陸很像議事堂 Capitol 裏所塑的林野牧畜神，問道：「好友，你究竟是什麼？如果你是林中的好獸，請你把你的親屬，都告訴我罷。他們，我想無論什麼地方，都能够看見的。請你將這株樹的皮上一敲，叫出山林女神來我看看！或者請水神從那邊泉水裏出來，教他和我握手！你怕我要退縮嗎？不會的；就是你兄弟半人半羊的神出來，要和我跳舞，我也不怕的。那個愛神，你常講到的，他也很愛你的，不出來見見我們，榨出點葡萄汁來給我們吃嗎？」

唐體陸微笑，一時，見彌立愛眼中，現出有興的樣子，大笑了。可是彌立愛所說的，他似乎不懂，也不想把他自己究竟是什麼一句話，詳細解釋回答，也不問彌立愛所說的他的同族，究竟是怎麼樣一類東西。他似乎只知道彌立愛是美麗的，彌立愛也對他微笑。這時候真有趣，唐體陸一面有明亮的日光，幽雅的景緻，一面又有這樣的一個美女在旁，和環境相融合，不覺心下十分暢快。他篤信彌立愛，得和她接近，自以爲愉快無比；他也不問什麼，不求什麼，只要能够和彌立愛在一處，他就樂得不可說了。

彌立愛停睛看着唐體陸，帶愛帶樂的對他說道：「唐體陸，你似乎很開心；什麼東西使你這樣開心？」

唐體陸答道，『只因我愛你！』

她很自然的承認他是愛彌立愛的；彌立愛聽了，也不發怒，也不煩惱，不過也不動心。

彌立愛答道，『呆小子，你爲什麼愛我？我們並沒有同心合意的地方。在世界上我想再沒有兩個比你我還不同了。』

唐體陸答道，『你是你，我是唐體陸，所以我愛你的，並沒有別的理由的。』

這自然是沒什麼最好的或最細的理由的。唐體陸這樣素樸的心，想起來，像她一樣素樸的女子，大概是容易引動些，可是彌立愛似乎已不是這樣素樸了。或者唐體陸是喜歡憂愁的人的；或者他見彌立愛眼中顯出很有力量的意志，所以愛她的；或者也許是因爲彌立愛有時憂愁，有時快樂，所以被她迷住了。

彌立愛聽了唐體陸說愛她，並不在意。一面很自然很誠懇的說了，一面只當是句戲語，一時有興了，說了，一時又不這樣了。所以彌立愛心下自定，今天他們兩個同在一處尋樂，看花折枝，不過和小兒們在一處戲玩一樣罷了，他們一生的目的既然不同，明天自然各自分散了。因朋友之誼，彌立愛不得不忠告唐體陸，有以消除未來的危險。

她說道，『唐體陸，假如你是個聰明人，你必定當我是個危險的人的。你跟了我走，是沒什麼好處的。你應該要見我怕的。』

唐體陸答道，『假如你要見我怕，那我也要怕我所吸的空氣了。』

彌立愛道，「你是要見空氣怕的，空氣裏都是瘴氣呢。那些太走近我的人，實在是很危險的，我老實對你說罷。你自己覺悟罷。我走到我這裏來，離開了你的家鄉，實在是件不幸的事。你自己家鄉，我想總有幾間老屋，幾個小村，四邊大概還有許多葡萄樹，無花果樹，或者檳櫚樹之類。我想你從前在家裏，大概是很快樂的，唐體陸，是不是？」

唐體陸聽了她的話，雖不能返身回去，但心中重憶起昔日的快樂，答道，「這個自然，我還記得我在鄉飲的時候，和一個鄉下的女童跳舞的，那時多少快樂；夏天的時候，吃些又新又甜的酒，冬天的夜裏，吃點成熟的老酒，還有許多什麼大無花果呀，桃子李子呀，梅子杏子呀，西瓜呀，多少有趣。我又在樹林裏，和獵狗馴馬戲玩，看各種禽獸，或息在樹上，或倒在樹底，着實快樂。不過那裏有像如今這樣的快樂，一半也及不到的！」

彌立愛問道，「在這樹林裏，你覺快樂嗎？」

唐體陸答道，「在這裏，得和你在一處，像我們此刻這樣，我覺得很快樂。」

彌立愛自言自語的說道，「他多少心滿意足！多少愚鄙，多少有趣！」轉過頭來，向唐體陸道，「唐體陸，不過這快樂究竟能得幾時？」

他答道，「能得幾時！」因為他一想將來，比追憶過去，心下覺得更昏迷了。接着說道，「爲什麼一定要有個終結？能得幾時！永遠快樂！永遠快樂！」

彌立愛說道，「你真是個小孩子！你真是個呆貨！」說着大笑起來，忽然又止住了，接着對自己道，「他畢

竟是個呆貨嗎？照他所說的幾句話看來，似乎很有深意，他想愛情是不朽的，尋常的愛情，那裏及得來？啊，他真教我不知怎樣做了，我昏了，他是個又野又仁又美的東西！和他在一處，像似和一隻獵狗戲玩一樣的！

那時彌立愛的眼中，充滿了眼淚，同時却帶有微笑。自覺有一種特別的樂處，一想和這怪物有情，心下不無憂愁，可是她那冰冷的心，不易感動的，如今却跳個不住了。再細細一想，覺得這感情是不可使她起來的。

她說道，『唐體陸，爲你自己打算，你快離開我！事情不能如你心下所想的，那樣快樂呵！你在這森林裏，和我來自別地，負有向不對人說的危險的一個女子在一處，決沒有什麼好處！我可以教你見我怕的，或者教你見我恨的，假使你愛我太深，我要使你見我恨了。』

唐體陸看了看彌立愛的一雙眼睛，很相信的說道，『我不怕什麼！我永遠愛你的！』

彌立愛自己想到，『我說也無用，這一點鐘內就讓我我是他所想的人罷。明天我可要恢復我本來面目了。』她登時高興起來，像似冰冷的心，一時熱了的樣子，喜樂的顏色，現於兩頰，雙目齊動。

快樂活潑的唐體陸，如今知道彌立愛也快樂起來了，他的舉動，尤其撒野活潑了。他在彌立愛身邊，跳來跳去，口裏說着別人不解的說話，一時又唱起歌來，很自然的，和鳥聲不差什麼。他們都向相大笑，停着聽那笑聲的回音，聽了，又向相大笑，又古又靜的森林，把他們兩個，弄得充滿了娛樂欣喜。那時可巧有一鳥在樹間鳴叫，唐體陸特別的叫了一聲，那鳥飛到他頭上停下，像似和他爲友已經許多年數一樣。

彌立愛見唐體陸和那鳥這樣親熱，說道，『他和自然界直接近！這一點鐘裏，他可要把我弄得很自然像他』

自己一樣了。」

他們慢慢的向森林裏走，彌立愛覺得她很受她朋友的影響了。彌立愛之爲人，快樂起來，十分快樂，憂愁起來，十分憂愁，好像有一個開心的小孩兒，和一個好哭的小孩兒，都縛在一條繩裏，掛在他的身邊，指使她，弄得她有時快樂有時憂愁的樣子。

所以那時憂愁的彌立愛，倒比唐體陸還高興了。他們連聲帶笑，並肩競跑，或以花彼此相擊，或聚攏花來，做作花球，戴在頭上。他們在一處戲玩，很像兩個小孩子，很像不老的青年。那時他們已丟開日常生活，像似生來是教他們戲玩度日，享永遠之樂的。

唐體陸當以花去縛彌立愛的手，十分有趣時，忽然止住了手，喊道：「你聽！那邊林中有音樂呢？」

彌立愛道：「這大概是你的族人班兒 Pan 在那裏吹笛。我們去尋他去，教他張着兩頰，吹給我們聽。去罷；我們趁聲音吹來的方向去，像趁一根絲線，一直可以到那裏的。」

『倒像一穿花的鏈子』唐體陸說着，攙彌立愛上去，說道：「從這裏去；來！」

他們前行時，樂音愈清楚了，他們合節跳舞起來，步趨姿勢，都是臨時編制的。他們的步趨，很可記下來留待後來做榜樣，彌立愛的舉動，雖很自由，總帶些嬌柔的姿態；唐體陸的，那就不同了，很有不可言喻的怪狀，和雅緻；動人移情，惹人戲笑，其中不無有深入人心的至情的。這是他們的特點，是他們倆一個怪神和一個美女間的不同。

我們可以說彌立愛像山林山澤之女神，唐體陸像山林山澤之男神。

有許多時候，彌立愛也顯山神的模樣，像他一樣。有時好像要跳到老樹的粗皮，和水底下的石間中去。她似一個女神，映着日光，編身衣裳反映得十分燦爛好看，一時雨至，又不見了。

泉水有時須注入深塢，在彌立愛身上，也有這種徵象，他的興高的精神，是後來不久就要消失的。

當彌立愛立定呼吸時，笑着說道：『啊！唐體陸，你比我多有一種不公平的利益！我究竟不是林中的生物；我相信你是真正的林野牧畜神。你的長髮動的時候，我看見你的尖耳了。』

唐體陸照山神那樣，毫不置意，似乎把一身的樂處，都顯了出來。可是他有一種恐懼，似乎停一息，迷術一去，他那長長幾個月纔等到的朋友，又要失去了。

他欣欣然道：『快來跳舞！跳舞！假如我們一吸空氣，你登時就恢復原狀了。那裏就有音樂，就在這樹叢那邊。』彌立愛快跳舞！快跳舞！

他們如今走到林中一片廣大的草地上去，這裏很多是人工裝飾的，四面都是石凳石椅，石凳石椅上，青苔生得幾與墊子一樣。許多音樂家，坐在一張石凳上，玩弄音樂，他們兩人在遠處所聽得的，就是他的音樂。他們似乎是那時漫遊羅馬意大利的音樂隊。這日正是大宴日，他們不到城裏的大方場或大宮窗下去戲玩，倒想到森林中來戲玩，以聽回音，也是奇事。

當彌立愛和唐體陸從樹叢裏走出來時，那些樂師彈琵琶的彈琵琶，敲鐘的敲鐘，吹笛的吹笛，各種音樂一齊奏起來了，比他們在林中時所聽得的，格外有力。

只見旁邊站着一個小女兒，兩頰微黑，兩眼黑而有光，敲着手鼓，旁邊還有許多小鈴，釘鑼作聲；她拿着鼓棒，向那羊皮作的鼓面亂擊。唐體陸仍舊快走上去，不慌不亂，把那敲得不和的小鼓拿了來，放在自己頭上，敲了來，成很合節的音樂，和諧得非尋常的所可比，同時接續跳舞，快步前行，一時敲鼓，一時搖鈴，十分有趣。

我們想來，這音樂中必定有魔術或者有詭計的，所以彌立愛和唐體陸都被他迷住。一時，那樂隊裏的幾個隊員，走到他們這裏，嘴裏唱着歌，都一對一對的跳舞起來，像似一刻那些人都狂了。

此時似乎黃金時代，又見於這林中空地的周圍中，把人類都引出於無味，乾苦，形式，機械的生活中，脫了一切厭倦的拘束法律，而重至一處，男女老小，都像小兒的不憂不慮，享盡快樂，那裏毫不見人世的舊花，只見新鮮奪目的新花，遍地都是。

(三) 葛林的女王之死

葛林 John Richard Green 是英國大史家之一，他所著英國全史，自英國開國起，直至於今日，為英史中最有名的一部。著英國全史，實在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作者要有出衆的天才，博學多能，善文章，有體力，四者缺一不可。葛林於上列的三件，件件都備，可是他的身體，十分柔弱，他有弱病，所以他的英國史的最後幾章，還是由葛林在病床上口說，由他妻子筆記的。他的妻子，後來也成大史家，如今還在著書呢。以下兩段，是從葛林所著英國略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中節錄的。這兩段很可代表作者描寫歷史大

事，如伊利薩伯之死筆勢節制而又活潑的能力。作者描寫女王末年之寂寞，以與他盛年時相比；寫得來一歷史上重大的女人，如在眼前，還可見一切威嚴高貴，都是空的，因為百姓的愛戴，總不能久遠。寫克朗威爾的死，尤把這國保寫得詡詡有生氣，英雄氣概，愛國熱心，一一從紙上跳起來。

伊利薩伯 Elizabeth 的一生，總算享盡榮譽了，可是末年的寂寞，究竟沒法可以征服，只得讓牠一日一日的聚到她的身上來。伊利薩伯本來是寂寞的，年紀愈大，那寂寞也愈甚了。

她議事堂裏的許多大政治家，許多有名武人，早年會替她出力過的，如今一個一個的都死了；繼續他們的人，多是指望她早死，大家設法，忙着取悅後嗣。她最寵愛的伊散克伯爵，Lord Essex 如今反了不成，被殺了。她平日興盛繁華的氣象，如今早已消失了。只有幾個官員，還和她在一處，餘的幾乎都和她疏遠了。

她晚年的時候，人民的愛戴，也一天一天的淡薄起來了，並沒什麼稱頌的話了。因為那時時代的風氣大變，年老的伊利薩伯早已拋棄不注意了。那時英國，從文藝復興與玄想，多疑，活潑的精神，一變而為莊嚴，道德，無生氣的精神。

她的一生，享盡那時的人所享的樂處，如今年幼的同人，多已死了，只有她一個活着不死。她常出來佃獵，常和她龐幸的少年跳舞，六十七歲的時候，嬉笑怒罵，還和三十歲時一樣。一個朝臣在她死前數月說道，『女王近年來從沒這樣開心，這樣活動過。』雖受人反對，她依然若着華服，從這裏來到那裏，不厭不倦。她辦事仍和前年一樣，仍照前年的樣子，小事不大去理論的。可是死期一日一日的走近來了。面色一日不好看一日，身上只

剩得一副骨格了。

到後來，她愛華麗的心，也沒有了，侍臣和她換衣服，她也拒絕不要。那時她自己只是沉寂憂愁，有一個人親眼看見的，說道，「她手裏拿着金杯，時舉近下脣；可是她心裏似乎太乾燥，總像喝得不夠的樣子。」

到後來，她的心裏也漸漸變了。她如今一事也不能記得，一來就要發怒，實在使人難服侍，膽量也愈大了。她教人拏把刀來，放在他身旁，常從花甌，擊刀刺了出來，像似有什麼刺客在那裏的樣子。後來飯也不大喜歡吃了，睡也睡不熟了。她整日整夜，靠了枕頭，手指放在脣間，兩眼注視地板，不言不語。她有時說了，也

伯薩利伊的時終臨



Paul Delaroche 名畫

不過說些還像在做女王的說話。有一次齊薛爾 Robert Cecil 說她必得到牀上去睡纔好，她聽了，喊道：『必得！必得兩字是對我說的話嗎？』小人，假如你父親還活着，他必定不敢用這兩個字的。』

她的怒息了，她又如常沉靜着。說道：『你這樣放肆，你知道我將死了。』她罵了又罵，那時有一總長，名喚皮光 Lord Beauchamp 也在旁邊，這皮光將來是繼續適勿克 Suffolk 的，伊利薩伯罵他道：『我不要無賴漢的兒子，在我旁邊。』

後來有人說，蘇格蘭王來了，她並沒什麼舉動，只動了動頭，因為那時她已失了知覺了；次日晨，這偉大的女王，就慢慢地歸天去了。

(四) 葛林的克郎威爾之死

國保克郎威爾之榮譽，從來英國沒有一個國王能駕乎他之上。但是他久已厭棄他的事業了。

他死的前一年曾在國會說：『我寧可居住樹林之下，養羣羊以為活，而不願擔負國家政事。此心上蒼實能知道。』困憊的能力，復加以衰弱而熱烈的疾病。他的生活似乎還強項而有力，他的康健實已不能如慾望的一般強壯。在戰勝蘇格蘭愛爾蘭的中途，他被瘡疾所打倒——在最近所過去的幾年，他一再受此症的攻擊。

國會休會六月後，重行開集的時候，他第二次又去演說。他說：『我為許多疾病所擾害』他熱烈的刺戟性更受公眾危險的磨厲。國會之再現黨爭，使他狂怒而至於癡瘋。

皇黨的勢力擴大，及其意欲稱雄的預備，使情勢愈加嚴重。國王加爾斯乘此機會，率領大隊西班牙軍士，向弗蘭竇 Flanders 海岸進發。下議院之爭執，及其對於國保制度的明白反對，使克郎威爾的希望，受了刺激，因而逼迫出於一種動作。他忽然間傳命駕車，帶衛隊數人，至惠斯敏 Westminster。置弗利特伍德 Fleetwood 的規勸於不顧，悍然招集兩院議員到他面前。說：『我決定要解散此議會，至於其間的是非，讓上帝判決。』講話的語氣帶有盛怒的責備。

這種大錯誤，却未釀成重大的變化。軍隊因敵軍壓境，都存了同仇敵愾之心。少數怨謗者，亦被革除，重新改編。得勝軍官發誓與克郎威爾同起同仆。一紙通令，使各州皇黨的計畫，都成泡影。重要消息，又從國外飛來。弗蘭竇 Flander 之得勝，及頓可克之割讓，足使克郎威爾之榮譽至終不減。

但當克郎威爾全勝之日，他的心中，實布滿失敗的恐怖。他絕無做暴王的慾望，也不信暴虐可以持久。他異常希望國家得他自己的整理。他方解散國會之後，就計畫召集第二國會。但議會反對他的政策，致使他非常之怒，他對他家人悲慘的說道：『凡事我將自己決斷，不復再想偷安，致失去誠意團體及國民之信仰。』

但是他的計畫能實現之先，他的精力已經用完。以致一蹶不起。他看得很透切，他一死英國定必要混亂。『你們以為我要死了麼？』他很命的對周圍的醫生們說：『別說我已失去了理智。我老實對你們講。我又從比較你們的加命 Galien 和希布克雷 Hippocrates (註1) 更有力的方面得到了消息。這就是上帝對於我們的懇求的一個答覆。』

各方面皆祈禱他恢復原狀。但是死亡仍然愈迫愈近。直至克郎威爾自覺末日已到。他怨嗃嗃的說道：「我雖情願活在世上再替上帝及他的人民服務。但是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還望上帝保護他的人民！」

(註 一) 兩世紀和四世紀時希臘的名醫

(五) 歐文的哥倫布之發現美洲 Columbus Sees America

自來記載個人言行的故事中，最能動人聽聞的，總要算記那些冒着險遠涉重洋，去發現新地和新人民的人的故事了。哥倫布的發現美洲，只要美洲存在，人類一日在美洲生存，總不會忘去的。這件故事，講的人，不知多少，可是描寫得最好的，還出在美國人之手。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著作家。他在美德里 Madrid 城時，著這部記哥倫布的書的，那年是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以下的一段，就從這部書裏節錄的。

哥倫布如今的處境，一天比一天危急了。他距所希望發現的陸地愈近，那同行的水手們的耐性愈少。有許多現象，可以增進他的自信力的，但那些水手們見了，都以為不可靠。看來他多日辛苦的目的，不久就可實現了；可是那時極危險，恐怕水手們都不服起來，強逼他回駛，他可也就沒法了。他們前進時，彼此相向，都形失望的樣子，因為他們所見，只是一片平洋，無邊無垠，並沒什麼陸地。

危險將到了，那些水手，確已議及反對哥倫布，迫他回轉。他們私下討論，說哥倫布是個暴徒，狂妄不堪，只想

做件特別的事情，以圖一己之名譽。什麼東西使他們仍舊繼續前進？他們的反抗，究竟到什麼時候纔實現？他們早已深入無人能知的洋海了，早已行到沒人到過的地方了。他們去尋這空想的地方，究竟還要行多少路？他們是不是一直上去到死亡纔罷呢？還是等到不能回轉時纔止呢？

如果他們圖一安全的計畫，到來得及的時候回轉，那個去責罵他們？哥倫布一個人抱怨，有什麼關係？他並不是西班牙人，又沒勢力，又沒朋友的；他的計畫，早已爲識者所譏了，西班牙人原沒有人贊成他的。他又沒黨派，可以幫助他，他失敗了，他的仇敵的說話，倒變爲真了。他們如要不使他抱怨，竟可把他丟在水裏，只說他看天象時，忙着弄器具，一不小心，跌到水裏去了。

哥倫布也知道他們有私謀的；可是他依然不慌不忙，心下泰然。他們又前行了幾天，風平浪靜，天高氣清，那時水面毫無小波，所以

水手們在船邊水面上游泳作玩。海豚也見了；海魚跳到海面時，竟有跌在船上的。有這些形象，所以水手們不知不覺的隨了哥倫布上去。

水手們急於要得所許的賞金，所以見有像陸地的，卽連聲叫道：「陸地！」因要止住這些虛驚，這些失望，哥倫布遂和他們相約，說三日再不

長 征 的 出 發



見陸地，他願犧牲將來所得的一切賞賜。

水手們如今十分憂愁，幸有新現象，使他們的精神，重行振作。

哥倫布見了小鳥飛向南去，知道他們無論怎

樣，總將到陸地快了。他們再前幾里，那有陸地的徵象，也愈多了。

一時，各色的小鳥，如在田間所叫的，竟有飛到

他們的船上來了，再拆回向西南而去；還有許多，夜裏聽得飛過的。

後來金鎗魚，蒼鷺，塘鵝，池鴨都見了，也向西南

角去的。草根草葉之類，浮在水面的，像似很新鮮；就是天氣，也像是塞維利 *Seville* 城四月裏的天氣相仿了。

這些東西，那水手們還說靠不住，只是引他們到窮途罷了。

到第三日的晚上，他們仍見太陽落於不見海岸

的海中，大家都鼓噪起來，說哥倫布有意引他們上去，到無邊無際的海中。他們都主張撥轉船頭，以為這次航行，

毫無希望。

哥倫布用好言勸慰他們，還許了他們許多賞金；可是他們依然喧鬧，哥倫布遂用很堅決的說話，和他們說，說

他是西班牙王遣來去尋印度的，無論如何，他總要繼續前進，不至發現陸地不止。

哥倫布和他們公然抗辯，這時候真危險極了。幸而次日，已近陸地的徵象，他們已無可疑了。他們看見許

多水草以外，還見一尾綠魚，在石邊息着；又有一細短枝，上面有漿果的，像似新採下來的，也浮到他們的船旁；後來

又拾了一草，一小板，一棒，上面刻有花紋的手杖，愈足使他們相信距此不遠，就有陸地了。

水手們憂愁的面色，如今一變而為喜悅了，似乎極有希望了。這一日，他們都停睛望着，想第一個發現那久

覓不得的大地。

當日夜裏，水手們都依習俗唱起歌來，哥倫布對他們講了一篇很誠懇的演詞，說全恃上帝之仁善，使他們出來到如今，一路風平浪靜，以新的徵象，引起他們的希望，那恐懼之心，一天減於一天，畢竟可以安然達到他們所希望到的陸地。

那時全舟的人，都形生氣，全夜沒人合眼。日西沈時，哥倫布坐在艙的上邊，眼不停的看着前方，只望得見陸地。到十句鐘的時候，他似乎看見遠方有光發出。他猶恐因他急於要望見陸地，所以有這樣情形，遂命艙中一人出來，問他所見的，是不是光；那人答道，「是！」

哥倫布還以為是幻想，恐不可信，又命另外的一個人出來，以同樣的話問他。當那人走起來時，那光不見了。以後忽現忽隱，他們又看見幾次，那光好似火把，在魚船上或岸上照來照去，忽高忽低，又像在人的手裏的樣子，來來去去，動個不停。

他們看了那光，也不大注意，以為沒有什麼，但哥倫布決以為這是有陸地的表示，還想那陸地上定有居民。他們一直開駛上去，直到次日早晨二句鐘時，乘Pinu放槍致賀，知已到陸地了。第一個見陸地的，是一個水手，名叫屈立那，Rodrigo de Triana。不過賞金仍歸船長，因為船長第一個看見光的。這時他們很明白的看見陸地，只距得他們兩海涅了，他們就在海面上停了船，只望天快點亮。

這時候你想哥倫布的心裏，作什麼感想？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陸地已經發現了；他的理想，已經實現了；他的名譽光榮，將與世同其不朽了。

他這時候的感情，實在很難測料；從前一切對於新大陸的疑惑，如今都打消了。他們還知道那陸地上有果實，因為他們看見有許多果實，浮在海面。

哥倫布還覺得有花卉的香味。他所見的光，自人家的住宅裏出來的。他這時心下必定羣思齊集，等天亮了，究竟那陸地上是荒野的呢？還是叢生草木的呢？還是有繁華的都城的呢？還是充滿了東方的文明呢？

(六) 開陸格的角鬪者的宣言 The Gladiator's Appeal

在羅馬帝國興盛的時候，羅馬人最好的消遣，是角力場去看人與人，或人與獸的角力。在羅馬境內，無論什麼大城小城，都有個角力場的。那些角鬪者，都是奴隸，多從戰爭時俘虜而來。這種奴隸，特別訓練作角鬪的人的，他們早晚總是受傷而死。奴隸之中，有許多是希臘人；那時有一希臘人，名喚斯巴泰扣 Spartacus，在紀元前七十三年，連合同人，反抗壓制的羅馬人。他和羅馬人戰了三年，戰敗許多羅馬軍隊，到後來衆寡不敵，畢竟被殺，他的同人，也都散了。美國的一位作家開陸格 Elijah Kellogg，想像斯巴泰扣的情形，擬了一篇他對同人的演說詞，這篇演說詞，後來很有名，如今在美國，多有喜歡擊來背誦的。

諸位推我爲首；像我這樣的人，在羅馬十二年，那處角力場不到，什麼人什麼獸都遇見，交手過，從沒敗過，諸位推他爲首，也算是諸位的明察。假如諸位中，有一位能够說，我在公共地方角力，或私下角力，曾有不符我所說的，請出來說。假如諸位中，有三人能在沙上和我對敵，請出來。可是我並不是一個野蠻人的首領，我並不是一個

殺人不悔的人。我祖先是斯巴達人，Sparta 住在雪拉水來 Syrasella 深谷叢林中的。

我年少的時候，很安靜的在溪邊玩耍；日中時，到樹影底下去看羊，吹着牧羊笛，還有一朋友，是我們的鄰家之子，和我戲玩。

我們一同趕了

羊到草地上去

放了，一同坐在

樹下進食。一

天晚，我們趕羊

歸家後，我們坐

在我們門前的

石榴樹下，聽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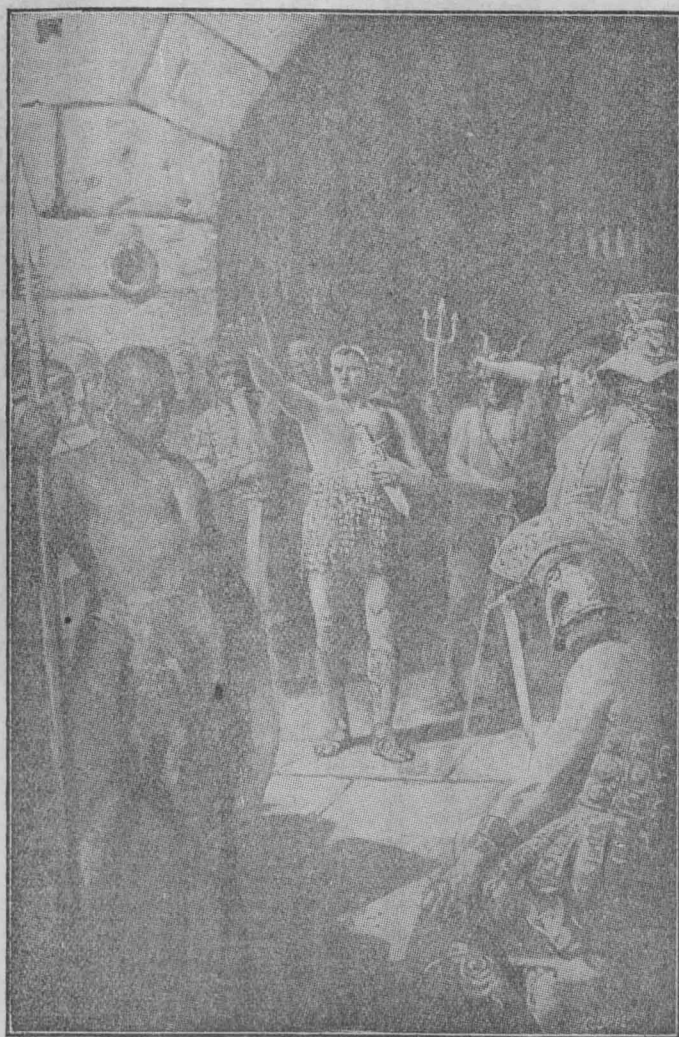
們祖父講馬拉

爽 Marathon

和柳脫拉Ien-

etra 的故事，我

角 闕 者 的 寬 背



們斯巴達，從前以一小隊兵，列在山上，就能抵抗千萬的大軍了。

那時候，什麼叫做戰事，我還不知道；可是兩頰似乎像火燒的樣子，我也不知什麼緣故，我就握了我祖父的兩膝，不肯放，直到我母親出來，和我接吻，吩咐我早點去睡，不要胡思亂想那古代戰爭的故事，我纔放了。就在那夜裏，羅馬人上了我們的海岸，我親見戰馬的馬蹄，踏在我母親的前胸，我父親全身，都是鮮血，我們的房屋，早在火裏了！今天我殺了一個角鬪者，到我擊開他的甲冑來看時，却是我的好友！他認識是我，微笑，喘氣，死了——他這次的微笑，正是前日我們年輕時，同在山，採了葡萄，帶回家來時的微笑！

我對民政官講，死的是我的好友，爲人仁善勇武；我請求把屍首背去，用積薪燒了，親自致哀。諸位想我在血場裏跪着，懇求民政官垂憐，那時多少貴婦貴女，在一處觀看這樣的一個人死在場上，面白血流，他們還說這次的戲玩得好看！那民政長退了幾步，當我是什麼污穢不堪的人，說道，「讓這屍首爛了罷；這裏除羅馬人外，沒什麼仁善勇武的人！」哦！諸位，你們和我，死了，都不過像死了隻狗一樣的。

哦，羅馬！羅馬！你待得我真好。你教一個很苦，很仁，很怯的牧羊兒，不知道什麼重言重語的，拏刀去打敵人，穿過金甲銅冑，直至敵人的肉；還要和目光閃閃的獅子角力，像似什麼小兒戲玩的樣子！

這牧羊兒，他也設法想重重酬報你的，非至鐵薄河 Tiber 的水，變爲紅色，你的血凝結在河底，他總不肯息的！諸位在這裏，都像有力之士——諸位本來是有力之士。諸位的筋肉，都像鋼鐵的堅韌。明天那些羅馬貴人，傅粉施香的，拏幾個錢來換你們的血——諸位聽！那邊獅子叫，你們聽得嗎？他吃了肉到今天，又有三天了。

明天他可不齋戒了，他可要向你們開暈了——你們很嫩很鮮的肉，將作他的食品了。假使你們是走獸，那末你們等在這裏，像養肥的豬一般，在這裏等屠夫的利刃！假使你們是人，你們快快跟了我走！

先去殺了那裏的看守人，奪了那邊山下的通道，遵守祖先的兵法，諸位忘了適莫比拉 Thermopylae 之戰嗎？

斯巴達難道真死了，沒有恢復的希望嗎？從前希臘的精神，在諸位的血管裏，已經凝住不動了嗎？何以諸位都甘心屈服，好像獵狗之於主人呢？哦！朋友們！力士們！答拉西人阿！Thracians 如果我們必得一戰，我們爲保全我們生命計，一戰罷！如果我們必有一度殺戮，我們殺戮壓制我們的人罷！如果我們必得一死，我們竭力一戰，死在光天之下，清水之濱，盡我們天良罷！

(七) 韋爾思的彗星爲害日 The Day of the Comet

有許多著作家，試描寫大傾覆大毀壞的景象，韋爾思 H. G. Wells 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是一個小說家，現在還活着。他描寫這種景象，最爲出色，他的小說彗星爲害日之景象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就是他藝術成功的一個例。這部小說，是在紐約世紀書局出版的。彗星之爲物，平常人都以爲與禍災有關係的，我們知道這是沒有什麼危險，那裏有使我們遭殃之理？小說家只借來作爲材料，並沒有別的意思，想像出世界受彗星的毒氣的景象來。韋爾思給我們一個他所想像的圖畫，用一種極有力的筆力描寫出來，使我們看了，像似遭什麼大災的樣子。

那天地球上無論什麼地方，凡是有知覺的人，都大起恐慌，都聽得空中有營營之聲，都看見空中有青色的水氣，都看見流星的明光。

印度人停了他早晨的工作，呆着出神，不久倒了；綠衣的中國人，在稻田裏死了；日本商人，從他的店裏出來，十分驚奇，就在門前倒了；就是在門前看日的人，等待日兒東升的時候，也直挺挺的死了。這事情無論什麼地方，什麼都市，就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小小的家庭中，凡是稱爲地方的，莫有一處不遭着難。

海洋裏的許多舟子，都驚奇，外出，立足不住，就在船邊死了；燒煤的人，就在煤旁邊倒了；管機器的，把機器也不管了；捕魚船好好在那裏向前駛行，忽然傾倒，沈到水底下去了。

物質的命運之神大聲喝道『停！』戲院裏的戲子，正在那裏演戲，停止了，倒了，不動了。在紐約地方，也有同樣的遭遇。那時戲院裏的客人，都分散了。還有兩個戲院，戲子受一時之驚慌，仍繼續演戲，那看衆人也受過大災過的，所以仍然坐着不走。可是他們坐的不到幾分鐘，那後一排，就不大活動了，前面的一排，也慢慢地低下頭去，不能再支持，彎下身來，都跌向地板上去，再也不能稍動，再也不能起來了。

這件大事發生的時候，倫敦正在夜裏；紐約可已經在深夜了，人們都出去戲玩了。在芝加哥 Chicago 地方，人們方在那裏用膳。那時全地球都震動了。月光照下來街上，天井裏，都是死人，重重的堆着。那電車雖沒有人管了，仍然向前進行，直到被死人阻住了纔停。

只見膳堂上，飯館酒館裏，各處地方，都躺着身著衣服的人，或在步梯上，或在堂上。那賭博的人，吃酒的人，作

賊的人，都以他們有罪，受了天刑，把他們殺了無遺。在美洲地方，彗星到的時候，正在夜中，衆人都正高興的時候，到英國的時候，人們都睡了。可是英國的人，也不是睡得怎麼熟的，他們正像在那裏的敵人戰爭，獲了勝仗的樣子。那北海裏的戰艦，都集了攏來，一時高，一時低，像在那裏戰敵的樣子。

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農民，正在等待天明，不想夢也不做，一直睡熟了。回回人正在那裏祈禱，跪着不起來了。還有 Sidney, Melbourne, New Zealand 等許多地方，正在下半年，只見一陣迷霧，他們在船上裝貨的也不裝了，睡午覺的，也都起來，走到街間，直挺挺的睡在那裏。

(八) 格蕾的野蠻人的出獵 A Savage Goes A-hunting

澳洲土人，是最低級民族中的一種，但從下面描寫一個黑人追一只袋鼠的作品上，却可以看出雖是一個野蠻人當他和野獸鬪智時，也有他的草野的美，和自然的風度來。這一段選自格蕾 Sir George Gray 的西部北部澳大利亞遊記，格蕾曾爲澳大利亞總督，澳洲政府的締造，他的功績極多。

當澳洲的野蠻人，開始打獵的時候，他的形容狀態，經過許多奇異的變化。他的眼睛，在先是懶懶的沒精打彩，忽然光明起來，沒有一刻能停在一樣物件上。他行動的步法，先前是遲緩而昏惰，忽然變爲捷速不停而無聲息。他行動敏捷而謹慎，熱心要偵探出野獸的蹤跡，一面又謹防有藏匿的仇敵，地，樹，水，和天空，無處他不嚴謹的留意。

他的頭是伸直的。他的進程是不定的。偶然他的路阻住了，他就照前進的姿勢停在發動的地方，如同有一物橫刺過來一般。他的眼睛最爲活動，左右顧視，很不安靜。而頭部及肌肉，似乎都不動，只有白眼球移動很快。他所有的機官及精神，完全聚集在視和聽的感覺上。他的幾個妻子，（澳洲土人一夫多妻）當時看見他這樣的態度，就立刻倒在地下，似乎被擊死一般。她們的小孩子就驚惶無措的站在旁邊，一副小面孔上表現出大人的憂愁來。

後來地下婦人中的一個，吹了一聲警笛，就是表示她看見一個袋鼠，靠近她的丈夫。

然後又肅靜無聲。假使一個沒經驗的歐洲人，雖騎馬在數碼之中，也看不見一個動物。

袋 鼠

在土人右邊百碼的光景，有一個袋鼠直

立在地上，用着牠的後腿同尾巴，支持了牠全

身，頭離地大概有五六尺。前面兩條腿掛在身體旁邊。牠的耳朵聽得非常小心，和土人一樣。有個小頭從

牠的袋內伸出，似乎問他母親怎麼受了驚嚇。但是土人仍然不動，因爲不能看出這個還是一個人類，還是燒焦的樹幹。所以有數分鐘的功夫，各各保守原來的地位。後來袋鼠膽壯了，落下牠的前爪，跳躍向前去尋求食



物。袋內的小動物，也伸出頭來。嘗嘗他母親吃的青草。心裏商量他們出了洞穴，不知道有無危險。其時土人還是不動，袋鼠兩三次回復他靜聽的態度，如猴子一般的用爪挖掘兩旁。然後以爲很安穩，可以去吃草，並且聞嗅摩挲他小孩戲耍。在這時候，注意的土人，將矛裝緊棍上，然後拋去。等到袋鼠被打死或逃開時，他纔移動。他跑向他的捕獲物時，脚步很慢，而很祕密。只有腿動，身體不動。當袋鼠四面看的時候，他絕不移動。非要這個動物覺得自己很平安，一心去吃草，他纔肯進行他的動作。

土人這樣的動作，反覆了好幾次。等到拋出去的長矛刺着動物，他的妻子兒女皆幫同他追逐。袋鼠受着長矛刺入，淌了多少血，因而軟弱。他就將背脊依在樹上，臉對着追他的人。想用前爪捉住他們，用後腿踢，或者咬他們。但是土人很狡猾，知道這樣去抱很危險。他對準牠的胸部又刺一矛。這一來袋鼠倒下不能動了。他得着他妻子們的幫助。將這動物的前爪搭在左肩上，負著回家去，割牠的肉受用。

(九) 曹魯的華爾頓 *Walden*

著作家也有做歷史的，也有做傳記的，也有做小說的，也講理學的，唯有做這篇華爾頓的著作家曹魯 *Henry David Thoreau* 不名一家。他寫的是自然的愛，都是他生平在田裏和樹林裏的有趣的故事——鳥和蜜蜂和花的故事。在華爾頓這篇裏，在『*The Maine Woods*』裏，在『*Excursion*』裏，我們聽得有颯颯的風聲穿過樹頂，松鼠咕咕呱呱的談論，雪花悉索的落在腳下，或者聽得夏季裏雨後溼草的響聲，像『真正實在』像我

們自己生活在樹林裏一般。

華爾頓池畔的春光——天色看看黑了，我被那低低的飛過樹林的誰誰之聲驚了一嚇，這些雁從南方湖裏飛來，像疲倦的游歷家倦游回來一般。我立在門口，能够聽得他們羽翼的衝激；他們趕到我的屋裏來，忽然見了我的燈光，就吵吵鬧鬧的飛了幾圈，停在池裏了。到了早晨，我從門邊霧影裏偷看這起雁，在相距五十老得（每老得五碼半）的池中心游泳，這華爾頓池又大又擾亂，像是人工做成給他們娛樂的。但我一立在池邊，他們像接着總司令發出的信號，就即刻拍拍的一齊飛起來了，他們在我的頭上繞成圈兒都排成行列，一共是二十九隻，然後一直的對着加拿大飛去，隨着他們的領袖，依次的誰誰叫着。

春天到來，紅色松鼠住在我的屋下，我坐着讀書作字的時候，一時來了兩隻，直到我的脚下，做出奇怪的笑聲，歌聲，旋轉聲，和潺潺的水聲，都是從來所未聞的；我把腳點了點，他們反唱得越響，好像丟了一切的驚慌，專意做他們顛狂的戲玩，抗拒人類的禁止他們一般，你不要說什麼——紅松鼠——紅松鼠。他們絕不聽我的辨論，只顧做那不可抵當的咒罵。

早春第一麻雀——模糊的銀聲的歌，從那青鳥兒，會唱的麻雀，唱過各部分寸草不留的溼田裏來，還有紅翼兒，他們落下來的時節，好像冬季最後的薄片，倏然的飄下。澤地裏的鷹，很低的飛過青草場，去尋那冬眠初醒的小蟲。融解的雪，沉落的聲音，在各處深谷裏都聽得着，冰塊很快的在池中解散。青草在小山邊長起來，像春天的火，彷彿是地球發出裏面的熱來，去恭賀回春的太陽。

螞蟻的戰爭——有一天，我走到我的樹堆裏去，差不多都是些樹枝，我瞧着兩個大螞蟻，一個是紅的，還有一個更大的大約有半英寸長，顏色是黑的，他們兩互相爭鬪的很利害。他們有一次抓住了，再也不得開交，只顧不絕的在木片上滾來滾去，爭鬪角勝。我向遠遠地一望，吃了一驚，看見許多木片都有這樣一式的戰爭，因此曉得他們不是比武，却是兩種的螞蟻在那裏交戰，紅蟻常常造穴敵黑蟻，也常常是兩個紅的敵一個黑的。這些悍兵們的巢穴，都在我的木場裏面的小山和谷裏滿佈着，地上已經撒着的是死的，將死的，紅蟻也有，黑蟻也有。他們兩邊都在那裏拚命的死戰，然而我却聽不出一點聲音，人類的兵士們，再也沒有戰得這樣勇敢的。我看見一對螞蟻互相抱持得很緊，在木片當中一個小小山谷裏，現在是日中的時候，預備去作戰，等到太陽落西，或是性命喪了，方纔停戰。小一點的紅勇將，像老虎鉗一般緊緊的對着牠仇敵的前面，並且經過了戰場裏面多次的翻跌，永沒有一息停止的去咬牠的一枝觸鬚近根的地方，使別的蟻可以從板上走過去；這時節那強壯的黑蟻，把牠從一邊衝到那一邊，因為我看得很親切，已經把牠從牠的許多同伴當中解脫了。他們比猛犬還要戰得耐久，也沒有一點退走的行動，這纔明白過來，他們的戰爭不是勝就是死。在這緊要的時節，一個單身蟻沿着這山谷的小山邊來了，現出很急切的样子，這蟻或者已經殺了牠的仇敵，或者沒有參預這場戰事；大約是後猜的一著爲是，因為牠沒有失了一點肢體；牠的母親必然吩咐牠或者帶了盾回來，或者牠在盾上回來。牠從遠的地方望見這不相等的戰爭，——因爲黑蟻們比紅蟻差不多要大兩倍——牠就開快步走近來，等到走近戰場半英寸的地方方立着守衛；時候牠的機會，牠直撲這黑的戰士，近着牠的右腿的根去協助，要牠的仇人隨意挑選牠自己的脚。

我把我所特別說明的在木片上戰爭的三個蟻連木片拾了起來，帶到我的房子裏，放在我的窗檻上一個玻璃杯底下，要看他們的結果。我拿了一只顯微鏡去看先前所說的紅蟻，牠雖然盡力的咬那仇敵相近着牠的前腿，已經把仇敵刺落的觸鬚割去了。牠自己的胸膛已經扯碎，牠的五臟露出在黑戰士的牙牀裏，因為牠胸板很厚，不容易被牠扯碎；那受苦的眼睛像黑寶石一般的發光，怒氣勃勃的，這種怒氣只有戰爭可以激得起來的。他們在玻璃杯底下戰了半小時的工夫，到得我再去，這黑戰士已經從牠敵人們的身體裏割下兩顆頭來，那還活着的兩顆頭掛在牠身上的兩邊，好像掛在鞍橋上的可怕的戰勝紀念，那兩顆頭仍然明明白白的一般貼得很緊，像從前一樣，他要想微微的掙扎，因為沒有了觸鬚，不過只有一隻腿留着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受傷的別的戰士，從他們當中解脫了牠自己；等到過了半小時之後，牠成功了。我拿起玻璃杯子，牠跛着腳走過窗檻去了。牠還是仍然生存在那戰事裏呢，還是在殘廢的病院裏度牠的殘生，我可不知道了；不過我想來牠從此以後的功業必定不值什麼了。我永也不知道那一隊蟻是得勝的，也不知道戰的緣故；但我覺得那一日裏餘多的時間裏，好像我的感覺很激切，很恐懼，因為看了這戰爭的兇猛和殘殺，彷彿是人類的戰爭，正在我的門前。

(九) 潘蘭史考的印加的被擒

印加的被擒 *The Capture of Inca* 是一篇刺激極強的記事文，從潘蘭史考 *William H. Prescott* 的 *征服秘魯記* *Conquest of Peru* 中選出來的，這本書，大多數的女子和童子都喜歡讀。書中是奇怪的故事，

說到西班牙人走過安第斯山 Andes 和奇怪的古代市鎮，和長遠住在南美洲大山中的古代民族。這裏所選的一節，是說畢柴維 Pizarro 帶了西班牙人走進卡克柴馬爾加城 Caxamalca 要去試探西印度的王印加的。戰勝祕魯記一書，也和潘蘭史考別的佳作一般，他做的時節非常的吃力，因為他只能用一隻眼的眼力，還有一隻眼，被他的同學和他戲謔，拿硬的麵包皮擲傷了他的眼球，因此失明了。

在太陽未落西以前，鑾儀衛的先鋒，已經走進城門了。先到的有幾百個奴僕，是叫他們掃除道路上一切的污穢的。他們到的時候，唱着得勝的歌，有一個戰勝的人說：「這些歌聽到我們的耳朵裏，竟像地獄裏的聲音。」隨後來的便是各階級的人物，穿着各種異樣的制服。有一起人穿着華麗的衣服，花紋或紅或白，好像方格子的棋局。還有一班人全身素白，帶了銀或銅製造的槌或矛；衛兵們個個貼近的護衛着他們的王，因為王的服色是天青色的，所以容易辨別，那耳朵上穿着大環的，都是祕魯的貴人。

印加阿太裕爾巴 Inca Atahualpa 坐在一頂亮轎裏，高出在諸貴人的上面。這亮轎是一種御輦，費了大宗的黃金造成，價值是不可計算的。這轎是用熱帶裏鳥類各種顏色的羽毛編就的，又用金銀板當作花紐。王的衣服，比夜裏穿的更富麗。項頸的周圍掛着一串寶石，大小不一，光明耀目。他的短髮，用金器妝飾起來，頭顱周圍箍着一件王冠。印加的態度很莊嚴，他坐在高的地位，望着下面的衆人，容貌很安靜，似乎做慣了指揮的。

前面領導鑾駕的人們走進大方場，據古代的歷史家說，比了西班牙的方場大多呢。他們把門向左右開了，讓鑾駕走過。一切秩序，維持得很整齊。國王從此肅靜的橫穿過了市場，並不看見一個西班牙人。等到他的

百姓五六百人走進到阿大豁爾巴停着的地方，他四面看看，像尋覓的神氣，便追問：『外國人在那裏？』

這時節，畢柴羅的牧師，黑袍派的教士，名字叫做伐而佛特 Fray Vicente de Valverde 和後面的居士哥大主教 Bishop of Cuzco 帶了他的禱告書，走上前來，也有人說他帶的是一冊聖經，一手拿着書，一手拿着十字架，走到印加面前，告訴他，說是奉了國王的命令，對他解釋正教的道理，他們西班牙人爲了這個目的，所以遠渡重洋到他的國度來的。這教士然後解說，三位一體的神道，再進上一層，就說人的創造，又說到人的墮落，耶穌基督隨後下來救他，死在十字架上，和復活升天，那救主把使徒彼得 Apostle Peter 剩在地上，做他的代理人 Viceregent。教士說完了，求着印加善待他，棄了他自己錯誤的宗教，改信現在說給他聽的基督教是獨一無二的救道；而且再進一步，要他承認自己是皇帝加爾斯第五 Charles V 的屬國，若是這樣，西班牙皇帝必定幫助他，保護他，當他是忠心的臣僕。

印加聽了他的話，兩眼發火，他的黑眉頭越發黑起來，就回答說：『我不做誰的屬國！我比地上的各王還要大。你的皇帝或者是一個大的王；我看他差他的臣僕遠渡重洋過來，我並沒疑惑他；我願意當他做一個兄弟。至於你所說的大主教，他必然胡說亂道，要人棄了不屬於他自己的國家。』他又說：『我的信教不願改變的。依你說，你自己的神是被他所親手造成的人弄死的。但我的，』他指出他的神——『噢！很光耀的沉落到山後去了。』——『我的神仍然活在天上，照臨他的子民。』

他然後又追問伐爾佛特有什麼權柄，敢說這些話。教士指着手裏拿的書是他的權柄。阿太豁爾巴拿了

書，翻了一會子的工夫，因為他受了教士的侮辱似乎還橫住心裏的火，一發怒就把書丟在地下，說：「你告訴你同來的人，他們在我這裏幹的事，應該給我一個報告。」我就在此專等他們，把他們一切犯罪錯誤，給我一個明白。」

這教士看見褻瀆聖書，丟在地下，吃了一驚，即時拾了起來，急忙到畢柴羅那裏，告訴他所做的一切情形，就這時節對他說：「你不見這些地方擠滿了西印度人！我們立在這裏費了多少氣力和狗談話，他竟怎麼的驕傲，你快上去，我饒赦你的罪！」畢柴羅一看光景，曉得時候到了。他就把白的肩巾在空中舞起來，這是指定的信號，那殺人的槍就從礮臺發火了。西班牙船主畢柴羅跳到方場裏，和他的從者就喊着古代的口號：「*De Jago at them*」這喊聲一動，城裏的西班牙人也應着叫戰。他們本來躲在各大廳的樹蔭裏，如今就衝出來，直奔市場，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每人都歸入他自己的黑縱隊裏，闖進在西印度人當中。印度人受了這一驚，又被槍礮的聲震得呆了，礮聲的回響從四周圍的房子回了轉來，像驚雷一般的響，沿方場的地方都滾滿了夾着硫黃的烟，觸着的便瞎了眼，印度人都被這一驚釘住得不能動彈了。他們也不曉得逃到那裏去躲避這一場飛來的災難。貴族和平民——都被騎兵衝倒在地裏亂踏，騎兵在馬上一味的左衝右突，一個也不饒；他們的刀霍霍地攢入陣雲裏，只望着倒運的印度人心窩裏亂擲。這些土人方纔曉得馬和騎的人正在狂風驚浪裏。他們也不能抵敵——實在沒有器械去抵敵。凡是可以逃走的路都關住了，因為方場的進出口，被死了的不能逃出的人的屍體塞住了；一大隊的印度人，在攻打他們的人的壓迫之下，正是叫苦連天，只有竭力的掙扎，擁到市場的界牆邊，這牆是石頭和乾泥做的，他們一擠，牆就倒了一堵，成爲百步多闊的一個大洞，這一隊人就從洞口奔出逃到鄉村

裏去躲避去了。

這時節，戰事，也可說是殘殺，在印加的周圍，狂熱的進行，印加是受攻打的最大目標。他忠心的貴人們集合在他的周圍，把他們自己擋住了攻打的人的來路，兩邊對打起來，也有把他們從他們馬鞭上摘下來，也有顯示他們自己的胸膛做他們報仇的記號的，這樣的保護着他們所愛的主人……

這西印度的君主，又震恐，又驚奇，看着他忠心的臣民跌倒在他的周圍，並沒曉得他的地位。他所坐的亮轎，迎來迎去，因為受了強力的壓迫，推上推落；他呆看着滅亡的景象，好像一個沒倚靠的航海人，在三桅船裏被幾種可怕的東西飄蕩起來，看見閃閃的電光，周圍隆隆的雷聲，覺得他不能夠做什麼去挽回他的命運了。到後來，西班牙人破壞的工作疲倦了，天氣也漸漸黑了，他們覺得怕起來，恐怕終究要逃脫了貴重的獎品（指印加）；有幾個騎兵就奮勇要取阿太裕爾巴的性命，做爭鬪的結局。但畢柴羅立在印加最近的地方，就高聲叫着說：『凡是自己愛惜生命的人就不要打擊這印加！』說着，伸開他的兩臂，遮着他，却從他自己的人們手裏受了一傷——這一場戰事裏只有一個西班牙人受傷。

御駕周圍的戰爭，現在比從前更利害了。印加坐的亮轎越搖擺得緊了，後來護轎的幾個貴人們都被殺了，轎便翻了轉來，若不是畢柴羅和幾個騎兵用手臂捉住了他，他必然很利害的跌在地下了。